



大興劉獻廷著



商務印書館印行

000 01101

舊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典藏

廣陽雜記卷第一

清 大興劉獻廷繼莊著

彭秋水聞人言。雲南西面為緬國。至此地皆平坦。無復高山大澤矣。

傅宏烈字竹君。江西進賢人。永歷時為遷江縣知縣。于王

國光麾下投誠。詭云中書。授韶州府同知。陞慶陽府知府。

上書論平西。上知其忠。密敕廣西梧州安置。

吳應期岳州失守。退至交水。郭壯圖絞殺之。以其失陷封

疆也。壯圖與應期有宿憾焉。應期字維周。

舜投四凶于四裔以禦魑魅。四裔者四夷也。余謂四凶在

朝。雖為凶族。然有君子所不能及者。是以彼之下駟。亦足

以走我之上駟也。不然亦豈能以變四夷禦魑魅哉。今之

君子。且有居中國而身為魑魅者。不知舜何以處之。

清世爵。一品。精奇尼哈哈番。二品。阿思尼哈哈番。三品。阿

達哈哈番。四品。擺他喇哈哈番。五品。拖沙喇哈哈番。

東四旂。鑲黃正白鑲白正藍。西四旂。正黃正紅鑲紅鑲

藍。

正黃鑲黃正白為上三旂。無王。但有都統。即固山額申。副



都統即梅勒章京。每旂滿洲蒙古漢軍各掌印都統一員。副都統二員。

每八旂滿洲有纛章京一員。職與都統等。止管擺呀喇。掌龍纛。

每旂喀把什蝦二員。職與副都統等。

又東西四旂。各有喀喇昂邦一員。職與都統等。俱單管喀

巴什。

每旂甲喇章京。滿洲六員。蒙古二員。漢軍五員。職俱三品。

八旂滿洲蒙古漢軍。共牛象章京一千員。職四品。每牛象

下有分得撥什庫一員。職六品。小撥庫六名。小撥什庫輪

班管事。不分人數。每牛象下馬甲三十副。內有工匠一名。

喀把什二名。郭吃喝擺呀喇二名。跟王爺大擺呀喇十七

名。另有壯大一名管轄。擺呀喇十七名。步甲二十名。無馬。

不出兵。止守城當差。無帳房。內有步兵撥什庫二名。

每牛象。鐵匠一名。鞍匠一名。

每馬甲一名。帳房一頂。私自備用者。或二三四人合一頂。

聽便。

馬甲箭五十條。弓刀各一。

馬甲明盔暗甲。大擺呀喇明甲。



每都統與擺呀喇蘇。章京有織金龍蘇。蒙古滿洲無月。漢軍有月。

王子三尖龍蘇。三稜火炎銀頂。後有蜈蚣旂二。

都統黑纓正邊方旂。

擺呀喇紅纓火炎邊旂。

梅勒章京無蘇。止有標四杆。旂長二尺。

甲喇章京本色蘇。無蟒。

牛叢。在家有官蘇二杆。漢京疑當一作軍一杆。出兵加甲喇章京

銜有蘇。

分得撥什庫。遇出戰分兵之時。外加甲喇章京銜。有蘇。

加甲喇章京。出兵為夸蘭大。有蘇。

小撥什庫。背旂一杆。方二尺。黑纓。

喀把什先鋒營。壯大頭帶翎。有飛虎背旂。方二尺。狐尾。

擺呀喇壯大。斜尖本色旂。紅纓。

甲喇章京。俸銀一百三十一本下有一字兩。白米一百三十斛。計

六十五石。出兵有行糧。每月銀六兩。每日米八合三勺。馬

草二束。料五升。

牛叢章京。俸銀一百零五兩。米一百零五斛。出兵每日加

米八合三勺。每月銀六兩。

分得撥什庫。每年銀六十兩。米六十斛。出兵每月加銀四兩。

小撥什庫。每年銀四十八兩。米四十八斛。出兵每日加小

米八合三勺。每月銀二兩。

壯大喀把什。與分得撥什庫同。擺呀喇壯大。亦與分得撥

什庫同。

加藍大。每年銀八十五兩。米八十五斛。出兵行糧。與撥什

庫同。

馬甲。每年銀三十六兩。米四十六斛。出兵行糧。與撥什庫

同。

步甲。每年銀十八兩。米二十二斛。

鐵匠鞍匠。每年銀十二兩。米二十二斛。出兵有口糧。月糧。

擺呀喇。每年銀四十八兩。米四十八斛。

步甲撥什庫。每年銀二十四兩。米二十二斛。

當日原圈地。每人六賞。一賞六畝。共地三十六畝。如家有

壯丁二名。該地七十畝。人多者照數加增。當差照人算數。

東西四旂。共烏可勒一員。即九門提督。

東西四旂。各喀喇大。一員。職與梅勒同。烏可勒喀喇大。皆管步兵。兼管九門。把門馬甲。每門滿洲

蒙古共二十名。每門有章京二名。食俸八十五兩。馬夫二名。每甲喇章京。管牛象或三十四十五不等。各甲喇下管加藍大四名。單管步兵。職五品。步軍滿洲蒙古漢軍。各固山大一員。職與甲喇章京同。俸亦同。何督師騰蛟。長沙被害。相傳永歷中贈中湘王。萬季埜述吳漢槎言。乃忠襄王中湘誤也。督師黎平人。贈黎平王。諡忠襄。漢槎吳江人。尊人名晉錫。曾為湖廣巡撫。故知之甚悉。及檢劫灰錄。乃云贈中湘王諡忠烈云。隆武諱聿鍵。終于福建。紹武諱聿鏞。終于粵西。永歷諱由榔。終于夜郎。魯監國諱以海。終于海外。絕奇。萬季野云。劫灰錄乃馮甦所著。甦字再來。霽字莫侯切。字書大雨也。未詳出何書。田喜霽。字子湄。山西馬邑人。辛丑進士。今為內閣學士。昇風呂切。音許。商冠名。詩大雅。常服黼昇。禮王制。般人昇而祭。又覆也。又休居切。音吁。義同。毛氏曰。從吁從冂。誤作從日。或書作嘽亦誤。馮保之逐新鄭。其謀全出華亭。江陵特與聞耳。陶子師云。張獻忠在蜀。置平東定西安南撫北四將軍。以孫可望李

定國劉文秀艾能奇四人為之。又以孫可望為前軍先鋒。辟臭蟲方。用木瓜打碎。燒煙薰之。若加人言少許。其子粒粒皆爆炸。馬背之藉鞞。世俗或書作屨。考之字書。屨悉協切。音奕。說文。履中薦也。又屨也。南史。齊江泌少貧。晝則斫屨。夜則隨月讀書。案此則音義皆非也。又有屨字。他計切。音替。屨中薦也。此則義同而音異。又有屨字。悉協切。音奕。六書正譌。俗作屨非。又有屨字。同屨。亦非。馬背藉鞞者。惟有屨字。他計切。注云。鞍屨。確是此字無疑。山東仲家淺廟三進。康熙六年。巡鹽御史顧如華建。案碑文。子路父名鳧。子路生于泗水。葬于開州。黃巾之亂。宗人遷仲家淺。唐貞觀間。封衛侯。宋顯慶間。進河內公。又改衛國公。明崇禎壬午。衍聖公孔胤植請于朝。以六十一代孫于陞字玉鉉者。為翰林院五經博士。世襲。永歷之走安龍。孫可望將圖不軌。行在。所有古井。壓以巨石。上書符篆。可望詢之士人。云井有孽龍。昔張三丰鎖之于此。不可開也。可望恃有天命。強發之。水忽湧上。可望驚走。水已及可望膝。土人呼曰。此龍來朝王。王命免朝。則水退矣。可望且走且呼。連曰免朝免朝。而水來益甚。且及帝

居衆又呼曰。此龍來朝萬歲。以萬歲命免朝。水其退乎。遂聞之於帝。衆傳呼萬歲免朝。水應聲而退。復歸于井矣。遂更以石壓之。可望自是知天命不在也。其謀始頓息。

又永歷在滇中駐蹕一山。土人云。此地瘴氣最厲。外人住此無不死者。萬歲不宜留此。帝曰。吾居之。何瘴之有。自此瘴氣全消。茲山至今無瘴。

日本國人無不佩刀。兵二民一。婦無。褻蹠音鳥蹠。銀之別名。卽馬蹠銀也。

楊可師曰。寧波人有以魚須爲尺者。色黑若牛角。柔若藤。蓋出日本國云。

方聲遠云。考鄴都三臺碑記。銅雀已沒水中。冰井尙留其半。金鳳上有真武閣。乃獨存耳。案齊文宣帝本紀。天保九年八月。改銅雀曰金鳳。金武曰聖應。冰井曰崇光。則金鳳銅雀一也。何以碑記之誤。若此。書之俟考。

誦字普故切。諫也。未詳出何書。諫字倉先切。言語和悅也。說文。徐語也。又虞怨切。又遇玄切。義皆同。

樂律參解四卷。成都楊雲鶴先生著。一號研漣先生。頗有發明。先天圖義管窺成疑二卷。歙州黃爲赤子心著。一號葵齋。

李成平家人朱老女。年二十餘歲。患怯症。與諸藥服皆不愈。有能求方于神者。先擲筮于神前。以決可醫不可醫。而後求方焉。竹籤三百餘根。籤書一藥于上。于神前掣之。遇籤書止字者。則方成矣。朱老女求得一方。服之立愈。甚奇。乃黃連黃芩黃柏麻黃烏梅山查竹葉燈草之八味也。朱雪鴻云。明時松江顧仲言幼時入陸文靖公宅觀燈。爲文靖所識拔。相從至京師。因入夏桂洲幕中。久之。以薦受尙寶司少卿。時嚴嵩入相。仲言識其奸。勸桂洲爲之備。桂洲不納。仲言乃持三百金。屬西山僧某。買一棺貯寺中。而佯狂棄官。與羣兒行乞燕市。未幾。桂洲爲嵩所譖殺。屍莫敢收。仲言伺夜。與羣兒負桂洲身首納棺中。嵩心知仲言之爲也。召而鞠之。仲言大聲曰。是我。是我。然終不告公屍處也。問亦何爲。且公已殺之矣。又欲棄其屍。此豈國法所在耶。嵩意解。叱之去。仲言乃扶棺葬之鄉。爲文祭之。曰。古人曰。一貴一賤。交情乃見。太師有焉。一死一生。乃見交情。余小子何多讓焉。嗚呼哀哉。尙饗。方日生曰。新城有洞山。長六七里。火而行。或廣或狹。不一其處。偶一咳嗽。響應若雷。六七聲乃止。徐芳云。明末輔臣溫刻。周奢。孫復。李際。

往聞之長老云。歲在甲寅多亂。予初不之信。及按史傳。堯之洪水。幽王之得褒姒。呂政之易嬴。新莽之篡漢。皆在是年。而今康熙甲寅。則有吳三桂之亂。其餘比比不可竟數。亦閱世者之所當知也。

汪武曹言。無錫有妖如火。夜飛入人家攝物。乃至數百石。米亦能攜之去。惟怕銅鑼鋼叉。有人以叉擊火。墜地乃一草人。朱書仰焱夜魅。巡視南城一帶地方。又有擊得者。則一紙虎。虎雖不啞人。亦能爪傷人。察之。必有一蟲附體上。此必有妖人行邪術者爲之。自北而南。今至無錫。行將入蘇州界矣。戴皖臣言。此名麻城法。授之者發誓不傳他人。書符印入墨汁中飲之。而後傳法。其發願文云。只願今生圖富貴。不願七祖入酆都。云行此法者。其七世祖靈皆入冥獄。武曹又言崑山有飛賊。夜入人家竊物。捉之則飛身上屋。如鷹隼之疾。不知爲人爲妖。其腳跡甚小。常入徐道積家。又言崑城有水。忽赤如血。而泗州盱眙。夜有日出。色赤如血。方位常在巳上。泗州望之。如在盱眙。盱眙望之。如在泗州。于初二十六夜現異哉。

汪我武曰。金山頭織履翁有句云。長貧知米價。老健識山名。

夏振叔借山隨筆云。李自成陝西米脂縣雙泉都人。幼爲僧。還俗名黃來。鬻于姬氏牧羊。崇禎三年入西川。賊不沾泥營。自號闖將。祖海父守忠。墳在米脂縣城二百里外。三峯子亂山中。崇禎十五年。知縣任邱邊大綬。令原葬人李成爲前導。掘海棺。棺中有黑腕骨如墨。頭額生白毛。長六七寸。守忠塚中盤白蛇一。長一尺二寸。有角。初見人。昂首張口向日。頃之盤臥如故。守忠骨節間色如銅綠。生黃毛五六寸許。

筠廊偶筆載宋郡高辛集。有異人。不言姓氏。貌若五十許。鄉之白髮者。自言爲兒時見之。已如是。每夏飲人以水。有過者。輒呼曰。喫水。喫水。烈日下被羊裘。無汗流。裸臥雪中。時飲以酒。一石不醉。

流賊中有號一堵牆者。卽孫可望也。

應潛齋性理大中云。科場搜檢。始于賈似道。

珥字魚厥切。音月。神珠也。

康熙十三年間。嚳城知縣趙昕。貪黷。所得貨。載歸故鄉。時荒亂。鄉人奪之。焚其居。趙亦隨以狂疾卒于官。引發嚳人爭拾瓦礫擊之。又伴爲僮負者。沒其餘貲。妻子貧餒。至不能營葬。代之者平湖陸隴其也。到官之日。除弊政。絕饋

遺薪水取給于家。夫人率婢妾以下紡織。給魚菜。日與紳士之賢者。講道論學。當午輒出粗糲共食。二年註誤去。去之日。留者鞫鞫殷殷。遮道而哭。海內爭欲望見其顏色。都人士稱循良吏。必以陸當之。卒以魏總憲保舉復其官。嗚呼。貪黷者慘報。若彼廉潔者。受用若此。居民上者可以悟矣。

康熙戊午四月五日未時。婁東地震。

順治間。吳梅村被召。三吳士大夫皆集虎邱會餞。忽有少年投一函。啓之得絕句云。千人石上坐千人。一半清朝一半明。寄語婁東吳學士。兩朝天子一朝臣。舉座爲之默然。明初軍制。彷彿漢之南北軍。錦衣等十二衛。衛宮禁者。南軍也。京營等四十八衛。巡徼京口者。北軍也。而所謂春秋班換兵。獨取山東河南中都大寧者。則又漢調三輔之意也。然太祖以衛兵分隸五府。獨稱五軍營。自成祖聚兵北伐歸。結營團操。始設五軍三千神機三大營。時有勝兵四十萬。以勳臣二人提督之。至己巳之變。于忠肅選驍騎十五萬。分爲十營。名曰團營。而其餘者曰老家營。仍用勳臣提督。屬大司馬。天順初。革團營。八年而復。成化初。再革。二年而復。又增爲十二營。曰奮武耀武練武顯武敢勇果勇。

鼓勇傲勇立威伸威揚威振威。用中貴人監之。曰監鎗。正德間。又簡精銳六千人。分隸東西官廳爲聽征。嘉靖庚戌。罷團營東西廳。復設三大營。而改三千營爲神樞營。特設提督勳臣一人。又時命文臣協理之。號曰戎政府。崇禎間。外有龍驤左龍驤右武驤左武驤右四衛。爲天子禁旅。名勇衛營。後又選京衛幼官應襲舍人六千充護衛。名選練營。而可用者獨有勇衛營而已。

楊可師曰。康熙己未。遣官祭長白山。集議封典。部覆引五岳例。封爲長白山之神。予時心竊疑之。以爲岳宜稱帝。而僅曰神者。不知始于何代。及壬戌冬。適泰安州謁岱廟。讀洪武初祭告碑文。有云。予起布衣。不敢循舊典。妄加封號。敬稱爲太山之神。乃知歷代原有封號。神之號始于明太祖。而昭代因之。議者特未言其故耳。劉獻廷曰。此百王之所不能易也。豈獨昭代哉。

康熙中。于成龍有三。一爲總督。一爲知府。一爲參將。皆有賢聲。

康熙丁未。見邸鈔云。六合開河。得黑玉指珖一枚。上嵌金牌。鑿翼德二字。疑張桓侯故物。但未知字是何體。寧都邱邦士維屏。臨沒示子銖云。食有菜飯。著可補衣。無

譎戾行。堪句讀師。此真有見之言也。

姚江孫見龍。祝髮爲僧。號水月。居武林壩子門外。言人禍福輒奇中。浙撫范觀公承謨。師事之。康熙十九年庚申十

一月十五日。卒于崑山。計其年蓋一百五十有九云。

大原王茂京言。吳梅村于壬子元旦。夢兩青衣來呼曰。先

帝召汝。梅村以爲章皇帝也。急往。乃見烈皇帝。伏哭不能

起。烈皇帝曰。何傷。當日不止女一人也。語畢。命之退。至午

門。見懸白牌一面。大書限吳偉業于八月二十二日到此。

遂驚覺。後果以是年月日病卒云。

龍安梁搏九言。緜州生員張三顛。爲張獻忠所獲。至成都

司馬橋。題詩橋柱云。生爲明朝人。死作明朝鬼。今赴此江

流。不負此江水。卒遇害。

又云。崇禎十年。李自成陷梓潼。教諭會稽詹嘉言。遣百姓

出城。賊殺之于坑子上。詹生平所著。有蜀越互奇一書。

臺灣延平王鄭氏。起于明天啓四年甲子。至清康熙二十

二年癸亥。福建提督施琅逼降之。

鄭芝龍子成功。成功子錦。錦子克塽。凡四傳。計六十年。

施琅于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十九日。破澎湖。七月十三日。

自澎湖進兵。十九日至鹿耳門。入臺灣。二十二日。延平王

鄭克塽。奉故明魯王第八子朱柏朱慈熿侯劉國軒伯馬錫蕃等。奉表歸降。荆南寧靜王朱術桂。一門八口。即日自盡。

清康熙二十二年。明永歷三十五年也。錢大于康熙錢。重

一錢六分。以紅銅爲之。每千文作銀二兩。三十五當作三十七時距永歷

亡已二十一年

鄭氏鑄永歷錢。臺灣鄭克塽投誠後。設臺灣一府。臺灣鳳山諸羅三縣。而

以臺灣廈門巡道統之。

明宗室同鄭克塽降者九人。魯王第八子朱柏。舒城王孫

朱慈熿。荊州府寧靜王子朱儼鈐。建昌府益王孫朱鎬。宗

室朱熿。南昌府樂安王孫朱浚。荊州巴東王孫朱江。建昌

府奉南王孫朱達。原封建昌。永歷改住廣東。瀘溪王朱慈

熿。後朱江朱柏朱達朱儼鈐。安插河南墾荒。朱慈熿朱浚

朱慈熿朱鎬。安插山東墾荒。

鄭克塽降日。奏繳延平王冊一付。延平王印一顆。招討大

將軍正印一顆。副印一顆。蓋副印用以隨帶軍前者。又鄭

成功受明御營御武副中軍勳戚關防一顆。御營協理行

在宗人府關防一顆。御營御武副中軍總統御營軍務印

一顆。忠孝伯印一顆。

甲子東巡。衍聖公獻孔融琴一張。周篋一具。王羲之樂毅論墨蹟一卷。宋揭聖教序一卷。文與可竹一幅。

閻古古塞上詩云。地高天近星辰大。春少秋多草木窮。又棧道詩。峯末有峯青漢插。地根無地黑江流。又觀潮詩。月轉中宵成白晝。水吞平地作青天。皆奇句也。

萊陽董樵云。登州海市。不止幻樓臺殿閣之形。一日見戰艦百餘。旂仗森然。且有金鼓聲。頃之脫入水。又云崇禎三年。樵赴登州知府蕭魚小試。適門吏報海市。蓋其俗遇海市。必擊鼓報官府也。蕭率諸童子往觀。見北門外長山。忽穴其中。如城門然。水自內出。頃之上沸。斷山為二。自辰至午始復故。

長山長四十里。去登州府北門亦四十里。又云。涉海者云。嘗從海中望岸上。亦有樓觀人物。如岸上所見者。

所見者。

乙丑年正月二十日。京師舊火藥局地轟。壞屋傷人無數。丁大年云。明自洪武時。即藏火藥于地。穴地深三十尺。實火藥于中。上蓋石板。再加橫木。復覆以土。以備不虞。至崇禎十五年。忽轟。十六年更藏八窖。今復發其五。

浙江學使者張衡。丁艱北歸。將至高郵。燒其次子坐船。火

光不上燎。船中器具皆無恙。盡囊橐鏡子銅盤等皆鎔。王金樵讀律佩觿有云。雷發徽州典肆。內外局藏金鐵物。皆以類化。而封識如故。兩事頗相似。丁大年云。雷有陰陽。陽者有聲。陰則無聲。而能化物。張衡之事非火也。亦雷之陰者也。

康熙十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巳時。地震京城。倒房一萬二千七百九十三間。壞房一萬八千二十八間。死人民四百八十五名。

乙丑八月初六夜二更。浙撫大堂內。火光如斗。自梁滾下。忽化為童子。驚呼守宿將卒逐之。下露臺而梁折堂圯。

史記外戚世家。竇太后崩。遺詔盡以東宮金錢財物賜長公主嫖。則是東宮者。太后所居之宮也。而後世概以稱太子。考之西漢。太后居東宮。東漢以後。太子居之。而東漢太后居長樂宮。

康熙二十三年七月。暹羅國由廣東進貢方物三十九種。內象二隻。孔雀八隻。斃其二。六足龜八隻。斃其三。餘莫能知。

直隸獲鹿縣海山石。皆成松形。康熙二十四年八月。建義侯林興珠。提督劉兆麟。率福建

藤牌手征羅刹國。勝之。

乙丑年九月。蒙古科爾沁多羅札克薩圖郡王鄂齊禮。科

爾沁鎮國公和碩額駙那木齊。科爾沁和碩額駙二等台

吉納蘇兒畢力克兒。由喜峯口。巴鄰多羅郡王納木達。巴

鄰多羅額駙阿爾布潭。由古北口。多羅郡王沙克沙僧厄

由獨石口。鄂爾多思多羅貝勒宋賴普。由張家口。入闕。本一

作闕問安。于十八日親賜宴于城外蘆溝橋。陳兵以觀之。

寧古塔多榛樹。止三尺許。而花大于車輪。夜開。人多不見。

相傳見者多死云。遼省處處皆有。

宋牧仲云。春花落瓣。秋花落朶。

徐芳懸榻編云。辛丑夏。如皋縣伐木造海船。鋸一十數圍

柏木。中有觀音像。厓石水竹。童子鸚鵡之形皆具。乃止勿

解。今以一面嵌縣西門僧寺壁中。其一面不知所在。

廣東海關二年額稅銀。十八萬三千四百二十九兩一錢

五分。

江南海關二年額稅銀。五萬三千六百三十七兩九錢。

寧波海關二年額稅銀。七萬四千。

唐祭北海于洛州。宋明祭于孟州。本朝改祭于混同江。從

副都御史徐元珙請也。

康熙二十六年六月初四日。添設貴州七縣。曰貴班。曰清

鎮。曰安平。曰安南。曰修文。曰永寧。曰畢節。而偏橋等二十

五衛所。悉行裁併。

崔兔牀先生。贈王克誠。克誠疑王克承先生園亭詩有句云。石身

偃仰猶堪丈。松意蕭疏不受官。先生取為座聯。

有叩閣人監理。自言破澎湖時。洞腹出腸。力戰不已。上授

以副將。未幾遷總兵。案前古納腸而戰者三人。晉卻克齊

彭樂。唐郭琪也。今得監理而四矣。

宋時殿試分五甲。朱考亭中高宗紹興十八年狀元。王佐

榜第五甲第九十名。此其據也。

明宗室科舉。始于天啓辛酉年。尤大家宰李日宣之請也。

蓋欲借此以減宗祿云。

張司馬煌言。甬東道上詩。國亡家破欲何之。西子湖頭有

我師。日月雙懸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慙將赤手分三

席。特為丹心借一枝。他日素車東浙路。怒濤豈必是鳴夷。

三族始于秦孝公。五族始于北魏太武帝。九族始于隋煬

帝。十族始于明成祖。

祁班孫字奕喜。山陰之梅市人。父彪佳。崇禎時巡按南京。

弘光時又為巡撫。俱有清節。國變。衣冠正笏。坐荷花池沈

死。班孫不應試。肆力為詩古文。好結客。康熙元年。以與魏
 畊。交流寧古塔。至則賂其督帥。弛約束。四年脫身歸。匿梅
 市一年。頗為人知。守令以下物色之。乃下髮為堯峯僧某
 弟子。號曰呪林明。主常州馬鞍山寺。喜談議古今。而惡講
 佛法。縉紳先生多疑之。而莫有知其姓名者。言明末事。輒
 掄面慟哭。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忽沐浴曳杖。繞室大呼
 曰。我欲西歸。有緣者隨我。如是者終日。觀者如堵。駭不敢
 近。入暮。跣趺垂眉。久之。忽張目曰。動一念矣。遂卒云。
 李壯序杜詩。稱元太監紐憐。請以草堂崇祀杜甫。得謚文
 貞。載在虞奎章集中。

漢光武時。省官止七千五百餘員。唐時文武官一萬八千
 八百餘員。明洪武初。武職二萬八千餘員。錦衣衛二百十
 一員。至成化間。武職增至八萬一千餘員。錦衣衛一千七
 百餘員。
 康熙間。文武一萬五千六百員。而八旂武職不在是數。文
 職在京正雜大小二千五百四十六員。直隸正雜五百
 四十六員。學官三百十五員。江南正雜七百五十九員。
 學官二百五十六員。山東正雜四百五十七員。學官二
 百三十八員。山西正雜三百九十二員。學官二百零一

員。河南正雜三百四十八員。學官二百三十員。陝西
 正雜四百八十七員。學官二百九十員。湖廣正雜六百
 三十員。學官二百八十六員。浙江正雜四百二十四員。
 學官一百七十四員。江西正雜四百八十四員。學官一
 百八十二員。福建正雜三百四十七員。學官一百三十
 四員。廣東正雜四百五十員。學官一百九十一員。廣
 西正雜三百十八員。學官一百十四員。四川正雜三百
 五十三員。學官一百九十八員。雲南正雜二百六十五
 員。學官一百一十員。貴州正雜一百四十四員。學官八
 十二員。共一萬一千九百五十一員武職。直隸山西三百六十六員。
 陝西三百三十九員。山東一百二十八員。河南三十
 五員。江南四百十六員。浙江二百零六員。江西一
 百零九員。福建一百九十七員。湖廣一百八十九員。
 廣東二百七十六員。廣西一百九十八員。雲南一
 百員。貴州九十二員。共二千六百五十三員

明設薊遼總督。轄順天永平二巡撫。宣大總督。轄宣府大
 同山西三巡撫。三邊總督。轄延綏甘肅寧夏三巡撫。
 明之內閣中書省也。六部尚書省也。惟無門下省耳。然六
 科之設。即所以補之。

閣擬上。或改票。或依擬。司禮秉筆票硃。發下錦衣衛直房。分送六科。六科然後發部。

閣票分送諸輔。其權則在中書。

錦衣衛職掌有四。護衛一也。緝訪二也。刑名三也。直房司

四也。明制諸鎮先有總兵。後添設巡撫。其署銜則曰參

贊軍務。其無總兵官及後設總兵者。則曰提督軍務。

明薊遼總督駐密雲。三邊總督駐固原。宣大總督駐口口。

甘肅寧夏延綏曰三邊。後以總督駐固原。更曰四鎮。

今人稱督撫糾參之本曰露章。不知露章之名。蓋始于漢

時何武也。武爲揚州刺史。所舉奏二千石長吏。必先露章。

服罪者爲虧除免之而已。今其名存。而其義不可問已。

丙寅年。荷蘭噶嘓吧王耀漢連氏。甘勃氏。差使者賓先巴

芝通事林奇逢等。進貢方物四十種。大珊瑚珠一串。計六

十八顆。照身大鏡二面。奇秀琥珀二十四塊。哆羅絨十五

匹。內黃色一匹。白色二匹。烏色四匹。硃紅色二匹。葡萄色

一匹。中哆羅絨十匹。內紅色二匹。烏色八匹。織金大絨毯

四領。烏羽緞四匹。綠倭緞一段。新擘噉緞八匹。中擘噉緞

十二匹。織金花緞五匹。白色雜樣細軟布。共二百一十九

匹。大自鳴鐘一座。大琉璃鐙一員。聚耀燭臺一懸。琉璃蓋

異式。計五百八十一塊。丁香三十擔。冰片三十二斤。蜜甜

肉豆蔻四甕。鑲金小箱一只。內丁香油一罐。薔薇花油一

罐。檀香油一罐。桂花油一罐。葡萄酒二桶。大象牙五枚。鑲

金鳥銃二十把。鑲金馬銃二十把。連彩色皮袋二十佩。精

細馬銃十把。連繡彩皮袋十佩。精細小馬銃二十把。短小

馬銃二十把。連火石一袋。精細鳥銃十把。鑲金佩刀十把。

起花佩刀二十把。雙利刃劍十把。起金花單利刃劍六把。

照星月水鏡一執。照江河水鏡二執。雕製夾板三隻。

丙寅五月。內土魯番國回王阿不喇米札法兒滅的也民

巴哈都兒阿子漢。遣使無路火者等。進貢西馬四匹。達馬

十匹。單峯駱駝二隻。鴉虎一聯。黑鷹一聯。西洋布二匹。玉

石一千斤。金鋼二錢。西弓二張。西品二塊。

粵東人有詠時事詩。大將賜來黃帶子。親王自領綠旂兵。

又送人發遣遼東詩。中聯云。南國佳人多塞北。中原名士

半遼陽。皆絕唱也。

王文恪公曰。周之時有三朝。庫門之外爲外朝。詢大事在

焉。路門之外爲治朝。日視朝在焉。路門之內曰內朝。亦曰

燕朝。玉藻曰。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蓋視朝而見

羣臣。所以正上下之分。聽政適路寢。所以通遠邇之情。唐

皇城之北南三門曰承天。其北曰太極殿。又北曰兩儀殿。古之外朝正朝內朝也。宋時常朝則文德殿。五日一起居。則垂拱殿。大朝賀則大慶殿。侍從以下五日一人上殿。謂之輪對。必述時政利害。內殿引見。亦或賜坐。蓋三朝之遺意焉。國朝大朝會。則奉天殿。即古之正朝也。常朝則奉天門。即古之外朝。而內朝獨缺。然華蓋謹身武英等殿。猶內朝之遺制也。

梁鱈林先生贈崔兎牀詩曰。白頭何處說中原。短筑無聲泪已吞。筆路半荒公子室。鷺虬誰返大夫魂。秋驚鞬矢呼龍子。戍冷蒿藜走兔村。惜殺函關舊兵法。西風吹恨上夷門。萬都尉煒第七子出姓許。在旂爲儀真知縣。時劉雪舫在江北。往拜之。刺署眷弟。許見之甚怒。不爲禮。以其布衣而儼然眷弟也。王崑繩曰。其怒也固宜。許爲瑞安大長公主子。與光宗同行輩。劉則新樂侯公子。與烈皇帝同行輩。是當稱晚矣。克承先生曰。先朝戚畹。通不敍行輩。大率以眷弟往還。瀛國太夫人八十壽。嘉定伯周奎署錦屏。亦止眷弟。他可知矣。異哉。梁鱈林先生贈棲霞瞿菴和上詩。其一云。入眼殘山十五

年。大江南北影淒然。六朝水逝荒鐘下。百戰人餘夕照邊。白首蘆花悲雁塞。枯心柏葉問龍禪。石鐺折脚黃梅熟。消息應先智者傳。其二云。孤磬殘椒禮白雲。高邱蘭若再逢君。三生夢冷鷓鴣語。萬壑聲消雀鼠羣。雪窟坐從天外老。風濤不向定中聞。晨宵起看峯頭日。別有心香柏子焚。王崑繩曰。二十一史中。兩漢晉六朝隋唐皆曰書。南北五代宋遼金元皆曰史。不知史乃官名。不可以名書也。虞夏商周皆名書。而史記云者。史官之所記也。名不正則言不順。千年以來。無人發此義。一字之失。所關不小。劉青士潘文山朱子皇偕隱處州縉雲縣。易衣而出。耦耕而食。歲輪一人出游。一人辦賦役。一人力田圃。所著之書甚衆。前朝史傳已有成書。張蒼淪云。人當少年時。用力于心思。中年時。用力于言行。老年時。用力于文章。中湘王何騰蛟。字雲從。鎮國公堵蔭錫。字牧游。閣部史可法。字憲之。蔡瞻岷曰。治天下必用申韓。守天下必用黃老。又曰。明只一帝。太祖高皇帝是也。明只一相。張居正是也。瞻岷論史。于司馬子長後。最歎服陳壽。以爲有良史之才。

馬嘶如笑。驢鳴似哭。

凡泛水諸禽。其脚中空外連。如鵝鴨之類是也。水邊諸禽。其脚皮半連。如鶴鷺之類是也。若雞不近水。則中實不連矣。李含英云。

臨洛關在邢臺縣南。關左倚高山。右臨洛水。勢甚雄壯。然山頂之煙。鑿炮臺。今誠虛設矣。今臣云。彰德府道南半里許。有土臺。臺高二丈餘。闊里許。上造小圓城。城內松柏甚茂。區曰古羨里城。

明世宗命內臣蘇杭織造。大學士楊廷和曰。歷考洪武永樂。下及天順。並無此。有之惟成弘間一行耳。可謂織造爲累朝故事乎。廷和由此致仕。

凡木圍五六尺。長八九丈者。非數百年長養不成。卽有成者。中多虛空。凡虛空起于內灌。有天灌者。自上灌注而下。有地灌者。自下蒸溼而上。有人灌者。中有朽眼。溼從而入。氣蒸而上。溼注而下。故大木卽有十餘株。可采用者不過三四而已。

豐熙鄞人。與其子坊。皆善造僞書。

乳香薰陸香考異。恭曰。薰陸形如白膠香。出天竺者色白。出單于者夾綠色。香亦不甚。珣曰。案廣志云。薰陸香是樹

皮鱗甲。采之復生。乳頭香生南海。是波斯松樹脂也。紫赤如櫻桃。透明者佳。禹錫曰。案南方異物志云。薰陸出大秦國。在海邊有大樹。枝葉正如古松。生于沙中。盛夏木液流出。沙土狀如桃膠。夷人采取。賣與商賈。若商賈不至。則自食之。宗奭曰。薰陸木葉類棠梨。南印土界阿叱釐國出之。謂之西香。南番者更佳。卽乳香也。

江寧孝陵之側爲靈谷寺。乃太祖以此地易寶誌公塔處也。顏曰。天下第一叢林。大殿懸齊景陽鐘。鐘界爲二十四方。方懸一杵焉。界各爲律。清濁高下。各爲一音。略如今之韻籛焉。而備之于一鐘。異哉。

吳三桂卽僞位于衡州雁峯寺側。築壇而祀。祀文用檀香。版鏤字。塗以石青。燔柴用純牛。殺之去污穢。實以檀末而柴焉。

董顯忠綽號董渾。爲王鐵山標下將官。嘗送鐵山歸高郵。以鐵山力。至雲南布政。子廷恩。字天與。今爲衡永郴道。雲南曲靖府知府李率祖。字素園。鐵嶺李氏也。王輔臣爲總兵時。與之交好。輔臣陞平涼提督。王景爲總兵。與率祖不協。率祖參其放餉。不會同文官。平西參其多事。上命大臣勘問。景革職。率祖降級。

宣城令吳正中。紹興人。起家吏員。入為兵馬司。隨洪經略至湖廣長沙守道。

長沙總統將軍高起龍。妻陳氏。廬州人。幼為張獻忠所擄。

後歸高氏。起龍總兵雲南時。有雲南府經歷陳某者。廬州人。往謁高。值高他出。其妻聞陳廬州人。疑之。立屏後問其

家世居處。父母名氏。皆合。又曰有姊。幼為賊擄去。不知所

在。高夫人曰。汝識其人否。曰忘之矣。但予幼時頑劣。姊強

負予。予曾嚙姊臂傷焉。惟記此事。高夫人大哭而出。乃兄

弟也。陳因以得所。陞武清知縣云。

楷樹子如蔓荊。實有紅黑二色。黑子打油。可以點燈。紅色

者中空無用也。

郝天挺唐詩鼓吹。出手腐板可厭。何近人家弦戶誦乃爾。

無怪其出手。即作學究語也。

偶與宗夏論易。因謂之曰。易無思也。無為也。本是說易。易

即是著卦。諸家皆就人上說去。於是有無將迎不安排之

說。此處考亭之說為得之。

又論老子不尚賢章。中云。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乃承上二

句言。蓋賢也。貨也。皆可欲也。上之人尚賢貴貨。是示民以

可欲而亂其心也。惟不尚不貴。則不見可欲。而使民之心

不亂。本是明白直截。後人卻截出此句。就自己學術上說。

反說老子說得不是。嗟嗟。不深理會其言而遽非之。寧不

令柱下笑人邪。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四其字皆

就使民上說。

偶與日宏論詩。因謂之曰。性情一也。而有十五國之不同。

微乎危矣。

乘除之法。唐九執婆羅門以書為計。其學不傳久矣。回回

土盤。未廣流布。世亦無有知者。泰西來賓。書數始為合一。

余別有序一通。推論其故。湯道未更製方籌。尤為奇。與

盤珠而三。皆絕世之奇構也。

徐炳文梅堰人。孔東塘門人。嘗輯二十一史孝子傳。讀其

兩晉一冊。殊有可觀。

辛未春。憂爾旦提兵忽抵西口。噶爾旦內犯在京師戒嚴。庚午夏此誤。

每牛泉下。鎗手派至八名。幾于傾國矣。城內外典廩盡閉。

米價至三兩餘。

曾天妹。青藜幼子也。青藜死。輟歸。其如夫人亦死。天妹幼

無所歸。奉世撫之如子。此今人之所難也。

舟中讀張戴人儒門事親一書。覺耳目一新。頗有悟入處。

真醫學中申韓也。

寒山趙凡夫先生六書之學。近代人無出其右者。其說文長箋。雖未盡合於理。然亦弘博可觀矣。先生以諧聲之故。更求之等字。有真定淖公先生師之。供養於法螺庵。與先生衡宇相望也。

淖公精五天梵書。以大梵書題法螺庵。額曰達摩商佉。至今猶在。

洪武二十三年。洪武正韻頒行已久。上以字義音切。尚多未當。命詞臣再校之。學士劉三吾言。前後韻書。惟元國子監生孫吾與所纂韻會訂正音韻歸一。應可流傳。遂以其書進。上覽而善之。更名洪武通韻。命刊行焉。今其書不傳。仍行正韻。

今爰書中有大誥減一等。自死罪外。無一不然。此未知立法本意者也。明太祖頒行大誥。一切官民人等。戶戶有的一本。若犯笞杖徒流罪。有者每減一等。無者每加一等。今民間雖有此本。顧概有減等。而不聞有加等。此因仍之誤也。然徒杖笞減一等者。猶未相遠。流配一減。卽爲徒罪。以律二死三流。同爲一減。故也。因以流罪廢而不用。而律爲空設矣。然流罪下死刑一等。儘有情罪深重者。降而爲徒。法實不蔽。奈何因仍而不改乎。

明禁中端午。有龍舟驃騎之戲。驃騎者。一人騎而持幟前行。後騎繼之。各於馬上呈弄技巧。蓋以習騎乘云。實元制也。龍舟似亦有習水師之意。

永樂時。禁中有翦柳之戲。翦柳卽射柳也。陳眉公云。胡人以鶉鴿貯葫蘆中。懸之柳上。射之。射中葫蘆。鴿輒飛去。以飛之高下爲勝負。往往會於清明端午日。名曰射柳。

宣德十年十一月朔。當頒曆。以是日日食。移於十二月朔。成化十五年十一月朔。值冬至。移十月朔。弘治三年十一月朔。值冬至。移望日。前此頒曆。皆在十一月朔。嘉靖間始改十月云。

舊制殿試在三月朔日。成化八年。以悼恭太子發引。改於十五日。至今因之。

正統十一年正旦日立春。禮部言二節同一日。宜殺立春日。從之。天順五年十一月十一日。萬壽聖節。又值冬至。禮部言二節當行慶禮。然致詞各異。

儒者謂管仲煮海爲伯國之術。然歷代行之。未有能廢者。明朝國賦。所資於鹽尤溥。以近日計之。歲歲入餘鹽課稅等銀。約一百萬三千兩有奇。各邊中鹽引。價約五十六萬七千兩有奇。其於全賦蓋五之一云。

永樂取舉人監生年少者。入翰林院習吏字。以通事爲教師。科舉時。任其應試。卷尾識譯書數字。三場畢。送翰林院定去取。仍送入場填榜。蓋優典也。中榜後。改爲庶吉士。仍習譯。其後習譯益多。中第者益衆。有一榜中三十餘人者。天順中。以奔競者多。乃革之。而用民間子弟。

洪武乙丑科。丁顯爲狀元。練子寧爲榜眼。花綸爲探花。子寧有送花狀元歸娶詩。以狀元稱花。不曉其故。考宋時稱鼎甲者。皆爲狀元。或以是也。是年黃子澄以三甲改庶吉士。今狀元考與翰林題名。皆以黃爲探花。而遺綸名。蓋是科題名碑有缺。故誤傳耳。

曹鼎以典史中狀元。人皆知之。洪武辛未榜眼吳言信。福建邵武人也。以鈔局副使中。人多未之知也。正統壬戌。又有松陵驛丞鄭溫中第。

嘉靖中南給事高鶴者。紹興人也。嘗具疏劾嚴氏姻親。忤旨。降縣丞。稍遷鳳陽屬邑令。偶有嚴氏家奴。乘傳過其邑。鶴執之。杖至六十。曰。煩爾以此杖寄爾主。不久爲嚴所中。免官。陶祭酒撰高墓志。不載此事。

嚴嵩末年。有分宜令麻城人也。忘其名。在京候嵩於私第。坐旁室中。俄有家奴從內出。令見而起。奴乃叩首令前。令

驚曰。若何爲行此禮。奴曰。我主盛滿已極。旦夕禍作。奴輩皆不免。此時得公稍寬捶楚足矣。嚴氏敗。令治其家。是奴亦在治中。令識其人。特釋之。嗚呼。此奴賢知過其主遠矣。楊繼盛劾嚴嵩十惡。內有子孫冒邊功一事。下兵部查覆。聶公豹爲本兵。袖一稟謂諸司曰。吾意已定。此功皆實不虛。諸君勿多言。是時王公遴爲主事。與同官齊聲曰。此稿乃某人所爲。不可用。公今日當爲萬世持公論。何但爲一時免禍計耶。聶艷然起入火房。且行且詬。趣具稿奏。時楊公博。張公時徹。爲左右司。楊默然無言。張言此事不可。但已。牽楊袖隨之入。謂聶曰。如公所言。則事激。而禍延縉紳不休。不便。愚以爲第緩之可耳。公何不說嚴公。使自辭軍賞。則部可無覆。而諸司意釋。公論且不廢矣。聶大悟。從之。於是疏入。肅皇聽其辭。而更受錦衣百戶。諸賢幸無摧折。張一言之力也。

陳文偉。武昌人。膂力過人。嘗五更之田間。猛虎撲地而來。乃兩手搏虎肩。而足蹴虎勢。虎死。後應會試。場屋火。以右手抵牆頭。左手持同事人履肩而出者幾千人。火勢迫。乃揖後至者曰。吾力只此矣。遂名動天下。後爲山東安邱令。流賊百餘人掠庫。文偉敕羣吏第謹簿書。諸寶藏吾無慮。

也。羣賊大掠庫金去。良久問左右曰。賊去幾何。曰三十里矣。敕左右以一騎一彈來。馳赴之。問諸賊孰爲首者。彈左耳中之。又彈右耳中之。賊大駭。伏地請死。文偉曰。好爲我送庫金還。羣賊惟命。文偉以一騎尾其後。抵縣。羣賊請死。文偉曰。我何有諸賊奴。各杖三十遣之。文偉自負拓弛意。不以見功也。御史竟以縱賊論劾。免官罷歸。

穆廟在裕邸時。邸中例有所給。於常祿外。積戶部者三歲。弗敢請。歲用窘甚。承奉謀之曰。非賄世蕃不可。請王帑得千金。以王命謁世蕃而致焉。世蕃欣然受之。以屬戶部。卽與三載給。世蕃時誇於人曰。天子兒尙行金我。誰敢不行金者。華亭談其事曰。世蕃真天大膽也。

鄉賢名宦有祠。公典也。不惟有司不當私其人。雖子孫亦不當私其祖父。昔劉閣老健爲相時。河南有司欲以其尊公及一某公並入鄉賢。告之劉。劉謝曰。吾鄉賢祠有二程夫子在。吾父何敢並焉。至如某公。固自當入。嗚呼。劉公之見遠矣。夫祖父無明德而強列俎豆。是辱之非榮之也。近日士夫無一不入鄉賢。木主委積。至列之案下。謂此鄉宦祠。非鄉賢祠也。畫者象也。值其畫者變也。潛龍勿用者辭也。用其辭者占

也。斯義不明。而附會無不至矣。易終於未濟。斯天道之不窮乎。書終於秦誓。斯氣運之將變乎。詩終於商頌。斯文弊之復質乎。春秋終於獲麟。斯王道之永久乎。

涇野先生嘗言居要有九病。見善忘舉者妬。知惡不劾者比。依違是非者譎。借公行私者佞。意存覬覦者狡。懼禍結舌者儉。指摘疑似者刻。怒人傲己。蓋其所長而論者忿。喜人奔競。護其所短而薦者貪。九者有一於此。終亦必亡而已矣。開誠布公。九病可以勿藥而愈矣。

古諸侯多天子繼別之支子。故不得犯天子以祭始祖。大夫多諸侯繼禰之支子。故不得犯諸侯以祭先祖。周道然也。漢唐以來則無是也。禮以義起。報宜從厚。今士大夫之家廟。雖推以祭始祖亦可也。

李長卿松霞館贅言曰。問鼠無牙。牛無齒。虎無脾。兔無唇。龍無耳。蛇無足。馬無膽。羊無神。猴無腎。雞無腎。犬無腸。豬無筋。十二屬各有不全。草木子論之當矣。然子何以屬鼠也。曰天開於子。不耗則其氣不開。鼠耗蟲也。於是夜尙未央。正鼠得令之候。故子屬鼠。地闢於丑。而牛則闢地之物也。故丑屬牛。人生於寅。有生則有殺。殺人者虎也。又寅者

畏也。可畏莫若虎。故寅屬虎。卯者日出之候。日本離體。而中含太陰玉兔之精。故卯屬兔。辰者三月之卦。正羣龍行雨之時。故辰屬龍。巳者四月之卦。於時草茂而蛇得其所。又巳時蛇不上道。故巳屬蛇。午者陽極而一陰甫生。馬者至健而不離地。陰類也。故午屬馬。羊嚙未時之草而茁。故未屬羊。申時日落而猿啼。且申臂也。譬之氣數將亂。則狂作橫行。故申屬猴。酉者月出之時。月本坎體。而中含太陽金雞之精。故酉屬雞。戌時方夜。而犬則司夜之物也。故戌屬犬。亥者天地混沌之時。如百果含生意於核中。豬則飲食之外。無一所知。故亥屬豬。

問二十八宿之屬。其義何居。曰。卽前十二屬加一倍者也。亢。金龍辰宮也。角。木蛟附焉。蛟龍類也。房。日兔卯宮也。氏。土貉。心。月狐附焉。貉狐兔類也。尾。火虎寅宮也。箕。水豹附焉。豹虎類也。牛。金牛丑宮也。斗。木獬附焉。獬牛類也。虛。日鼠子宮也。女。土蝠。危。月燕附焉。蝠燕鼠類也。室。火豬亥宮也。壁。水獮附焉。獮豬類也。婁。金狗戌宮也。奎。木狼附焉。狼狗類也。昴。日雞酉宮也。胃。土雉。畢。月烏附焉。雉烏雞類也。嗜。火猴申宮也。參。水猿附焉。猿猴類也。鬼。金羊未宮也。井。木犴附焉。犴羊類也。星。日馬午宮也。柳。土蠶。張。月鹿附焉。

麋鹿馬類也。翼。火蛇巳宮也。軫。水蚓附焉。蚓蛇類也。子。午者。天地一定之位。卯酉者。日月所出之方。故八宮皆二。而四宮獨三。李長卿何人。可謂發人所未發。

崇禎壬子十二月二十六日。賊衆數十萬。於鍾祥石牌作梁渡兵。二十七夜。風大作。船盡碎。次日復成之。三十日。平明。逼郢城。惟援勦總兵貴州溫如珍。先日方至。立營未定。力戰不勝。死傷者衆。率麾下數百人衝陣而去。癸未元日。賊分兵破江陵。總兵錢申選。巡撫李振聲。欽天監博士楊永裕。俱爲賊擒。五營將士。或殺或降者無算。已時。陷城。撫軍宋一鶴。留守沈壽崇。邑令蕭漢。巡撫中軍李佳應。死之。守備王璫。知府王璣。降賊。守道張鳳翥。通判張國運。越城潛逸。闖賊李自成。僞稱奉天倡義文武大元帥。羅汝才亦稱僞元帥。諸賊目則有僞政府侍郎從事防禦府尹州牧縣尹等名。改承天府爲揚武府。崇禎十六年春。左帥移師東下。掠兩岸船俱盡。止於九江。夏五月晦日。陷會城。先是張獻忠爲督師楊武陵。困於瑪瑙山。僅以數十騎遁去。迨破襄陽。其衆不滿千人。乃遁於六安山中。逾年始出。陷蘄州。蘄水。旣陷黃州。益以麻城。里人叛黨。洪明諸逆。及黃屬新附之衆。各數萬人。其勢益張。

漸有飲江之志。密遣奸謀。徧布城中。而楚藩所募護衛新兵。弁領張以敬者。黃岡諸生也。嘗奉教楚藩。督過之。因與賊通。約爲內應。獻賊遂從樊口涉江而上。故相賀文忠聞之。親啟楚藩。請發鎗犒士卒。議守禦。楚藩不以爲虞。曰。終朝寇警。寇若騎母豬。亦應至矣。監軍王陽基。適奉巡撫江北之命。聞寇逼欲去。賀公涕泣挽留。不得。二十八日。遽揚帆西渡。防守鎮筸兵亦逃走。人心洶洶。前三日。有發以敬等逆謀。馮生雲路以告賀公。公不決。密問撫軍。撫軍大笑。斥爲狂生。於是以敬等懼誅。謀益急矣。遂釀成鄂城之陷。周獻之云。洋鉛查萍在上。錫之查萍在下。

經略圖海圍平涼。據高原以臨城中。日發巨礮。歷半載餘。始克。城中人拾礮子。十三斤者萬餘。小者更僕不能數也。然止傷一老人行汲者。餘皆打空地中。堆積如山。事定居人。煇火神祠以報神德。卽以礮子砌祠地。彰神功也。凡新考選給事到任後。三日不出門。待諸先輩來拜。行交拜禮也。交拜起坐禮。禮後連叩首。凡曾任給諫者。皆來交拜。三日後始出門答拜諸客。不敢爲客以僭先輩之故也。凡巡防巡鹽關差。皆有精微批一紙。以爲憑限。批發自內閣。而科臣批之。

大兄云。滿洲擄去漢人子女。年幼者。習滿語純熟。與真女直無別。至老年。鄉音漸出矣。雖操滿語。其音則土。百不遺一云。予謂人至晚年。漸歸根本。此中有至理。非粗心者所能會也。予十九歲去鄉井。寓吳下三十年。飲食起居與吳習。亦自忘其爲北產矣。丙辰之秋。大病幾死。少愈。所思者皆北味。夢寐中所見境界。無非北方幼時熟游之地。以此知漢高之思豐沛。太公之樂新豐。乃人情之至。非誣也。陳瑒一本作陽字石文。江西南昌人。曲靖府同知。以科場入簾。禮記仁者如射。如誤作若。降三級。後授益陽知縣。無任可到。聞平西死。自請來衡。招撫胡擊天等。吳國貴斬之於泉溪渡。

孔明之出岐山。以攻爲守者也。隆中已知天下大勢。終於三分矣。而出師不已者。不如此欲求三分。不可得也。譬之奕棋。能侵人始能自治。否則坐而待之耳。彼譙周輩何足知之。青田事功。不少概見。獨與太祖論相數語。不惟知人。並能自知。而爲相之道。聖人復起。亦不能易也。可謂天挺人豪矣。藤黃出海南。聚蛇屎熬鍊而成。故有毒能殺人。王維章云。

麋皮之有挖搭者。乃以粟米壓成者也。余向以爲生成者。茹紫庭言始知之。

李胡拜爲湖廣提督。楊來嘉爲襄陽總兵。駐穀城。胡拜來穀城。來嘉擒之以獻平西。胡拜後死於貴州。

明南京御史外轉者。止於知府耳。諺曰。南道如老虎。轉出作知府。

明季兩司見巡按。用青殼手本。外貼一紅籤。

嘉隆兩朝書目。明倫大典。欽命大岳錄。鄭曉吾學編。高岱

皇明鴻猷錄。薛應旂憲章錄。王世貞國朝紀要。吳瑞徵兩

朝憲章錄。范守己肅皇大紀。王世貞史乘考誤。勞堪憲章

類編。皇明名臣類苑。夏言桂洲奏議。胡端敏公世寧奏議。

嚴嵩南宮奏議。劉天和關陝奏議。劉天和督撫奏疏。渭厓

疏要。毛伯溫議處安南疏稟。王守仁撫夷節略。王世貞異

典述盛事述。劉天和安夏錄。司馬泰西虹疏草。沈越案陝

馬政。皇明經濟錄。皇明疏議類鈔。兩朝疏鈔。嘉隆疏鈔。樊

繼祖雲中撫平錄。湖北民隱錄。汪宗尹少泉疏藁。楊允繩

抑齋疏草。馮南江行誼錄。高拱南宮奏牘。功臣封爵考。名

臣言行錄。史鹿野奏議。鹿野雲中奏議。沈越清查京衛冗

食奏疏。沈越嘉隆兩朝聞見記。

洪承疇經略滇黔。兵餉之外。歲給銀五萬兩。以供其用。

裸裸奉土主之神甚謹。其像三首六臂。項挂鬪體。有訟官

不能決者。則令其誓於土主之前。甚則於神前熱油鍋百

沸。置一錢於油中。兩造以手入油拾其錢。直者略無損傷。

屈者臂手糜爛。

裸裸娶婦。則請兵於官以劫之。婦家亦以兵守。劫歸未合。

婦輒逃去。入深山中。與私男子野合。有孕而後迎歸。所歡

曰馬郎。歸夫家。永與馬郎斷絕矣。

巡按七品官耳。其中軍則參將也。

巡按於諸有司卓異者。薦之於朝。次則獎之。給之以銀兩

而已。順治初年。一有司滿洲人。按君獎之以銀。大怒。擲之

於地。

明季總督巡撫宴按君。按君以賞封犒其中軍。清初猶有

行之者。

只舊草井鹽井也。在雲南武定府元謀縣。

康熙甲戌。殿元胡任興。江南上元之胡氏。世有厚德。鼎革

後。南京舊家。仍守故宅者。惟胡氏耳。殿元之祖。字復之。每

於除夜置酒。男女分坐。諸家人男婦。亦下坐於兩旁。必舉

杯訓其子曰。吾徒讀書人何所能。經營家計得以溫飽者。

指諸奴曰。皆若輩力也。當善視之。江南人咸目爲長者。其長子禹冀。字口贊。領鄉薦。任與江南解元。今又大魁天下。人以其爲積善之報。胡氏祖以打金箔爲業。至今人猶稱之爲胡金箔焉。

復之有莊。與馬士英之莊鄰。田甚腴。士英令其子以三千金強買之。復之無難色。未幾國變。田仍歸胡。官價半原值耳。田中秋成已熟。馬氏之工本也。

江寧殿元。焦弱侯竑。朱之蕃。蘭嶠。今任與甫三人耳。

李太白詩曰。楊花落盡子規啼。聞道龍標過五溪。我寄愁心與明月。隨風直到夜郎西。茹紫庭曰。王昌齡爲龍標尉。龍標卽今沅州也。又有古夜郎縣。故有夜郎西之句。若以夜郎爲漢夜郎王地者。則相去遠甚。不可解矣。甚矣古人之詩不易讀也。

明時羣僚被劾者。自衙歸私宅。則下轎簾以障之。於門揭註籍二字。閉門以待命。

明南畿。凡閱操分二日。第一日則兵部職方司郎與科道。澄其事。次日則內外守備與大司馬澄其事。第一日職方爲主。有待科不待道之規例焉。

崇禎間。左懋第以吏科查閱南京兵馬錢糧。與大司馬並

坐。

明三邊總制。駐劄固原。軍門爲天下第一。堂皇如王者。其照牆畫麒麟一。鳳凰三。虎九。以象一總制三巡撫九總鎮也。河西巡撫駐薊州。河東巡撫駐花馬池。陝西巡撫駐西安。甘涼肅西寧夏延綏神道嶺興安固原。各一總兵。韓世琦乃蒲州韓爌之孫也。幼被擄。故隸漢軍籍。其母其弟猶在蒲州。母終身不一至其子衙署。以滿漢衣服不便故也。母亦賢矣。

祖心大師。乃韓日纘之子也。

霍山黃鼎。字玉耳。霍山諸生也。鼎革時起義。後降洪經略。授以總兵。使居江南。其妻獨不降。擁衆數萬。盤踞山中。與官兵抗。屢爲其敗。總督馬國柱謂鼎獨不能招汝妻使降乎。鼎曰。不能也。然其子在此。使往。或有濟乎。國柱遂使其子招之。鼎妻曰。大厦將傾。非一木所能支。然志士不屈其志。吾必得總督來廬。一面約。吾解衆。喻令薙髮。然吾仍居山中。以遂吾志。不能若吾夫調居他處也。其子覆命。國柱自來廬州。鼎妻率衆出見。貫甲鐵兜鍪。凜凜如偉丈夫。如總戎。見制臺禮。遂降。終不出山。黃鼎居江南久。後屢與鄭氏通。郎總督時。事敗服毒死。

明成化辛卯。北京慈仁寺刊篇韻。禮部左侍郎眉山萬安序云。粵自開闢以來。卦畫書契之文生。而後篆隸行草之體出。虞廷康衢之歌謠興。而後雅頌離騷之詞作。逮漢哀平時。揚雄采史籀以下諸體。著訓纂。永元中。許慎兼采之。爲說文。梁顧野王增加爲玉篇。凡偏旁同者。皆以類而聚。沈約始分四聲爲切韻類譜。隋陸詞輩又增加爲韻略。凡音響協者。皆以類而集。唐天寶中。孫愐兼收雅俗。改切韻爲唐韻。大歷中。李陽冰崇尚說文。以其無翻切。乃取孫愐切韻附益之。祥符中。陳彭年校勘玉篇。又增修唐韻。更名廣韻。然玉篇類形而不類聲。廣韻類聲而不類形。類形主母以統子。類聲主子以該母也。景祐中。丁度加修廣韻。爲集韻。司馬光爲類篇。此篇韻之名所由始也。司馬又嘗科別清濁爲二十圖。以三十六母列其上。推四聲相生之法。爲指掌圖。自謂天造神設。以便學者。厥後李燾作類韻編。鄭樵作六書略。黃公紹又作韻會。六書之義。至此大備矣。金王與秘推廣玉篇。區其畫段爲篇海。荆朴取司馬之法。添入集韻。隨母取切。韓孝彥改玉篇歸於五音。逐三十六母。取切最妙。復述論圖詞。署諸篇首。以便檢閱。及仲子道昭。雖其學出自家庭。而獨得尤精。見篇中部目太煩。卽形

相推。雜在他部者。悉加改并。如叩品隨口入溪。雖疊隨佳入照。麤隨鹿。彝隨羊之類是已。又見韻中門法多雜。卽聲相協。散在別音。亦加改并。如以幽隨尤。以添隨鹽。臻隨真。譚隨談之類是已。仍增減俗字於篇韻各母部下。凡若干讀者一閱。而艱聲奇字。趣了目前。無復含糊囁嚅之狀。道昭父子。可謂有功於後世學者矣。

永歷時。有女總兵丁國祥。驍勇善戰。能於馬上打弩。其夫姓楊。亦總兵。秦王出降後。丁亦投誠。住貴州。常男妝。與士夫交接。

延綏祁三昇。流賊也。後在雲南爲三桂後營總兵。今上初卽位。冊封親王。大人至滇。云皇上頗聞三昇勇。請一見。歸爲上言之。三昇於未亂時死。其死也。預知時至。坐脫而去。且知未來諸事。其兵爲滇南諸營最。遣表請三桂以親臣統其軍。三桂命衛朴領之。朴字完初。三桂之幼壻也。後其兵歸王緒。夫三昇武人。且起於寇。而生死之際。乃能如此。人固不可以迹論也。

咸陽人蔡世科。少年竄身行伍。有異能。手足便捷。殊方異域。住三日。卽能通其語言。操其鄉音。人不能辨也。抵牾諸戲。一經其目。輒能之。僞周時。王干城據四川。松潘總兵吳

之茂降。呼干城爲叔。之茂行三軍中。目爲吳三將軍云。世科隸其軍中。與靖逆侯張勇對壘。爲官兵所擒。將僇之。世科呼曰。予有機密要語。聞之提督。達此語訖。就僇未晚。勇命之前。屏人語久之。大喜。立釋其縛。寵任之。預聞機密。勇軍令嚴。帳中惟一二親信人。他人不得入也。令箭十二枝。各有暗記。與時辰相應。置榻前。連之以鎖。有要乃親發。世科一夜潛入其榻前。解鎖取箭而出。軍門驗箭放行。世科乘馬呼噪奔吳壘。軍中大譁。靖逆驚絕大恨。自此軍令愈嚴。未久臨陣。世科馬蹶。復爲官兵所獲。靖逆欲寸斃之。臨刑。世科曰。余更有機密。欲聞之將軍。語得達。寸磔無恨。然非面陳不可。靖逆笑曰。令之前。蓋欲觀其措辭。以爲一笑也。世科曰。語不得聞之他人。請屏左右。靖逆命急其縛。置榻。屏人耳語。刺刺不可了。久之。靖逆呼人釋其縛。不知其以何語動靖逆也。自此置之官廨中。令二人軟監之。不如前之舒散矣。靖逆死。不知所往。弟世傑。稍識字。曾爲道人裝賣藥於平涼市中。爲吳氏散割收買雁翎。今其年不過四十矣。

俗以章疏爲本。不知始於何時。古未有此。今時章疏有題本。有奏本。凡奉部文成例而行者。謂之題本。有私意啟請

者。曰奏本。體例各不同也。

閩人黏本盛。自禮科主試滇中。丙午歲也。時功令凡旂下人不第者。勒令披甲。吳藩下人皆貴游子弟。頂故遼學生名。應試者三百餘人。三桂待本盛禮數甚異。屬其破額廣收。都中諸事。三桂力肩之。是科遼人中式者一百五十餘人。從來所未有也。

道鄰史閣部死難。太夫人夫人皆在南京。總督馬國柱歲給銀米。後卽爲例。給之終身。

金陵人翟天葵。出身行伍。道鄰拔爲都司。以好漢目之。出示曰。將以爲好漢榜樣也。道鄰死後。天葵卽住其家門首。爲之守門終身。此義士足傳也。

雲南鸚鵡山。上有真武行宮。制如太和殿。中亦範銅爲小殿。一如金殿之式。

洪經略入都後。其太夫人猶在也。自閩迎入京。太夫人見經略大怒罵。以杖擊之。數其不死之罪。曰。汝迎我來。將使我爲旂下老婢耶。我打汝死。爲天下除害。經略疾走得免。太夫人卽買舟南歸。

高麗書以牛爲魚。以魚爲牛。謂四足者宜爲牛。無足長尾者宜爲魚也。讀矮爲射。讀射爲矮。謂委矢宜爲射。而寸身

宜爲矮也。高麗人號稱能讀書而不能究六書之源委。杜撰若此。固夷狄也。

江西吉安安福人胡耐庵。卞總制幕友也。後題授雲南易門縣知縣。羅羅反。被殺。其子大仁來滇省親。則已死矣。扶櫬無貲。諸僚友方思贖金共襄其事。有按察司經歷劉公曰。前耐庵有千金寄某處。人無知者。某分毫未動。今見在。只此扶櫬有餘矣。無勞諸公云云也。耐庵之櫬。以此得歸。劉本吏員。乃能爲古人事。可敬也。劉公武昌人。

大仁歸葬後。復來滇中。冒籍爲諸生。受知於左將軍吳應期。前館祖樹勳家。繼入前將軍幕。變後。吳命其薙髮走吉安。通韓非有之信。大仁因通馬臬司穆將軍。復來河南。復應期命。王公貴人多喜之。後隨入滇中受職。見滇事去。謀反正歸誠。事覺被僇。昆明令程石門亦在其內。

磁石吸鐵。隔礙潛通。或問余曰。磁石吸鐵。何物可以隔之。猶子阿孺曰。惟鐵可以隔耳。其人去。復來曰。試之果然。余曰。此何必試。自然之理也。後見一書曰。蒜可以避磁石之吸鐵。尙未之試。

楷木。卽今之黃連頭樹也。楷有癭。可以爲器。以柿子汁塗蟹殼而蒸之。殼皆爆碎。以漆點蟹殼上。點處

皆成穴。將蟹黃自穴流入滾湯中。爲蟹粉。蟹魚之血。其色碧。漁人得雌蟹。則其雄守而不去。得雄蟹。則雌者遠逝矣。

潮有竹蛭。一作鱉狹長尺餘。而殼如蛤。味甚美。又有海豆菜。形如豆芽菜。其首如泥螺。蘸醋生食。初食之。遍體生癢塊。不癢。少時卽消。

馬子騰云。陝西邊西番一路。西寧莊浪等處。多三脚蟾蜍。其膠可軟玉如泥。西番取蟾蜍。將眉割開。其酥皆成塊者。不待和合曬晾也。此爲最佳。若中土人指取酥漿。合成麵餅。曬乾用者。力甚薄。難取効也。

鄭公三俊。池州建德人。南京戶部尙書。轉吏部尙書。取入北京吏部尙書。以事充江寧驛徒。公至南京。青衣小帽。至驛前。向驛四拜而去。遂歸建德。鼎革時年九十矣。以老得不出。經略洪公。公之門人也。至池州。以舟迎公。公怒罵。不納。其使經略大哭曰。老師棄我矣。終不得見而去。

崇禎季年。有言孝陵朽木甚多。恐致火災。有旨蒐芟孝陵朽木。內官因之斬伐無忌。數百年喬木。盡罹斧斤。孝陵杉板。沿街賤售矣。而百姓遂有皇帝伐賣祖宗墳樹之語。不祥莫大焉。

平西同墨勒根蝦取四川。兵至敘州府。蜀王劉文秀兵多。而銳不可當。平西兵不戰而走。至保寧。墨勒根蝦已決意去蜀矣。時郝雪海巡按四川。駐陝西境。上疏劾平西不能取蜀。更引敵兵入秦境。平西計無所出。固山楊坤力持進兵。議曰。王威名震天下。今退走。則一旦掃地矣。今日之計。有進無退。墨勒根蝦懼敵衆難之。坤曰。固山若卻。請自退。吾王獨進。與敵不兩立矣。遂進兵。吳國貴尙幼。血戰而前。所在有功。大捷。平西卽上疏曰。臣之退走。所以引敵出險。以殲之也。兵家之計。不可先傳。按臣書生。不知兵事。妄言搖惑衆心。幾敗大計。上譴謫雪海於遼東。後以魏環溪之薦。復起楊坤字秀函。明琢州指揮。在山海爲平西標下將。謀畫多出於坤。乞師東方。皆坤往也。坤子彥先。字毅叔。未亂已死。其人高朗。有古人風。明戶部印有三方。通行印外。更有戶部鹽引之印。戶部茶引之印。未知今日猶因之否。有明時。凡腰玉者。轎前必用一人執朱拂以行。拂以竹爲之。如今京師響竹之製。而竹系極細。長四五尺。自上至下。皆以朱漆塗之。行風中搖颺有聲。賜姓之圍金陵也。分兵掠上流。安慶守土之官皆逃。惟司

理黃公熙績不去。非不去。不能去也。兵至城下。聞金陵兵敗。卽解圍去。熙績以此行取入科。而世襲拖沙刺哈番。熙績福建泉州晉江人也。

明季南京人沈向。爲四川巴山縣令。獻賊至。隔江而營。列數十里。城中人皆逃。向以病不能去。獻賊以其城小而陋。不入而去。向以守土功。行取爲監察御史。二事絕相類。許盛少貧賤。與母相失。貴後不知母之存亡所在。有術者江西人。召卜之。曰。不死。可復相見也。迺記其八字而去。後遇老婦。使推祿命。與許母八字合。且閩人也。因問蹤迹。果許母。卽走告盛。而迎養之。亦一奇事也。

孫延齡死。四貞亦遷雲南。僞周吳大將軍聞清兵且至。退走南寧。城中無主。孫氏之人猶有數千。城守而傅將軍尙未至。時平西諸潰卒。屢過城下。堅閉不納。有李將軍廷棟。爲鎗所傷死。城中人懼。皆薙髮。而傅將軍前行。周孝思亦至矣。孝思字之遴。鬱林道也。

崇禎二年。京城被圍。詔諸道勤王。時范景文質公巡撫河南。首提兵入援。兵備楊嗣昌先行。至保定。保定守方公一藻。見嗣昌曰。京都被圍。勤王之師。未有至者。今敵師老。亦將倦歸。某方練兵秣馬。思赴君父之急。但望輕位下。恐不

勝任。得公來。我附驥尾。此千古一時也。因問兵之多寡。知軍中乏騎。方曰。破口非騎兵不可。今奈何。某有戰騎五百匹。日夜操練。令士馬相習。願助公解都城之圍。嗣昌大喜。即深相結納。撫軍至。方入謁。長揖不拜。撫軍怒。方公曰。某幾輔吏。禮宜如此。撫軍斂容謝之。嗣昌以告。撫軍大奇之。即偕之入援。圍解。力薦楊方二公於朝。方後為遼東巡撫。即光琛之父也。光琛字獻廷。號雲鶴。為偽周長沙巡撫。質公吳橋人。其父曾為別駕。

雲南羅羅挽髮時。以木四五寸豎頂中為結。以布勒之。如獨角獸然。此即古之椎髻也。

湖廣境內有一種箭桿。猺婦人以箭桿橫簪於首。長三四尺。處子則簪七枝。嫁則簪五枝。生子後遞減至一而止。郴州亦有此一種。在郴時。門人僕夫曾親見之。

周祚新。貴州人。宏光時兵部司官。遂家於南京。善畫竹。號墨奴。今其遺迹已貴如拱壁矣。

宏光時。兵部職方司劉泌。戶部新餉司王燧。字子京。皆馬黨也。又有王重。字有三。士英將用以掌選。為高傑所參而止。疏中目重為狡童。藩鎮驕橫至此。從來所未有也。東吳猶重世家。宜興推徐吳曹萬。溧陽推彭馬史狄。皆數

百年舊家也。宜興許氏。溧陽包氏。皆新發。而欲自附巨族之後。鄉人嘲之曰。彭馬史狄包。瘋癆癡膈哮喘。方音徐吳曹萬許。馬趙溫關鬼。方音吳人嘴舌輕利。一至於此。梟首之尸。棄之水中。則直立而不仆。水灌入腔中。出沒動盪。甚可畏。

南都各部皆有花園。凡公會宴飲。於是乎在。吏部名文園。兵部名衍園。工部名藏春園。獨禮部無之。後孔玉衡貞毓為宗伯時。亦建園。先名瀛洲會。後題其名曰噫噫。此二字不知何來。作何解也。堂聯曰。咫尺恐為羞。獻於羹。獻於牆。俎豆聞之矣。斯須不可去。謀之野。謀之邑。玉帛云乎哉。潮洲十里外有栖鳳亭。云昔時有栖鳳於此。林武陵守潮時。題云。十里江亭。昔日鱷魚。今去盡。千重雲樹。當年鳳鳥復來儀。

闕下曉雲籠樹起。城頭秋月過江來。衡州府署聯也。江聲回石鼓。日影上花甌。衡州詞林堂聯也。座間只可談風月。詩裏偏能耐瘦寒。呂黍士贈錢鑿濤掌選堂聯也。黔之人物。尹珍已上無論已。明以理學文章氣節行誼著者。如孫應鱉。李渭。陳尙象。以及王訓。詹英。黃紱。秦禹。蔣宗魯。徐節。田秋。徐卿伯。熊文燦。易楚誠。張夢弼。許奇。申祐。吳

淮邱禾實。潘潤民。王祚遠。蔣勸善。而文恭爲之最。黔之名宦。莊躡。唐蒙。以前無論已。明之清操惠政。武功赫奕者。如郭子章。朱燮元。江東之應朝卿。王重光。以及尤安禮。吳訥。蕭象烈。成務。胡宥。劉大直。王象乾。吳國倫。馮晉卿。陳士奇。王三善。李雲。劉錫玄。郭成。胡從儀。皆今日所尸祝俎豆之者也。

黔苗之先。有際際火者。隨武侯討孟獲。所在有功。云卽安氏之祖也。黔人祀侯。必塑際際火之象。侍立於旁。

東海所屬淮安海州。去岸三十里。其地居人。皆以魚骨爲椽柱桌椅等物。

彭夏琴詠臺灣七律四首。其一云。臺灣絕域貢降箋。舉族歸朝盡內遷。歷授堯封千載後。地開禹貢九州前。人民半與魚龍雜。郡縣全依島嶼偏。四十年來空倔強。至今始得罷戈船。其二云。當年犀甲下扶餘。銜璧誰憐軹道車。西市赭衣魂已渺。南朝紫蓋事終虛。帆來日本通商近。邑改天興置吏初。一自孫恩分戰艦。烽煙邊海幾邱墟。其三云。高華遺嶼自隋朝。營壘依然識舊標。淡水雞籠雖竟渡。颶風蜃市豈全消。乘桴何意真浮海。叱石無能遠駕橋。抽調可憐諸將士。不教辛苦說征遼。其四云。窮島軍需飛檄催。蔗

霜兼買鹿皮來。生番穰一本社三冬集。互市洋船六月開。浪嶠山形隨地盡。廈門風信逐潮回。荷蘭故土非甌脫。窺伺將毋隱禍胎。

朱媚兒。秦淮倡也。歸耿章光。章光山東人。明季進士。投誠寓金陵。後受秦王孫可望劄。與通謀。事覺被僇。以尸歸。其妻妾環而哭之。媚兒止之曰。此非哭泣時也。國法。叛人妻孥收入官。發滿州爲奴。此時不早爲計。則恥辱狼藉。更爲死者羞。力勸其主母并女媳妾媵等投井死。媚兒獨後。更堅閉前後門。從容入井死。嗚呼。媚兒倡也。不惟能死其主。且能全主母一家之節。何見之明而行之決也。明末士大夫。愧此倡者多矣。

滇南獼猴。俗無文書。官徵其賦。先與官刻木爲符。以一畫當一數。百十兩錢分。以長短爲差。畫訖中分之。官執其半。屆期持而徵之。符合不少。遲欠也。此亦足想結繩之制矣。六盤山在平涼之西。虎山原在平涼之北。虎山高臨城中。而六盤則轉輸之途也。圖海圍平涼。先取虎山以窺城中。次斷六盤之餉道。而平涼不守矣。陳福寧夏人。屠人子也。後爲寧夏總兵。王輔臣反。盡有平涼。福以兵圍固原八閱月。不克。輔臣之子吉貞。自平涼來。

援。內外夾攻。福大敗。歸寧夏。將更練兵以圖再舉。兵變爲其下所殺。嗟乎。輔臣於斯時。不能北聯寧夏之叛卒。以斷河西之聲援。而坐守平涼。以待斃。此實不可解也。

僞周授王輔臣陝西東路總管平遠大將軍。授張勇陝西西路總管平遠大將軍。

廣東韶州府乳源縣。有地曰梅花。潦水峻險。不與外通。居人數百千家。有張鄧二老爲之主。皆聽其指揮。二老明季諸生。鼎革後不薙髮。據險自守。官不得入。而租賦輸納不缺。追呼者山下遙呼之。絕租而下。如數不少。欠平西之變。胡國柱過乳源。二老以野服見。事定後。二老已死矣。衆以地歸朝廷。朝廷以其地建置花縣。屬廣州府。今人所謂梅花洞者。卽其地矣。產良馬。

簡爾泰雲南諸生。李定國入滇。闈爲內侍。後入吳三桂宮中。以能鑿古得幸。雲南平。取入京。今亦爲上所用。

弘光元年。鄭鴻逵守鎮江時。北兵將至淮揚。瓜埠士民。舟載家口。將渡江。避難者甚衆。鴻逵以巨礮碎其舟。露布中外。以告捷。

六科在朝內。六部皆用平行手本。紅印。蓋紫粉印。不可行之於朝內也。其體統尊嚴如此。此明時之制也。未知今日

何如耳。

吳李解魏爲興化四大族。

與化士人。凡應舉者。必釀分。延道衆。誦經禮懺。以爲祈禱。亦可笑也。

彭秋水在祿勸時。獵人以虎獻。剖之有胎胞。形如藕而三節。剖視有三子焉。方二寸許。尾與身等。眉目諸形皆未具。而爪牙先生。其威之所在。有獨異也。

秋水云。有一土巡檢。人言其常變形爲驢入山。已復爲人。秋水曾見其人。癡呆了了云。

馬子騰云。鶴鶉皆蝦蟆所化也。

臺灣知縣某。閩闈聘之入簾。過海。爲風飄至香山。廣人送之還閩。蓋庚午科也。

自桂林至思恩府歸順州交趾路程。桂林府陸路西南行五十里。至思橋上船。西南永豐縣。又西南容縣牛擺象州。

從此正西。則羣河上柳州。若自象州南。則爲黃龍江。至白沙起旱。南行。經武緣上林。遷江三縣地。至賓州。又南至思恩府。自思恩府而南。經田州。向武泰康上。應果化歸順。又

南二百里。卽交趾界。自思恩府西南行。爲泗城州路。

自上林縣轉東南。經困龍關。爲南寧路。

歸順土州。東界鎮安。西界泗城。北界果化。南界交趾。彭秋水堂聯云。向平婚嫁貧中畢。庾信文章老更成。亦佳集也。

黃仲霖參馬士英。召對歸署。以白紙大書於門曰。得罪權奸。命在旦夕。諸客賜顧。門官一概稟辭。

黃斌卿。閩之漳州人。崇禎十七年。破家募兵勤王。行至山東。聞北都已陷。至南京。錫以鎮南將軍印。鎮蕪湖。後方國安至。馬士英欲奪其印。以與國安。以關防易之。斌卿上表送印於朝。散其衆而歸。

馬錫。士英之子也。爲禁軍提督。大兵渡江。梟其首於市。

留都六部。以大司馬爲第一班。在冢宰上。西班牙領魏國公。獨出一席領班。魏國公前有小羊角燈一盞。校尉執之。以爲興拜之節。興則燈起。拜則燈下。不獨鴻臚寺鳴贊之。臚唱也。想北都亦應爾矣。北都領班則朱成國云。

留都拜牌。在禮部堂上。故宗伯堂署獨大。百官皆由後門入。烈皇帝發喪舉哀。亦在禮部。

由衡州至廣西桂林府旱路。衡州南九十里排沙。南九十里祁陽縣。南一百一十里永州府。西南九十里黃沙河。西南全州。西南界牌。再南興安縣。再南三十里鹽官。再南臨

州。再南六十里卽桂林府。由衡州至廣西桂林府水路。

衡州府南。由松柏司八枋河洲歸陽黃楊司冷水灘木瓜

埠湘口。轉而西南。由石谿站江口。東安縣在北余塘全州界牌

分水塘興安縣大沿江臨川縣。正南卽桂林府也。由桂

林而南。爲平樂府。又東南爲梧州府。又東南卽廣東界。

自湘口正南。經永州府道州江華縣永明縣。至廣西界。

何光顯。金陵諸生。何遵之後也。遵有專祠。曰廉直。光顯平

日與馬士英有隙。宏光卽位。光顯知不免。卽上疏劾奏士

英。枷示於市。以瓦鉢合頭而死。

常開平之後。世襲定遠侯。明季常某。奉烈皇帝旨。冊封海

外某國王。及歸復命。則宏光帝已卽位於南都矣。未幾。卽

上疏特參馬士英。免爲庶人。國朝兵至。以此得免於北。卽

以南門外常家莊庵中薙髮爲僧。人獨呼爲常太爺云。開

平可謂有孫矣。菴在太平途中。當訪其名暨法號。

宏光帝至南京。卽位於內官監。蓋大內諸宮殿雖存。而頽

敗不可居。卽位後。始建武英殿。上所居曰興寧宮。太后所

居曰慈熙宮。其額皆王孟津所書。宏光時。提督禁軍太監李國輔。秉筆司禮太監韓贊周也。永寧府已爲西夷攘去久矣。而銓部尙注選人。同知無任

可到。駐北勝州以待升調。

袁九敘撫滇時。丁外艱歸。轎圍用白氈。或曰昔某公遭艱歸於轎頂之中爲一小龕。奉紙位一。載而行。九敘將用之。一友曰。公非宗子。神所依之主。在六完老先生所。若公復奉一主。是神有二矣。此禮惟長房長子得行。公奔走可也。九敘拜而謝之。

雲南武定府城西北。有師子山。形如師子。卽蒙氏五岳之東岳也。武定城正員。當師項下。形家目之曰師子繫金鈴。山有寺曰正續。相傳建文帝駐錫處也。彭秋水牧祿勸時。林武陵亦官河曲。同遊正續。彭有詩四章。林和焉。皆一時絕作也。彭一聯云。蒙岳千年傳帝釋。孝陵坏土憶王孫。林一聯云。豈是勾吳披髮去。翻令同泰捨身來。只此一聯。妙絕千古矣。

潮州總制劉進忠。號劉猴兒。甲寅之變。進忠納款鄭氏。封平口將軍。尙之信伐之。爲其所敗。後漳州府同知林學杭往招降之。林以此升潮州知府。

貴州章爾佩。故相馬士英之婿也。字靈藥。起家孝廉。爲澂江太守。以循良稱。平西問曰。爾有何善政。得此於民哉。對曰。豈有他異。不過與民相安耳。州縣之吏親民事。催科聽

斷。安能悉孚人意。卽有善政。得譽亦難。太守稍遠於民。苟無大害於民。易於見惠。與民相安。人卽循良目之矣。平西語人曰。此長者之言也。其後必昌。未幾。其子萃。冠貴省軍。爾佩嘗謂人曰。宏光時。身在南京。忽思家而歸。以此得免。若北兵至時。猶在白門。必爲百姓之所菹醢矣。陝西固原之北。寧夏之南。有灰鹽堡。井中出鹽。築地爲池。方一二丈。築而平之。四圍築土爲小隄。輓井水灌池中。經夜放去。鹹水池中鹽皆成白牙。有盈尺者。味佳美。不待煎也。有鹽茶廳。董其務。秦州鹽出山溪泥淖中。民取煎之。雲南琅井在崑陽州。白鹽井在姚州。黑鹽井在楚雄。皆有提舉司。井皆在萬山中。最下處。溪河之中。鹹水衝突而起。如濟南之趵突泉然。卽其處。磴石爲井。繚之以欄。覆之以亭。構橋以通來往。環溪數千家。皆竈戶也。每擔鹹水稅若干。有司出入者。烙桶以印而稽之。又有硝井。水煎之皆硝。糶糶飲此水以下飯。川北鹽水。民所開也。深數百丈。堪輿指示其處。捐數千金以從事。井徑三尺許耳。若不得則傾家矣。百丈而及泉。猶幸甚也。用轆轤牛轉。取之亦甚難。川東鹽井。取之較易。且

有火井以助煎熬。貴州所食者。皆川東之鹽也。

襄陽府至陝西商南縣。襄陽府水路九十里半扎店。一百四十里小江口。灣船處名沙陀營。西北由漢江一百二十里至均州。又一百八十里至鄖陽府。北行入小江。卽浙水也。六十里至李官店。八十里浙川縣。一百二十里荆子關。二十里梳洗樓。陝西界矣。一百里徐家店。一百一十里竹林關。一百里龍駒寨。

浙川縣南至李官橋八十里。北至梳洗樓一百二十里。邊河爲縣。河西皆楚地。從間道至鄖陽府一百二十里。至均州一百二十里。均州至鄖陽亦一百二十里。均州至武當山頂一百二十里。浙川縣西南行六十里至火龍觀。六十里至均州。又一路四十里至稻田坪。四十里過賽嶺。至青塘。四十里至均州。路稍寬大。又一路九十里至李官橋。三十里至黨子口。六十里至均州。乃大路也。襄陽府西北九十里太山廟。九十里近鄖州。州在平陸。其西百餘里皆山河。路崎嶇難行。西北乃入內鄉。過土嶺。猶寬平可行車。又徑路西北行九十里至韋散集。九十里至浙川縣。不必由內鄉縣。自鄖州西北一百二十里爲內鄉縣。六十里丹水。五十里巡檢司。一百二十里魁門關。六十

里花園關。東北去九十里黃沙。九十里灘河腦。九十里盧氏縣。九十里永寧縣。自花園關西北六十里商南縣。徐家店在縣西四十里。商南縣北五十里武關。山路崎嶇。一百二十里龍駒寨。西北一百六十里雒南縣。北九十里商州。茹紫庭曰。余癸酉泛舟之役。在鄖。問華陽人孟姓逃荒。自潼關西十里銅峪。由老君川。至雒南縣來雒河。由雒南。盧氏。永寧。伊陽。洛陽。至黑石河。入黃河。小船載四五十石。由府城西上七八十里。至伊陽縣。水長時。洛南山中木排下。汴梁。意漢川龍首渠。自徵引洛。至商顏下岸。善崩。乃鑿井於井下行水。卽此地。而龍駒。卽龍渠之誤也。但徵爲今澄城縣。隔渭水。俟再考。

襄陽府至均州所屬小江口。二百八十里。大江直西。往鄖陽府路萬山茶等。共二十七灘。去小江口不遠。南爲穀城。北爲光化縣。船長三丈。闊六尺。可載百石。春水漲。可用百五十石船。小江口浙川縣南。渡河一百六十里。內太白。官方殷家別。堰子白兔灘。爲險。端工等四十四灘。自小江口數至蜂兒巖。爲第七灘。係內鄉縣界。有界河。又九灘。爲楊家壩。係浙川縣界。又至南馬蹬。有板橋。河水自東北注之。去浙川三十里。浙川縣至荆子關。一百零五里。至梳

洗樓二十里。有月兒巖。係商南縣界。虎窩等六十二灘。自虎窩灘。數至滔河口。為第十五灘。又十九名黃河灘。為小黃河。平淺多淤沙。浙川至荆子關。所用扒河船。長二丈餘。寬三尺。每船載米十五石。夏秋二十石。荆子關至陝西商南縣所屬徐家店。一百一十五里。有王家淺等八十二灘。有大連灘。廂溝。長樂。猴兒石背。陰灘。豬槽灘。五龍灘。炭溝。侯家。算白石。草長。八龍。龍虎。諸灘。俱最險。徐家店西北數里。有香油河。水自洛南劉坪溝。流入此處。每船載米十石。春夏可十五石。徐家店至商州龍駒寨。二百二十里。有大澗宿溝等。一百七十五灘。內大賈峪溝。大柳樹灣。一連五灘。大桑園一連七灘。小鷹石五灘。大鷹石四灘。屹崆嶺五灘。共有三十餘灘。石大灘險難行。自大宿澗數。自武關河口。共四十四灘。有武關河。水從洛南亂莊流入。又過二十灘。至背峪河。大周灘。有背峪河。水從商州八里陂流入。又經開峪河四灘。有開峪河。水從商州喬家陂流入。又過四灘。至稻田河灘。有稻田河。水從木劄溝流入。又過六灘。至桃花纜灘。為商州交界。又過九灘。至銀花河龍嘴四灘。為竹林關。有銀花河。又過四灘。為大桑園七灘。以上總計百灘。又七十五灘。為龍駒寨。此處船上載七石。春夏水

大可十石。徐家店至龍駒寨。有師婆灘。瓦灘。屹崆灘。周家灘。朱泥溝。王家塹。皮脖子。大象園。孤山。蘇溝口。鷹石灘。骨屍峽。湘子灘。長灘。毛家別。張家別。曹口灘。雞兒關。為最險難行。浙川縣至荆子關。有三里橋。石門灘。老人倉。官灘。滔河口。羅山嘴。背漏灘。鄆家曲。清風嶺。娘娘廟。摩民灣。貨家坡。老虎灘。卽鉞田寺。亂石灘。邵市溝。百神廟。黃河灘。黃河灣。八龍廟。蓼兒灘。石羊灘。吳村灘。龍泡灘。為有名。

廣陽雜記卷第一

清 大興劉獻廷繼莊著

馬紹先。山東長山縣長白山人。其尊人馬負圖。字希文。甲午舉人。紹先嘗患病。夜不得寐。醫皆不效。乃自以其意為園圃十餘畝。親操耒耜。學為圃於其間。久之疾愈。是亦可為善治疾者矣。

壬申春日。于茹司馬署中。與虞臣臥地看楚地全圖。圖縱橫皆丈餘。不可張挂。而細如毫髮。余既短視。立則茫無所見。遂鋪圖于地。而身臥其上。俯而視之。楚地全局。見其梗概矣。命虞臣執筆於側。書身所經歷諸水道。所恨者無界畫。則里至不能詳盡耳。自晉顧作準望。當作晉為地圖之

宗。惜其不傳於世。至宋朱思本縱橫界畫。以五十里爲一方。卽準望之遺意也。今之職方圖記。卽用此法。非此則方向里至。皆模糊不可稽考。然其事甚難。至十里一方。則竟無從著手。四至八到。方方湊合。求其毛髮不爽。難矣。今之輿圖。奉旨所寫。如此已足。彼若爲界畫。是自窮之術也。王而農先生。住查江。在衡州府西南約九十餘里。而農諱夫之。衡陽縣人。壬午舉人。與兄介之。弟參之。皆爲時所推重。先生之父王修侯先生。諱朝聘。一字逸生。性篤孝友。衡守李公燾嘉其行。爲表其父塋。以旌之。少從伍學父先生游。學父諱定相。一字玉鉉。衡州人。與李若愚。魏說爲文字友。游講席。得二王羅李之要。博綜天文地紀。人官物曲。兵農水利之學。皆淹貫。早歲喜吟咏。因選漢魏以來十一代詩文。各成一部。爲詩文二壘。嘗謂詩文古今未有合一者。合詩於文。則文不宣理。合文於詩。則詩不達情。以貢入南雍。閒盱衡中土。見廟謨顛倒。上安民定亂十三策。奉旨存部。天啟三年疾革。呼修侯先生曰。丈夫不死於婦人之手。子丈夫也。吾死子手矣。遂逝。著有風雅集。劉繼莊曰。伍學父疾革時。獨呼修侯先生而託死焉。予觀其意。詎止目其妻妾爲婦人哉。王氏父子。末年行徑。果丈夫也。則學父爲

知人矣。修侯先生既得其學。已而走安成。亭州以廣其識力。比歸。而鄒東郭泗山先生講學於南岳。遂受業焉。天啟辛酉闈試。主考繆昌期識之。語觸副主考。不得僑。遂置副榜。因以貢游北雍。會烏程秉均選郎。承意旨索賂。遂投袂歸。閉戶潛修。鄉人化之。州縣長聞風造請。皆以疾辭不見。所授生徒。咸知名士。同郡譚允都。歐陽珠。周應詔。歐陽瑾。夏汝弼。文之勇。劉近魯。及瀘州馬之訓。其最著也。後臥病南岳蓮花峯。臨終。戒其子介之。夫之曰。吾幸全首領。固願從先人墓下。而時命如此。不欲以遺骨經城市。得葬此峯下。鑿片石於墓道。題曰明處士某人之墓足矣。遂卒。如遺命葬之。其仲子參之先歿。參之字立三。性至孝。壬午將就鄉試。以父母春秋高。不行。癸未。流賊陷衡。走匿山中。不就僞試。僞吏呈不順者。以參之爲首。幾不測。會賊去。乃免。爲文婉折有風度。受知於督學芝田周公學。乙酉恩選。未仕卒。而農先生於壬申歲已八十矣。隱居山中。未嘗入城市。其學無所不窺。於六經皆有發明。洞庭之南。天地元氣。聖賢學脈。僅此一綫耳。余聞張獻忠來衡州。不戮一人。以問婁聖功。則果然也。楊子兩爲余言臺灣賜姓公之賢。以爲諸葛忠武郭汾陽

岳武穆後之一人也。賜姓少時。思文帝絕愛之。其父芝龍懷逆謀。賜姓屢諫。以尊朝廷。恢復中原。遭其父之怒罵。後芝龍鴻達。皆提兵出關。思文詔賜姓謀。賜姓勸思文出關。思文曰。芝龍鴻達。朕將誰依。賜姓曰。臣父臣叔。皆懷不測。陛下宜自爲計。與帝相持痛哭。帝曰。汝能從我行乎。賜姓曰。臣從陛下。亦何能爲。臣願捐軀別圖。以報陛下。此頭此血。總之已許陛下矣。思文出關。賜姓遂入海。聚衆至數萬。據廈門金門。而芝龍已降本朝矣。思文至邵武。知大勢已去。有二宮人縊死。勅取三棺。皆釘之而出。則皇后曾氏亦在其內也。嗚呼。思文皇后之死。在行在。烈皇后之死。在宮中。永明皇后之死。在係虜。雖先後不同。其成仁取義。則一也。思文從此不知所之。賜姓之妻董氏。其父諱颺。先號沙築。晉江人也。先朝進士。于兩之表叔。于兩與賜姓幼同筆研。賜姓既據廈門。沙築住金門。後于兩以貧困往于沙築。賜姓知之。召至廈門。遂留之。表奏永明。授以兵部車駕司郎中。以其未曾蓄髮。遣之往來京師。永明以延平王爵封賜姓。而賜姓不敢受也。清使往招撫之。而賜姓不屈也。曰。和則可矣。奈何曰。撫大國若存此彈丸之地於海外。以延有明之一綫。請從安南朝鮮之例。不廢貢職。大國苟不

以爲然也。則亦惟命耳。上知撫之不就也。召芝龍溫語曰。汝子有書至乎。汝知廈門撫議之就乎。芝龍曰。臣不知也。亦無書來。上曰。汝子誠反矣。汝無罪也。已往不究。今後汝子使人來。汝卽以聞。芝龍得旨未兩日。而于兩適至都門。禍幾不測。幸芝龍以方得旨。而遽有人至。恐上見疑。遂命于兩走得脫。後爲人告發。發遣芝龍於關東。後遣大兵征廈門。賜姓命居人遷徙。空其地。以誘清兵。舟楫之費。皆賜姓任。于兩不知。以爲賜姓棄廈門也。事則敗矣。遂徙其家人於內地。而身送之。既渡海。肩輿行。與清兵遇。遠望見。亟取田塍間。間道以走。清兵追之。馬輒陷。其道非土人不知也。走匿村中。田夫。則于兩之故僕。少焉。已發兵圍而搜之。于兩薙髮以免。而置敝篋。故鞞於海濱渡口。若由此以濟者。然清兵信之。清兵渡海而敗。于兩從此亦不得復歸廈門。然以其兄同蘇立。在廣東。不敢出投誠。賜姓軍法。凡有一人投誠。則其宗族皆在必誅。故也。蘇立與許隆。楊文廣。皆廣東尙王之客。爲尙王行商海上。頗跋扈。尙王患之。醜殺文廣。蘇立許隆。自此與廈門結連。不可殺。後蘇立乃爲一游兵所殺。其事楊符五曾爲余言之。尙未詳其顛末。更當留心。文廣之子。今候補同知。昨從湖南北上。留于兩處。

一宿而去。賜姓之死也。面目皆爪破。曰。吾無面目見先帝及思文帝也。余曰。賜姓提一旅之師。伸大義於天下。取臺灣。存有明正朔於海外者。將四十年。事雖不成。近古以來。未曾有也。賢於文信國遠矣。然賜姓既死。無人繼起。則其當日成就人材者。必不得其道矣。亦未聞有非常之人爲之輔也。于兩曰。惡。是何言也。吾閩向爲文勝之邦。今一變而爲用武之國。居方鎮。握重兵。十之八九皆閩人也。姑以我晉江一縣言。則一公二侯二伯。其餘任將帥之職。居八座者。共十有八人。若通八閩計之。指亦不勝屈矣。前此阿羅斯之捷。昨歲阿魯特之退。皆敝親家林興珠之功也。興珠今老。然持藤牌而舞。辟易萬夫。前躍八尺。後退一丈。不可敵也。諸如此者。實繁有徒。瀕海之地。風土柔弱。一變至道。伊誰之力。凡此皆賜姓之餘勇也。其成就人材爲何如耶。余聞此言。爽然若失。雖然。武勇之士。爲他人所賈。多至富貴。忠義之士。則從未之聞矣。慨然曰。黃金用盡。教歌舞。留與他人樂。少年遂投箸而起。

黃石齋先生被執。拘禁中。洪承疇往視之。先生閉目不視。洪既出。先生舉筆疾書一聯曰。史筆流芳。雖未成名終可法。洪恩浩蕩。不能報國反成仇。蓋成仇與承疇同音也。楊

于兩云。

衡山縣城外康王祠內。有閣臨瀟湘上。匾曰水月林。高爽軒豁。東南向。望月爲最。中奉義勇武安王。顏曰雲拂潭空。柱聯曰樓外山川。知是何年圖畫。檻前煙雨。須看此日天工。中尊三韓孫維震題也。

湖南多異術。凡肢體折傷。以符水禁咒治之。立刻可愈。前向禹門見余傷臂。殷勤言之。又作字與向亦周。必令此輩一看。若猶可治。何憚而不爲。余不敢辭。故至衡山。時亦周與術士二人偕來。視予臂。言傷已老。須使之脫。而後符水可施。必也頻頻舉動。力不勝任。則再腫痛。然後可爲也。余此臂已安之如命。且亦無大礙。不廢作字揖讓。亦何苦而必欲爲此。遂笑謝之。

南岳紫蓋峯下。有羅克生者。豪傑士也。隱居不仕。以詩酒自放。以朋友爲性命。四方之客至南岳者。必延過其家。盡賓主之禮。款宴連日夜。陪游山林。朝夕不倦。故戶外之屨恆滿。尊中之酒不空。過衡山。未有不識克生者。且熟諳南岳典故。問無不知。惜於丁未之秋去世。今山中無復人矣。衡山縣正當南岳之東。自縣治西南三十里。爲岳廟。南岳之都會也。九仙觀則在岳廟之北十里。余考南岳山形。正

西北向。湘鄉縣乃其正南。衡山岳廟反在其背。周回八百里。迴雁爲首。岳麓爲足。游者非經年不能盡。五峯以祝融爲最。崔巍雲中。非極晴朗。不見其頂。登此。則諸峯皆在目前矣。遊岳不登祝融。猶入朝不見天子。會靈山不睹釋迦也。

祝融峯之東南有福嚴寺。乃思大禪師飛錫所定之福地。三生骨塔皆在焉。而懷讓大師最勝輪垣。與馬祖之磨鏡臺。皆在其側。石頭希遷之見相寶塔。去亦不遠。李鄴侯之祠。卽在寺左。夫思大。乃天台智者本師。親受三種止觀。而懷讓希遷。又五宗鼻祖。然則若宗若教。皆發原於南岳地。靈人傑。信有然矣。

衡山與夫。矯健冠天下。走及奔馬。上峻阪。走獨木危橋。輿在肩側。其足逡巡。二分在外。輿平如衡。無少欹仄。吁。亦異矣。九仙觀有壇。曰九仙壇。在南斗注生殿前。西階下一巨石。與地平而稍高。如我蘇虎邱之千人石。差小。特四分之一耳。壇面鐫六字。字大如屋。曰九仙飛昇之壇。作兩行。東西向。適媚藏鋒。法顏魯公麻姑仙壇體。化極小而爲極巨。氣勢逼人。旁有款識。盡鑿去。不知何故。案九仙皆晉宋齊梁

間人。雲笈七籤詳載其事。其飛昇皆有年月。南岳五峯。皆環拱祝融。惟祝融是向。獨紫蓋一峯。直走東北。別爲一支。杜少陵望岳詩。所謂紫蓋獨不朝。爭長樂相望也。

南岳水簾洞。卽所謂朱陵洞。有石刻朱陵大虛四字。爲道書第三洞。天山上。有泉。至洞門。如垂簾狀。洞口有石。方正。可坐可眠。在水中。上刻沖退醉石四大字。九仙云。此洞與羅浮相通。彭禹峯云。字鐫瀑水石上。爲水所激濺。不知若干年矣。字形模楷。固無恙也。

岳廟前。乃四通之衢。百物輻輳。列肆而居者數百家。無異五都市中。岳坊刻天下南岳四字。相傳爲宋徽宗筆。柔媚如婦人。無天子氣。且與南岳不相稱。南岳不在天下。得無倒挂天上耶。

韓公祠。卽所謂雲開臺也。祠門西向。堂中奉韓文公木主。懸之梁際。亦剝落不堪。折而北有堂。南向。中供觀音大士像。守祠僧所居在焉。嗟乎。今天下之書院祠祀。十之八九。皆守之以僧。名不正。言不順。莫此爲甚。儒有書院。而無主持其事之人。僧則不居蘭若。而爲俗士守祠。是何異飛者入池。而棺槨異處也。且昌黎平生以闢佛爲事。今乃與佛

同處。而事奉香火者皆僧。僧豈皆大顛哉。無怪其煙寒火冷。木主傾欹也。衡生乃起而爭之。以取僧賄。不亦悲哉。祝融距岳三十里。雖高插雲漢。而路稱平坦。石磴逶迤。可騎可輿。爲南岳之一勝。但輿須二人。以布兜之。拽之前行。俗呼繚夫。猶舟之逆風以牽百丈者也。

余案蔡九峯言。岷山之支爲衡岳。盡於洞庭之西。縣互八百里。山列七十二峯。十洞十五巖。三十八泉。二十五溪。九潭九井。山之最大者五。曰祝融紫蓋天柱夫容石廩。祝融高九千七百三十丈。餘皆高四千五百丈。從天柱峯起。祖脈歷師子烟霞。過南天門。番身一支。盡於祝融峯。直下一支。遞至朱明峯首。結岳廟。昔陳隋間。思大禪師登祝融峯。與岳神會。神曰。師何來此。師曰。求檀越。一坐其地。神曰。諾。師卽飛錫以定其地。今福巖寺是也。神曰。師已占福地。弟子當何居。師卽轉一石鼓下。逢平地而止。今岳廟前一石。是此岳定基之始也。廟制規模宏闊。直擬皇居。歷唐至今。禋祀弗替。韓昌黎詩所謂粉牆丹柱動光彩。鬼神圖畫填青紅。當年廟貌。亦可想見矣。宋范致能有驂鸞記。記廟制甚詳。淳熙二年廟災。令有司給錢五千緡。粟三千斛。復新之。元以讖文有朱明字。乃於朱明峯下截斷龍脈。引水過

廟後。又建黑神祠以衛赤帝。不知太祖以朱氏起兵滅元。國號有明。應實在彼而不在此也。此與亡秦者胡。事絕相類。元復有虞世魁重修南岳廟記。歲久頽毀。正統壬戌。楚之藩臬。檄長沙衡州共建。其高弗及舊五尺。忽風雷交作。白晝晦冥。霽視其柱。已徙去半里許矣。官民畏悚。謝過。復崇制如初。久之復圯。至成化庚寅。知府樂平鄭冕。給事中郡人劉昊。相繼題請。巡撫繁昌吳琛任其事。出公帑三千金。命衡州衛指揮同知王綱。往市川江巨木。得楠四十五章。以充棟梁之用。餘木取之近地。凡四年。觀厥成。商輅記焉。至嘉靖壬寅。前門暨兩廊。圯廢殆盡。正殿穿漏。階除鞠爲茂草。分守藩司寧夏潘九齡。請上重修。得荒銀一千七百餘兩。乃估買故雍藩廢府房七十間。府在衡州。後桂王府卽其地也。別駕楊公美冕。修完東廊四十八間。西廊三十五間。後副都御史金公燦。委郡丞王道。補完西廊一十三間。凡五載落成。劉黻記焉。正殿七十二楹。案七十二峯之數。正坐子午向。案石氏星經云。南宮赤帝。其精朱鳥。司夏司火。南岳姓崇名壘。卽神農。爲赤帝治南方者。黃帝定五岳。以潛霍爲衡之副。漢武帝南巡狩。以衡山遼遠。徙南岳之祭於廬江潛縣之霍山。然不過一時事耳。非古今不

易之定位也。正殿後爲謹身殿。聖像高二丈八尺。象天二十八宿。圭長七尺二寸。自唐虞三代舉望祀之典。秩視三公。唐天寶中加王爵。宋真宗易以帝號。至明太祖始去之。惟曰南岳衡山之神。爲百王不易之正典。洪武四年。賜金合一。重一斤。祭則奉香以獻。銅香爐巨不可圍。今皆亡矣。鐵鐘二。共約三千斤。一以司晨昏。一遇朝使大祭。聲先振焉。顏曰百王秩禮。星沙吉藩筆也。臺東靜瓶以注水。西爐以藏火。中香爐磴高丈餘。桂藩所築。磴下御祭臺。五鳳樓。東西演樂亭。東西北廊房。共九十六間。東廊銓德觀。又名宰牲墀。西廊口忠靖王趙葵。宋學士也。其父夢岳神降生。後立大功。爲祭祀監牲神。再下爲南臺寺。次嘉應門七間。謹身殿後爲廣生殿。崇禎壬午暮春。有龍出水漲。洗去其殿神像。亦順流而下。至龍隱港而止。夢報住持迎歸之。右轄神廟。神有殊勳於岳。姓陳名尙。歲時享祀。左有老萬壽宮。新注生殿。後宮奉聖父聖母。適地生石筍。如二人形。雕鏤成之。右列太子像。又其後爲接龍橋。卽元人鑿斷龍脈之地。有朱明亭。凡游觀者皆宴樂於此。管大勳有碑記其事。曰嘉靖壬午。上以震位方虛。遣官祝釐名山。大司徒劉凝齋曰。衡岳舊水道。由東北直繞廟前。而西南以會於湘。

自元鑿廟後。引水以斷龍脈。而太祖龍飛。已應朱明之讖。世宗降生於郢。皆其兆也。茲者皇嗣未廣。心竊念之。大勳於是上其議。於兩臺出藏金若干兩。命知縣車鳴鑾經理之。運河土以填後龍。使新澗由集福碑右。歷萬壽宮左。跨東街以歸於橋。隄甫成而皇子生。嗚呼亦奇矣。此南岳廟未燬以前之規模梗概也。邑人吳士寅有小引詳記之。至戊子冬。爲順治五年。潰兵經過。四出擄掠。衡沙二郡富商大賈。皆避入南岳。爭以財賂布帛。貯岳廟複板上。板距地數十丈。其道以神像爲梯。履神之身手肩臂。以及頭目顛頂而上。藏貨財數十萬。無何潰兵至。縛廟祝。肆加拷打。不勝痛楚。告其處。引而登焉。複板之上不通光。遂持炬而登。遺火延燒布帛。不可撲滅。殿燬火半月不熄。并謹身殿後宮蕩無存矣。惟中門以外不及於火。越二年。定藩內書院黃惟燬。改門樓爲殿。權設帝座像稱殿。高丈有六。稍如舊制。辛丑夏。衡宰官士民又從而廣之。太守劉公進禮復新之。衡岳廟廢興之大概如此。衡山朝岳門佛子均。有子抱母樹。如孩提之童。依依膝下。見之令人動孺慕之悲。後爲愚民所斧。今不可得見矣。余聞普陀法門。以唱韻爲小悟門。其中必有玄奧。與余所

悟四字無迥異者。然求之二十年。吳楚燕齊之僧。無能言其學者。抑又何也。

衡山水月林主僧靜音。餽余闔林茶一包。焯菜一瓶。闔則安切音鑽。平聲。衡人俗字也。此茶出石罇中。乃烏銜茶子墮罇中而生者。極不易得。衡岳之上品也。最能消脹。焯土音坎。字書音罕。曰其味辛。與黃豆同煮。以器罨之。而沃之以臘醋。久之辣極。與京師之辣菜味同。而鮮美過之。以芥爲之。以上疑脫辣菜二字。而焯亦芥類也。二物雖皆土產。然佳妙。杜少陵詩曰。深藏供老宿。取用及吾身。自顧轉無趣。交情何尙新。今日之謂矣。

長沙小西門外。望兩岸居人。雖竹籬茅屋。皆清雅淡遠。絕無煙火氣。遠近舟楫。上者下者。飽張帆者。泊者理楫者。大者小者。無不入畫。天下絕佳處也。

梁質人留心邊事已久。遼人王定山。諱燕贊。爲河西靖逆侯。張勇中軍。與質老相與甚深。質人因之徧歷河西地。河西番夷雜沓。靖逆以足病。諸事皆中軍主之。故得悉其山川險要。部落游牧。暨其強弱多寡。離合之情。皆洞如觀火矣。著爲一書。凡數十卷。曰西陲今略。歷六年之久。寒暑無間。其書始成。前在都中。余見其稿。果有用之奇書也。方輿

之學。自有專家。近時若顧景范之方輿紀要。亦爲千古絕作。然詳於古而略於今。以之讀史。固大資識力。而求今日之情形。尙須歷鍊也。此書雖止西北一隅。然今日之要務。孰有更過於此者。在都門。恩恩衰衰。無片刻之暇。不得錄一通爲恨。蓋其書規模雖定。尙未脫稿。塗乙改竄滿紙。須余自錄。不可假手他人也。地北天南。會合莫必。每與宗夏言而恨之。壬申之春。余與質人遇於星沙。狹路相逢。而其書在篋。別來一載有半。質人亦鹿鹿道途。未嘗改訂一字。余留星沙。尙有旬餘。趁此光陰。夜以繼日。了此一願。則河西五郡。卽爲我囊中物矣。書凡五冊。冊各百餘紙。共計五百餘紙。思欲節其繁文。撮其綱要。然不敢太略。亦不下四百餘紙。乃縮爲蠅頭小草。草草成形。一紙可括其三四紙。不過百餘紙耳。遂奮然下筆。與日競先後。夜焚膏以繼之。經始於辛未二月初一日。至二十二日。近疆夷地。暨諸夷小傳。皆錄畢矣。尙有一冊。乃西域諸遠國及籌邊方略。皆質人未定稿也。此則俟之異日。縱有餘力。亦不必寫。而余書已成全璧。樂何如之。始悟天下事。得寸卽寸。得尺卽尺。不可因循過日。若前者以爲日無多。不發勇想。則此書便當面錯過。始而九衛大局已定。繼而邊堡內地已周。終而

邊疆諸夷。全書已竟。無處不可住筆。此卽金唱經六才子中所謂挪展法也。今已親證之矣。

長沙府二月初間。已桃李盛開。綠楊如綫。較吳下氣候。約差三四十日。較燕都約差五六十日。五嶺而南。又不知何如矣。

袁堯文盛言湖南之妙。宜卜築於此。爲讀書講學地。柴米食物廬舍田園之值。較江浙幾四分之一。前紫庭亦有此言。將爲余買田置舍於衡山之陰。以待四方之來學者。而質人甚非之。以湖南無半人堪對語者。以柴米之賤。而老此身於荒陋之地。非夫也。乃口占一聯云。只圖柴米賤。不顧子孫愚。袁梁議論。從此參差矣。

長沙有李氏女。其母尼也。年將二十。已許字人矣。忽變爲男子。往退婚。夫家以爲詐。訟之官。官令穩婆驗之。果男子矣。遂薙髮留辮。解足纏。易男子裝。學剃頭取耳以爲業。今三年餘矣。列肆於市。質人使人招之。薙頭不來。蓋聞其爲當道寓中人。客雜沓。羞赧不前耳。虞臣同紫華爾聲往其肆。令其薙髮。歸言其聲音相貌。舉止意態。猶儼然是一女子。因細詢其原委。果然也。余憶泰西人身之說。言女變爲男。只內腎脫出便是。若男變爲女。則決無此理矣。說在脈

絡圖說中。可檢也。

長沙至江西路程。自長沙至湘潭縣九十里。至淶口九十里。至醴縣三十里。至湘東一百里。起早。至萍鄉縣三十里。至慮鎮九十里。覓舟。至宣風五十里。至袁州府五十里。又覓舟。至分宜縣九十里。至新喻縣九十里。新喻屬臨江。至黃土鎮七十里。至臨江府五十里。至樟樹鎮三十里。至豐城縣八十里。至市又鎮。到江西省城南昌府。共一千零四十里。

自衡州由南昌下湖口水路。自衡州府三十里至漳木市。十五里至七里灘。十里至大浦。十五里至杜光埠。十五里至川州。八里至螺師灘。十七里至斗米洲。五里至大嚴灘。二十里進小河至吳集。一百四十里至攸縣。一百二十里至茶陵州。九十里至高壘。若從陸。止六十里。起早六十里。至潞江。十五里至楮塘。李田黃梅樹下。共六十里。至永新縣。三十里至容江。自容江歷方鄔橋面上。馬吉坪。上周垣。枕石頭。敖城。劉江。正陽渡。白水。狼湖。蘭村。共一百六十里。至水陽市。自永陽歷三挑石山頭。高沙。共一百里。至吉塘。橋。十里至神岡山。十里至吉安府。雇張家渡漁船。往贛州。水程四百五十里。吉安甚難搭船。至此停舟問訪。自吉安

歷峽江樟樹豐城縣河泊所。至江西省停舟。由廣潤門至吳城。共一百八十里。由吳城一百八十里出湖口縣。符天乙以寫算四例見示。其除法則泰西新式也。泰西除法。始見於算目前編。發揮於西鏡錄。此新式大約創自南敦伯。舊法自上而下。逐層以法除實。每商一數。必一一勾抹。新法自下而上。惟記除餘而已。頗爲簡便。

仲遜述李天生之言曰。人若一日不食二三升米飯。四五斤肥肉。如何可以讀得書。壯哉斯言。精神可想見矣。仲遜又言長安故城。漢唐之所都。皆在高阜。今省城。元至正中建也。移於窪下矣。若壅八水。則西安之人。可使爲魚鼈。當更考之。

王智侯苦心五十年。白首無成。以其心得。著書三部。一攻守心法。凡二册若干卷。大約以戚南塘紀効新書爲主。附以諸家之說。參以心得。皆可見諸施行者。奇書也。其一名兵機類要。凡六册若干卷。皆采之通鑑二十一史。以類相從。各有題目。亦粲然可觀。其一尙未成書。則治平諸大要也。

高郵舟中值晚晴。日色炤遠帆上。皆作杏紅色。春草映之。皆成紺綠。眼色爲綠。生於眼識。光色與相參相值而識生。

焉。吾又烏乎知其所在哉。

杭人歐陽君寵。精相術。人稱其重瞳子。余向疑古之所謂重瞳者。皆別有故。若果爾。則眎一物必成兩物。恨不與虞舜項羽智者同時。以求其故。今問之君寵。乃一黑翳如瞳也。歸與宗夏言之一笑。向曾與之論及故爾。

杜移年早歲曾識王孟津。述其言曰。書法之始也。難以入帖。繼也難以出帖。可謂入理深談矣。然詩文又何獨不然耶。

張岫民出其近作一卷。中有與泛日本者談海溝之異。序曰。去西岸東行。帆過海溝。程居其半。其水黝黑。約三百里。奔流剽急。自北而南海爲之陷。有若溝然。故因其狀以名之。又有糠洋。亦日本必由之路。有物浮於海面。其狀如糠。幾數百里。風濤激逐。凝聚不散。蓋水脈有以限之也。

維揚精忠廟。乃梁昭明太子文選樓故址。其殿額大雄之殿。乃唐顏魯公所書。尙有諸天牌位。皆出魯公手。今爲王阮亭易去。惟存殿額耳。後爲岳武穆王改建。報忠也。其樓聯云。一代忠臣寺。千秋帝子祠。

張岫民出其所藏霹靂斧二。竹葉符四。皆妙麗瓌異。霹靂斧其一上下相等。下薄如刃。稍具斧形。其一上狹而厚。下

闊而薄。底銛利。儼然斧也。中有一空。若受柄者。去首十分之三。去底十分之七。外大可容拇指。中小不能穿小指。而反覆背面皆然。則又示人以決不可施柄也。吁。寰宇之內。莫奇於雷矣。竹葉符長可六七寸。闊七八百分。右偏淡黃色。有自然符篆文。出粵東羅浮山人傳。昔有劉仙棲巖石中。投竹符以驅木魅。竹遂爲林。葉符篆亦異物也。

張岫民之丁卯編。乃紀是年所見之古人書畫名蹟也。書則論其筆法。畫則列其圖狀。凡宋元明名人題跋詩歌。悉載於後。而殿之以顧維岳之品目。次第前後。附之以詩。奇書也。晉王右軍氣力帖卷一。晉王右軍二謝帖卷二。褚河南臨黃素本蘭亭序卷三。唐碑宋榻化度碑卷四。唐周昉春宵祕戲圖卷五。宋林和靖詩帖卷六。米敷文司馬端衡合璧卷七。趙彝齋花卉卷八。趙松雪飲馬圖卷九。趙文敏蕙石管仲姬竹枝合璧卷十。梅花道人水墨山水大軸十一。梅道人風竹長幅十二。元釋雪窗蘭蕙卷十三。元胡廷暉山水小長幅十四。曹雲西貞松白雪軒圖卷十五。沈石田夜雨止宿圖軸十六。沈石田設色自壽圖軸十七。唐子畏折枝墨梅長幅十八。仇實父青綠采芝圖軸十九。無名氏獨舞翠盤圖二十。縮史二十一。太原所藏書畫歸南中

者目二十二。書籍目二十三。共爲一冊。蓋是年枝安顧維岳延岫民於家。校訂經史。時出其所藏。共爲欣賞焉。維岳吳中第一收藏家。故所見之博如此。

維揚禹王廟中有巨石一塊。埋土中。名曰浮山。相傳神禹以此石鎮海眼者。可發一噓。隆雲師言天台諸師地無賦稅。皆刀耕火種。以刀薙茅草。焚之成灰。以蘿蔔子下於灰內。灰猶溫也。他物不可種。野獸率取而食之矣。

天下錢穀總數。每歲所進。通共三千四百八十四萬四千九百七十五兩。遇閏加一十七萬七千二百八十二兩。內地丁銀二千九百六萬八千六十二兩。遇閏加二十萬四千六百七兩一錢。雜稅銀七十二萬八千三百九十兩。增減不一。鹽課三百六十六萬八千七百三十四兩六錢零。遇閏加一萬二千一百五十一兩六錢。關稅銀一百三十七萬九千七百八十八兩三錢。各布政司細數列後。

一北直地丁銀二百四十四萬五千一十兩七錢。當雜稅銀三萬二千二百三十八兩一錢。共二百四十七萬七千二百四十八兩八錢。

一山東地丁銀三百二十九萬六千九百六兩。當雜稅銀五萬八百八十七兩八錢。共三百

三十四萬七千七百九十三兩八錢。一河南。地丁銀二百七十二萬三千八百九十五兩一錢。遇閏加三萬四千三百四十五兩三錢零。當雜稅銀一萬二千四百六十七兩二分。共二百七十三萬六千三百六十二兩一錢二分。一山西。地丁銀三百一萬八千九百四十六兩八錢三分。遇閏加二千三百六十三兩六錢。當雜稅銀二萬八千九百七十八兩八錢六分。共三百四萬七千九百二十五兩六錢九分。一陝西。地丁銀一百五十八萬九千五百九十四兩三錢。遇閏加二萬三千五百二十七兩六錢零。當雜稅銀四萬三千九百六十五兩三錢九分。共一百六十三萬三千五百五十三兩九錢。一甘肅。地丁銀二十八萬三千七十七兩七錢九分。當雜稅銀一萬八千二百五十六兩七錢。共三十萬一千三百二十七兩四錢九分。一安徽。地丁銀一百六十九萬八千九百六十兩四錢。遇閏加四百一十八兩三錢。當雜稅銀五萬九千九百七錢。蘆課銀四萬一千七百八兩八錢一分。共一百七十九萬八千六百六十九兩九錢。一江蘇。地丁銀三百九十九萬六千一百七十六兩三錢六分。遇閏加二萬六千五百九十三兩四分。當雜稅銀一十二萬九千三百八十八兩八錢。又

錢二萬一千六百文。蘆課銀一十一萬七百五十四兩九錢。共四百二十三萬六千三百三十三兩。一江西。地丁銀二百二萬八千二百八十九兩七錢三分。遇閏加一萬九千八百六十六兩四錢七分。當雜稅銀四千三百二十六兩八錢一分。蘆課銀五千四百一十七兩三分。共二百三萬八千三十三兩五錢七分。一浙江。地丁銀二百九十三萬九千八百八十二兩九錢七分。遇閏加二萬二千五百九十六兩七錢。當雜稅銀一萬一千六十一兩九錢。共二百九十五萬九千四百四十四兩八錢。一湖北。地丁銀一百一十二萬七千九百六十六兩六錢。當雜稅銀二萬一千五百八十四兩八錢。蘆課銀五千一百一十六兩六錢六分。共一百一十五萬四千六百六十八兩一錢。一湖南。地丁銀七十九萬三千四百二十九兩七錢五分。當雜稅銀一千六百九十二兩五錢一分。蘆課銀六百八十七兩五錢九分。共七十九萬五千八百九兩八錢五分。一福建。地丁銀一百二十四萬八千三百四十四兩三錢。關稅銀一萬四千五百六十六兩六錢六分。當雜稅銀一萬二百一十八兩九錢。共一百二十七萬三千一百二十九兩九錢。一廣東。地丁銀一百二十七萬二千五百一

十九兩一錢。遇閏加一萬六千六百三十一兩一錢。當雜稅銀三千四百八十兩。共一百二十七萬五千九百九十九兩二錢。一廣西。地丁銀三十三萬八千六百七兩一錢五分。遇閏加一萬一千四百二兩五錢一分。當雜稅銀二萬五千八百六十八兩七錢二分。遇閏加一千五百七十一兩二錢七分。共三十六萬四千四百七十五兩八錢七分。一四川。地丁銀六萬三千三百三十七兩六錢九分。遇閏加一千八百三十四兩九錢。當雜稅銀一萬七千七百七十一兩一錢六分。遇閏加七百五十七兩一錢五分。共八萬一千一百八兩八錢五分。一雲南。地丁錢八萬四千八百三十五兩八錢八分。雜稅銀三萬一千一百三十六兩四錢八分。共一十一萬五千九百七十二兩三錢六分。一貴州。地丁銀六萬三千五百三十三兩一錢。遇閏加四百八十六兩四錢。雜稅銀一萬二千七百八十五兩四錢。遇閏加八百五十兩六錢。共七萬六千三百一十八兩五錢。一關稅銀一百三十七萬九千七百八十八兩三錢。一鹽課銀三百六十三萬八千八百九十四兩八錢。遇閏加四萬一千九百四十兩九錢。

京省需用俸餉總數。在京俸各色。共七百八十萬二千五百八十三兩零。各省存留俸餉驛站修河顏料漕項。共七百四十一萬五千六百七十六兩。各省駐防及綠旗官兵俸餉。共一千三百四十九萬二千七百五十五兩。細數分列於後。

一在京需用列後。王以下滿洲官員兩季俸銀。一百一十二萬一千九百三十五兩七錢五分八釐。漢官兩季俸銀三萬七千九百四十四兩一錢。蒙古王俸銀五萬九千九百二十七兩五錢。各部院雜項一百一十七萬三千三百一十二兩二錢。各部院公費銀六萬一千五百一兩七錢。

一在京每歲需用兵餉列後。盛京俸餉銀八十五萬二千六百四十八兩八錢。八旗月糧四百一十四萬五千七百三十二兩三錢。八旗拴馬銀一十五萬九千一十一兩五錢。八旗前鋒護軍披甲喂馬銀一十八萬五千六百二十二兩。八旗牛種銀五千八百五兩七錢五分。一各省每歲需用存留列後。北直。每歲存留銀七十三萬八千七百八十五兩一錢。山東。每歲存留驛站河道俸銀六十八萬五千九百四十四兩。河南。每歲存留驛站顏

料河工銀四十四萬七千四百九十兩八錢。山西。每歲存留顏料綢價銀三十三萬九百六十一兩九錢。陝西。每歲存留驛站等銀二十一萬八千二百三十二兩。甘肅。每歲存留驛站等銀九萬三千三百九十八兩九錢。安徽。每歲存留漕河驛站等銀七十六萬四千六百六十七兩。江蘇。每歲存留漕河驛站俸工等銀一百二十九萬四千五百二十九兩。江西。每歲存留驛站輕費本折顏料銀四十七萬八千四十六兩五分。浙江。每歲存留各項銀八十三萬二千四百四十五兩零。湖北。每歲存留俸工驛站漕項茶價三十一萬八千七百四十七兩三錢。湖南。每歲存留俸驛站漕項銀一十七萬六千八百二十七兩九分。福建。每歲存留俸食銀二十一萬七百五十六兩六錢零。廣東。每歲存留俸食改徵米銀四十五萬五千五百五十八兩。廣西。每歲存留顏料俸工銀八萬七千七百九兩六錢零。四川。每歲存留俸食驛站銀四萬二千四百二十二兩五錢。雲南。每歲存留銀九萬一千七百九十七兩三錢。貴州。每歲存留銀六萬四千九百六十六兩六錢。鈔關。每歲存留辦銅緞匹顏料貂皮。共銀四十二萬九千

四百四十兩。一各省歲需兵餉列後。直隸。歲需兵餉銀八十二萬八百一兩一錢八分。山東。歲需兵餉銀三十五萬五千七百七十四兩零。遇閏加二萬七千六百三十六兩。河南。歲需兵餉銀一十九萬八千三百五十九兩四錢。遇閏加一萬五千九百七十兩四錢。山西。歲需兵餉銀四十八萬二千六百八十三兩八錢。遇閏加二萬八千五百九十二兩九錢。陝西。歲需兵餉銀一百五十六萬五千七百四十九兩。遇閏加一十五萬三千一百一十六兩八錢。甘肅。歲需兵餉銀一百四十八萬七千九百二十四兩。安徽。歲需兵餉銀五十二萬八千八百八十七兩七錢九分。遇閏加六千四百六十二兩三錢。江蘇。歲需兵餉銀七十四萬六千四百七十三兩九錢一分。遇閏加一萬三千九百兩八錢三分。江西。歲需兵餉銀二十五萬八千一百四十二兩零。遇閏加二萬二百七十兩六錢。浙江。歲需兵餉銀九十七萬五千四百三十四兩九錢。遇閏加一十萬七千二百四十二兩三錢。湖北。歲需兵餉銀六十萬八千四百六十五兩四錢七分。遇閏加三萬七千四百八十兩五錢三分。湖南。歲需兵餉銀三十五萬一千

四百二十七兩三錢。遇閏加三萬二千四百五十二兩四錢八分。福建歲需兵餉銀一百三十九萬五千五百五兩八錢七分。遇閏加一十一萬九千五百六錢。廣東歲需兵餉銀一百三十五萬八千六百九十四兩五分。遇閏加一十二萬五百八十四兩一錢七分。廣西歲需兵餉銀三十四萬六千五百二十兩八錢。遇閏加二萬八千六百六十兩。四川歲需兵餉銀六十八萬六千九百六十六兩六錢。遇閏加六萬二千五百五十八兩一錢。雲南歲需兵餉銀八十萬五千九百五十五兩三錢九分。遇閏加六萬五千四百二十七兩三錢。貴州歲需兵餉銀三十七萬七千一百七十一兩。遇閏加二萬九千九百三十八兩六錢。關稅內歲撥兵餉銀二十九萬二千四百二十五兩五錢。天下錢糧出進存贖總數列後。每歲進銀三千四百八十四萬四千九百七十五兩。加閏在外。每歲出銀二千七百三十八萬八千五百八十八兩。加閏在外。每歲存贖銀七百四十五萬六千三百八十七兩。案天下之餉。合滿漢之兵。歲需者不過一千三百五十萬而止耳。明天啟鄭宗周疏云。嘉靖十年。兵餉共六百八十

萬。至萬歷四十年後。頓增至四千餘萬。則今之兵餉。尙不及萬歷年間三分之一耳。吳三桂據湖南。兵駐松滋久。乙丙之間。和碩安親王統大兵。自江西袁州直趨湖南。兵至長沙之東。三桂聞穆將軍爲戰將。不敢輕敵。丙子二月。自松滋退軍長沙距戰。梁質人自江西爲韓非有求援。三桂之意。先敗安王而後援吉安。訂於三月初一日合圍。留質人曰。汝於壁上觀吾軍容。歸以語東方諸豪傑也。官山在長沙東南。與瀏陽相值。安親王軍長沙東官山之後。三桂軍長沙西。連營岳麓山。亘數十里。軍容之盛。近古未有也。三桂欲自與安親王決戰。諸將苦諫而止。皆誓死以戰。三桂坐瀏陽門樓。質人以三桂命立城上。安親王發兵十九路。自城北鐵佛寺後布陣。至城之西南。長數十里。三桂亦發兵十九路以應之。將軍王緒先陷陣。清兵合圍之數重。旂幟盡偃。金鼓無聲。城上人盡失色。以爲此軍全沒矣。少頃。聞交鎗連發如急鼓。清兵紛紛墮騎。王緒軍衝突無前。莫有撓其鋒者。深入敵境。獲全勝而返。僞將軍吳應貴者。三桂之姪也。搏戰爲流矢所中。貫顛墮馬。夏國相力戰救之而歸。穆將軍追至城下。三桂於近城設伏以防。巨象伏岡下。敵至起而衝之。清兵

披靡而走。交鋒者凡三路。馬寶軍大捷。餘殺傷略相當。呼聲動天地。血戰至日中。天忽大雨。交鎗不得開。各斂軍而退。三桂初意。氣吞官山。先發十九路。餘軍駐岳麓。留爲更番地。不勝則後軍繼之。必平官山而後已。及見應貴傷。復值大雨。爲之奪氣。曰。天意不測。遂入城而守。清兵亦掘濠不復出。未幾應貴死。

吉王見浚。英宗第五子。天順丁丑。封於長沙。六傳至憲王子由棟。天啟辛酉。襲位。後流賊犯湖南。王與桂王同舟。奔粵西而死。今其府基爲官倉。當年規模。猶可想見焉。

明初太祖第八子潭王梓。封長沙。後以妃家坐事。國除。太祖第十七子谷王穗。初封宣府。永樂中徙封長沙。後以事國除。仁宗第五子襄王璿。宣德己酉。封長沙。正統元年。徙封襄陽。

武夷茶佳甚。天下茶品。當以陽羨老廟後爲第一。武夷次之。他不入格矣。

江西有行水碗卦術者。至人家。以碗貯水。投白米數粒於中。立能知其家事。凡祖先之姓。字。相貌。年壽。一一不爽。間有一二字譌者。亦必字異音同。如之爲知。朱爲豬之類。似有人告之者。然必有一同行人立門外。強執途人而與之

言。刺刺不休。而室中之人。其言如見。否則一無所知矣。此理之最不可曉者。

長沙萬福禪林主僧素默。以藏字畫一束求售。董元宰臨二王帖一卷。破門石浪和上臨智永千字文。陳正言水墨花鳥一卷。魏國公徐瞻草書大幅一紙。董字極佳。真跡無疑。破門石浪住南岳飛來船下。深入晉唐閩奧。絕無近人蹊徑。黃慎軒而後。不可多得。陳正言近時湖南人。筆墨有士夫氣。非工匠手所能。徐瞻不知魏國公第幾世子。亦雄偉可觀。此皆鐵目和上所遺。以鎮山門者。素師索價過高。余不能酬也。遽返之。又有石浪草書其自作山居詩二十二首。別爲一體。佳絕。乃爲俗僧借去臨摹。數日而還。則於每字之旁。皆以惡札書楷字以釋之。如楊升庵之釋峒嶼。禹字碑者。然見之令人駭絕。笑絕。恨絕。此罪當加於焚琴煮鶴數等。昔有人以方竹杖贈一僧。後問之。則已規而漆之矣。古今蠢人。未嘗無對也。山居卽事詩。自寫性靈。不落體格。絕無煙火氣。今錄其十八首。一間茅屋不堪誇。不是雲埋霧便遮。幸得老來無个事。掃些竹葉煮松花。一門徑深深路又荒。草頭多露月來光。其中亦有忘年者。日日焚香坐草堂。二年來無事可當心。一把鋤頭斫古今。翻轉溪

雲睡去好。長留明月伴松陰。三山中日日有雲飛。飛的飛來歸的歸。惟有這些歸不得。留爲山寺補僧衣。四小橋流水入山幽。一徑松陰脚底收。處處白雲堆谷口。家家黃葉墮枝頭。五一村深樹一村煙。村樹深煙斷欲連。不斷不連分野色。濃濃淡淡夕陽邊。六昨來相送出柴扉。冷霧寒煙溼我衣。一路脚尖深凍裏。溪聲踏作雪聲歸。七十年無夢到鄉關。爲个蒲團債未還。幸有月來常問問。不知身在幾重山。八幸得爲僧不甚貧。東來西去若雲屯。其中滋味無端的手。指青山一故人。九山中有事不尋常。雲滿溪來月滿牀。處處花枝皆梵字。山山鳥語說文章。十一間茅屋住山灣。煙霧層層石上斑。幾日欲消消不得。看來身在米家山。十一紅霞遠散夕陽殘。日暮還家鳥雀寒。茅屋半間雲外出。梅花一樹月中看。十二沿門竹外種芭蕉。嫩綠分陰過小橋。乍得一番新雨後。明朝色亦勝今朝。十三一山黃葉喚秋風。陣陣飛來詩眼中。不是老僧吟不得。溪聲送出曲無窮。十四春到春山草木齊。清泉白石燕啣泥。有時步出溪頭看。片片春雲挂樹枝。十五踏斷雲根問路忙。春風陣陣野花香。無心石上看流水。不覺穿雲到草堂。十六山中十月正飛寒。打煞梅花雪一團。不及故園青竹子。枝枝

葉葉好相看。十七日日山窗夢不驚。牀頭書卷半公卿。山僧未醒禽先醒。過我籬邊三兩聲。十八文墨師說湖南義象事。吳三桂之來湖南。有象軍焉。有四十五隻。會一用之。故長沙人多曾見之。象各有一奴守之。與奴最有情。奴死人爲之製棺訖。象必來親殮。以鼻捲奴尸置棺中而蓋之。不下釘。人先於曠野中掘地爲坎。告象以其處。則以鼻捲棺而來。自置坎。復爲掩土。徘徊留戀。垂涕而去。一二日後必復來。去土開棺。諦視其尸。重爲掩蓋。嗣後或一日來。或三五日一來。必待其尸腐爛。人形脫盡而後已。凡象之於奴皆然也。有一奴牧象。私與一婦戲。偕入草屋中。象見之怒。以鼻扃其門。奴恐踰垣而出。象以鼻捲奴擲之。顛撲而下。復以牙觸奴。糜爛而死。象忽自殺。其奴乃從來未有之事。官司拘象而問之。象忽奔逸而去。人皆披靡。以爲其逃也。少焉捲一婦人來。置之官前。而自跪其官。以鼻觸婦人使言。婦人戰悸失音。久之始吐其實。官義之貸其罪。別選奴以牧之。余謂此象可以爲刑官。可以爲律師。世人目亂男女之倫者。曰禽獸。象獨非獸耶。胡可以之而詈人也。歎息者久之。偶與紫庭談及河州西寧涼甘肅等沿邊地方。太祖不設

象

州郡而置衛者。蓋以邊遠重地。提此線索於五軍都督府也。紫庭爲之擊節。因誦李天生潼關詩云。聖主垂裳西顧深。前星已兆翠華臨。風雷卜鼎渾非故。朔漠開基遂至今。萬里自天提鎖鑰。三王同日貢球琳。終憐戰骨嶠函左。雪暗春遲白草吟。第五句亦卽此意也。

質人云。今堂子中所祀鄧將軍。諱子龍。江西南昌豐城之間人。少饒膂力。家貧。事母至孝。常遇賊。負母而走。賊追及之。將軍曰。吾將避汝。汝來尋我。是當死也。遂與賊戰。數十人莫撓其鋒。人始知其勇。後入行伍。以功得官歸。有聯云。百戰歸來。剩得鬢邊白髮。千金散盡。惟留江上青山。風度亦可想見矣。後起爲遼東游騎將軍。死。王事云。向在洞庭山。華亭李如山曾言之。今益得其詳矣。

質人言。江西建昌有廣濟上人。大方師之徒也。立關募造建昌之太平橋。三年而橋成。皈依者甚衆。有兵家子。逸其姓及貫。投師披剃爲弟子。忽有悟。一日於師前作禮曰。師父。我們去罷。師問其故。沙彌取草一束。手執兩端。而穹其中。如橋狀。以火燒之。作禮而去。至十里外曠野中。露地坐化。廣濟師聞之。三日後。積薪於野。辭別大衆。趺坐於上。舉火自焚。火已及臍。猶端坐不動。舉數珠擲火外。萬衆環視。

唱佛號。聲振四野。師化數日。而太平橋忽爲火燬。衆始悟前沙彌之焚草。蓋其象也。此事建昌人多有見者。

質人少時。猶識大方。後病熱昏。夢走荒山曠野中。忽遇大方。偕行數武。私自念言。彼出家人也。我儒者。奈何與之同行。遂駐步。看大方遠去。復取別道而走。又遇二人偕行。久之亦失伴。行亂石草莽中。虎跡縱橫。甚可畏怖。遂自悔曰。適同大方走。或跟定後二人。皆不至此。今將奈何。忽見一茅屋。有一人出曰。汝死矣。來此。汝欲何所爲。答曰。平生所願。惟清勤二字耳。其人走入屋。持索而出。曰。恁麼。則作牛去。遂失聲大叫狂走。而覺此夢亦奇。先生當深思之。鎮江錢邦芑。字開少。後出家號大錯。其弟字馭少。能詩。質人誦其居庸關詩。居庸千尺薊門間。舊是中原第一關。屬國久通高麗使。邊牆直界朵顏山。天無私警兵纔息。統有專歸戍自閒。只羨盧龍田子泰。炳然高節邁塵寰。其二云。髻髻生當戰伐年。南軍正戍白狼烟。餉輸滄海千艘粟。門接醫閭萬仞天。將略何人雄虎豹。廟謨終歲罄金錢。一從解甲投戈後。博得中原日宴眠。此詩共三首。今逸其一矣。明成祖非馬后子也。其母甕氏。蒙古人。以其爲元順帝之妃。故隱其事。宮中別有廟藏神主。世世祀之。不關宗伯。有

司禮太監爲彭恭庵言之。余少每聞燕之故老爲此說。今始信焉。

躬庵於燕都會見一篋。中藏烏思藏歡喜佛像二軀。作男女交媾狀。非金非石非木。儼然血肉也。須髮皆眞。不知其爲何物。

鄧子喻江西人。在郴州助紫庭丈量田地。偶來。談及何督師騰蛟死潭州。埋沙港。其地已爲人築室於上矣。康熙中。見夢於其子并一老僕。言其地且令扶歸。其子來中湘。如言得之。顏色如生。遂以棺斂扶之而歸。

蕭山縣人來度。官滇中。嘗睡去。於冥中列坐。審判世間事。亦有千古未結之案。後語人曰。余不久矣。今將實授也。未幾果死。其生時嘗親爲堯文言之。

上因修一統志。令天下皆具輿地圖冊。以攷疆域道理之遠近。皆聚於統志館中。余向雖曾泛覽。然未及鈔寫。將以俟之異日也。

蕭孟昉太和縣人。富可敵國。然能應接四方之士。躬庵先生每過其家。後因韓大任在吉安。應接其糧餉。上問及之。而老於囹圄焉。

泉州同安縣人林時山。字樓船。在臺灣。以功封伯。後因保

舉施焯。焯叛。遭杖削職。其子前在都。忘其名字矣。有書十數卷。曰明季紀事。自隆武二年。起癸亥。鄭氏國亡止。皆臺灣事也。文筆雖不能矯健。而紀載詳明。楊于兩在都門會見之。

劉益其言。吉安烏兜人陳箕南。字狂奴。其弟陳遘。字二止。鼎革後不薙髮。狂奴死於甲午。二止隱山中。惟一奴供炊汲。子弟外不見一人。後因山賊之亂。諸郡縣發兵勦除。兵過其居。見其有髮。以爲賊也。執之以歸縣。鄉人皆知其賢。謀劫之途。二止曰。無以我一人故。累及一鄉。立諭衆散。使歸報吾子弟。可輿棺一具來縣前。吾將死矣。時知縣蕭恆夜鞠之。曰。吾不忍先朝。逃深山窮谷中。以全吾髮。爲聖世之夷齊。一奴外無他人往來。室無寸鐵。予將何爲。知縣審其非賊。諭令薙髮。曰。是不能矣。惟有一死。已令子弟具棺於外矣。令益賢之。詳錄其口供。而上之於郡守。郡守諭之再四。堅執如前。守大奇之。曰。是非賊。縱之使歸。全髮山中。數年後始死。

康姓本西江吉安府福縣人。其始祖姓匡諱恂。宋蕤祖時。與梁灝同榜。因姓犯帝諱。請易之。帝書王康姜三字。令其自擇。定康姓焉。

長沙四十八願。門臨清池。地當山麓。境頗幽折。開山之祖。為秀白大師教下座主也。今堂頭師別韻。卞山下人。為余言石頭希遷之見相寶塔。乃衣鉢塔也。其肉身塔在兜率寺。寺在衡山衡陽之間。臨湘水。言出師口。未敢即信。存之以備攷訂可耳。

饒卿云。豐潤縣南二十五里。有車軸山。上建無量閣。尼寧氏居。寧氏年五十餘。一日告衆坐化。曰。三年後啟竈。吾復活矣。遂泊然而逝。衆以全身封竈中。屆期。衆數千人啟竈。顏色如生。以手指案其肉。顫動而血不凝。以鍼刺之。血出如注。然竟不復活。遂封竈而建塔焉。

楊涵齋述建義侯林興珠阿克薩之捷甚詳。建義本江西南安副將。後陞辰州協鎮。平西兵至。降於周。後在湘潭。涵齋勸之投誠。偽周平。封建義侯。甲子之冬。上在景山召見。語良久。論及火器之利。因問所以禦之者。曰。惟滾被為第一。上問滾被為何物。侯曰。即人家所用之棉被也。上笑曰。是何能為。侯曰。柔能制剛耳。因詳言其進退滾閃之法。上領之。又問曰。滾被之外更有何法。曰。有滾牌。臣家有其器。上立命取至。曰。汝家有能用此牌之人否。曰。有數人耳。遽召六人來。於上前舞跳。上命善射者數人。以電頭射之。數

發皆不能中。矢未發。已滾至面前。疾於飛鳥。上大喜。問能用滾牌之人。何方可以召募。得人幾何。可以成一旅。曰。多則一千。少或五百。可以用矣。惟臣鄉漳泉之人多善此者。須於閩募之。上曰。此去閩遠。往還非數月不可。今直隸山東河南多臺灣。投誠墾種者。皆閩人。召用之。五百可得也。侯曰。誠如上諭。遂召募教演。未幾而成。亦未知上之將何用也。至乙丑春夏間。上命往征羅刹國阿克薩城。羅刹國在極西。絕荒遠。幅員極廣。阿克薩其極東之邊界也。在烏龍江側。與梭倫鄰。柵木為城。一將守之。兵不滿千。其人猛如虎豹。而火器尤利。發無不中。梭倫時被其害。子女參貂。搶擄殆盡。梭倫之貂。為天下最。以羅刹故。不得時貢。且數以羅刹之過。上訴。上既平三藩。未嘗一日忘羅刹也。乃命彭椿公領鐵騎三千。為陸路將軍。林興珠領滾牌五百。為水路將軍。往征之。水陸並進。上曰。阿克薩城。吾得其地。衆少不能守。多則餽餉難。吾非欲其地。特以梭倫時來哀訴。吾不忍其侵暴。令汝往討其罪。汝彭椿體朕此意。林興珠老將知兵。宜聽其方略。以時進取。邊地早寒。不宜久駐。林侯南人。且老。不能寒。城克。令其先歸。汝彭椿撫其衆。欲歸羅刹者。放之歸。有降者。與偕來。燬其城柵。踐其土地。蹂躪

之使不可復耕牧。則自外四十八旗揚兵而歸。若五六月間不克。亦卽罷歸。待來歲再計之。兵進五月間至其地。以梭倫人爲向導。初羅刹屢得志。二十年無一騎至其地者。城旣狹小。則皆散處於外。備益弛。梭倫人導吾衆走深山中。亦不深諳逕路。略識方向耳。見有人煙。趣圍之。數家聚耳。屋皆以樺皮。甚堅緻。執其人問之。則去阿克薩不遠矣。有一人逸而走。林侯曰。宜亟進矣。掩其不備而圍之。令其在外者不得入。在內者不得出。少遲。衆合不可當也。無待舟師。彭椿公遂以鐵騎三千進。比其人至。兵已迫城下矣。城中人不多。衆散處不得合。內外隔絕。城四門皆有巨礮。猛烈不可當。然司礮者皆隔於城外。無能施放者。遂困之。而城堅不能驟下。城有守將。其父亦守一城。相距七百里。城傳烽燧。其父率衆五百。自上流槩木筏。順流而下。五月二十三日圍阿克薩。二十五日救兵已至。偵知之。林侯曰。是兵自水來。若使登岸。則不可當。吾以水軍往迎之。皆斃之於江中。大軍之圍。不可撤也。則皆令衆裸而入水。冒藤牌於頂。持搨刀以進。羅刹衆見之。驚所未見。呼曰。大帽韃子。衆皆在水。火器無所施。而藤牌蔽其首。槍矢不能入。以長刃掠牌上。折其蹕。皆踣江中。殺傷大半。餘奔潰而逸。興

珠不喪一人。復圍城。興珠曰。此倖勝。城若不克。大軍至。無噍類矣。令三千五百人。人取草一束。堆城下。不下。卽火之。城中呼號請降。而出。縱其守將歸。有降者置軍中。堅守之。三日而城下。侯遂先歸。侯之衆在瀋陽墜騎而死者一人。病死於途者三五人耳。未嘗亡一夫於敵也。陸見。上大喜。曰。林侯之功。史冊所未有也。下部議賞。不辭其勞。上命更議。彭椿公旣平其地。甫歸報。而羅刹已於其地復建城。比前愈巨。益其衆。耕牧如故。掠梭倫益甚。上怒。彭椿公踐踏其地之不力也。以前功折其罪。並侯之功亦不敘焉。林興珠雖老。不能一日無婦人。清制。惟王行師可攜婦人。貝勒貝子公。皆有定數。公以下不得有。林以女子髡其頂。詐爲男子裝。置帳中。興珠不能交結諸當事。更不善事上之左右。初。上命侍衛佛寶。關寶隨師東。興珠以帳有婦人。不令二人坐。來則坐之。帳外烈日中。二人以此怨之。歸譖之於上。曰。興珠固善戰。然輕佻。不持重。無大臣體。且私攜婦人。上曰。彼老非婦人。不適。可無問也。然以此少之。子霖在秦。欲游太白。李雪木曰。兄氣弱。不宜往。地高寒冷。侵人。且多雹。有片雲起。雹卽落。有大如屋者。路見雲色異。卽疾走。匿山巖下。以免。若行遲。或不諳徑。多爲雹傷。故諺

云。窮不游武當。富不登太白。

饒卿言。有馬醫子病癰。脊間有塊。礙手。病日甚。百藥不效。死矣。其父恨之。取刀刮其脊。有物如筋狀。韌甚。取出。刀斧不能割斷。其物既出。而子之鼻間栩栩然。撫其胸前微溫。遂縫刀割處。置之於地。久之漸甦。經一晝夜。能言。索湯水。竟生矣。調理久之而愈。此事雖怪誕。然有至理。華陀之方。皆從此入想。惜其學不傳耳。聰明而能深思者。當於此別開一路。

李棠字紹林。桂林府臨桂縣人。以御史降廣東雷州知府。三桂變後。檻車逮至常德。棠在朝。曾特疏糾三桂。故欲得而甘心焉。至則以其人望宥之。以爲中書舍人。來衡卽位。陞大理寺丞。後投誠於韓撫軍世琦。棠昔亦嘗論韓。韓不以介意。厚遇之。入朝。上怒其反覆。謫戍遼左。仲翔在常德。嘗主其家。

在衡時。三月中聞蟋蟀聲。虞臣以爲異。非曾曰。吾鄉四時常鳴也。又有螿蛛墮於前。色爛然如白銀。此亦中原及東南所未見者。偶閱正楊二冊。乃汝南陳耀文之所著。以正楊升菴者也。升菴之書固多謬戾。而陳氏正之。亦十得二三耳。聞更有

正正楊一書。尙未得見。正正楊與非非國語。千古奇對也。紫庭言。西洋有製南鉛法。每鉛一石。追出銀四兩。銅六斤。餘皆變爲黑鉛。亦厚利也。余向以黑鉛置南鉛。則南鉛皆變爲黑鉛。然爲時頗久。若不多折耗。則利亦可倍。

楊升菴云。史記旁羅日月星辰。文選陸佐公新刻漏銘。俯察旁羅。升臺登庫。尙書考靈曜云。冬至十月。在牽牛一度。求昏中者。取六項。加三旁。蠡順除之。除朱筆改作鄭元注曰。盡行十二項。中正而分之。左右各六項也。蠡猶羅也。昏中在日前。故言順數也。明中在日後。故言卻也。據此。則旁羅乃測天之器。如今之日晷地羅也。十二項者。十二時分爲十二方也。此可補史記注之遺。此說有據。而晦伯非之。傍羅爲測器。卽不可以證史記。而今人名向盤曰羅經。則確本之此也。余謂十二項卽十二向也。

楊云。唐詩暮雲生嶺上。積雪在巒間。山凹之地。堪爲墟市者。曰巒。周禮曰。禁其鬪巒。注。鬪以力爭。巒以口爭。交市之地。必多爭。故禁之。此亦可以證巒之爲市。其義所從來遠矣。後世市謂之墟。歸市曰趁墟。言有人則巒。無人則墟也。蜀謂之場。滇謂之街。嶺南謂之務。河北謂之集。此解唐詩巒字甚可。而陳力非之。亦太過矣。

考得漢高祖起沛時年四十八。崩時年六十三。與紫庭談諸葛孔明之出祁山屯兵五丈原之失。歎陳壽之論孔明分寸不失。觀場矮人未可與論古今也。紫庭見解超卓。迥出倫類。天下不多見也。

衡岳集賢書院。在集賢峯下。祀李鄴侯韓昌黎趙清獻周濂溪羅洪先五先生。明太常夏良卿謫守茶陵時。同編修張治。知縣彭簪。所議建者。後因朱晦菴張南軒二祠燬於方廣。郡人曾鳳儀重修是院。遂以朱張二子之主附之。春秋合祀焉。今亦以僧守之。書院地基頗寬敞。屋宇皆修整。守祠者有數僧。差覺不寂寞。環院皆松篁。左數武爲退子頭。胡文定公專祠在焉。又半里爲湛甘泉書院。院旁紫雲洞。左上有陳白沙先生祠。甘泉少承白沙之學。以白沙嘗寤寐衡岳。卒於是。構祠於此。院左有甘泉坐石。有端默石。有甘泉洞。

南岳規模宏闊。過於岱宗。無論嵩華。初陟山麓。卽覺氣象迥別。羣峯羅列。層層浮出。各極奇秀。而雄渾博大。絕無巉巖刻削之狀。正如雷尊象鼎。雖丹碧爛然。而太樸渾淪之氣。非鬼工匠手所能擬議。又如杜少陵諸絕作。必非清新俊逸。超脫幽奇等目。所可形容者也。

南岳絡系潭。當華岳嶺之右。其上飛流數道。穿諸嶺而來。匯於潭。潭在兩山峽中。亂石林立。急流觸之。怒躍旋而成潭。蓋水安流。渾而爲一。則其色紺碧。一遇擊搏。衝破水面。噴濺而起者。其色如珂如雪。如躍冶之銀。凡水皆然。茲急灘遇石而碎。急不得復合。而求合愈急。則漩而爲螺文。水當方破未合之際。色白如霜雪。水爲石碎。千條萬縷而下。歸於潭。皆細如蛛絲。重重漩復。潭如一極大車輪。運轉於下。而縹諸嶺之水。抽爲銀絲。以下洩。不知化母於何年月日。理此一副機杼。軋軋至今。歷終古而不窮也。初命此名者爲誰氏。可謂善於體物者矣。

絡系潭而西。路反稍就平坦。石益奇秀森列。諸峯稍稍出。泉左右交流。淙淙若琴瑟笙竽。路當平行處。皆良田疇。引山泉以灌溉。至絕頂而猶然。人言南岳無地非泉。或隱或見。或緩或駛。或上下承之。或左右分之。滙之。細若鳴弦。壯如奔雷。俯爲垂珠。仰爲噴雪。僧廚舉炊。不汲而至。伐香爲碓。起止自如。泉所至爲田。所不至爲圃。乃此山之獨盛。信有然矣。

南岳玉板橋。或曰御班。言宋徽宗嘗至此。故名。按徽宗未嘗南狩。安得至此。野人之言。不止齊東不足信矣。

於玉板橋回望。岳廟在咫尺。天朗無雲。湘流亦明滅可見。諸峯斷續起伏。如龍蛇蜿蜒。或見其首。或見其尾。或見其爪牙。盤旋糾結。勢無定向。真奇觀也。

上封寺西一里。爲湘南寺基。寺踞烟霞峯麓。竟極奇峻。有巨石峭壁。鐫大觀字。趙峴筆也。其下有隱身巖。唐懶殘以指畫石曰。身健端須飽此心。問山臨水極幽尋。待余書徧湘南寺。卻向山中老定林。

余謂南岳乃一幅朝會圖也。祝融一峯。獨尊最上。羣峯不能望其面目。如聖天子端拱穆穆於九重之上。天柱諸峯。環列左右。如公孤岳牧。垂紳正笏。侍立於丹陛之旁。七十二峯羅列其下。如羣寮庶采。揚塵舞蹈於堦墀也。紫蓋一峯。別向而走。如大將受命於朝。鑿凶門而出。得專征伐。以討不庭。五嶺諸山。拱服天末。如四夷八蠻。稽首向闕於絕塞也。中國威儀。已定粉本於此山矣。南岳有飛來石船。在祝融峯下。長數十丈。篷桅篙櫓。無不逼肖。嵌空架兩石上。昂首聳尾。儼然百萬斛之艘。凌空御風以行。而暫維於此者。國初有僧號破門。結茅於其下。師能詩善書。書法爲湖南第一。庚寅順治七年。南陽彭禹峯先生來游南岳。與師把臂入林。相得甚歡。贈之以文。中有

云。石船有時飛去。如和上頭顱何。次年辛卯三月十二日夜。大雷電。石船震碎。禹峯之文遂爲識。云。聞之山僧曰。是日午後。見有野狐曝其上。忽紫雲垂下。雷聲大作。而狐斃。半夜大雨如注。山水泛漲。推船去。疑以擊狐之故。驚起蟄龍也。翌日。有南天門道人。於其所拾得雷楔一。長四寸。闊一寸六分。其上腦崩去少許。亦異矣。

南岳羣峯。皆向祝融。獨紫蓋別爲一局。然其支皆界湘而止。湘水自西來。繞衡之南而東。九背九向。歷歷可數。蒸水來水。茶陵之水。皆在目前。諸峯不能一一知其名。浩然羅列。殆以百數。焉止所謂七十二哉。昔人蓋目其巨者耳。身之所處者高。則目之所及者遠。人立平地。平目而視。不過數里。目光之所切。止於此矣。武昌縣城甚小。卽古之武昌也。孫吳之所都。庾亮陶侃之鎮。皆此地。今之武昌府則江夏也。縣城臨江。庾樓在焉。元次山之退谷。蘇長公之九曲亭。皆在縣城西。吳宮故址。則西山寺也。喜雨亭記後段云。歸之太守。太守不有。歸之天子。天子曰不然。歸之太空。太空冥冥。慎庵曰。天子曰不然。當作天子曰否。蓋上下皆用韻。而此句獨不然也。

後赤壁賦。蓋二客不能從焉。錢慎庵曰。此句之上。必脫一句。而焉字當衍。蓋從字與茸字宮字韻叶。而上句脫去。亦不成文理也。

慎庵摘崔考功黃鶴樓詩之五六云。六之鸚鵡洲。乃見成語。漢陽樹則扭捏成對耳。且芳草萋萋。亦屬見成。而晴川歷歷。則何所本。且歷歷漢陽樹。截以成句。而萋萋鸚鵡洲。成何文理。古樂府云。天上何所有。歷歷種白榆。是歷歷字貫下樹字。而萋萋字則連上芳草字矣。律本二對。今上四句皆不對矣。而五六又草率如此。太白閣筆。而千古更無異辭。實不解也。若云只取氣格耳。既云律矣。何乃只取氣格耶。慎庵此言。細入毛髮。吾恐考功青蓮復起於九京。亦無以對吾慎庵矣。

吾少讀東坡赤壁二賦。已知卽此一題。將錯就錯。原自絕妙千古。而後人殷殷考訂校正。一何愚也。赤壁本赤嶼。見酈道元水經注。昔臨大江。今壁下長巨洲。成陸地。距大江遠甚。滄海桑田之變。亦甚速也。赤嶼者。乃一大石突出於外。形如象鼻。其色微赤。故名。卽毛寶放龜處也。嶼下有亭。中豎石碑一座。大書白龜渚三字。亭前鑿白石爲巨龜形。矯首水厓。白龜渚之上。復有亭。中塑子瞻像。有子瞻臨江

仙諸詞。亭中有額。徐子星題曰。萬古風流亭。西向。亭之東。上有堂三楹。榜曰二賦。南向。兩壁鐫諸名士詩文甚多。又東北上有石級數重。上建傑閣。曰留坡。庭中巨碑。鐫前賦。乃元趙松雪所書。嘉靖中。黃岡令孟津刻之於石。又念奴嬌大江東去詞。大梁鄒鳳儀所書。皆俊偉可觀。閣已廢。不可登。閣之南下有亭。扁曰酌月。轉而東南。爲新構王公新祠。昨爲霹靂所震。今更新之。夫赤壁諸亭閣。皆坡公舊迹。頽敗零落。不可名狀。而王公之祠。巍峩輪奐。乃爾。宜乎神之怒也。

王公祠東一小庵。又東爲晏公廟。相傳大江昔經其下。爲泊舟所。祠禱最盛。今距江既遠。略無牲牲之獻矣。嗟乎。勢之所在。人爭趨之。勢去則冷。雖明神不免。而况於人乎。白龜渚去江雖遠。以水大。猶存溝港焉。緬想石臨大江。所謂巉巖蒙茸虎豹虬龍。皆極形容之致。今地既平坦。石亦不高。無足觀矣。

太白詩云。衡山蒼蒼入紫冥。下看南極老人星。老人星近南極。中原不可見。必登衡山之頂而下望之。今時中原夏夜。老人星出地平數度矣。則南北差爲之也。余意祝融之夜。觀象緯。必能見近南極諸星。如十字架。蜜蜂等。世之

通天文者絕少。故世罕知焉。余至衡山。又不能留信宿。以見世人之所未見。亦付之無可奈何已。

衡山有望日亭。僧云。惟此地可望日出。當天氣晴朗時。雞初鳴。坐此以俟。日出如車輪。奇莫能狀。而山下方夜半全暗云。登岱宗日觀者。言亦如此。

望日亭之東壁。刻岫嶼峯禹碑七十七字。碑本在岫嶼峯。韓昌黎詩曰。岫嶼峯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奇。科斗拳身薤倒披。鸞飄鳳泊拏龍螭。事嚴迹闕鬼莫窺。道士獨上

偶見之。我來咨嗟涕漣而。千搜萬索何處有。森森綠樹猿猱悲。劉禹錫寄李衡州詩曰。傳聞祝融峯。上有神禹碑。古石琅玕姿。祕文龍虎形。韓以為在岫嶼。劉以為在祝融。蓋

唐人多未之見也。迨宋朱晦翁張南軒博采廣搜。竟不可得。晦翁著韓文考異。謂衡山實無此碑。以韓為傳聞之誤。故六一居士集古錄。趙明誠金石錄。鄭漁仲金石略。皆不

載此碑。嘉定中。蜀士因樵者。引至其所以紙打碑。刻之夔門峽中。後亦不知所在。僉憲張孚文。自長沙得之。云是宋嘉定中。何致子一摹刻於岳麓書院者。字皆科斗不可識。

嘉靖初。國子生沈鑑。自謂能辨此。因為之釋。且謂有神人授之夢中者。益怪誕。而湛甘泉信之。為文書釋文後。而楊

慎郎瑛亦各有釋文。字多不同。管大勳憲使。又翻刻於此。余睹流傳刻本久矣。形聲意象。展轉求之。不得其故。大都古今人。非自欺則欺人。與為人所欺耳。六經諸史。暨三藏十二部諸家之書。皆然。不止一岫嶼碑已也。

衡山有觀音洞。洞上有石橋。陵空架石。自下望之。非復人間境界。橋畔蒼松倒垂。云昔已枯死。今其半復活焉。羅念庵所手植也。

衡山山峽中。遍地皆野蘭。葉不及福建者。花綠色如碧玉。香遠過之。靈巖繼起和尚。應南岳福嚴寺之請。攜數千金。領職事人等至衡山。時繼公名震海內。道俗數千人。送之入山。至福

嚴一宿。監院方營齋。夜大風。拔木飛屋。殿瓦落盡。達旦不休。師召衆問曰。福嚴向多風否。衆曰。福嚴數千年道場。向若多風。何以安衆。繼公默然。率衆即去。至中山上堂而歸。

此後無復興之者。繼公東歸。諱言其事。故知之者少。凡讀書交友登臨。皆須全副精神。應之。若精神當勞瘁之時。少一懈墮。反成窒礙。不可不慎。

余宿衡山雲開堂時。夜半夢醒。聞雨聲如注。風撼屋宇皆動。曉起。主僧來言。夜來峯頂大雪。亟出屋後仰望。自香爐

峯以上皆爲雪覆。如銀堆玉砌。香爐而下。依然翠靄千重。時風雨猶未止。想上封正在撒鹽飛絮也。雪景之奇。於斯極矣。

武昌縣之西山寺基。卽吳大帝之避暑宮。晉之靈泉寺也。寺左有九曲亭。乃東坡之所剏造。而子由之所記焉者。扁曰文章名義。乃於北溟之所書。又曰九曲煙巒。則徐子星之所書。聯曰身世總虛浮。醜酒臨江笑孫郎。宮名避暑。業而今安在。江山真面目。登高作賦。獨東坡亭稱九曲。風流千古猶存。亦徐子星筆也。境佳絕。東坡眼力固自過人。雪嶠山居詩云。不定游方不戀家。下牀移步卽天涯。無心遇境境偏勝。生眼看山山轉佳。佳當作嘉頭帶曉煙行。薜荔身沾殘雪臥兼葭。村齋一飽樂無事。滿鉢擎來盡落花。此詩別爲一格。清硬極矣。又有題畫詩曰。買个小舟撐村南。與村北。何時撐上山。拋舟抱雲宿。又題畫句云。石梁橫雲翠滿空。一片秋山響飛瀑。又句云。沙鍋無蓋煮青天。皆奇句。非人力所能到也。

余自幼有五岳之志。自壬申之春。始登衡山。上祝融。望七十二峯。紀遊覽當自此始。雖然。昔人五岳之遊。所以開擴其胸襟眼界。以增其識力。實與讀書學道交友歷事。相爲

表裏。而有顯祕之殊。爲益於語言心思之表。故其益益大。觀成連先生之教伯牙。可以悟此矣。吾輩登一名山。覽一奇境。而自審其胸襟眼界。依然吳下阿蒙。又何苦費時日。喪精神。勞僕夫之筋骨。減香積之法食。而登降上下爲耶。反不若酣寢於茅屋之下。爲安且適矣。不可不猛自警省。

李勣機不知何許人。行乞於漢口。不畏寒暑。不擇飲食。喜噉生肉。語蹇澀不可辨。至人家。輒取紙筆亂書不止。字多不識。間有一二成句者。四方人言其語多奇。中有乩仙降筆。稱爲仙人李勣機云。不庵先生嘗見之。曰其所書詩句多宗門語。蓋宗門中人也。漢皋小草中有李異人傳。紀其事。余遇之漢上。立一木器店前。羣兒圍繞無隙處。勣機帶笠衣綠布棉襖。口喃喃作聲。眼時睫無已。持烟筒連吸數十筒猶不止。岳濤以其所書之紙呈予。首幅云。鬚鬆頭髮黑白眼睛。天童法子。金粟的孫。其後字多不識矣。觀此則是費隱。或石車會下之人。果一禪客也。每幅之後。必有南京報恩寺。恐此人乃金陵遺老。逃而之禪。別成心疾者也。亦可憐矣。而世人反以仙人目之。不亦冤哉。嗚呼。世間事類如此者。亦復何限。爲之三歎。

機勣

甲戌四月十六日。於郴州見毛蟲化爲蝴蝶。張翼盈尺。幾與羅浮爭雄長矣。

郴州又有物。形如蝦蟇。色甚綠。四足長過於身。指爪甚異。能援樹木升其顛。附牆壁而上行。如猿獠蟲豸也。不知何名。前可中文石輩。於後園見此物於樹杪食花。執而縛之。投水中。亦能游泳。今日更見其一。皆所未嘗見者。

料理秦邊九衛圖。著色畢。丹碧燦然。亦可喜也。雖未盡余胸中境界。然山川之阨塞險要。驛站之迂直遠近。兵將之所駐札。外夷之所遊牧。已纖悉畢具矣。圖邊塞者。未之能過也。

李楚玉有友數十人。皆閩會少年英俊。人各有長。相約各執一藝。務盡其理。數日一會。較其所得。必快聚一二日。有不中程者。必罰焉。今皆斐然可觀矣。此與予教諸子之法。不期而同。聞之不覺狂喜。然余風塵奔走。未卜歸期。諸子四處。合并無時。不如諸公多矣。爲之慨然。

圖麟曰。賓主必相忘而後可久。余曰。忘履足之適。忘帶腰之適也。忘賓主之適也。圖麟爲之擊節。

彭岳放住善化縣右雞公陂。門徑幽寂。有山林之致。書其門曰。白髮消窮達。青山傲古今。讀此聯可想見其人矣。

松坪詠一人送陸稼書去官詩。中一聯云。有官貧過無官日。去任榮於到任時。佳絕。非陸先生誰當此者。

嘉定寶山衛。築於明永樂七八年間。時漕漕尙用元人海運。行海者。望海收帆。此地皆平壤。而黃浦乃入吳之口。特築土山三百餘丈於江東對岸。所謂寶山也。有衛城。久廢。圯。其基猶在。今上命移其磚於內地云。

文璽師出家於會寧。嘗游學於寧夏。寧夏城北二里許。有海寶塔。古道場也。圯廢久矣。有山西商何雍真兄弟六人。以拳勇武斷鄉曲。爲人報不平。賈於寧夏。偶於途中避雨。聞梵唄聲。乃六僧結制修淨業者。雍真有省。慨然曰。我於何日亦得如此足矣。游海寶。見塔心動。遂捐數千金。建造叢林。規模宏大。請慧光和尙主持佛事。慧光廣東人。入終南山。習靜苦行數十載。龍天推出。允爲一方唱導之師。不受他人爐拂。亦不偏執一家言。或禪或講。違學者之意。嘗榜於柱曰。大檀越不見僧過。善知識能順物情。戒律精嚴。福慧具足。愍山紫柏而後。所僅見也。文璽師在塔下。曾爲庫頭。故言之甚悉。

影餘處有三悟書。三悟者。星悟穴悟人悟也。云其書出榮國姚恭靖手。人悟一書。爲他人假去。余取星悟穴悟二書。

茶

觀之。星悟則取神道大編。天文實用之說。以地平環上星安命宮。而雜以中國五行生剋之理而成之。穴悟則堪輿家言耳。而發端於地員經緯度。乃近時稍知西學者偽為之。託名榮國耳。術數之書。大抵太公子房武侯藥師輩。無一得免。况榮國耶。向者止於奇壬風角禽星陣圖等。今又災及泰西之學矣。然惟神道大編。出於洪武中。有吳伯宗之序。趙之謙按神道大編乃山陰周述學撰述學生明中葉不當又有洪武中吳伯宗序此條有誤天文實用及地球經緯圖。皆利氏西來後始出。姚國榮安得有此一副學問耶。市井小人。被其愚弄。無足怪者。獨是讀書明理之儒。亦從而信之。鑿鑿言真。不可解也。

小謝新居宏敞。正堂顏曰融中。蓋取天台員融三觀義。於三觀內獨挈中字。則已不融矣。當曰融三。庶無偏倚。吳三桂之婿王長安。嘗於九日奏女伎於行春橋。連十巨舫以爲歌臺。圍以錦繡。走場執役之人。皆紅顏皓齒高髻纖腰之女。吳中勝事。被此公占盡。乃未變之先。全身而沒。可謂福人矣。張碩忱有自製自行時盤。暨兩響小銃。皆精妙不讓西人也。金華府武義縣明招山惠安禪寺。乃晉阮遙集之宅。捨以

爲寺者也。唐有德謙禪師號獨眼龍者。嘗主斯席。疎山見瀉山。因緣不契。瀉山指見獨眼龍者。卽謙公也。宋呂東萊寓此。著大事記。朱晦庵葉水心陳同父。皆往來於此。有金貂亭蠟屐亭。皆阮公遺迹。玩珠則東萊遺迹也。自元迄明。無復興者。今頽敗甚矣。

諸葛景門於粵中見一異事。長壽庵者。今石濂和尚所居地。本葺有耆舊遷化。已十四載矣。封龕於室。尙未入塔。石濂偶有興造。將茶毘焉。已擇日矣。忽見夢云。我龕中肉身堅固不壞。它日當出。不可焚也。請開龕以示四衆。石濂疑信相參。乃禱於龕前曰。若予一人獨言。恐涉誕妄。如師有靈。乞見夢於大衆。其日大衆果皆有夢。遂徧告諸山耆宿長者居士。四衆雲集而啓龕焉。顏貌如生。端坐拱手。指爪甚長。惟頤及頸上。有小蛀孔二。置高座供養焉。四座驚歎。咸以爲得未曾有也。林西仲閩之閩縣人。戊戌進士。爲徽司理。汰冗家居。耿精忠之變。不屈繫獄兩載。丙辰九月。復閩得釋。西仲於乙卯二月。夢頭落几上。已而飛去。至丙辰八月。忽夢頭復歸。而王師於次月復閩。新安迴龍寺僧。嘗爲西仲塑小像。彼時頭亦自墮失去。踰年方得之鼠穴中。用漆黏合。宛有頸癢。

可驗其斷續。年月與夢彷彿相符。幻異極矣。於開元宮看貢葵圖。雖不能辨其真偽。亦佳絕矣。畫至元人別開一路。墮入十里雲霧中。惟松雪守定唐人規矩。此圖本唐閣立本。粉本載在畫苑。松雪蓋臨之也。有吳匏菴跋。文亦逾逸。乃虞山錢介王所藏弄者也。廬山僧書紅葉上一詩。佳絕。隱公錄之牋上。字亦佳。詩曰。小葉飛來不忍看。赤顏專爲太虛寒。樹頭零落秋將晚。一片丹心血未乾。隱公云。此僧乃金道隱之姪也。惜失其名。崇禎庚午。阿迷州土司普明聲作亂。初。阿迷州鄰土司祿洪之父。曾殺明聲父叔及姪。久圖報復。洪乃糾濃昂沙龍諸土司合謀。共肆萋菲於當事。明聲滋懼。遂成騎虎。至次年辛未。所殘破州邑如彌勒州十八寨。所村屯如竹園朋溥羅洪寨一畝田等。俱蹂躪一空。朝議大師征之。更議用土攻土法。令祿洪輩協力合勦。不知其原爲狐兔。陽相仇而陰實和也。是年秋。雲南布政使周公士昌。受命監軍。統大兵七萬。而阿迷州圍數月。明聲密偵我伍。譁卒。突入大營。祿洪佯逃。各將驚北奔潰。自相踐踏。死者甚衆。士昌罵賊死。文武官被害者共十八員。明聲乘勝益猖獗。即攻圍臨安。三日夜。知府秦懋觀登城數其罪。賊歸罪中朝。謂

係滇將商士傑所爲。飛火磚上城。幾焚秦侯裘。城中諸紳共慮不守。湊萬金墜城下。并責以桑梓誼。圍乃解。先時明聲與土官吳必奎有鴻溝約。更欲攻廣西府。經路宜良。徑入省會。以踐前盟。時烏合之兵。散不能收。而司帑告匱。惟閉門死守耳。廣西知府張繼孟。時攝行道事。極知兵餉不敷。欲圖權宜計。乃數明聲十罪。令門將張質。生員王見可。持檄往說之。及城。賊懼。我從城上按檄讀畢。而泣曰。數我罪。義也。知我仇。智也。招我降。仁也。更不我疑。信也。有此四德。夫復何虞。並問及鄉貫。使者以扶風對。明聲拊掌喜曰。事何奇也。昨交趾武懿公寄札云。東漢時交趾作亂。扶風馬伏波將軍招之降。至今有嶺南銅柱。今招我者。亦同是邑。未必非天所以宥小人而賜之生全也。不降何待。即令兵目阿補。付以降文。隨二使詣府乞降。請於息宰河投見。郡侯曰。息者止也。宰者殺也。息宰二字。有止殺之義。即詩所云遏劉也。尤其請達之當事。輒再四諭阻。恐中賊狡擄而挾撫焉。侯曰。所慮固然。但使兵連不解。餽運不休。古猶忌之。矧今日兵無可連。餽無可運。徒束手自斃。何益。且忠信篤敬。蠻貊可行。息宰之約。自許而自食之。若之何其以示疑耶。遂堅意整駕行。時二月二十有五日也。繼孟弟繼

其

周暨郡人士諸隨侍員役。苦口交阻。繼孟不顧。歷深林大
箐。經三日夜。至息宰。賊尙在疑信間。以隔河投見報。繼孟
笑對使者曰。彼欲訴彼情。我亦欲申我法。隔河非禮也。渡
之便。賊夜偵無兵。始率衆渡河。札兵松林下。隻身伏道左。
叩首乞降。繼孟馬上鞭指曰。汝是普明聲乎。光天化日之
下。何以爲祟。已犯不赦之條。但旣來降。應以不殺降之法
待汝矣。命於息宰寺候鞠。及至寺前。賊千餘。執械圍繞。以
防我謀。諸從者毛悚。繼孟不之懼。衝羣以入。明聲敬迓如
神。俯伏階下。汗淋漓。泣訴被誣之由。備悉其款。再泣乞容。
繼孟曰。余蒞任後。不卽整軍問罪。正憐汝無知。姑自悔過。
以開自新之路。今旣知罪。自應達之御前。可待汝以不死。
遂令畫供。明聲感泣。衆皆帖服解散。且獻銃捧刀。指而誓
曰。小人不自量力度勢。敢狡焉以逞。茲者首領之保。君侯
恩。其敢諼也。倘負德意。有如此刀。又叩謝曰。昔伏波招交
趾降。見有銅柱。今小人投君侯。可云銅柱重光。卽傳兵目
搜采貞珉。以紀其事。乞留一言。繼孟援筆題之於壁。見檐
扁書皈依寺。繼孟曰。汝旣歸順於茲。當易去扁上反字。改
曰歸依。明聲叩謝而去。繼孟慮郡人驚疑。乃兼程歸郡。漢
夷人士郊迎而賀。當事者靡不歎服。及夏。案演李君下車。

悉其事。達之當寧。是年七月。明聲乘撫旨未下。欲報祿仇。
圍祿之甸尾城三日而下。洪僅以身脫。繼孟聞之。遠冒風
雨。七日至寧。面爲呼叱。明聲跪泣。以父叔姪之仇。訴繼孟。
曰。人誰無仇。解而乃釋。愈結不愈深乎。乃促之令去。仍責
還祿之母。及二妾一幼子兩青衿弟。臧獲十八人。俱解之
當事。給洪矣。至九月。明聲恨家奴何天衢投漢。授以爵。復
欲甘心於何。兵已屯於鄉。而明聲尙未赴也。繼孟密令張
質用間於有子之妾萬氏。令氏弟萬人英。達之伊子。謂此
時受撫後。子當襲。不則幾百世基泯矣。萬氏依其說。苦責
其夫。時三鄉屢以兵北報。而內又掣之肘。兼陡發瘡恙。閱
三日。中氣而死。人幸禍根絕矣。比次年春。適普兵頭奈何
奴。逃投臨安。兵道稱萬氏不備。渠作向導。一鼓城可破也。
時武弁輩誤信其言。急欲邀功。報之當事者。請兵餉舉行。
值繼孟入省與聞。力止之。當事者陽聽而陰已發兵。且繼
之餉。適繼孟中恙伏牀。聞之大不懌。兵果圍阿迷城。萬氏
初以爲奉旨之兵。守死以待。訪知之。更以逐寇兵爲名。喪
我軍五六百餘。當事者始怨及首事。已成噬臍。案演姜君
星夜遺札繼孟。令人阿迷解其縛。而繼孟疾正劇。強起臥
於輿。歷八日夜而至臨安。見姜君議其事。卽日帶疾以入。

萬氏泣迎道左曰。氏以少年嫠婦。守齠齡之兒。閉戶安居。不期上之人何苦借人性命。要自己功名耶。即署州事。何二守亦密令其死於此。則氏之所不解也。向非君侯來。合郡士民。當不分玉石矣。繼孟乃慰以溫言。令撤其兵。閱三日。氏始不疑。兵乃始撤。繼孟旋郡。萬氏攜其子福遠。投見姜案君。泣懇之。詞極悲切。案君憐其狀。且諒其無它。奏之御前。允其撫。而滇南始獲寧謐矣。

子霖言。北都正陽門西月城中。有關壯繆廟。東月城有觀音大士廟。其觀音廟乃崇禎中敕建。以祀經略洪承疇。而配關壯繆者也。後知洪生降。改祠大士焉。

涵齋言。嘉靖以前。世無白糖。閩人所熬皆黑糖也。嘉靖中。一糖局。偶值屋瓦墮。泥於漏斗中。視之。糖之在上者。色白如霜雪。味甘美。異於平日。中則黃糖。下則黑糖也。異之。遂取泥壓糖上。百試不爽。白糖自此始見於世。繼莊曰。宇宙之中。萬美畢具。人靈渺小。不能發其蘊。如地圓之說。直到

利氏西來而始知之。硝硫木炭。和合而為火藥。方濟伯偶試而得之。以此知造化之妙。伏而未見者。非算數譬喻所能盡。而世人之所知者。特其一二端倪耳。吾知千世而後。必有大聖人者出而發其覆也。

賜姓之攻南京。總統余新。為梁化鳳所愚。約降有日。遂不為備。值其誕日。祝壽。開神策門攻之。余新甘輝洪復皆成擒。余新跪而請降。甘輝不屈而死。洪復亦罵敵而死。

洪復泉州同安人。初為優旦。賜姓拔以為將。丰姿嬌艷如婦人。而勇冠三軍。射能百步穿楊。賜姓嘗曰。觀汝才略。可為大將。惜汝之性情氣質柔媚耳。復曰。復蒙主恩。今至於此。必為鬼以報主。大將則何敢云。賜姓曰。何為也。復曰。為

將者。陣前陣後。豈能必勝。復効力行間。惟一死以報主恩。復之願也。賜姓嘗攻漳州營。為敵所劫。披靡而走。思文所賜七印。一囊貯之。遺失於營中。復獨騎隨敵後。入營中。挾囊而走。敵始覺。追之。復發三矢。連斃三人。敵不敢追。遂以印反命。後果死江南之難。

鄭芝龍幼逃入日本。為人縫紉以餬其口。餘貲三錢。縫衣領中。失去。旁皇於路以求之。不得而泣。有倭婦新寡。立於門內。見而問之。芝龍告以故。婦曰。以汝材力。三百萬亦如拾芥。三錢何至於此。蓋其婦夜有異夢。如韓蘄王之夫人也。遂以厚貲贈之。而與之夜合。芝龍後得志。取以為室。即賜姓之母也。

鄭鴻達字羽公。晚年得痿痹之疾。手足廢不用。夏月必以

油入浴桶。通身浸之。安平之人。無敢食油者。皆以供鴻達之用也。疾後不起。有醫曰。此疾惟人胎可愈。鴻達即剖孕婦。取胎為藥。未幾死。賜姓殺醫。以償孕婦母子之命。

鄭鴻達之子曰小國。姓思文。時亦同成功。賜姓黃。夫人之入都也。惟小國。姓不欲往。曰。吾入海尋森哥去矣。賜姓幼名森。字大木。遂渡海至廈門。未幾而死。因失此人。福建通省之官俱壞。

安平城去泉州府城四十里。乃鄭芝龍所築。海舶直至城下。

涵齋曾見古銅器有名洗者。有名丞者。余疑丞即水中丞。當於博古圖中攷之。

鄭鴻達家於白沙。白沙距石井十里。海濱之沙也。潮長不沒。水落有路。可通安平。距安平約三十里。鴻達築半月城於其上。曰釣浦。後鴻達駐金門。

蔡道憲字元白。號江門。福建泉州晉江人。丁丑進士。死之時年二十九。初授滇南推官。至中途。丁外艱。辛巳。改長沙府推官。時堵公牧游為長沙守。公嘗夢米芾來拜。自以為芾之後身云。癸未崇禎十六年。賊張獻忠陷武昌。七月陷岳州。公督戰不支。為賊所執。降將尹先民說公降。公罵賊

不屈。賊支解公。公罵不絕口。賊遂據長沙。十二月。進陷衡永。還。忽拔衆渡江。明年甲申正月。王師恢復長沙。三月。堵公復任。始發喪治墓。虛葬公於長沙府城南醴陵坡。堵公為之誌壙。復建祠肖像以祀之。

在衡州時。課倪茹二子對句云。人歸雁後。思發花前。花藥寺前。迴雁峯後。隨薛道衡。聘陳作人日詩曰。入春纔七日。離家已三年。人歸落雁後。思發在花前。蓋迴雁峯在衡州城南。而花藥寺則少北。且是日適人日也。天然巧合。二子不能屬。改為二聯課之。

陳允康贈鷓鴣編疑當作鷓當。山百拙和尙聯云。淡月能描竹。清風解弄琴。

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事天治人莫如嗇。絕學無憂。書此三言以代銘座。

宋司馬光云。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誠乎。劉安世問其所從入。曰。自不妄語始。偶思及此語。深有悟入。光卒於哲宗元祐八年九月。

余觀世之小人。未有不好唱歌看戲者。此性天中之詩與樂也。未有不看小說聽說書者。此性天中之書與春秋也。未有不信占卜祀鬼神者。此性天中之易與禮也。聖人六

經之教。原本人情。而後之儒者。乃不能因其勢而利導之。百計禁止遏抑。務以成周之芻狗。茅塞人心。是何異壅川使之不流。無怪其決裂潰敗也。夫今之儒者之心。為芻狗之所塞也久矣。而以天下大器。使之為之。爰以圖治。不亦難乎。

余嘗與韓圖麟論今世之戲文小說。圖老以為敗壞人心。莫此為甚。最宜嚴禁者。余曰。先生莫作此說。戲文小說。乃明王轉移世界之大樞機。聖人復起。不能舍此而為治也。圖麟大駭。余為之痛言其故。反覆數千言。圖麟拊掌掀髯。歎未曾有。彼時只及戲文小說耳。今更悟得卜筮祠祀為易禮之原。則六經之作。果非徒爾已也。

黃廂嶺有望蘇亭。施茶所也。其上有菴。僧見修。母子出家於內。衡人全俊公。請予為聯以贈。予題茶亭云。趙州茶一口喫乾。臺山路兩脚走去。題堂前云。奉親入道成真孝。教子離塵是大慈。題山門云。門外鳥啼花落。葢中飯熟茶香。天下事有明知而故犯者。只是不勇耳。此孟子所以有養勇之說也。余謂有作勇。有斷勇。遇事敢為。此作勇也。決於不為。此斷勇也。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則斷勇又作勇之本也。養大勇者宜自斷勇始。

事之成敗。猶兵之勝負。固不可以此動我天鈞。所謂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然既敗之後。則須思失著在何處。自以其失為它日前車之鑒。如奕者然。則善矣。若冥然悍然。不悔不悟。而漫然曰。吾不以得失動心。而更誘罪它人。則其人更無出頭之日矣。

在郴州時。門人輩游白鹿洞歸。掘得仙桃數十枚。剖而視之。太乙餘糧類也。

甲戌元宵前一日。於郴陽旅邸。北風陰雨。覺冷甚。蓋新春以來。無風不南。無日不晴。梅柳桃李。舊臘已如錦繡。昨風轉北。天即陰晦。寒氣逼人。如北方之冬。室中非火不足以禦寒。天之陰晴。由於風之南北。地之寒燠。由於天之陰晴。湖南大抵然也。飯後益冷。沽酒羣飲。人各二三杯而止。亦皆醺然矣。飲訖。某某者忽然不見。詢之。則知往東塔街觀劇矣。噫。優人如鬼。村歌如哭。衣服如乞兒之破絮。科諢如潑婦之罵街。猶有人焉。衝寒久立以觀之。則聲色之移人。固有不關美好者矣。夫登徒子之好色也。非好色也。宋玉固已言之。若夫觀郴郊之劇。吾不識聲色之外。復何所有也。而聲色止若是焉已矣。此其故有非推測而知者也。雖然。有至人焉。見吾之深探化元。細推名理。鑽故紙以終日。

惟陳言之是耽。不猶諸子之立觀村劇乎。而諸子之視吾也。亦猶之吾之視彼也。莊生有言曰。其視下也亦若是。此下。疑有。闕脫。某人三往臺下。覘之。皆不見云。不知其已登酒樓。轟然羣飲矣。口之於味。取其適耳。家飲之於肆酌。其味同也。問其地則歌樓耳。未有勝於密室圍爐之安也。問其肴腐一而已。此固室中之所可辦也。飲必於肆焉。徒取其褻而費耳。少焉。某人先挾某人醉歸。歸而臥。臥而起。起而吐。吐而復臥焉。某人復去。飯已具矣。使招諸子。則復至臺下立而觀矣。且云請余先飯。觀之不足。猶未返也。余飯未竟。而轟轟之聲自遠而近。漸至室中矣。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而况以非禮飲者乎。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而况非禮為之而求其必應乎。爭而至於攘臂也。亦勢之所必至也。某人聞之。投箸而起。解之而歸。某人挫某人之銳以解其紛。某人和衣伴某人以醉眠。某人則竟解衣而登榻矣。四體之即安佚。人之情也。惡安坐而樂久立。豈人情乎。攘臂相仍至痛也。以至痛為至樂。吾未之前聞也。飲而陶然。斯為樂矣。必也翻腸倒胃。盡出而後已。譬之飲藥以求病也。某人某人。則皆然矣。夫目之於色。耳之於聲。口之於味。四體之於安佚。則既爾矣。且未知鼻之於

臭何如也。夫集數百十人於臺下。則酒氣汗氣。下泄之氣。氤氳鬱釀。可想而知。根塵和合而識生焉。意識了別於中。而好惡因之以立。人之與人比量。而知不甚相遠也。而此則烏乎測之。夜飲時。某人起而不酌。某人飲而誓之。余與某人皆有戒心焉。余反復中夜。究不測羣公之境界為何如也。嗚呼異哉。

甲寅康熙十三年。偽周元年三桂之變。柳已歸周。三桂兵距江。與清兵相持。乙卯春。康熙十四年。偽周二年揚威將軍和碩親王在吉安為韓大任所敗。走取萍鄉。時大任進取吉安。而夏國相留守萍鄉。萍鄉城南有七星臺。高出城上。上列三營以守。清兵卒至於二月十四十五日。與國相連戰。十六日。國相掣七星臺兵以助戰。清兵乘隙取七星臺。下臨萍鄉而攻。國相不支。棄萍鄉西走。時馬寶自岳州來援萍鄉。留長沙。高會三日。兵出至半途。值國相兵敗。即與偕走。巡撫方雲鶴布政李子受。一陽。總統將軍高起龍。亦隨出城。至澆陽河而止。使反覘之。七門大開。空城無人。清兵猶未至也。蓋十六日夜。長沙湘潭人聞清兵且至。於二日中已逃盡。然清兵力竭。亦不能乘勝席捲而前。十八日夜。馬寶國相等復入長沙守城。未及浚濠。而清兵於二十二日至

城下。圍攻三日不克。有王子環金甲。登雲梯而上。與羅羅相持。馬寶自後并羅羅斬於城下。而斷其梯。清兵競搶王子之屍。致斃數百人。退於七里山阿彌嶺。掘濠而守之。自此吉安之援絕矣。初龍泉人郭公子起義兵以應偽周奄。有龍泉太和安福等四縣。後與大任不協。不相接應。而吉安之勢已孤矣。至丁巳春康熙十六年。偽周四年將軍穆占至。與揚威將軍兵合攻長沙。占驍勇善戰。三桂聞之懼。自陝州常德來長沙。三月初一日有官山之戰。先是穆占自陝西來。至岳州將攻之。貝勒以三桂所築土城不可攻。不與占偕。占知不能取。即由平江走湘陰瀏陽山中。至官山與揚威兵合取長沙。官山之戰。殺傷相當。穆占軍為平西戰象之所蹴踏。亦不戰而退守。至戊午春康熙十七年。偽周五年占南取郴州。自醴陵茶陵攸縣安仁至永興界。有鄉人熊和尚者為之向導。自永興之東北十八都走廖江市之郴州之百丈。郴州興寧界萬壽山在東十里走下都橋口。秧溪田心岔路口。至梯子嶺。卓角樹於蘇仙橋東。郴江祠後而營。閏二月十八日取郴州。偽曆閏二月清曆閏三月是蓋三月十八日也州牧劉漢翊與居民相率而逃。易將軍石固山。佟固山。達漢太馬斯良。按察皆在軍中。以隨征韓德鴻為知州。久之郴州定。取永興而守。

而觀音崖為偽周兵所據。時三桂已在衡州即位。三桂於月初一日至湘潭十一月至衡州戊午三月初三日即位七月十八日死穆將軍留鎮郴州。易將軍等統大兵數萬人。將由永興之北直取耒陽。以窺衡州。三桂命馬寶以兵迎敵。寶等設伏於鹽沙嶺。以待山在永興北六十里。形如蟹螯。寶等俟清兵入谷。伏起軍於谷口。設拒馬而阻之。清兵不得出谷。於峻嶺之上發火器以擊之。清兵殲焉。易將軍石固山皆死。佟固山等僅免。以數騎遁。寶追至永興。將渡便江。有神兵見於雞公山。始退軍焉。兵雖敗。而穆占坐守郴州。終為衡州牽制云。熊和尚以向導功。授前鋒千總。小人得志而驕。淫掠暴虐。穆將軍命韓知州杖斃之。石固山死。傳首衡州。梟於市。後一老僧收而瘞之。簡親王至衡。其家人子弟有在軍中者。懸重賞以購之。人言老僧召而問之。固山之齒。鑲之以銀。言而相符也。發而奉以歸。以百金賂之。雞公山奉真武像。今勅封佑國寺。命達爾漢兵部馬斯良。太常致祭。改山為鳳凰山。穆占征南大將軍。予在郴州時。有巫登刀梯作法。為人禳解者。同諸子往觀。

之。見豎二竿於地。相去二尺許。以刀十二把。橫縛於兩竿之間。刃皆上向。層疊而上。約高二丈許。予至少遲。巫已登其顛矣。以紅布為帕。而勒其首。束其腰者。亦用紅布。更為紅布膝袴。著足脛間。如婦人裝。而赤其足。蹲踞梯上。梯之左懸一青布旛。并一籃。貯一鴨於中。下又一巫。鳴金鼓。向之而禱。久之。梯上之巫。探懷中。出三筊。連擲於地。衆合聲報其兆焉。巫乃歷梯而下。置赤足於霜刃之上。而莫之傷也。乃與下巫舞蹈。番擲。更倡迭和。行則屈其膝。如婦人之拜。行遠於梯之下。久之而歸。旁人曰。此王母教也。吾聞南方蠻夷。皆奉王母教。事皆決焉。嗚呼。聖人不作。天下人心莫之依歸。而鬼神因之出焉。禱祀之事。紛紛雜出矣。刀梯之戲。優人為目。連劇者。往往能之。然其矯捷騰躍。遠勝於巫。非奇事也。而其中亦有鬼神之說。又聞南巫有打油火法。熱油於釜。百沸而沃之。以水。綠火騰上。巫以袖收之。至病人見魔之所。啟其袖而數放之。碧燄滿空。物遭之而不燃也。此所謂陰火矣。惜無從見之。

誓自今日始。除經史典冊外。其餘一切文玩。悉皆屏除。資生之具。惟儲最下者。如瓦缶布衾之類。不得營金銅細磁。綉帛等物。事皆易辦。舍亦不難也。以此自誓。如受詛盟。

余於甲子初夏。在包山沈茂仁家。偶有所見。奮筆書曰。眼光要放在極大處。身體要安在極小處。迄今十年。乃不克踐斯言也。甚矣。知之易而行之難也。

耒陽有杜陵祠。祠後有塚。以為公墓。僧守之。按史大歷五年。公至耒陽。聶令餽牛炙白酒。大醉一夕卒。故耒陽有杜陵墓。自宋以來。祠祀之。然以詩考之。公是秋。又下洞庭。欲歸襄陽。尚有別湖南幕府親交。及過洞庭湖詩。則公不卒於耒陽可知。余聞岳州更有公墓。但未知的在何許。此地雖有可疑。然不可謂非公經行流連處也。

彭蠡字秋水。溧陽人。寓江寧。順治末。雲南撫軍袁九紱。懋藩司顏乃來。諱敏號皆聘之入幕。康熙元年。題授武定州。祿勸州知州。八年。丁外艱。十一年。服闋。赴部。復補澄江府新興州知州。次年。三桂叛。下獄。未幾釋出。後授翰林院編修。出為行營兵曹。隨胡國柱取樂昌。攻韶州。又隨攻永興。授職方司郎中。僞周平後。歸隱長沙。

馬子騰言。襄陽名醫張岳來。湘用附子必擇重三四兩者。始得奏效。云。此語發人所未發。今人用附子必擇重一兩四五錢者。過重則以天雄目之矣。余向亦以為然。乍聞此言。爽然自失矣。嗟乎。物理無窮。人知有限。胡可輕言格致。

耶。

彭秋水放餘吟。凡一百三十六韻。前一百韻。用杜陵夔府排韻。次第已更。用本韻三十六字以足成之。敍滇事甚悉。亦奇才也。

紫庭在浙川縣。督糧之暇。取鄧元錫函史。纂成職官考一冊。出以見示。眉目亦自畫然。所惜者。缺六朝與五代遼金元明焉。予諷其補成全璧。有益於後學之事也。

秋水言。人以謙和退讓。含忍寬厚。為治人事天第一義。蓋深有得於猶龍之學者也。

廣陽雜記卷第二

清 大興劉獻廷繼莊著

偶與紫庭論詩。誦魏武觀滄海詩。水何澹澹。山島竦峙。草木叢生。洪波湧起。紫庭曰。只平平寫景。而橫絕宇宙之胸襟眼界。百世之下。猶將見之。漢魏詩皆然也。唐以後人。極力作大聲壯語。以自鋪張。不能及其萬一也。余深歎服其語。以為發前人未發。紫庭慨然誦十九首曰。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非但能言人難聽者。正自不易也。紫庭曰。有明時。州縣之吏。俸薪而外。雜項公費。不一而足。

其大者若城池橋梁倉庫之修葺。皆有經費。故稅賦之外。雜役不派之民。而官亦不困。獨催科無術。強有力者坐而免焉。而貧弱重困。催科撫字。胥失之矣。今監有明之失。無不完之糧。最為得之。獨是一切經費。盡行裁革。有司無點金之術。以供諸役。而給上官之求也。勢不得不取之里下。於是雜役之派。有倍於賦稅者矣。上之人於何知之。官民之困。未不知所止也。

康熙三十二年十二月。上諭。本朝滿州官兵。從來精銳。驍勇所向無敵。前厄魯忒噶爾丹之役。官兵不能悉體朕意。即行勦滅。致失機會。罔奏膚功。朕每念及時。望於懷。故比年以來。簡閱官兵。歲凡兩舉。朕躬親臨。指示訓誨。頃閱武時。見諸士卒行列整齊。隊伍明晰。進退嫻熟。嚴肅無譁。所有軍令。無不遵守。該管官員。號令約束。既嚴且善。此皆官兵協志同心。各加奮力所致。朕心深喜。八旗前鋒護軍撥什庫驍騎兵等。各賞給一月錢糧。閒散官員。火器驍騎兵。亦照護軍賞給。有管轄職官。賞給內庫緞匹。其緞匹戶部會同總管內務府衙門議奏。這次閱武時。官員內有降級罰俸者。俱准開復。以示朕體卹將士申明賞罰之至意。至八旗步軍官兵。有察緝盜賊。巡理道路等役甚多。極為勞

苦亦各賞給一月錢糧。步軍官員亦給緞匹。獎卹勤勞。用稱朕意。

兵部題晉撫噶疏稱。宣大軍站。俱係營馬改撥。止照營馬之例。春冬日支乾四分。夏秋支乾二分。今宣府站馬已增乾料。照民驛支給在案。並據管站守備舒龍韜等。比照宣府加馬增乾之例。造冊詳請。查大同十一軍站。額馬僅四十匹不等。在昔差少之時。猶能支持。年來差使絡繹。額馬不敷。以致越站應付。瘦斃愈多。部臣照例議處。然以宣屬站。每馬八九十匹。料草又照民站支領。尙有瘦缺。今大同與宣府。同應一路之差。同係極衝之站。每站設馬。僅及宣府之半。實不足以供差使。料草銀兩。又止二分四分。不及民驛之半。不足以資喂養。伏乞准照宣府之例。一體加增支給。具題前來。據冊。自天成至殺虎口八站。每站應設馬八十六匹。除現設馬匹外。共應添馬三百五十四匹等語。查殺虎口一站。先經臣部具題撤去。其餘七站。俱設額馬五十匹在案。今該撫既云云。應將天成等七站。照宣府驛站。添馬二十匹。湊爲七十四匹。共增馬一百七十四匹。再查各屬驛站馬匹。每匹日支草料銀七分五釐。今大同十站馬匹乾銀。亦照宣屬支給可也。

兵部題直撫郭疏稱。宣化地方。改爲郡縣。尙有宣化等驛。遞夫馬名色。工折銀兩。及各屬供應車價。長安等驛。應設廩糧等項。應宜改設。與各府縣畫一。便於遵行。條奏前來。一款。宣化等驛。原屬把總管理。故有軍夫名色。每年夫馬工折。在宣鎮兵馬冊內預撥。今既歸縣。驛工折銀。請照順永等府之例留支。本處地丁錢糧。或有不敷。再於守道庫內權給。舊額夫馬糧料。仍動倉糧折支。其軍夫名色。改爲馬槓轎夫。與直省驛站。同冊奏銷等語。應如議。一款。宣化屬供應車價。舊例俱赴大同請領。隔省請銀。動逾經年。應照八府之例。改爲本省支銷。并將本年車價十分。先給六分。俟准銷日。照數找給等語。應如議。一款。長安鵬鶚二驛。支應勘牌廩糧。俱係各官捐賠。恐不肖官吏藉名。有派累里民之弊。請於地方地丁錢糧內動用。一體報銷等語。查榆林等驛。凡應付勘牌廩糧。俱准支應在案。今長安等驛。亦照榆林等驛支應。年終報銷可也。宗夏述楊耕夫之言曰。學者豈有擇地而隱之理。隨遇而安。斯真隱矣。斯言也。予久見及之。所謂學而後知不足。居則自無求安也。然大段着力不得。學豈易言哉。新安潘令伊。著有《大易圖說》一冊。今伊不知何如人。其說

不襲陳言。發自胸臆。雖不免附會穿鑿。然不可謂無見者。亦奇書也。又十三隻做式圖一冊。宗夏得之蕪湖市者。不知作者何人。發明何事。有圖無書。惟標名像。非我佳人莫之解也。宗夏留以俟予。予見之而魂驚魄惕。此予向者意地中固有之局。何斯人之先得我心耶。其圖以一平方面。截爲十三塊。或長方。或半長方。或銳角。或鈍角。展轉挪移。互相輯湊。或爲圭形。或爲馨形。或爲屋宇形。或爲橋梁形。或爲飛燕形。或爲舞蝶形。此宇宙之殊形異相。總不出其範圍矣。予意取一平方板。從橫界畫。如碁罫然。而經緯皆以百分爲率。以便算也。然後如其式而截之。增減離合。以度求數。數無遁情矣。若更於大方之外。增四弧矢。如周禮衍羨之法。以證圍徑真旨。而方田少廣諸章。其餘事耳。嗚呼異哉。安得遇斯人而與之談度數之學哉。年來過飲。一覺之後。達旦不寢。蓋酒性熱。催血入心。故易寐。血聚於心。卽催之而入百脈。心虛而繼之入者少。故易覺耳。此亦非攝生所宜也。

虎文設席於此。款小謝及予。爲終日歡。如昨日也。屈指計之。二十六年矣。瑞臣虎文。皆作古人。予與小謝。亦頭童齒豁。而壑弁頰敗零落。盡改當年面目矣。自非金鐵爲懷。能不淒然泪下也。

盧子由武陵人。聰明博奧。間世異人。醫道迥出尋常。著有傷寒論金鑰。用教典釋文之法。解仲景卒病論。精深微妙。世人不復能讀。板廢不行久矣。予來杭不及見先生。獲與其諸子游。亦皆不能言其父之學矣。惜哉。

余在西湖。從未嘗一識玉泉寺。前在漢上。王鹿田先生。極言玉泉觀魚之妙。乙亥春。特往觀之。寺在岳墳之西。池中魚色異常。多藍青色。有極大者。飛魚二。皆四翼。又有白魚。遍身青花。儼如江西景德鎮所燒窰器。瓌瑋可觀。可謂名下無虛矣。

我友梅定九。中華算學無有過之者。著有中西算學通一冊。凡若干卷。易泰西橫行之術。爲直行籌。甚簡明也。

林益長著有聲位左編一冊。益長名本裕。遼左人。滇撫林天擎第四子也。向與龍友時可輩爲友。龍友札予。言其人後同湯建五過吳門。訪予不值。留此書於宗夏處。益長之學。蓋本之馬盤什。馬盤什。馬三寶第二子。少年形豐偉過。

人乳下垂長尺許。以巨碗藏乳下。不假繫縛。行數武不脫。落聰慧絕人。不假師授。自悟等韻字母之非。更爲新韻。雄視宇宙。嘗謂人曰。假我數年。以盡聲音之變。雖鴉鳴鵲噪。吾有以通其語言矣。滇黔平盤什亦就僂。廣陵散於今絕矣。其書已經版行。予求之數年。僞周降將皆武人。不知書。無有藏弄者。竟不可得。家忠嗣云。其父成璧亦異人。少爲羣盜。未嘗讀書識之。無乃古今之世代治亂是非成敗。爛如指掌。所著見聞錄若干册。明末清初雜事。皆口授小史。書之文亦可觀。其籍忠嗣有之。余尙未之見也。益長之學。得之盤什爲多。以開承轉縱合配宮商角徵羽。卽陰陽上去入也。豎照華嚴字母十二位。別立閏位一。共十三攝。橫開二十五聲。華嚴字母之二合三合。皆具一焉。別有有音無字一位。爲號識之。有字音者。亦止二十二位耳。以入聲收六平三上去入。如公 鞏貢穀孤 古故穀句 狗 穀穀是也。餘不異人意。惟六平收一入聲。爲擗獲耳。予向以平聲倍於仄聲。上去多於入聲。以一收三。尙未確見也。義理無盡。心思亦無盡。人苟能格致。不患其窮也。兒子阿變。因林本著音譜一册。不分五音。以入聲爲門。每門收三韻。如穀字一門。收公句孤三。餘倣此。界畫精工。字亦端楷。

宗夏在秦中。與之深論此事。互有發明。然二子皆以五聲爲非。謂上去皆有陰陽。則大愚也。普天之下。皆不知有四聲。而此竅發之於沈約。沈氏四聲。平聲獨二。已伏五聲之根矣。但未確分陰陽耳。周德清蕭尺木等。確知有五聲矣。而世之言音韻者。尙多未悟。予幼未見諸家韻書。已確見此理。所定韻譜悉五聲。馬盤什林益長之說。後聖復起。不異同也。而阿變毅然著書。宗夏作書與龍友辨論。宿聞習見。封鋼聰明如此哉。舊冬宗夏初歸。始爲之倡明此事。阿變正不知何日方有出頭之會。嗟乎。物理幽玄。人知淺眇。安得一切智人出興於世。作大歸依。爲我啟蒙發覆耶。注疏家以經緯爲星。次舍爲辰。又有以無星處爲辰者。非也。予謂五緯爲星。經星爲辰。此非臆說也。論語以北極爲北辰。又大火爲大辰。皆可證也。記曰。日月星辰繫焉。旣言繫。則非次舍與無星處矣。征誅一大局也。郡縣一大局也。入主混一一大局也。其相距皆一千五百年。奇哉。一十二銖爲籥。籥管也。二管合二十四銖。二十四銖爲兩。兩雙管也。故字像之。十六兩爲斤。則三百八十四銖。故曰易重一斤三十斤爲鈞。月數也。

文勝質則史。注家以史官胥史解。皆不可通。史。祝史也。惟司威儀。誠敬非其事也。

姑蘇華山之西。有彛名合流。門臨小池。古樹一株。天矯盤曲。數百年物也。門額乃趙凡夫題。王百谷所書。

屠儉名澣野人。陸西朋故人之子。西朋受其父之託。而無地可置。暫寄友人家。西朋一身。尚無置足之地。今又多此一番承當。心身俱累矣。吾輩最易犯此病。不可不痛自戒慎也。

顧作顏俊之曾識心誠和尚。云在山見古樹一枝。大數圍。

爲之作禮。此真古人。何處見斯人耶。

酒食先生饌。注家皆云。先生父兄也。胡不曰父兄而曰先生。且對父兄言。宜云子弟。而云弟子。則先生云者。非父兄明矣。

獻字舊解云。賢也。錢慎菴曰。若以賢釋獻。則文獻不足云者。豈有夏商遺老。至春秋時猶有存者耶。

武林鳳山門。卽正陽門也。國初改今名。

錢唐江中之舟。類湘中之扒桿。大抵灘行皆此類也。所張布帆。大約有二。一如常式。一橫張。如壁中橫披。如軍中號旗。或左或右。此他方之所未有者。吾聞海舟有爲羽帆者。

左右斜張。如鳥之舒翼。云甚便。此得毋類之。但不審何故獨用之。此水也。

七里瀧山水幽折。非尋常蹊徑。稱嚴先生之人。但所謂釣臺者。遠在山半。去江約二里餘。非數千丈之竿。不能釣也。二臺東西峙。覆以茅亭。其西臺卽宋謝臯羽痛哭之處也。下有嚴先生祠。今爲營兵牧馬地矣。悲哉。

李偉公僑寓蘭溪。大書一聯曰。郭有道掃地則可。王子猷種竹不能。名士風流。居然可見。

姜子發云。曾聞朱未孩言。火炮中彈子。必於沙中磨之。極圓。出礮門後。空中之氣。不能阻礙。其去必遠。搗蚯蚓成漿。以箭括淬之。其鋒之銛利。過於磨錯。此二語。余所未聞者。拜教多矣。

金華形勢。南北山高峙。前後雙溪之水。匯而西流。自是大國規模。然非用武之地也。

子發言。其令伯端公。諱應甲。後更字聃翁。明季甲榜進士。家於盤上。自號盤上先生。國變後。不入城市。髮鬣垂兩耳。著有名山四藏等書。今亦不可得見矣。景門亦言。其令伯崇禎朝拔貢。鼎革後。卽棄去。終老荒村。未嘗見一俗人家。貧好飲。嘗袖殘帙。提壺易酒。蹙蹙行風雪中。絕不受人

憐能詩善填詞。景門誦其一二首。皆泠泠可聽。此等人物。皆當爲之作傳。無使漠漠無聞也。

總河靳輔疏言。從淮安運糧二萬石。自黃河泝流而上。以賑關陝之飢。周郎風便。直抵秦川。漂沒之舟。五隻而已。此亦千古之所未有也。

子騰言。黃河之水。泥沙在上。其下乃清流也。靖逆侯張勇。令人於蘭舟橋。施百尺之繩。而沈桶於河底。桶上有蓋。以機約之。桶至底而機張。蓋啟。水入。繳之而上。則機復閉。其蓋濁水。絲毫不混也。以之烹茶。美過金山第一泉矣。

衡陽縣學。在小西門外。門臨西湖。相傳爲周元公母舅家。故宅。元公會寓此。學之西偏。有愛蓮祠。祀元公也。

涵齋言。朝廷今將於襄陽開河。直抵潼關。以通楚漕。大人來襄陽。會同川陝總督佛倫。湖廣總督丁思孔。議其事。正月十三日。所差內閣學士德珠等。卽其人。

今之學者。率知古而不知今。縱使博極羣書。亦祇算半個學者。然知今之學。甚難也。農政一事。今日所最當講求者。然舉世無其人矣。卽專家之書。今日甚少。以予所聞。惟此帙耳。徐玄扈先生有農政全書。予求之十餘年。更不可得。紫庭在都時。於無意中得之。予始得稍稍翻閱。玄扈天人。

其所著述。皆迥絕千古。然此書先生未竟之稿。而方國維方岳貢重爲編輯者也。故讀之不能暢人。間或一引先生獨得之言。則皆令人拍案叫絕。意欲摘其數十則。錄於日知錄內。而卒不暇也。

意將楚水圖記。所標古今沿革。城池里至隄防等。更摘水經注中。有合於今日者。更錄一通。分爲四冊。以江漢沅湘爲之經。而諸水緯之。亦少可觀矣。

正黃旗都統公常泰。啟奏。八旗每佐領。添設滿州砲手一名。於二月二十日。在蘆溝橋放演紅夷大砲。十日奉旨去。直隸巡撫郭題。爲申嚴盜馬之罪等事。嗣後有盜馬一匹。以上者。不分官私。其竊主不分初再犯。及馬數多寡。概發邊衛充軍。其牧馬人自盜私賣者。亦照盜馬治罪。

大學士伊桑阿等傳上諭。聞得厄魯特噶爾丹。乏食甚窘。向伊所屬番人索食。有前來哈密信息。哈密地方。與邊口甚近。應將寧夏駐防滿兵。發往甘肅提督孫思克處預備。孫思克亦將伊所屬官兵。整飭預備。此外伊省內就近官兵。有應調遣預備之處。孫思克一面調遣預備。一面奏聞。又貝子察漢巴兒弟班第。從虎諾兒來時。從西喇他喇行。走邊內。會着一拉固山庫圖克圖。亦從邊內出去。似此私

竊行走。邊上官員。如何竟無覺察。將此處亦行文孫思克。將邊上官員。嚴行申飭。爾等會同兵部察議具奏。

會議西安等處流民。招徠復業。查順治十年定例。內在盛京招民一百名者。文授知縣。武授守備。百名以下六十名以上者。文授州同。州判。武授千總。五十名以下者。文授縣丞。主簿。武授把總。若數外多招。每百名加一級。其遼東地方廣闊。田地最多。招去官民。任意耕種。俱照開荒之例。一百名。每戶給播種牛一隻。并犁具等。給銀五兩。僱覓人工銀二兩。不論旗民。文授知縣。武授守備。招徠七十戶。給以播種牛隻。犁具穀種。僱覓人工銀兩者。文授州同。州判。武授千總。招徠五十戶。給與播種牛隻。僱覓人工銀兩者。文授縣丞。主簿。武授把總。其招徠人送至西安府。將戶口數目。牛隻穀種。僱覓人工銀兩。照數交給之日。布政司給發實收。該撫將所招民人花名數目。造冊咨報戶部之日。移咨吏兵二部。案所招數目。議敘即用。俟命下之日。通八旗包衣佐領。并直隸各省。遵行可也。

予寓衡時。偶過吳舜德。適有數十人來買筆。則靖州人來此買魚種者也。予問舜德曰。靖州至此甚遠。且路由寶慶武岡州萬山。道甚艱險。何故至此收買耶。舜德曰。楚省惟

衡州產魚種。他處皆不生。予曰。衡州魚種。產之塘中耶。曰非也。卽在湘江中。上自常寧界之柏坊鋪。下至樟木市。凡一百餘里內。天地自然之利。獨鍾於此。四方之畜魚者。率於夏初來衡。收魚種焉。土人居之。以罔四方之利。稅於官者不下千餘金。其利可知矣。噫。異哉。夫湘水發源粵西。歷永州衡州長沙岳州。合洞庭以入江。不啻千里。誰爲界限。獨衡之百里內產之。湘水浩浩北注。乃不移而之他耶。此亦物理之難於推論者矣。

癸酉四月望後二日。舟泊昭陵。夜臥。至夜半。卽覺碧天如洗。皎月自篷隙照入舟中。如白晝也。對之淒然。予嘗有詩曰。孤舟寂寂更無鄰。惟有長安月照人。亦十七夜舟中也。而苦樂之致。不啻天淵矣。

涵齋言。許盛未遇時。以飲博爲性命。貧甚。衣不蔽體。涵老見其胸襟意氣。迥出儔輩。以飛將軍目之。曰。天下若亂。子必大貴。盛感涵老之言。攜魚沽酒。與涵老痛飲而別。然聞其貴後。頗驕縱。涵老以此少之。

圖麟言。有張道人來長沙。以元門清靜導引。治病有效。圖老問之曰。予每見人因坐功而致病者多矣。未見有坐功治病有效者也。今先生用之而效。何也。道人曰。世人執一

死法而治諸病。如醫以一方而療衆疾。非獨不效。必致殺人。今我因病以用法。如醫者診病以處方。所以起沈疴如操左券也。予曰。此與禪波羅密合摩訶止觀中有觀病竟一科。卽其事也。圖老曰。彼人於法門經典。暨諸家語錄。皆通曉。而墮此窠臼。何也。予曰。道家有南北二宗。南宗不言性。北宗則曰性命雙修。南宗有五祖。北宗有七真也。真皆祖。王重陽各有語錄。而邱長春盤山語錄爲最。其學先了心性。謂之性宗。後以坐功得丹得藥。謂之命宗。故曰性命雙修。其言曰。修命不修性。却似鑑容無寶鏡。若還修性不修仙。萬劫陰靈難入聖。其通曉釋典語錄者。特藉此以了性也。圖老曰。彼又言有添油接命之法。何謂也。予曰。此清靜而兼陰陽者也。彼以人之色身。或有變壞。或值遲暮。色力已衰。不能修清靜以了性命。則置鼎器取坎離。以補完先天。然後清靜可修。謂之泥水金丹。其言曰。竹破還將竹補宜。抱雞須用卵爲之。更有始終皆用陰陽。全不講清靜者。兩家互相是非。閩爭未有已也。圖老曰。予復往。值與人談爐火燒煉事。曰。神丹一就服食。而拔宅飛昇。圖老問之曰。飛昇者飛向何處。道人曰。昇天耳。君獨不見旌陽許真君之事乎。予曰。此等語皆爲列仙傳所欺耳。予因出壬申

正月十八日遊南岳日記。共讀一過。至金庭王振公爲董冲陽所惑。及岫嶺禹碑。下云。古今人非自欺。則欺人。與爲人所欺耳之三語。以相印證。圖老大笑曰。先生可謂先得我心者矣。圖老曰。念佛以了生死。今之念佛者。只欲了死。未嘗欲了生也。宜乎舉世念佛。未嘗有一人能出生死者也。閱紫庭所收藏西岳圖。共三十四幅。乃錢塘人藍謝青所作。謝青名流。筆墨大得藍田叔家法。必田叔之族人矣。三十四幅中。法荆浩關仝者十之七。法李營丘范華原諸家十之三耳。蓋關仝長安人。雖未作華山圖。而筆法皴染。皆從華岳來。又嘗師事荆浩。合而成家。猶之李思訓生成都。便有三峽氣象。米海岳游宦京口。便多北固山色。此古人不師人而師造化之明證也。此册多做關荆。深爲得之。第一幅爲登太華初地。東爲中方巒肚峯。西爲山蓀亭。玉泉觀。由老子洞入谷。迤東爲三里厂。五里關。入則靈官殿。谷口竅坎。鏗鏘有聲。第二幅爲希夷峽。有古木蟠根石。外飛湍瀑。流東山峭壁。一綫直下。第三幅莎蘿坪。東壁爲小上方。大上方。鑿石攀梗而上。多樓居。迤南爲會仙臺。白鹿龕。俱在雲臺峯下。第四幅爲凌雲臺。木橋高架。橫

澗而渡。東上爲凌雲臺。宗武曰當作凌虛。第五幅爲青柯坪。跳石越澗。委蛇上陟。過十八盤。至青柯坪。第六幅出青柯坪。眺望三峯壁立與天接。衆山皆成培塿。第七幅雨過行雲。瀑瀉五千仞。如匹練下注。第八幅北斗坪。南爲臥虎石。北爲玉女峯。南一石廉隅方整。爲毛女拜斗石。徑下一穴。爲古烈丈夫祠。第九幅爲青柯坪而上。東折爲茅葺。北折爲藏經閣。復東爲回心石。第十幅回心石。北上登千尺峽。從石罅中懸梯陡陟。出百尺峽。二仙橋。溫神洞。折而南爲鐵牛臺。北爲胡孫愁車箱峽。抵雲臺峯。過此峯。石愈崎險。皆偃僂罄折而行。第十一幅爲北峯。俯視城郭村墟。俱在有無中。第十二幅由石坊附壁。蟹行蒲伏。至仙人砭。下臨黃神峪。再附壁上。金天洞。臨深莫測。第十三幅爲蒼龍嶺。長五六百丈。徑止二尺許。西厓峻削幾千仞。行者股栗。卽韓昌黎痛哭寄書處也。過此灌木仄徑。抵將軍面及五將軍樹。雖蠶叢鳥道。無以踰此。第十四幅過五將軍樹。前一巨石若困。截巔橫阻而出。又一小石若堵。虛懸徑外。皆極險難陟。踰此則見仙掌矣。愈峻愈危。有徑如括。曰天門。所謂箭括通天有一門也。曰宗土祠。地形稍坦。東壑則黃神峪飛魚諸山。羅列三公山前。

若拱若伏。第十五幅爲中峯頂。經茅葺石版。再上文昌閣。俯視萬松。如青玉案。登西峯頂。則有摘星臺。捨身厓。飛來石。蓮花峯。南折則爲蓮花洞。爲帝之別宮。石嶺下爲帝之上宮。玉井在前。浸淫而出。凡二十八坎。注北壁瀉下。爲飛瀑。第十六幅爲西峯下諸山。第十七幅爲西峰下白石嶺。曲徑層折。登老子鍊丹處。再由草徑東轉。則南峯之半。第十八幅南峯。高出東西峯上。觀日出最奇。北下而東峯曰落雁。曰顯靈宮。第十九幅從顯靈宮穿白石峽。爲避召厓。大石偃覆若雲。內一洞似希夷像。第二幅東走爲雷神祠。避召厓一石坊。曰天門石。徑下趨南壁。復東上。曰聚仙臺。下一石中空。東南兩隙如牖。內一石榻。外一石龕。供八仙像。天造不假人工。第二十一幅乃太華南峯之南壁。直下五千仞。卻對三公山。從天門小徑。附壁走木棧。爲賀老避靜處。懸厓奇險。上峯下壑。各去數十丈。書全真厓三字。大幾如屋。第二十二幅爲博臺。相傳爲秦昭王。從天神博。施以鈎梯。懸厓東峯之東徑。由華陽洞。握索懸空而度。太華絕險處也。第二十三幅玉女峯。突附於東峯之半。徑從石隙上。一巨石若龜升立。建祠其背。前一石坎。爲洗頭盆。水四時不竭。北臨仙掌。第二十

四幅東峯。下眺城堡。煙景蒼茫。清洛諸水。流入於渭。渭與河合。東折注潼關。倚華麓。南扼首陽。北接中條。遙指龍門。韓邵諸山。秦晉界限。於是乎分。第二十五幅為華岳全圖。第二十六幅西岳圖。案漢始立時。唐乃立廟。世代屢遷。跡多湮沒。獨老子係青牛枯櫓猶在。今築城為衛。校唐稍隘。五鳳樓前為壁亭。左右為坊為門。四角為臺為樓。入樞星門為宮門。為大殿。次入內宮門。為寢殿。再入內宮門。引水為池。為橋為臺。臺上為閣。額曰萬壽。高二十餘丈。正對南峯。第二十七幅華陰曙望華岳圖。第二十八幅進仙谷。過石梁。出石門。轉東望毛女峯圖。第二十九幅青柯坪秋深圖。第三十幅蒼龍嶺雲氣圖。第三十一幅玉井泉聲松韻圖。第三十二幅西峯晚霞圖。第三十三幅太白呼吸通帝座處。秋月為最。第三十四幅太華雪圖。

馥庭一本向在廣西太平府。極言其山川奇秀。草木鳥獸之瑋奇。而水土大惡。外鄉人不可居。人蛇之毒最異。遇婦人。未有不纏之。至死者。見其來。急解裙以覆蛇。蛇即盤旋於裙而不能去。人遂得而殺之。以內典之說推之。則多淫好內者之業報也。

魏德真言。砂汞八石。一遇黑鉛。如油入麵。永不得清。惟鍊丹須用之耳。此言深合予心。非久於其事者。不能為此言也。

因憶往事。於白雲遷客之章。見其中之委曲。蓋有大不得已之苦衷。未可為人道者也。余當時已見及於此。反以深求而失之。今其中尚有可疑之處。然已得其八九矣。

宗武言。朝邑縣民婦羅氏。其夫鐵工也。隨大兵征雲南。不歸。不知存亡。姑病革。婦禱於西岳金天聖帝。若姑病愈。誓於捨身。厓投厓以報。姑病果愈。婦同其姑其兄。登山完願。登大頂。至捨身厓。以裳覆面。奮身而下。疾於飛鳥。其姑其兄。臨厓大哭。時宗武尊人長發先生。令華陰衆報縣令人。從甕峪至山後。覓尸。絕無蹤跡。華陰縣存案移朝邑。逮其姑歸。而婦則安居室中矣。云投厓時已昏去。耳中聞風聲甚久。既甦。則仆於其家庭中。云朝邑令回文。至華陰。述其事。自華山至其家。約八十餘里。朝邑在華陽之北。而捨身厓則華岳之南峯也。時康熙十六年也。此事經華陰朝邑二縣勘核。決非虛誑。然非思議所及之境矣。

孫宗武言。今世全真道人。所謂龍門法派者。皆本之邱長春。其地則王刁山也。王刁山在華陰太華之東。奇峭次於

華岳開山之祖。乃王刁二師。故以人名山。邱長春曾主其席。演派至今徧天下也。其法派凡二十字。曰道德通玄靜。眞常守太清。一陽來復本。合教永貞明。至眞字輩有馬眞一者。世號顛仙。言其不死。今猶在遼東云。今興復白雲觀道人王萊陽。乃其嫡派。萊陽名清正。今白雲觀已煥然非故矣。蓋宗武於華陽時。已與之友。知其人甚悉。又言華陽道派有二。一太華。一王刁也。太華宗陳希夷。王刁宗邱長春。

宗武尊公諱雲錦。字長發。四川成都人。蜀府儀賓也。綏寇之亂。出奔京師。遂寄籍順天。辛卯舉人。

華山之背。東爲潼峪。蒲峪。西爲甕峪。又南則雒南縣界。王刁山之口爲杜峪。有甘露寺。寺有月季花。樹大四五圍。枝蔭一院。天下所無有也。

癸酉五月二十一日。湘水大漲。傳言永州出蛟。地陷。漂沒民居。見有佛像大樹。順流而下。其言匪誣。但傳言不一。未知何地。

癸酉九月初三日。茹經之子蓮舟。同衆飲酒大醉。至初四夜。猶不醒。移出二堂。予診之。六脈俱絕矣。至初更時死。異哉。予今而後知酒之能死人矣。

余枚吉詳述其尊人去世之異。枚吉尊人字西厓。卒於六月十五日。兩手結印。端坐三日夜。垂鼻玉筋至腹。頂上氣蒸如火。更有風雷之異。予問枚吉先生平日作何等工夫。云先人素不信內典。一日客淮安。靜土庵。恍然有悟。曰。吾幾錯過矣。自此持誦金剛經不輟。遂能作禪家語。辛未春。夢游佛國。徧參數萬金身云。

圖麟述其前日見里巷鄰家有喪。往來雜遝。而已獨立門前。蕭然無事。援筆書云。世俗之禮不行。世俗之人不交。世俗之論不畏。然後其勢孤。勢孤然後能中立。予聞其語。亟令圖老書其語於便面。以贈伯筠。蓋此語乃伯筠對鍼之妙藥也。

李殿公先祖諱口。於崇禎末爲臨洮總兵。屢立戰功。與曹文韶齊名。詳載綏寇紀略。

殿公極言覺羅準大之賢。準大一名朱克。號松厓。隨簡親王南征。至廣西。忽有志於學。與殿公友善。殿公偶與臨桂巫山隱者王佐人。雨中相遇。見其貌而知其賢。同僧渾融。入山訪之。留信宿而返。遂請其入城。爲松厓講論語。松厓從此識義理。有志於聖賢之學矣。一日郊行。見張別山墓。荒蕪不修。問知別山爲明末死事忠臣。遂大慟歸。出囊中

金并毀金銀酒器。共得百餘兩。大修別山墓道。立碑碣。置田若干畝。招農夫一家六人。爲之守冢。事竣。招諸賓設祭。禮畢。自拜守冢者。又以銀六兩。並禮物贈之。涕泣而去。嗚呼。仁心爲質。慕義無窮。松厓有焉。

又有辛公者。亦滿洲人。讀周易。深有所得。自廣西出兵滇中。窮不能辦行裝。能義命自守。隨遇而安。後歸粵西。蕭如也。

僧渾融者。督師何雲從之部曲也。何督師亡後。遂披薙爲僧。

觀音巖在永興縣西五六里。巖高數十丈。臨江壁立。懸厓覆洞。山足至洞頂。高八丈許。洞之厂上。附頂處。架木爲龕。可布三四席。中奉普門大士象。懸梯以登。梯凡三十四級。下臨江處。爲僧舍。遠望之。如方壺蓬島。自庵後。循梯以登。龕梯三接。皆陡立。自下望之。如登天。登龕縱目遠眺。心神爲之條暢。江中巖前有獅子石。爪牙頭目逼真。水漲時。舟遭之立碎。耒人以形家言。鑿碎其脣齒云。庵之西。別有靜室一所。爲樓三楹。亦在懸厓之上。有平地丈許。鑿石級三層。不可鑿者。補之以梯。去平地有六七丈。壁有石坎。大如斗。中有泉水。盈一掬。冬夏不涸。鐫觀音泉三字。靜室之結

構。猶未就也。

永興城中。地高於城牆者丈許。亦一奇也。

永興以上。山益奇峭。無寸土。溪流曲折。層累而上。多灘險。舟行甚艱。東南五里許。有彈子厓。石壁臨流。壁上有小孔。無算員如彈窩。俗云漢李廣過之。彈壁而成。此荒誕可笑。又東二十五里。爲侍郎窾石厓。下有穴。可泊舟。俗傳唐韓愈謫陽山令時。曾泊舟於此云。

程江口在永興縣東九十里。有程江水自東來。流入耒水。案程江水發源有四。一出回龍山。一出梧鳳山。一出九峯山。一出周源山。合流而西。至程江口入耒水。其地出煤炭。賈舶所聚也。

郴州地當騎田嶺。高在天表。相傳郴地與南岳祝融峯齊。理或然也。自瓦窰坪而東南。山皆秀麗。林木叢茂。溪流湍激。漩覆處。爲轉水之車。設架置軸。貫二輪於軸端。外巨於內。十之一有奇。輪周列三十輻。絙藤爲之。以湊於軸。兩輪之間。相去約六七寸。編竹爲方筭。置之兩輻之間。以爲齒。以水之高下。爲低昂。沒於水際者。十之三。齒端橫竹筒。如輻之數。外軒而內輕。軒者低留節。而窾其輕之端。順水之勢而斜帶焉。湍水激其筭。筭行而輪動。水只知帶筭而

流也。而不知芻之反出水而上矣。只催前芻之上也。而不知後芻之復水而下矣。只知帶芻而動也。而不知筒之已攜水而升矣。筒攜水而升。勢既低斜。水必下注。迭出迭入。迭注迭轉。刻木爲槽。橫於輪旁。以受水焉。承之以規。分灌田間。名曰筒車。此法不用人牛之力。而水自升。亦水法之最善者矣。中原江浙。地水平衍。但有山水處。卽堰壩而爲之。惜無講究及此耳。柳諺曰。一灘高一尺。十灘高一丈。仔細思量起。柳州在天上。信矣。

蘇仙橋。有柳江祠。祠祀柳毅。俗傳毅。柳人也。

柳州湧泉門烏石磯。在溪側。平地突出一磯。嶙峋秀皺。亦一奇觀。若移此石於中原。不知受米老輩幾許隆重也。

烏石磯旁有斷碑一片。題曰唐宰相劉瞻故里。柳土俗傳有九仙二佛。劉瞻九仙之一也。瞻爲唐名臣。以直諫顯。乃有劉氏三仙之說。不知何據。

柳州城東橘井觀。爲蘇瞻故里。道書中第十八福地也。宮觀規模。稍存古意。庭前古柏二十圍。滑澤無皺皮。天矯三十餘尺。趙宋以前物也。橘井在庭中。甃砌嚴整。古跡中之最有據者。

義帝冢有祠。乃柳州舊學宮。故碑數十座。略無可觀。天下

廢物。無過於善知識語錄與學宮碑碣者矣。登隴讀古碑。乃元至元中所立者。義帝滅秦興漢。爲世界升降之機樞。擬作一詩以悼之。

江南僧廓然者。建庵於宜章中途。武勇絕人。與賊鬪。皆披靡而去。或有歸依爲弟子者。

蘇仙山上爲靜思宮。中爲中觀。下爲白鹿洞。靜思宮在山巔。亦頗高。中奉蘇耽母子像。屋宇皆堅緻。略無登眺之致。宮後有亭。亭中一石臨崖。垂垂欲落。鐫沈香石三字。云蘇耽跨鶴昇仙處也。亭中有蘇耽跨鶴像。鶴形肥胖如鵝。見之令人失笑。其上更有茶盤石。此地稍可。然苦無水。中觀門臨流水。絕勝靜思。然屋宇頹敗。僧亦不堪。上一層有小閣。可以眺遠。觀前地有仙桃。乃土中石子。掘得之。云磨服可治腰痛。又云能治百病。此物形如腰子。治腰腎痛。理或有之。白鹿洞石秀絕。洞宏敞。東南向。高丈餘。深尋常。石乳所結。如華萼下垂。東北一小洞。可偃僂而入。云極深遠。可通永興。瓌瑋可遊覽。使在下江。不知裝點何似矣。洞前一亭。乃州牧陳允臣所建。石壁上鐫宋淳熙中諸人名氏。字亦可觀。予爲之徘徊流連而不能去云。

柳州吏目陳思安。初隨大兵駐荊州。後從奮威取寶寧。乃

僅得此一命。功名之會。難言之矣。昔人言軍功河功。爲古
今取奇之二竅。一往語耳。

思安言。郴州脚夫。盜取廣客貨物。變怪百出。皆有至理。如
廣錫式如門檻者。曰門檻錫。每塊約重五六十觔。廉隅方
正。鑿之印記。亦非負之而走。烏能於中盜取分毫乎。其法
取錫塊。以繩纏縛入釜中。水煮百沸。錫塊周圍雖極熱。然
爲水沃。則不得烱化。其中心去水既遠。熱氣所逼。全在乎
是。則已化爲汁矣。取錫離水。以熱鐵箸透取一竅。而軒輕
其兩端。錫汁從孔中流出。取足而實其竅焉。錫塊周圍不
改舊觀。而中心已虛矣。又廣錫每十口爲一捆。捆載而過
嶺者。踵相接也。先置最小者一捆。而易客之次小者。所爭
分寸耳。客固不覺也。既又以次小者易差大者。層疊偷換。
日計不足。月計有餘。不數番。化最小而爲最巨矣。嗟乎。盜
亦有道。不止妄意室中之藏。稱聖已也。天下事未有不從
格物致知入門者。觀榔賊之盜錫可知。而今之讀書學道
者。皆鹵莽滅裂以從事。何怪乎役役終身而無所得也。爲
之浩歎。

萬壽念禪師之道場。在興寧界上之萬壽山。

憶予年十四時。始見南華。便有放翻宇宙之眼界。所苦者

字句之間。時有窒礙。遂搜諸家注釋讀之。家塾之中。藏書
不廣。郭向古注而外。惟副墨與會解耳。會解乃明烏程潘
基慶良相氏之所集。以內七篇爲宗。取諸家之注。總注於
每篇之後。又以外篇雜篇。各以類從。附之。卽以莊注莊也。
逍遙遊。則附以繕性至樂外物讓王四篇。齊物論。則附以
秋水寓言盜跖三篇。養生主。附以刻意達生二篇。人間世。
附以天地山木庚桑楚漁父四篇。德充符。附以田子方知
北遊列御寇三篇。大宗師。附以駢拇徐無鬼則陽三篇。應
帝王。附以馬蹏肱篋在宥天道天運說劍六篇。而以天下
一篇冠於册首。曰莊子自序。先君所藏本。只有逍遙齊物
養生之三卷。後四卷徧覓不得也。後遊吳門。見金聖歎先
生所定本。亦依此序。而刪去讓王漁父盜跖說劍四篇。而
置天下篇於後。予嘗問金釋弓曰。曾見潘本會解否。釋弓
曰。唱經堂藏此本。今籍沒入官矣。則聖歎當時印可此書
可知。予求茲全帙久而未之見也。寓榔時。於無意得之。自
人間世以後。皆當日所未見者。道德會解。則節取古今釋
道典籍。及諸家注疏。拉雜注之。無義例倫次。殊不足觀也。
南華會解人間世篇。引羅勉道曰。莊子爲書。雖恢奇佚宕
於六經外。譬猶天地日月。固有常經常運。而風雲開合。鬼

神變幻。要自不可缺。古今文人每奇之。顧其字面。自是周末時語。非後世所能悉曉。然尚有可徵者。如正獲之問於監市履豨。乃大射有司正司獲。見儀禮。解之以牛之白類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之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乃古天子春有解祠。見漢郊時志。庸子乃掌堂涂之子。猶周王侯之子稱門子。義臺乃儀臺。鄭司農云。故書儀爲義。其脰肩。乃見考工記梓人。爲磬文。數目。顧脰。肩卽顧字。如此類不一而足。而士無古學。不足知之。作者之意。鬱而未伸。剽竊之用。轉而多誤。

苟非迥出人情之外。必不能成大計。若夫王道本人情之言。爲天下人言之也。

王騰蛟家有一狗。斑爛其毛。呼曰斑狗焉。每月初一十一。二十一。必齋三日。值齋日則不食。終日糞穢。水漿略不入。口置飯於其前。必臥而守之。有雞貓等物來食其飯者。必起而逐之。復臥而守之如故。至次日始食。百不失一也。計數之學。不能獨特明悟。必假器以爲加減乘除之具焉。若古之六觚之籌。今之七珠之盤。皆所記繁多之數。補記載所不及者也。余以爲凡物之有數者。皆可用以爲計數之器。物之大者莫如蒼天。然彼蒼者。特寰宇中一大算器

也。何以言之。渾天之形。兩極不動。赤道中分。界而爲二。是計數之一大盤也。宮次十二。縣象昭然。三百六十五度。井然不紊。是盤中之三百六十五位也。二曜五緯。參伍錯綜。或入北陸。或出南陸。少者二十七日。一周於天。多者二十八年。一周於天。則位位皆具算珠。而二曜所以紀總。五緯所以紀零也。於是章部氣朔定。而百千萬世之歲月時分秒。莫不可紀矣。彼聖人者。敬授民時。俟百世而不惑。豈有異能哉。不過以蒼天爲一大算子耳。

王元穎題畫竹二首。削盡穠華。是此君。碧欄銀沼醉氤氳。全憑出格幽微韻。體出無聲太古文。定裏只消風引月。夢來惟覺水依雲。機材寫盡湖州派。清影知他聞不聞。一解籟初篁葉未開。紛紛何物點蒼苔。非關何宴眉間落。應是湘娥淚裏來。無力豈堪題漢署。不妝空自散梁臺。王猷正喜看新綠。飛雪還驚墮酒杯。二

野語云。古有數九九之語。蓋自至後起數至九九。則春已分矣。如至後一百六日爲寒食之類也。嘗聞判太史局鄧宗文曰。豈特此爲然。凡推算皆有約法。推閏歌括云。欲知來歲閏。先算至之餘。更看大小盡。決定不差殊。謂如來歲合置閏。止以今年冬至後餘日爲率。且以今年十一月二

十二日冬至。本月尙餘八日。則來年之閏。當在八月。若小盡止餘七日。則當閏七月。若冬至在上旬。則以望日爲斷。十二日足。則復起一數焉。推節氣歌括云。中氣與節氣。但有半月隔。若要知仔細。兩時零五刻。假如正月甲子日子時初刻立春。則數至己卯日寅時正一刻。則是雨水節也。推立春歌括云。今歲先知來歲春。但看五日三時辰。謂如今年甲子日子時立春。則明年合是己巳日卯時立春。若夫刻數。則用前法推之。凡朔望大小盡算。悉有歌括。惜乎不能盡記。然此亦曆家之淺事耳。若夫精微。則非布算乘除不可也。余歎舊曆乃爲此等歌括之所限。其疎漏不合天行可知。然亦不可不知也。

明宏治十六七年間。荆塗峽間。忽有水怪作孽。阻拒峽口。淮水不得泄。則壅而旁溢。春六濠潁之間。田廬沒。商舶至湖時。遇怪風浪。多顛覆。往來棹渡小艇。或至中流。或近岸。若旋風起。大浪三四。掀逐而來。人艇俱沒。以是土人名其怪曰趕浪。相諱不敢犯。又或夜靜月明。梢人見有物若巨木。偃臥沙際。方報告驚詭。則倏然入水。風浪遽作。於是又名神木。如是者又四五年。正德以後。患息。人復見於渦河中。己巳歲。渦河乾涸。通騎相傳。又徙於潁水。後潁水復涸。

或又傳入黃河中。墨談曰。此物或卽巫支祁也。余聞洞庭湖中。近亦有巨木作怪。蓋木有生性。較飛潛之物。特未脫根於地耳。不如金石之冥頑也。木旣經數百年之久。其得於天者旣厚。而復脫根於地。又漂沒於水中。常得水土之滋。其爲怪也不亦宜哉。

汝州之治諸井。皆以夾錫錢鎮之。每井率數十千。問其故。一老兵曰。此邦饒風沙。沙入井中。人飲之則成瘰。夾錫錢所以治沙土也。楮記室曰。因思惠山泉清甘於二浙者。以有錫也。余謂水與茶之性最相宜。錫餅貯茶葉。香氣不散。錫壺煎水久。則土下沈皆成鹹也。

古者一井之地。以二十畝爲廬舍。因爲市以交易。故曰市井。楮記室引調言云。

宋崇寧年。西都修築者。患苑中池水易涸。或云置牛首池中。則水不涸。置之果然。

元朝末年。官貪吏汚。因蒙古色目人。罔然不知廉恥。爲何物。其間人討錢。皆有名目。所屬始參曰拜見錢。無事白要曰撒花錢。逢節曰追節錢。生辰曰生日錢。管事而索曰常例錢。送迎曰人情錢。勾追曰齋發錢。論訴曰公事錢。覓得錢多曰得手。除得州美曰好地分。補得職近曰好口窟。漫

不知忠君報國之爲何事矣。劉繼莊曰。若明初吾不知也。明季耳目之所睹記。何一不然耶。

全邊略紀。桐城方孔昭潛夫之所著也。潛夫於崇禎初。爲兵部職方郎時所著。共十二卷。其書略錄一代事跡耳。未見歷朝實錄。聞見淺陋。而諸邊形勝道里遠近。暨諸堡塞。毫無考訂。明末人留心邊計者。胸襟眼界。只於是耳。可歎也。

古人以謂飲茶始於三國時。謂吳志韋曜傳。孫皓每飲羣臣酒。率以七升爲限。曜飲不過二升。或爲裁減。或賜茶茗。以當酒。據此以爲飲茶之證。案趙飛燕別傳。成帝崩後。后一日夢中驚啼甚久。侍者呼問方覺。乃言曰。吾夢中見帝。帝賜吾坐。命進茶。左右奏帝云。向者侍帝不謹。不合啜此茶。然則西漢時已嘗有啜之說矣。非始於三國也。

衡州六十里泉溪。五十里插草。五十里小江口。六十里新城街。六十里快一本作狀牌頭。四十里耒陽縣。十里阜頭市。六十里上寶街。六十里瓦窰坪。四十里郴州。

吉坦然。江寧人。流寓衡陽。其尊人扈從永曆帝上雲南。坦然時尙少。亦隨之往。甲午開科中式。授大理府雲龍州知州。後改授姚安府姚州知州。清兵至。投誠授蒙自縣知縣。

坦然隨其父往來於迤東迤西諸處。知滇事最詳。後出滇。流寓粵東。移衡陽焉。余問以滇中諸事。坦然多目擊者。永曆之自緬歸也。吳三桂迎入。坐輦中。百姓縱觀之。無不泣下沾襟。永曆面如滿月。鬚長過臍。日角龍顏。顧盼偉如也。有滿洲人見之。以爲真天子。遂有密謀以圖中興者。事泄。誅四十餘人焉。予曰。我向聞其人。而遺其人之名。先生猶憶得否。坦然曰。亦忘之矣。然於法場上。見爲首者。長七尺餘。形如虎豹。皆言其膂力絕人。騎射爲滿洲之冠。永曆以此益不得更延時日矣。予曰。聞帝崩之日。天有風雲之變。果然否。曰。吳三桂既得密旨。請帝於北門庫飲奕。遂弑之。百姓初不之知也。是日天極晴朗。忽有黑雲起。風雷交作。城外里許。有金汁湖。在歸化寺側。民儲水灌田者也。有龍出於中。蜿蜒升天。頭角爪牙皆見。衆方駭觀。忽喧傳帝崩。於北門備梓宮矣。嗟乎。人心天象如此。而明竟亡。天道果不可測也。

本朝賜吳三桂四滿婦。凡行軍必隨往。此清制所以寵異諸王也。通天塔。卽自鳴鐘也。其式坦然搆爲之。形如西域浮屠。凡三層。置架上。下以銀塊填之。塔之下層。中藏銅輪。互相帶。

動。外不得見。中層前開一門。有時盤正圓如桶。分爲十二項。篆書十二時牌。爲下輪之所撥動。與天偕運。日一周於天。而盤亦反其故處矣。每至一時。則其時牌正向於外。人得見之。中藏一木童子。持報刻牌。自內湧出於中層之上。鳴鐘一聲而下。其上層懸銅鐘一口。機發則鳴。每刻鐘一鳴。交一時則連鳴八聲。鐘之前有韋馱尊天象。合掌向外。左右巡視。更上則結頂矣。此說未之前見。宜供佛前。以代蓮花漏。予懇坦然拆而示之。大小輪多至二十餘。皆以黃銅爲之。而製造粗糙。聊具其形耳。小用卽壞矣。坦然未經師授。曾於唵答公處。見西洋人爲之。遂得其竅。竅然於幾何之學。全未之講。自鳴鐘之外。他無所知矣。坦然善醫。涵齋頗稱之。予未暇領教。然甚言其難。似可與論此事者。

唐子霖言。華山道士范上右。明季司禮監秉筆太監也。與王山史遊。有詩云。非求不死棲名岳。有媿貪生遠帝宸。亦中官中之有品節者。紫廷言。有明棄大寧。棄河套。棄哈密。而邊事日非。土木之變。不至於靖康者。幸也。余曰。其崔浩之論劉裕。克長安而不能守。將急歸以成篡弒。明英宗之得歸。燕都之不陷。不

但于少保之功。亦因也。先謀圖普化。思結好於中國。精神之所注射。在彼不在此也。紫廷爲予擊節。紫廷論趙宋規模。遠遜漢唐。今之稱復三代者。當曰漢唐明。不當曰漢唐宋也。宋只可比司馬晉耳。予曰。然。邵堯夫已見及於此矣。客有問國祚於堯夫者。堯夫以晉史封示之。後世只知神堯夫能預知靖康之禍。與懷愍一轍。而不知兩宋之事事合符兩晉也。周獻之言。其嬪之舅姓沈。字龍陽。山陰人。在都門。妻懷來。人生一子。不茹葷。得錢卽買香以供佛。年十八以疾卒。其將死也。父母環而哭之。子曰。吾非父母之子也。吾前身乃老僧。寄靈於父母家。今去矣。後十年。吾更送一子。以還父母。送老人之終也。十年後。母年已將六十。復生一子。生三歲而獻之南來。音信斷絕。不知其後何如也。

揭仲翔云。福建邵武府太寧縣。有石網山。四周危峯峭壁。中國平地八十餘里。惟一逕可入。一逕可出。百物畢具。惟乏鹽耳。恐桃源不能過也。彭躬庵曰。他日功成歸老。鑑湖一曲。吾已卜之石網矣。涵齋曰。聞廣東省出兵。傳言剿謝厥夫之餘黨也。厥夫閩人。爲盜於海上者。

黃明亦閩人。前聚衆於黎平。官軍征討。平其衆。得其首上。聞然實非其首也。

虛谷大師。本無錫秦氏。其祖爲長沙太守。遂流寓衡山。宗族間已久不通音問矣。師年七十有六。而精健如少年。視聽尙不稍衰。其教下法派。則本之二楞一兩。固賢首也。曾聽南華內七篇於耳。觀師有省。自此深好外典。爲人直逼前古。好學之誠。出於天性。更能誨人不倦。毫無覆藏。見處亦自超脫。嘗授等韻之學於語拙韻主。韻主真定鉅鹿縣人。爲黃山第二代教授師。當明中葉。等韻之學盛行於世。北京衍法五臺。西蜀峨眉。中州伏牛。南海普陀。皆有韻主和尙。純以唱韻開悟學者。學者目參禪爲大悟門。等韻爲小悟門。而徽州黃山普門和尙。尤爲諸方之推重。語拙師幼不識字。年三十矣。入黃山充火頭。寒暑一衲。行住坐臥。惟唱等韻。如是者六年。一旦豁然而悟。凡藏典繙繹。無留難者。遂爲第二代韻主。教授師。歲在丁卯。傳法南來。五臺顯愚和尙甚器重之。桂王聞其名。延入藩府。執弟子禮。學等韻。後養於南岳。以終老焉。虛谷師嘗從之學。深有所得。受付屬。迄今五十年矣。嘗抱人琴俱亡之懼。逢人卽詔之。學韻。聞予至甚喜。予於聲音之道。別有所窺。自謂頗竊造

化之奧。百世而不惑。然於等韻必殷殷訪問者。則以唐宋元明以來諸書切脚。咸宗等韻。苟於門法稍有齟齬。則不能得字。而未經唱誦。則聲韻不真。三四十年来。此道絕傳久矣。間有一二人留心此事者。未經師承口授。終屬模糊不足學也。大師始遇予於康甲夫家。爲余唱誦通釋一過。梵音哀雅。令人樂聞。確有指授。非杜撰也。余既願學。大師復不吝教。留彼數日。而等韻之事畢矣。

余髫年於燕都仁壽寺。遇蜀僧大悅。自言善唱等韻。少少爲余言其梗概。不及學也。後至吳門。與朱姓庵爲友。性庵精音律。而於等韻未有傳授。樵李陳嘯庵先生。著有皇極統韻一書。亦精唱韻。余雖得一晤。而不及久作盤桓。其後訪之緇流。竟無一人矣。

虛大師言。攸縣人陳五篋。字逸子。別號南雲拾殘。有憩岳吟於南岳。死已久矣。虛師藏其手書一卷。出以示余。猶是性靈之作。東南不睹此音久矣。余錄其自西山路歸文殊庵紀異一首。太乙司元精。天地受悃惱。人有一雙眼。正能悃惱中。視天地。數作一本敬身理。無爲一山數里。宕神奇。安得不凜然肅穆。以爲造物之險夷。西山兩日雪。客予正其期。眠餐非細故。主人賴扶持。主人忽有行。客亦匆匆就道去。

禦寒雖有衲。力弱還存杖。投杖於水不能止。衲亦隨身隕。樹底森竦荒冽。險邃荒否。用杖扶身材。杖不起。四顧維目泉。塞耳。將欲開口何所語。但見鳥無巢。亦見虎有蹤。深澗冰腹泉生齒。祇畏生勇忿。還於寒威相料理。縱然步步成傾。我杖我足不受恥。穿林得疎竹。樹間殘紅子。口心亦覺適。然喜。方過溪頭渡。遠水唐突瀾。漫煙四起。警咳震谷岳。未大安。知乾坤莽莽界。灑灑肅肅神。頑樸冥冥昧。昧從所觸。眼光咫尺落樹根。將憑何物為身尊。注聽山犬吠無聲。徘徊何處是山人。由來此山抱惺惺。怨尤攝盡收靈明。倏然西林見一樹。石出溪流不知煙去處。振衲拂杖到谷口。見籬逢橋如逢叟。杖亦逸。衲知寒。還坐石頭看林巒。他家童子遠道回。遇我問我何處來。我將語其故。為我言昨日不到野雞潭。前山後山晴顆顆。我行其間曾僕僕。言晴未已。山真晴。五峰擁出太陽精。沾衣炤襟靄停停。我吟童笑度高磴。神怡氣爽閱一純。向時過處無雞鳴。南天門上微風雨。穿袂收汗庾浸浸。杖得東指到於城。恍如有家作歸人。十步百步易玄妙。鬢鬣又似西山道。西山道窈冥。一作從此發深峭。鶴雀飛起衣帶邊。奔泉吼怒使之鳴不全。蒼復蒼。玄復玄。須鬢依然白懸懸。吾聞元化所居。混沌所遊。又

聞須彌頂。日月出其半。麟鳳不敢遭。赤帝駕言馳驟。一本我是俗下頑魯質。獨趣橋上看波激。前此橋跌雙足。今日與杖謀。寒杖不能立。催我急下層層石。將抵文殊庵。又是燦燦雪。苔映水晶玉界道。引我登堂坐堂奧。此詩運筆造語。無不奇肆。足見其人集中尚有數十首。俱瓌瑋可觀。不及錄矣。逸子有句云。將心與岳安。悠悠可思。虛大師又述一人句云。一家寒露葉。萬事暮秋蟬。甲夫言。吳氏軍中有樂器。曰知一本作花角。以竹為之。如銅招軍式。上安箬叫子。以吞吐為高下。其聲悠悠揚悲壯。調以宮商。前此無有也。衡岳岫嶺峯。古禹碑在焉。乃昌黎朱張諸君子。亟思一見而不可得者。神奇恍惚。雖不可以理論。然非晚近物也。小嵩山有靜室。衡陽先輩陳正典。有書萬卷。藏弄其處。前方遜一曾為予言之。許為予覓其書目來。不知何故杳無音問。或其家人不肯以書目示外人。雙石峯有雙石寺。神禹跡在焉。予主康甲夫。時往游之。三五里外。望見雙石峯。有瀑流如匹練垂天半。石橋當其前。橫跨空際。奇秀知唐人畫。土人云。此名禹王橋。過此即雙

峯寺逕矣。余謂二子曰。此何異海上三山也。昔人有若作一日神仙。即死亦甘心之語。少時從此橋經過。詎非一日神仙耶。山下有石。在田中。長丈餘。其形如魚。頭尾鱗鱗畢肖。曰鯉魚石。又一石。形狀大小如前石。而半身埋土中。前半出土外。想見通州漫叟石魚湖上之樂。取路登山。更半里。至禹王橋。即山下之所望見者。橋在半水嶺之前。石壁陡立。瀑流挂壁上。橫飛斜挂。萬態千狀。俗傳此水為羅漢運糧處。鄙俚可笑。聖元曰。時有魚自下逆水而上。乘水勢。沿石壁而登其巔。不知其為水往也。此為雨兆。若自上順流而下。雖久雨必晴矣。余曰。必鮎魚也。曰。然。非鮎魚。即黑魚耳。過禹王橋。折而下。有方巨石二。相距一二尺。曰。仙人對奕石。更半里。至雙峯寺。寺在兩山相夾處。扁曰。禹閣流聲。坐處黑暗熱鬱不可耐。南岳名山而無精舍。缺陷世界也。

聚元言。衡山草市人。單循良。少習舉子業。長棄去。無賴。以事到官。知縣孫維震見其儒雅。詢知其為讀書。命題為文。稱賞之。賞以銀。令其歸讀書。後為弟子員。其人知音律。自以其意譜漢魏樂府。入調皆合律呂。嘗乘舟夜泊湘潭。月明如晝。叩舷歌離騷。聲裂金石。鄰舟數百。多寢者。皆起聽。

無不泣下沾襟。歌竟。東方已白矣。自此疾作。竟不起。今其墓已有宿草矣。循良奇士。惜其生於衡。無所聞見而早死。使其今日尚在。相見時必有一番絕世講究。而今已矣。衡山人。或有知其學。他日入縣。當悉訪之。

仲翔言。福建口氏之事。壞於易明。明舊包衣人也。仲翔知之甚詳。

婁勝功。構竹屋於筏上。隨水上下。門有聯云。接天煙水橫三楚。映水樓臺別一家。座中聯云。水底有天行日月。座中無地着塵埃。問之。其令姪筆也。今寓中湘云。

聽唐子騰與唐子霖談寧羌州王輔臣之變。助之亂者。雖有董九疇。李國梁。李國棟等。而先殺寧羌知州者。蔡元也。子霖甚悉。蔡元前後事。敘其取秦州。守關山。及關山失而復取。困清兵於內。後由階州入川。求救於王屏藩。取漢中。以通歸路。王平涼與官兵對壘。嘗獨騎追貝勒王。入連營。十三座。無有嬰其鋒者。聞之。令人勃勃有生氣。今此公總兵於古北口矣。不勝浩歎。

聽子騰談趙勇略。王奮威不合始末。蓋自勇略鎮寧夏時也。入川相遇於寧州。幾成吞并。奮威亦危矣。余謂子騰曰。古云。山東宰相關西將。今之將帥。半皆閩人。然靖逆勇略。

奮威功業。尤爲俊偉。三人皆秦產也。極西北與極東南。豪傑皆爲時出。吾徒亦何爲哉。

衡州。苦瓜。卽北方之癩葡萄。江南之錦荔枝也。閩廣滇黔。人皆喜食。味甚苦。非虛寒所宜也。

亦舟以優觴款予。劇演玉連環。楚人強作吳歛。醜拙至不可忍。如唱紅爲橫。公爲庚。東爲登。通爲疼之類。又皆作北音。收口開口鼻音中。使非余久滯衡陽。幾乎不辨一字。余向極苦觀劇。今值此酷暑如炎。村優如鬼。兼之惡釀如藥。而主人之意則極誠且敬。必不能不終席。此生平之一劫也。

康繼武。吉安安福人。予因問以安福風物。繼武言。姪孫康放仁。奇士也。放仁字霧孫。天資過人。性穎悟。家貧無書。曾經其目者。無不通曉。通音律等韻。天文曆法。不經師授。自能解了。占驗未來事。多奇中。平西昭武中。知後必復康熙。年號。終身絕意仕進。嘗自言腹有藁二十二卷。囊括萬象。未經筆之於書。繼武兄弟。雖其叔也。而以師事之。嘗欲授之以學。曰。汝等稍有出頭日。當爲我覓寫書人數十輩。春半年糧。以成此書。書成走下江。請政於諸大人先生。然後藏之名山。以待其人。繼武曰。余兄弟以奔走衣食。沈酣舉

業。口八比之外。他無所言。歲月悠悠。以爲有待。不意其遽爾長逝也。逝之時年五十二。今年亦不過五十三耳。死於去年辛未之季春。無諸疾苦。時寓一僧庵。先一日呼其子。至子年尙幼。無所知。屬曰。吾卽死。汝斂我以白布二匹。以還我潔白之體。買棺只須銀一兩餘。不得至二兩也。無他屬。次日死。其子於研池下得一紙。乃細書其死之時日。并諸未完事云。其妻不得於舅姑。自父母死後。終身不見其妻。少時留心禪學。晚年乃言禪學無用。余意其或得聞佛典也。繼武曰。曾來南岳訪破門筆墨。幾欲狂死。使今日尙在。得先生來。把臂入林。不知作何許盤桓也。異哉。余之此行也。如此人物。正予日夜之所禱祝而求之者。縱千里萬里。猶將買草鞋得得而往。乃在安福。取道江西陸路之所必由者耶。余意其人遠勝王而農。其學不由聞見而入。得之於天者爲多。且名心淨盡。不假外飾。真吾友也。先余來而歿。不及一載。而更無一人傳持其學者。生旣同時。且來其地。而竟不得一見。令人氣盡。因思天下之大。億兆之衆。安能必其無絕倫超羣之人。好學深思。心知其事者。然真實學問之人。必不奔走風塵以求名譽。我旣不知如此人物。乃在何許。而彼亦不知天下有余。相須甚殷。而會合無

由彼蒼蒼者性與入殊。不惟不足以恃。且似有意播弄顛倒者然。不知餘生尙能得一二人以據懷抱否。寫至此。不知涕泗之何從矣。安福更有吳蓊水者。名雲。年八十矣。以文名。深於理學。大全綱目。皆有纂述。久客都下。今歸老山中矣。明末明經也。又有管珏者。字石楠。善畫竹。亦先朝明經。此二人者。爲世所知。今皆在安福。然此等人。又非余所敢亟見者。

繼武言。安福之西六十餘里。袁州之界。有武功山。高與南岳齊。而險峻過之。中多古道觀。朝山者四時不絕也。又有蛤山。山有洞曰石城。深遠莫知所止。潛通閩廣諸省。云中有大川三。有舟可濟。遊者秉燭入。數十里。至風花雪月四洞。炬恐不繼。多屆此而返者。更前則阻水。跋涉維艱矣。風洞中。四時晝夜常有風。花洞中石五色。陸離嵌空如雕鏤。至此儼入萬花谷。雪洞中石白如霜雪。瑣細如堆鹽墜絮。月洞上有一竅透空。天光所照。儼如半月。亦天下之至奇也。先朝郡人劉孔當。字喜聞者。未第時。讀書於此。嘗見二老者相對坐石上。蹤跡之。忽不見。如是者數四矣。後覓隱處以待之。見其來也。迫而就之。二老者走入洞。追而求之。洞由此開。前此未聞也。此洞中寬衍宏敞。遠勝包山之林

屋。而世人尙多未知。孔當後爲名進士。著有五經難字。五經叶韻。共若干卷。上附琉球紅夷字。甲夫家有其書。曾見之。余聞此不勝驚歎。前在甲夫家。一住數日。乃不知有此異書。難字叶韻。不關有無。若紅夷琉球。則正余所懸金而求。募賊以竊者。乃面失之於康甲夫也。紅夷文字。必用蠟底諾語。以合其土音。必稍有異同。琉球字。又不知宗何國矣。歸途當更過清溪。以訪之。胡案開石城洞者乃劉瀘瀘非劉喜聞也瀘瀘諱元當見

先師日記

繼武又曰。放仁昔同繼武在書舍。其鄰卽繼武之叔日修之所居也。時當八月晚。露坐納涼。日修年方壯健。醉後呵罵奴婢。放仁聞其音。謂繼武曰。日修叔祖不久矣。音與神離。當不出兩月也。後一月餘。果暴疾而卒。安福西門外。明三百年科甲。不可以更僕數。至爛木橋而止。爛木橋無有登甲榜者矣。橋東地名魚鱗。劉氏聚族居焉。烏兜陳氏。則在橋西。陳二止先生晚年。靜極而慧生。有來訪者。必先知之。或不當晤。身先避去。於途中思得譜土音之法。宇宙音韻之變遷。無不可紀。其法卽用余新韻譜。以諸方土音填之。各郡自爲一本。逢人卽可印證。以此法授諸門人子弟。隨地可譜。不三四年。九

州之音畢矣。思得之不覺狂喜。由此而思方輿之書所紀者。惟疆域建置沿革。山川古跡。城池形勢。風俗職官。名宦人物。諸條耳。此皆人事。於天地之故。概乎未之有聞也。余意於疆域之前。別添數條。先以諸方之北極出地爲主。定簡平儀之度。製爲正切線表。而節氣之後。先日食之分秒。五星之凌犯占驗。皆可推求。以簡平儀正切線表爲一則。諸方之七十二候。各各不同。如嶺南之梅。十月已開。湖南桃李。十二月已爛漫。無論梅矣。若吳下梅。則開於驚蟄。桃李放於清明。相去若此之殊也。今曆本亦載七十二候。本之月令。乃七國時中原之氣候也。今之中原。已與月令不合。則古今曆差爲之。今於南北諸方。細考其氣候。取其確者。一候中不妨多存幾句。傳之後世。則天地相應之變遷。可以求其微矣。余在衡久。見北風起。地卽潮溼。變而爲雨。百不失一。詢之士人。云自來如此。始悟風水相逆而成雨。燕京吳下。水皆東南流。故必東南風而後雨。衡湘水北流。故須北風也。然則諸方山之背向。水之分合。支流何向。川流何向。皆當案志而求。彙爲一則。則風土之背正剛柔。暨陰晴燥溼之徵。又可次第而求之矣。諸土產此方所有。他方所無者。別爲一則。而土音譜合俚音譜。共爲一則。而其

人性情風俗之微。皆可案律而求之矣。然此非余一人所能成。余發其凡。觀厥成者。望之後起之英耳。烏兜二陳。高風被於鄉里。至今烏兜二十餘里。人皆化之。耕讀不應科舉。深衣幅巾。見官長亦不變。此風海內無有也。陳狂奴。舊字元聞。劉渤。字巨溟。前劉益其言之。然遺其名。并譌其字。今正之。安福城東門。有復真書院。鄒東郭先生祠也。祠中藏書甚富。東郭爲姚江門下第一人。在龍谿之上。安福武功山。高大與南岳等。千峯萬壑。皆用南岳之名。如祝融。天柱。石廩。亦有馬祖磨鏡臺焉。古跡之可笑類如此。石城洞。鴿湖之水出焉。故曰鴿山。非蛤山也。武功皆道院。有僧舍曰白髮庵。皆耆德之所駐錫。四方耆宿至。以銀數十兩貯常住。衣食不外求矣。蘄濟言。衡山之西南。地名白杲。在中山之後。行鹽之市井也。今有北來僧寓其地。書大字。以筆縛於肘。濡墨而運之。不以手。極奇。昭代典則。晉江黃克叔所編輯。共二十八卷。自太祖高皇帝至穆宗莊皇帝。倣朱子綱目例。然詳於制度。畧於事跡。

雖聞見疎陋。而體例尙有可觀。

秦優新聲有名亂彈者。其聲甚散而哀。

子騰言。流客木雅零者。本姓朱。河南天潢也。能製奇器。多異技。有鐵標十二枚。藏兩袖中。舉手卽發。又有屏風置座後。中藏萬弩。機在座下。軍中下營。施之坐後。猝有奸宄。舉足萬弩齊發。又有摺疊船。可藏巾笥。有急欲渡。卽湊合而成蓬梳云。今其人尙在。嘗爲木牛流馬。人以爲怪而毀之。卽其子亦不傳也。人有求其法者。曰以寶劍贈佳人。烏乎用之。

壬申之夏。於衡州署中。初定韻譜。先立鼻音二。鼻音爲聲韻之元。有開有合。各轉陰陽上去入之五音。共十聲。而不歷喉腭舌唇齒之七位。故有橫轉而無直送。橫轉爲平上去入。而平聲則有陰陽。故五等韻。惟不達此。故多重疊。次定喉音四。爲諸韻之宗。太西蠟等話。以○阿咿嗚午之五音爲韻父。然午卽嗚之橫轉上聲。女直國書則有六音。而第六字實卽第五字也。蓋外國皆不知有橫轉之五音。故有此惑。惟梵音十二字。恰合此式。然喉鼻不分。則父子無別矣。今定○爲喉之喉。開之開。阿爲喉之腭。開之合。咿爲喉之齒。合之開。嗚爲喉之唇。合之合。四音定而萬有一千

五百二十之聲。舉不出其範圍矣。是之謂正喉音。又從○字追出○字。爲○之半音。從阿字轉出而字。爲阿之轉音。從咿字想出○音。而見之於齒之○。思茲雌。故○之伏音。從烏字究至于字。于爲烏之送音。○而○于田字爲變喉音。又以開口鼻音爲韻。分配○阿咿烏。則爲鴛翰英翁。此四音爲東北韻宗。又以開口鼻音爲韻。配以○阿咿烏。則爲西南韻宗。此八韻立而四海之音可齊矣。次以喉自互交合。凡得音一十有七。喉鼻相互交合。得音一十。又哀燠二音。有餘不盡。三合而成五音。共三十二音爲韻父。韻歷二十二位。則韻母也。橫轉各有五子。子凡若干萬。有不齊之聲。無不可資母。以及父。隨父而歸宗。因宗以歸祖。由祖而歸元。天地之祕藏。一朝啟之。歸山後次第成書也。紫廷與余露坐蕉陰下。論周易乾坤二卦。深有理會。其論四德。實見傳義之謬。紫廷論內政軍令。有心得焉。

壬申五月二十八日。奉旨點心。每佐領下。挑擺牙喇八名。鎗手二名。噶把什一名。共十一名。候旨備邊。李默齋諱而熾。與之談醫。似有所見。盛稱休寧人汪昂所著醫方集要之妙。又言隆萬間。黃州人萬全字密庵者。名

醫也。所著有萬氏家傳。又名醫心法。醫家祕要也。臨川爲撫州附郭。在江西之東南。與福建交界。陽明當日駐於此。

李默老言。寧都有卞醇醇者。黃冠有道士也。今化去矣。默齋又言。興化莆田縣。萬曆時。有林龍光者。以三教名。有三教堂。今其法派。猶有存者。默齋有其書。多至數百卷云。方鑰紀要。默齋所著。注古方也。以方爲鑰。而溯通乎立方之意。以盡其變。爲類一十。曰表。曰裏。曰寒。曰熱。曰虛。曰實。曰氣。曰血。曰痰。曰火。曰鬱。曰廣嗣。類各若干方。方有若干變。共爲目錄一卷。

傷寒纂舊。胞與堂祖陶節庵六書集之爲歌。凡四十五則。蔣仲芳從而和之。加入十則。共五十五則。默齋爲之更訂者二十一則。又增補四十五則。共爲百則。分爲九門。傷寒六經本證八則。傷寒正病二十三則。類傷寒症六則。傷寒瘥症三則。婦女胎前傷寒四則。產後傷寒四則。則分幾條。條下補注。注內錄法。法辨同異。注後紀方。通爲凡例一卷。明醫規則。亦默齋所著。曰規則自序。曰慎藥擇藥法。曰求病之原。曰上清下補說。曰南北異宜。曰處方調劑十八法。即古之十劑。而增入溫清慎和推斷安養。以佐之者也。曰

陰火棄位。曰垣聽。曰追非集自序。曰問心錄自序。共爲一卷。而垣聽爲妙絕。問心錄追非集二書。惜不見全本。然如此立題。必有可觀。

西安將軍馬喇。特差筆帖式阿蘭圖。於壬申五月二十日申時。至暢春苑。奏云。憨頓私自逃走。將軍馬喇。并提督孫令肅州總兵官潘有龍。遣發官兵追殺。并祝囊來京等語。上聞大喜云。朕當日說憨頓要逃走。今果然逃走了。他跟的人少。官兵追趕。必定殺得他。又云。將軍馬喇。將祝囊親身從內地帶來。甚好。余曰。祝囊爲西域中雄傑。無素奈爾定合骨氣。則夷狄中之聖賢也。二人竭力以奉其主。憨頓爲邊患者十餘年。乃一旦爲人所擒。如縛雞然。則又何耶。憨頓雖逃去。得脫與否。尙未可知。然吾聞祝囊信儒生言。勸其主以讀儒書。親近儒者。則其爲人所擒宜矣。子騰尙不解余言。紫廷則不以爲河漢也。偶閱戎政便覽。見四川巫山營游擊。有名于成龍者。因思今天下有四于成龍。皆循良吏。此于成龍未知其人何如也。子騰言。陝西諸帥。如陳福西寧人。卽爲西寧總兵。後加提督。趙勇略亦西寧人也。爲西寧總兵。亦加提督。王奮威固

原人爲固原提督。乃千古之最少者。予問張靖逆何處人。乃臨潼人也。

夜夢同一人攜儒兒在一處看雲。有赤色如丹砂。成龍形。如彫鏤刻劃。頭角爪牙鱗鱗。纖細畢具。正南向。下自南而東北。久之而歿。其一人者不見。惟予與儒兒見之。少頃。又有赤雲自南來。亟呼其人同看。而雲形如馬。纖細生動。如前龍也。則三人同見也。境界靈異瑰瑋。此何祥耶。胡案龍馬坤象也。或者以此歟。

問涵齋以蔡長仁之爲人。長仁蔡元字也。元自海上投誠。投而復反。反而又投。後授陝西平涼守備黃九疇標下。飲酒不事事。王輔臣怒。欲以軍政填黜之。元曰。當太平時。無用元爲。若一旦邊廷有警。恐無覓元處也。輔臣奇其言而止。

紫廷誦關中劉石聲詩曰。華岳三峯如虎踞。黃河一綫下龍門。關中形勢。被此二句寫盡。而雄渾高亮。名句也。又唐昭陵聯云。健兒莫縱秋山火。褒鄂英靈不可當。蓋褒鄂二公。皆從葬昭陵云。又李子德愛妾換馬句云。十斛五花如反掌。驚鴻飛兔不同行。可謂妙絕千古矣。與紫廷偶談及經略圖海至平涼。初與王輔臣合圍平涼。

兵勢不可當。海放孱馬三五匹衝之。平涼兵亂。奇兵乘之大敗平涼兵。城北虎山原。平瞰城中。且爲餉道。海疾趨取而據之。城中乏食。遂克平涼。

子騰言四川多狻。食猴者也。鼻孔反上向天。見雲起。聞雷聲。卽趨避隱處。取樹葉以覆其鼻。少雨滴入。輒死矣。

子騰又言平涼靜寧之間。有物如貓。而首大色黃。人呼曰黃妖。家貓見之。卽隨之去。飲於河以滌其腸胃。至妖前聽其食。妖以舌舐之。毛隨舐落。磔貓而食之。此不知何物。後

偶檢字書。穀字呼木切。烘入聲。犬屬。似豹而小。郭璞曰。似鼬而大。腰以後黃。一名黃腰。漢書音義曰。穀。白狐子也。案

此卽子騰所言之黃妖。妖乃腰之誤。久不讀爾雅。不意於此遇之。當更檢爾雅注疏。及漢書音義耳。

紫廷言。人君之治天下。惟是非賞罰。喜怒好惡。爲之樞機。是非賞罰。隨喜怒好惡。則亂。喜怒好惡。隨是非賞罰。則治。

紫老好讀管子。以爲與聖經相表裏。此等語皆深有得於管氏者也。

壬申五月二十一日。甘州提督孫密題夷情。奉旨。懲頓等

屢諭勿令其逸去。前旨甚明。官兵旣尾襲。懲頓何故復令遁去。該總督嚴察具奏。餘着兵部理藩院會同議奏。

狻

紫廷言。太平府當塗縣。有曹先生者。而遺其字。理學家。兼精醫藥。有神奇之目。與王山史相與甚深。紫廷嘗請其診脈。曰脾胃疾也。待其發痔。則自愈矣。後果然。

紫廷吟其舊句云。燕安階泥溼。花遲檻露溫。余謂此遲字。當作去聲讀。音稚。若平聲。即遲速之遲。不如此解。

陸龍患眼痛。藥不愈。有眼科黃冠師。前治藍橋甚效。其方亦了不異人。惟用皂角子數枚。必有傳也。

紫廷偶述奧府之言曰。精神生於喜悅。智慧生於精神。名言也。奧府乃彭樹廬先生所著。余未之見。當覓觀之。必能益人神智也。

子騰向有嗽疾。端午後。吐血一二日。服山羊血及山漆而血止。然病日深。胸脅痛。不可轉側。嗽益甚。夜臥精神恍惚。此非參芪不能回陽。余先用八味地黃湯二三劑。已有起色。又感冒風寒。用發散藥一二劑。汗出甚多。虛弱已極。亟用六君子湯。加附子一劑。已愈其半矣。然每爲寒邪所傷。輒病。余問之。曰背寒少冷。即從背寒至四肢矣。余悟曰。此督脈爲病也。須用鹿角膠或鹿茸。即愈。從紫廷處覓得兩許。始服一劑。而精神迥異。平日此事難知。余滋懼焉。

子騰言。平涼一帶。夏五六月間。常有暴風起。黃雲自山來。

風亦黃色。必有冰雹。大者如拳。小者如栗。壞人田苗。此妖也。土人見黃雲起。則鳴金鼓。以鎗炮向之。施放。即散去。或有中者。必灑血雨。雲則漸低而去。入山穴中。人逐其迹。圍其穴。以火藥薰之。久之。其物死。掘而出之。非大蛇則大蟻也。口中腹中。皆冰塊云。

賜姓公未得臺灣也。積蓄皆貯海澄。鐵甲十萬副。穀可支三十年。藤牌滾被。銃炮火藥。皆以數萬計。公時在廈門。黃梧降本朝。海澄失。公聞之。神色不變。本朝封梧爲海澄公。世襲四十餘代。施焯起身行伍。隨鄭飛虹。字於隆。武時爲將。後隨賜姓在廈門。取臺灣。將不利於賜姓。賜姓覺。焯降本朝。後卒滅臺灣云。

紫廷欲作四瀆入海圖。取中原之地。暨諸水道。北起登萊。南至蘇松。西極潼關。爲一圖。苦無從着手。余爲之用朱墨。本界畫法。以筆從橫爲方格。每方百里。以府州縣按里至填之。府州定而水道出矣。

夢中忽悟。歸乘算術之理。歸之而盡者。從乘來歸之。不盡者。不可乘也。有實於此。不知其從橫之數。以開方法求之。可得也。

紫廷家藏楚地全圖。從橫皆丈餘。張挂甚難。流覽亦苦。紫

廷欲改爲書冊。可置案頭以便披閱。而請其法於予。予爲之先造經緯表一通。從橫相遇。可合可離。亦圖中之變調也。

紫廷言。襄陽總兵王化行。昔於隴州上山攻賊。不得上。將退矣。慮敵之尾其後也。先令一半以銃仰攻。一半先退數十步。立定仰攻。先攻者退數步。仰攻先退者復退。更番而下。退畢不失一人。滿州見之。以爲諸葛復生云。

魯監國世子。今開墾於許州五女墳。

涵齋云。黃庭。漳州人。善戰。持重。百戰不敗。賜姓之。攻金陵。庭留守廈門。於康熙二年。以五千鐵甲投誠。封慕義伯。後令其開墾於鄧州。

涵齋又言。海澄公黃梧。既據海澄以降。卽條陳平海五策。一遷徙沿海居民於內地。距海三十里。不令人居住。一言鄭氏祖墳風水甚美。當令人發掘。一鄭氏有五大商。在京師。蘇杭山東等處。經營財貨。以濟其用。當察出收拿。一鄭氏雖居海中。而其田產財賄。皆在漳泉等處。當察出收官。一造八槳小船數十隻。無風時出海。以取廈門。四面環攻。令彼疲於奔命。上然其策。惟遷海一條未行。鄭氏始祖之塋。在泉州之石井。發掘時不得尸。在漳州者無遺骸矣。梧

漳州平和縣阜隸也。與門役賴玉謀。潛通賜姓。殺知縣以降。賜姓用二人以爲將。使守海澄。而梧之報賜姓也。不遺餘力矣。三藩變後。鄭氏攻破海澄。梧已死久矣。發棺而戮其尸。尸用汞殮。肢體猶未僵也。其子投井中。出而剛之人。見其眼胞睫睫不已云。賴玉爲泉州提督標人所僇。遷海之策。施焯復言之。始行。

向聞陳亮工有天下驛路圖。而未之見也。更須留心購求。向欲取天下水道。依水經注體例。爲一書。以川水爲經。支水爲注。分合起止。悉以見在者爲據。久之未得下筆。今因料理楚地全圖。三楚江山。燦如列眉指掌。副本雖已寫就。究不如原本之善。乃就原本造楚水圖記。以江漢湘沅爲經。而貫串百川。

琴之十三徽。猶十二經絡之穴也。以泛音觀之。乃天地自然之妙。非人力所能爲也。張一絃於弓鼓。之作泛音。與琴之十三徽無異。琴之定徽。中疏而兩端密。乃變員爲方之法。以七徽居中。左右各六分之。故有十三也。法以規作半員。平分十三格。變爲直線。則成疏密之度矣。聲音之體本員。見之於器。則不能不方也。此前所未言者。紫廷言。朝廷設駐防兵一千於漢中。而西安荊州江寧各

添駐防兵一千。昔將軍圖海議於漢中。荆州各設駐防。誠為局外要着。後撤去漢中兵。今因飢荒流離。復添設焉。綢繆牖戶之計。蓋本之圖公云。

吉坦然為子騰定一方。以斂肺止嗽為主。用知母蒸貝母

人乳桑皮浸沙參蒸苡仁飯上訶子薄荷肉桂沈香曰潤

白散。後復來診。言前潤白散用白丑一兩煎湯浸之。晒乾而服。以引肺氣下行。余曰。此即張子和於壯陽藥中加牽牛之意。坦然以余為知言。

紫庭發興作衡山五言古詩一首。共讀之而樂也。衡岳自杜韓而後。鮮見作者。余嘗言諸大題目如岳瀆等。決不可率意落筆。題詩一首。世人只為不知利害。隨意塗抹。以貽笑於大方。浣花先生為此事中絕類離羣之聖。而於岱宗西華南岳皆題望岳。不敢正作。我輩何人。顧敢為浣花老人所不敢為耶。紫老亦頗見及於此。故於泰華諸題皆無題咏。今忽技癢不禁。邀余同賦。余不能辭也。

道林古刹。員悟勤洪覺範皆嘗主斯席。有明中葉。有楊指揮者。陰圖風水。毀其寺。今之道林。興復未幾也。

長沙北門外有關帝廟。神座下有石。上有自然之文。儼如梅樹根也。

紫廷破二十子全書。以管子四册貽余。管子雖不全。出敬仲之手。而其經世。允為一家之言。自是宇宙間不可少之大章句。三代而後。經綸天下者。俱不能出其範圍。儒者過信孟軻氏之言。束之高閣。不思仲尼以仁許管氏。是何意旨。可歎也。

文墨師出詩集一編。標題云錢荆山先生集。予不識荆山為何如人。乃一會稽陶姓。自浙東攜來者。大約亦浙人也。詩雖不入彀。而筆力甚雅。每每出人意料。近人中不數見者。集中有朱竹垞范季友詩。則斯人年亦不高。而復有送雲嶠大師詩。似亦非後輩也。夫

長沙西臨湘水。浩浩北一本注。無泊舟地。故四方船筏。輻輳中湘。昔興中丞撫軍時。曾於開福寺前開一河套。為泊舟所。工未就而罷。王撫軍因之大興版築。開渠繞開福。引湘水東北流。復注於湘。可半里許。則四方舟楫。無風濤之虞。做工者人給錢六十文。米一升。又柴菜錢三十文。故人樂於趨事。有訟於官者。先令原告出貲。督工待審判。而負罪者。量其輕重罰之。出貲做工。今北門沿湘一帶。新造草屋。儼然如市矣。先築堤塘數十丈。以遏水。余此來。見星沙氣象甚旺。迥異春初。此渠開。則中湘之勝。將移於此。然亦

不過一時計耳。日久坍塌。漸就堙塞。可計日而待。若能大興工作。更引瀏渭之水西來。冲刷汙塞。方為永久之計。然去瀏渭稍遠。且多岡阜。隔閼工費浩煩。非此公所能辦也。湖憶先業師有云。長沙西臨湘江。苦無泊舟之處。故四方商賈皆聚中湘。而省會之地。舟車不便。撫軍於北門開新河一道。亦星沙之急務。與此河互相發明。

管子雖不純乎一家言。自是經世奇書。自劉向校讐。訂為八十六篇。後有唐房元齡注。而語頗淺繆。恐不出元齡手。或曰出唐博士尹知章也。盧泉劉氏績。間為補訂。簡明貫穿。多所發明。又有趙用賢標本。亦可觀。明天啓間。宣城文學梅士亨。一本作亭有詮次管子成書十五卷。以其言之純者高一字。其解說暨駁雜者低一字。為傳篇。皆附以論說。雖未必一一皆當。然用心亦云勤矣。紫老深好此書。前與余談上下千古。至管子語多與余合。紫老驚曰。先生亦好讀此書耶。予曰。三代而後。欲經綸天下者。非穎上遺言。何從着手。諸葛孔明為千古一人。其學術全從此書出。紫老灑然異之。出其所刪定之者以示余。更惠白文一書。乃照其刪定者塗乙之。

吳錦霞言。崇明開基者。為王顧董施宋陸六家。而王施二家皆巨族矣。崇邑從二百里。橫五十里。周五百里。數年前

兵萬人。臺灣平後。裁汰至四千矣。長沙藥王宮後有竹圃。小亭幽寂可愛。亭聯集杜句云。身世雙蓬鬢。乾坤一草亭。甚佳。岳濤持小葉鹿含草一握來此。草性同肉桂。有引血歸經之功。佳品也。星沙在處有之。

楚中佛事。鉞鼓之外。加以銅鑼。哀雅梵音之中。忽聞此聲。令人驚悸。問其所誦經卷。則普門品暨三官經也。嗚呼。彼三官者。乃五斗米賊所設之教。顧有經焉。此地且與普門並駕而馳矣。

廬州人陳繼緒言。稍出開封歸德二府所屬八縣內。不在亳州也。

煙壳紙出鉛山縣。

貴竹黎平。有賴峒高峒。皆生苗。有漢人往賈。為所殺。官差旂牌吏目往問之。不服。亦皆為其所殺。貴西道副使張奇抱往撫。而巡撫衛旣齊已具題矣。今朝中差大人往審。聞將調兵往勦。此撫軍之失算也。

廬州人呼牛作阿。一本作孟二音亦奇。

倪用照嘉興人。嘗為廣西柳州前營守備。亂後罷官。偽周時改授融縣尉。又調懷遠尉。未幾辭官。遁入曹頭土司。亂

定後。載其母柩將歸嘉禾。至中湘。阻夏逢龍之亂。暫寓湘潭。今已六七年矣。予問以粵西諸事。用照多身歷之。其言多可聽。用記一二事以備參考。

孫延齡。孫大堂之子也。大堂爲定南中軍。定南旣死國事。孔四貞尙幼。已曾許字延齡矣。被虜。後亂定。流入滿洲家。詢知爲皇姑也。遂送之入京。蓋四貞曾爲太皇太后義女。云上問定南舊人。四貞曾許聘人否。衆皆言延齡。遂嫁之。以延齡爲將軍。平西之叛也。四貞延齡俱少不更事。諸都統皆定南故部曲。多戰功。延齡其後進也。四貞待諸人。禮儀如定南時。諸將皆以跪拜。四貞爲恥。尤不能爲延齡下積怒。非一日矣。延齡有婢。其父千夫長也。婢還其父家。父嫁其女於漢人。而不告延齡。延齡知之怒。執其人杖之。三十。王都統以延齡之責其官也。亦怒。唆其人告之。巡撫更懷利刃欲刺延齡。延齡遂以其事上奏。四貞亦具疏請於上。上命大人來粵西審其事。罪坐王都統。餘皆免究。大人入都覆命。收王都統於獄。未幾。滇南告變。上命宥都統。仍管滇南主藩事。征雲南。延齡內不自安。而四貞又平西義女。反謀遂決。一日。請諸都統入府議事。議畢而出。伏兵於門。盡殲焉。投桂林城。反時提督馬雄駐柳州。延齡使人持

高脚牌往招之。雄故不爲延齡下。見牌益怒曰。豎子無禮。碎其牌。縱其使。延齡提兵往攻。爲雄所敗。然平西勢日甚。雄亦不能守。曰。吾降平西。不降延齡也。乃使使自間道往松滋。請降於平西。平西大喜。以雄爲懷寧公。然雄與延齡怨如故。屢相攻。平西左右多不喜延齡。延齡又不能調和。議用事者。平西心亦疑之。命吳大將軍往爲二家講和。密授之意。使殺延齡。吳大將軍至桂林。駐城外。使人請延齡議事。議畢出營。將上馬。使人自後斬之。孔四貞遂以冊籍出降。後送四貞於雲南。而吳大將軍守桂林。未幾。長沙勢敗。桂林亦震。遂棄桂林。退守南寧。而傅宏烈之兵乘隙遂入桂林。宏烈向爲司馬時。曾疏言平西必反。以毀謗親王流之嶺南。當延齡之叛。宏烈自土司出見之。延齡授以守備劄。使守梧州。江西人劉曉向宏烈在土司中。相與結爲昆季。宏烈謂曉。吾有取粵西策。然必須面皇上言之。然吾不能離此土。須一人爲我行。曉卽請往。從間道走京師。見上。密陳其策。上大喜。以宏烈曾言平西。深信其忠。遂以七千人餉給曉。使於廣東收兵以應。宏烈曰。捷以汝爲平樂知府。行監軍道事。久之。值吳大將軍退南寧。而簡親王之兵猶未至。桂林城空。宏烈以七千人先據桂林。平粵西功

第一。上授以撫蠻滅寇大將軍印。巡撫廣西。後平西死。僞周軍退入滇南。馬寶守風木嶺。清兵攻之不下。相持甚久。粵東人王聖。昔爲黎平參將。平西之變。使守岳州。林興珠投誠後。以書招之。誤投他人。平西削其職。後逃入粵西。與傅宏烈爲友。及宏烈入桂林。聖聞之。由土司中來說宏烈曰。今馬寶守風木不下。天下豪傑。皆思下滇南。將軍幸辭巡撫印。說馬承印。令提兵入雲南。將軍將兵由古泥出。通道至靖州。則出風木嶺後。大兵攻其前。將軍斷其後。馬寶兵必潰而走。將軍追之。直至滇南。取滇南如拾芥耳。此不世之奇功。千古一時也。宏烈爲然。時馬雄已死。其子承印。襲父職守柳。已降於清矣。宏烈發兵出古泥。率二百餘人。往說承印。恐多人起馬氏之疑也。馬氏諸將。有王明。劉爛。然。范大頭等。皆梟傑。不肯爲清。宏烈說承印。已有成說。泊舟江口。以待會兵。宏烈之意。必待馬氏之兵出境。而後走古泥。時王明等。必欲反清。而承印年少。不能自主。遂劫執宏烈。以歸僞周。周授以司農。不受而死。方巡撫之辭。巡撫提兵入滇也。惟劉曉諫不宜往。而宏烈不聽。時曉已爲平樂府矣。後曉陞浙江糧儲道。罷官。流寓江南池州府。清兵復攻柳州。承印之叔若弟。皆先薙髮。促承印降。而王明等

軍皆在外。清兵既入柳州。明等皆隔江遙拜馬氏率衆走慶元。劉爛然以不給軍餉。爲其下所殺。范大頭亦走死。惟王明遜入八萬。屢攻之不能得。後報明已死。得其首。然非眞也。明亦不知所往矣。岳濤云。張又瞻之僕陸其標者。能服信石。余問之。云果然。自祖父以來。皆能服。以砒爲末。可盡二錢。能却寒暨諸虛寒瘡疥之疾。但夏日不可服。若人食之發熱。以豆腐一塊。拌皮硝食之。卽愈。若未經久服之人。誤食而中其毒者。但采烏桕葉四五斤。咀食之。吐清水一二碗。卽解。云。桕樹葉又能治蛇咬。取葉搗汁。燒酒沖服。以渣貼傷處。無不愈也。若無病飲此汁。則能害人。余向亦聞烏桕葉能解砒毒。但未得試。今知其果然矣。昔讀神農本草。見諸金石毒藥條下。多云可以服食。延年益壽。頗疑之。而歷代名醫。亦皆以爲不可信。客歲舟中。楊符五言。有人服巴豆者。今又見服信石者。不亦奇乎。益知天下事。經緯錯綜。決非印板所能印定。而出格之語。不可與拘墟者道也。涵齋言。見邸鈔有理藩院郎中馬迪。奉旨差往噶爾旦處。提督孫思克。差守備一員。肅州總兵潘育龍。差千總一員。共三十餘名。往送之哈密。遇噶爾旦夷目。領兵殺馬迪。拘

守備千總於哈密城。惟贖通事人逃回。提督奏聞其事。上云。前理藩院二郎保已奏聞矣。前有噶爾旦使者來。今已差人隨之而往。拘其通事人於肅州。待使回發落也。此事甚奇。難以擬議。須覓全鈔一看。

張振先自街坊叫一賣藥。人至。有浙人吳姓者。與振先同寓。欲售獠藥以治之也。獠人姓戴。地近岡州。其人能漢語。值余薙頭。未及看其所用何藥。岳濤云。獠人背負藥籠。出剉刀。藥一把。口作呪。觀藥片下。即知病愈之遲速。配成二劑。加燈心桃仁火酒爲引。

余問涵齋云。吾聞臺灣向爲紅夷地。鄭芝龍得而復失。賜姓公復取之。有諸乎。涵齋曰。非也。臺灣向爲番地。嘉靖中。紅毛國人取其一角。爲諸國貿易之所。蓋紅毛國人領其主之船隻。於各國占地爲市。而歲輸租賦。地多而大者。加官焉。臺灣口岸故巨。其西則淡水。山石林立。不可泊舟。惟東南有水。潑折而下。可通舟楫。紅毛人築城於內。曰赤瞰城。有山對峙如鹿耳。曰鹿耳門。舟必從此入。紅毛人於彎環處。皆有礮臺。設巨礮以守。不可攻也。臺灣之名。蓋取之此。賜姓公江南之敗。復回廈門。念廈門金門不可守。海澄公黃梧。又議無風時出小舟環攻。疲於奔命。遂思東取臺

灣。本意原欲由澎湖入。而一夜風起。濤漲。諸石皆沒。前此所未有也。由淡水徑至赤瞰城下。鹿耳之險。無所用之。使求救於本國。而往返須三年。圍城兩月。食盡而降。賜姓縱其舟歸本國。臺灣遂爲鄭氏有。後紅毛國合清兵以巨舟來攻。鄭氏以小舟往。而釘小舟於巨艦之旁。人沒於水。而火其舟。此後不敢復至。云自廈門出洋。七更至澎湖。入師嶼泊舟。必待順風。一日而至臺灣。凡八更。而更約六十里。否則爲海溝急流所漂而東矣。此臺灣之大畧也。涵齋又云。向在辰州。遇一僧曰天放。雲南人。膂力絕倫。飲啖甚健。人問曰。和尚何不持齋。曰。假和尚方持齋。余真和尚也。持齋何爲。假和尚人前持齋。私下食肉。余則人前食肉。獨居持齋。何爲不可耶。爲雲南衛指揮之後。曾殺人亡命出家。左手出錫一。蓋其母命之以戒其性云。亦異人也。

廣陽雜記卷第四

清 大興劉獻廷繼莊著

舟過中湘石頭洪。涵齋立鷓首。呼余出。言此地僞周時本朝披甲五百人駐此。以絕其糧餉。有舟過。以巨炮打之。後以去長沙遠。孤軍不能久駐。即撤回。今其上猶有寨基存

焉。有石灘橫截江中。曰過江龍。其上爲柞樹市。德山在常德。龍潭在澧州。瀉山在寧鄉。德山瀉山。今日規模尙在。

何楷字玄子。思文時。曾彈鄭飛虹。并及賜姓。玄子歸。爲盜所傷。截其耳。人云鄭氏使人爲之。何鄭自此爲世仇矣。後賜姓據廈門。有人來閩。玄子必捕之。其第三子常涕泣而諫其父。人皆知之。玄子死。三公子爲賜姓所禽。置之獄中。因會勸其父也。得以不死。勒令造鐵甲千二百副。而後釋之。比較時曾受刑杖。玄子著有周易訂詁。奇書也。

鄭飛虹幼姣好。其父爲府吏時。知府蔡善繼。園有荔枝樹。飛虹同其弟。自牆外以石打荔枝。誤中善繼之頭。善繼怒。呼其父子至。一見飛虹而怒解。後飛虹烝其後母某氏。其父欲殺之。逃往海盜李旦舟中。有寵於旦。旦死。欲置主。卜之於神。飛虹十卜皆吉。遂立以爲主。其弟莽二名之豹。梟勇絕人。遂雄踞海上。弟之彪。後改名鴻達。

楊晉叔夫人郭氏也。父名郭義。與陳秀皆飛虹同時人。鼎足而立者也。後不相能。歸誠後。皆世襲精奇尼哈番。夫人因長沙之亂。合家避居於官山。四王兵至。搜山。家人皆走。夫人獨不去。自縊死。後晉叔於星沙大作佛事。以資冥福。

僧以旛往官山招魂。有鳥如燕而長尾。隨旛飛至星沙。棲庭樹上。每旛繞壇。鳥輒隨旛飛。轉畢。復棲樹上。凡三日夜。佛事既畢。化紙送佛訖。卽飛向官山而去。夫人平日事姑事夫。孝誼備至。宜乎有此靈異也。涵齋嘗爲之立傳。

王明亦閩人。在廣西提督馬雄標下爲參將。孫延齡之攻柳州。雄數敗。雄素輕明。茲忽自薦。請以三百騎往衝其營。雄初不許。後聽其以百五十騎往。踏延齡營四層而返。不

失一騎。延齡自此不支。而明聲震粵西矣。

李卓吾晉江人。爲府前李氏。與林氏同宗。蓋其祖本姓林也。故泉人有林李同宗之語。今李厚菴乃其族人也。

賜姓攻金陵之前。經營海上。舟泊羊山。山在普陀之東。有雞山羊山。雞山一山皆雞。羊山皆羊也。其地有龍不可泊。賜姓曰。吾有命在天。龍何能爲事。苟有成。自有百靈擁護。不成。死此耳。舟泊。金鼓作。龍起震蕩。見紗帽紅袍人。揖賜姓上小舟。風吹小舟上岸。得不死。舟覆甚衆。精銳十喪五六矣。

世廟時有呂四官。以力聞。爲暴於鄉。不容於閩閩。走海上。引倭時入寇四十餘年。後年八十矣。更來閩。省其父母墳墓。人皆不識。曰吾呂四官也。流寓他鄉久。今暫一歸省耳。

卉

柚

即去。人亦不敢蹤跡之。

衡山之大堡。煙火一百八處。行鹽之市井也。

柚出閩廣。蓋橙類。大如巨升。色黃如梨。案柚一名櫟。亦曰

條。唐本草曰。壺柑。食性曰臭橙。亦曰生欒。李時珍曰。柚色

油然。其狀如卣。故名。壺亦象形。今人呼其黃而小者。正此

意也。柚樹葉皆似橙。其實有大小二種。小者如柑橙。大者

如瓜如升。有圍及尺餘者。亦橙之類也。今人呼為朱欒。形

色圓正。都類柑橙。但皮厚而粗。其味甘。其氣臭。其瓣堅而

酸。其花甚香。南人種其核。長成以接柑橘。云甚良也。爾雅

有櫟音廢。郭璞云。櫟大柚也。范成大云。廣南臭柚。大如瓜

可食。其皮甚厚。染墨打碑。可代氈刷。且不損紙也。爾雅亦

曰。櫟音賈。列子云。吳越之間有木焉。其名為櫟。碧樹而冬

青。實丹而味酸。渡淮而北。化而為枳。廣雅謂之櫟柚。櫟亦

柚也。皆此物耳。予在衡州時。買而食之。亦可口也。

予在衡署中。度歲日。聞堂中競擲陞官圖。喧笑。不知此中

有何意味。而諸公耽之至此。予欲取兩漢魏晉南北朝隋

唐宋元之選舉職官。各為陞官圖一紙。陞官圖說一冊。置

學舍中。節日暇時。病餘課畢。以此消遣。久之。而歷朝選舉

職官考課銓選之法。皆了了矣。亦讀史之一助也。賢於博

奕遠矣。

癸卯年。工部題清河縣仲家莊閘。迤下陶家莊地方。建一

石閘。估計銀三萬四千九百二兩零。此閘與仲家莊相去

不遠。令該閘官就近兼管。新建閘擬名康濟。仲家莊石閘

改名廣濟。奉旨依議。

舊春上元。在衡山縣。曾臥聽采茶歌。賞其音調。而於辭句

懵如也。今又口衡山。於其土音。雖不盡解。然十可三四。領

其意義。因之而歎。古今相去不甚遠。村婦稚子。口中之歌。

而有十五國之章法。願左右無與言者。浩歎而止。

川陝總督佛倫。籌秦第四疏。謹陳潼關收糶米糧。請勅鄰

省督撫。動帑招商。販抵關。亟濟被災兵民事。戶部議於潼

關地方。選委賢能道廳等官。酌動捐納銀兩。隨米價消長

收買。再令直隸山東河南山西湖廣五省督撫。各動庫銀

十萬兩。招殷實商人。給發。令於糧賤處。無論米穀麥豆。收

買。抵潼關糶賣。其多出利息不計。止將原給本銀。收取可

也。旨依議。

紫庭家廢書套甚多。委積壁角。以飽蛇鼠耳。虞臣取而裁

之。製成研匣一。傅會之以膠漆。錦不可得。即以油紙飾其

外。下藏小匣。可以貯墨。函蓋相稱。廉隅端直。儼然成器矣。

自此與吾周旋。晨光夜火。形影相接。又不知其歷幾年月也。夫天下之良材佳質。委之無用之地者。不知何限。念之惘然。

川陝總督佛倫奏。欽奉上諭。將西安納米事例。移在商州捐納。而西安在於司庫。止令捐銀。但捐納米石數目。如仍照三十一年八月以後。十分之數。每石折銀六兩捐納。恐數多而捐納者少。將請西安捐納。仍照三十一年八月以前。以十分減四。每石折銀六兩。準於西安司庫捐納。至於商州。既通水路。其捐納米數。應照三十一年八月以後之例。在西安則納銀者衆。而商州得以積貯米糧矣。工部題請昭陵寢殿傾。請重建。旨依議。

山西巡撫葉題。欽奉上諭。截留漕糧二十萬石。分貯秦晉蒲州等處。布政司舒書偁兩省之員。在孟津等處。同斛米。運至觀音堂。交晉接運。兩省官員。於潼關蒲州等處。公同斛米。先將秦省應貯之米十萬石。於十二月初三日。運至蒲州等處。同豫員交兌。取獲秦省貯米之韓城朝邑華陰潼關衛。並晉省貯米之蒲州滎河臨晉各收米。實收詳報。東壩有上下二壩。上壩地名廣通鎮。有小石碑。言地古名

良林鎮。初築隄以障水。易今名。其地四通八達。東至鄧埠。無錫。西至高淳蕪湖。南至廣德泗安。北至溧水江寧。東南至溧陽宜興。東北至金壇丹陽。西南至寧國。西北至太平府。向無此壩。宣歙廣德建平諸水。一由蘇州出劉家河。一由吳江出松江入海。洪武初。水沒吳中田禾。戶部題請築壩。引水由太平蕪湖入於江。遂將高淳黃池一帶田沒成湖。其地糧稅。加派於蘇松二郡辦納。案此壩顛末。尙未究悉。當於地志暨實錄中攷之。

梁山卽所謂天門山也。二山橫截江中。東西對峙。正當采石西南。天設此山爲金陵門戶。踞踞江邊。如二餓虎。隔江眈眈相向。山上長松古柏。鬱然參天。山後人家。參差隱見於松柏中。風帆盤於兩山之間。予以玻璃鏡照。毫髮皆見。采石鎮閭閻相接。不下萬家。臨河人家隙地。皆接以白石欄楯。壯麗如畫。此天下所無也。立人言。江行順風至六百里。則釘板俱熱。不可復行。行則虞其敗矣。虞臣未信其理。予爲之往復推論。始得豁然。采石磯有然犀亭。晉溫嶠然犀照水處。此事史載甚詳。予嘗思之。不得其解。古今相傳。如此類者多。皆別有其故。非好學深思者。未可與共商此事也。

采石磯臨江有三元洞。在山半石壁中。下瞰大江。土人施木架閣於洞穴中。供大慈尊像。顏曰妙遠。有巨鼠數千。穴石壁中。游人來。僧擊壁呼鼠道人。鼠應聲出。不畏客。以飯飼之而去。蓋人無害鼠之心。故鼠亦不懼也。唐人詩曰。童子亦知善。衆生無懼心。悠悠可思。昔錢龍友嘗爲予言之。而吳游亦曾阻風過其地。予入楚時。嘗至其洞。見窗几蕭然。萬里江流。橫過窗下。佛前燈火熒熒。老僧正在定中。令人肅然畏仰。其地雖幽邃。而往來過客。以阻風故。多來訪之。非真阿練若也。予問鼠道人安否。僧曰。前年有客放爆竹驚之。今不至久矣。可歎也。

高孔霖有穎上風物記一書。約五六十葉。記穎上風土人物甚詳。其輿地攷之。二十一史。及方輿紀要。皆有原委。孔霖所作五言古詩。逼真唐人。歎此調。今人不彈久矣。李于麟曰。唐無五言古。而有其五言古。斯言一出。而世皆趨漢魏。遂不復見唐五言古矣。哀哉。

王望文扇頭有崔兔牀詩。先生的筆也。學道人同霹靂居。電光轉處一身餘。戰爭文字秋墳骨。見爲神仙揚素書。一塵閣糟邱樣子殊。罡風正厲片時無。因緣隨受罡風轉。大笑攜鐙照暗衢。二嚴冷人難浪得名。浮雲久謝大虛爭。但

尋寂寞山川裏。定有漁樵掉臂行。三大事難明心正哀。能明此事慎旃哉。人生共許生悲仰。何用闍羅對面來。四蓮花火裏鬪新妝。白日看天不用忙。自有阿師家具在。碎捶磁枕飽黃梁。五雲內雄雞叫五更。孤懷如月向誰明。秦家鸞鏡無年月。簫歇而今子晉笙。六

望文又誦兔牀題燕子磯一絕云。大江蜃浪鼓漁罾。石上苔花繡幾層。燕子不來今又去。郵堪西望是金陵。久不見先生詩。舉目所見皆青燐。傾耳而聽皆鬼嘯也。見此如睹青天而聞霹靂。

星維言有婦人患小腹中痛。氣衝上不得臥。百藥不效。已骨立矣。有吳人診之曰。此乃經時不謹所致。用白芍二兩。香菌一兩。豬外腎一對。煎湯。滑石白礬各五分。共爲末。以豆腐衣包之。煎湯送下。下黑血甚多。一劑而愈。亦異方也。龔首驤夫人病頭風已數年矣。每發時痛欲死。骨節間格格有聲。已壞一目。而痛不止。今發愈甚。延予入內診之。予曰。是不難。一劑可愈也。出定一方。用酥炙龜板二錢。麻黃一錢。藁本一錢。甘草五分。後更爲定一方。用何首烏苡仁牛膝。令服二劑而愈。

望文誦闍古古贈陳伯史詩。海上生還九死餘。老親未葬

故踟躕。絕無世上彈冠想。徒有年來卻聘書。伏臘不關新
晦朔。湖山猶伴舊樵漁。侍郎若問田園事。先帝邱陵亦已
墟。

子儒言。明末高郵有袁體菴者。神醫也。有舉子舉於鄉。喜
極發狂。笑不止。求體菴診之。驚曰。疾不可爲矣。不以旬數
矣。子宜急歸。遲恐不及也。若道過鎮江。必更求何氏診之。
遂以一書寄何。其人至鎮江而疾已愈。以書致何。何以書
示其人曰。某公喜極而狂。喜則心竅開張而不可復合。非
藥石之所能治也。故動以危苦之心。懼之以死。令其憂愁
抑鬱。則心竅閉。至鎮江當已愈矣。其人見之。北面再拜而
去。吁。亦神矣。

予寓維揚時。聽望文談崔默菴醫學。默菴太平縣人。余寓
白雲觀時。聞鑼一菴數道其人。述其醫多神驗。而望文嘗
從之學醫。有時疫流行。與傷寒不同。方論一書。實前人所
未發。有一少年新娶。未幾發疹。徧身皆腫。頭面如斗。諸醫
拱手。延默菴診之。默菴凡診一症。苟不得其情。必相對數
日。沈思數問。反覆診視。必得其因而後已。診此少年時。六
脈平和。惟少虛耳。驟不得其故。沈思久之。肩輿遠道。時已
饑餓。卽在病者榻前。設饌對食。見病者以手擘目。看其飲

啖。蓋目眶盡腫。不可開合也。問曰。女思食否。曰。甚思。奈醫
者皆戒予勿食何也。崔曰。此症何礙於食。遂命之食。而飲
啖甚健。愈不解。久之。視其室中牀廚桌椅。舉室皆新。漆氣
薰人。忽大悟曰。予得之矣。亟命別遷一室。以螃蟹數斤生
搗。徧敷體上。不一二日。腫消疹見。則極順之症也。蓋其人
爲漆所咬。他醫皆不識云。

崔默菴論疹症曰。今人治疹。率用升麻葛根湯。使其毒氣
盡升頭面。後多難治。戒升麻勿用。多用葛根及橫解之劑。
少加桂枝。令其毒氣散於四肢。卽險逆之症。亦可爲矣。其
治血熱之症。用蘇木三四兩。濃煎一碗。頓服用之。無不應
手愈。一婦人患眼症。用大黃四兩。酒煎少許。服之立愈。此
等方法。皆能益人神智。故備記之。

張枚臣武陵人。諱錫信。其尊人弘載先生。諱嗣隴。初任無
爲州同知。甲寅隨征。授福清縣丞。與戴文開爲中表兄弟。
文開火攻之學。半得之弘載。枚臣令祖少室先生。與孫大
東同事。少室先生字惟照。少室其別號也。仁和縣籍。由材
望。天啟六年四月授守備。陞廣東游擊。奉命取西洋大炮。
製造施放。崇禎辛未。計功陞參將。又陞江東副總兵。又陞
大淩河挂印總兵。左府都督同知。賜蟒玉。又調山東。壬申

七月二十三日登州失陷。殉難。

子龐扇頭有黃自先詩五首。甚佳。錄之於此。薊北重陽雪已飛。何人蕭颯不思歸。風號萬里寒吹角。月霽千門亂搗衣。秫酒棗糕香野店。蟹螯蝦菜薦魚磯。送君引我家園夢。惆悵西山黯淡暉。一憐君廿載歷風塵。落落何求獨此身。元亮歸來寧傲世。梁鴻熱處不因人。豹斑自信應能變。龍性難云尙未馴。別去試觀東海上。狂波不動日華新。二日暮鴉羣集禁園。天南孤雁獨高鶩。歸從熟路經淮海。遊待來春過太原。韓信祠荒秋短草。武侯廟拱塞長垣。臨歧駐馬登臺望。動地西風別緒繁。三手揲神著自轉環。目縣冰鏡照人顏。頻聞鼓角心猶壯。每卜勳名鬢欲斑。定遠玉關飛食肉。伏波銅柱老征蠻。古人器業拋章句。別後雕蟲取次刪。四與君對月兩回圓。此別重逢未定年。江左名家尋顧陸。謂幼鐵西天涯老將滯幽燕。千杯綠酒醺僧舍。一路黃花送客船。途遇洪遵如許我。依然長劍倚青天。五後書秋九月望。客燕門永寧僧舍。送子龐先生還南。兼懷洪去蕪。夷陵頗苦土司之橫。而朝廷則最左袒土官。蓋由吳三桂在滇時。以土司為魚肉。上主先入之言故也。有永美宣慰

司田順年者。驕悍異常。朝廷嘗詔入陛見。加以宮保。今亦少戢矣。

符五舟中。攜寒沱石硯三方。石出夷陵中。有花紋如筍。石淡黃色。而筍潔白如玉。若橫截之。紋極圓無少偏欹。儼如世之圖太極者。但石質堅硬。不受墨。非硯材也。

符五言。荆西有蝦蟆洞水坑石。黑色。貴州飯甑山有金星石。皆硯材之良者。金星石予家有之。未知出飯甑山否。若蝦蟆洞則從未之聞也。

符五云。有查如龍者。下江人。弘光朝。曾為部郎。後流落江湖。未嘗一日忘天下也。康熙初年。偽造天下督撫提鎮書札。官封印信。花押圖章。一一逼真。書中之意。皆聯絡聲氣。共圖舉事。恢復中原。皆有報書草稿。彙為一冊。辭皆俊偉。攜之走滇南。寓山中僧舍。去省不遠。為血書一通。上平西。

言天下督撫提鎮及朝中大臣。皆有同心。待王為盟津之會。王華人也。當年之事。出於不得已。今天下之機杼在王。王若出兵以臨中原。天下響應。此千古一時也。令一童子於王府上之。其意欲露布此書於人。脅王以不得不從之勢。童子至王府。不得其門而入。逡巡歸。後以假銀事敗露。

於曲靖府。曲靖知府李率祖。號素園。向與平西有隙。得此

查如龍

甚喜。然見其書稿。牽連天下。無一遺者。遂取而焚之。唯以上平西血書申督撫。聞之於朝。命千總董三綱解之入京。如龍臨發時。呼三桂曰。我死。爾九族之滅。亦不遠矣。至京。凌遲處死。朝廷之疑滇。自此愈深矣。

劉玄初。蜀人。為蜀王劉文秀幕客。蜀平。平西王復羅置幕中。癸丑。閩粵二王皆上書。請解職東歸。吳世子應熊使人啟平西曰。朝廷久疑王。今二王皆有辭職疏。而王獨無。朝廷之疑愈深。速拜疏發使來。猶可及也。平西命玄初具稿。玄初曰。上久思調王。特難啟口。王疏朝上。而夕調矣。彼二王辭者。自辭。王永鎮雲南。胡為效之耶。不可。平西怒曰。予疏即上。上必不敢調予。具疏所以釋其疑也。怒劉出為鹽井提舉。未幾。有貴州之變。三桂思玄初言。以之留守學士。至夷陵。駐兵松滋。三月不進。玄初上啟曰。愚計此時。當直搗黃龍而痛飲矣。乃阻兵不進。河上逍遙。坐失機宜。以待四方之兵集。愚不知其為何說也。意者王特送諸大臣入朝。為王請乎。諸大臣辱國之臣。救死不暇。烏能為王請也。若曰待世子歸乎。愚以為朝廷寧失四海。決不令世子返國也。夫弱者與強者鬪。弱者利於乘捷。而強者利於角力。富者與貧者訟。貧者樂於速結。而富者樂於持久。今雲南

一隅之地。不足當東南一郡。而吳越之財貨。山陝之武勇。皆雲翔蜩集於荆襄江漢之間。乃按兵不舉。思與久持。是何異弱者與強者角力。而貧者與富者競財也。噫。惟望天早生聖人。以靖中華耳。平西不報。未幾。玄初亦死。

符五曰。予少年曾夢一比邱尼。攜之禮懺。起見一菩薩如觀音大士。而緇其衣。符五問其名。尼曰。默慧菩薩也。菩薩厲聲曰。默慧汝身是也。遂恍然而覺。未幾。有愚山知止和上。建大悲懺。為符五取法名。明心號。默慧適符夢境。亦大異矣。又五。六年前。夢中甚覺心癢。取刀剖之。中有六鼠墜地散走。遂縫合如故。此即彼法中所謂六識六賊也。余平生不信釋氏之學。而夢中所見如此。殆不可解。然夢雖如是。而予之不信如故也。予意符五聰明絕世。而夢境又神異如此。必再來人無疑。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必有其時矣。符五有友劉子裔。少年有才氣。英穎過人。曾夢至一處。見禪牀几杖蕭然。而闐無一人。牀前書一聯云。彌桃餘味。今安在。董袖遺香。孰可留。淒然而覺。劉最癖美男子。自疑前身。必是破戒沙門。然而不能改也。

螃蟹磯在江中。不見形。而水石相激之聲。轟轟如雷。去里許。聲猶在耳。名曰螃蟹。必一小石。而猶若是。瞿塘三峽。如

象如馬。又不知當何如也。

荻港居人不下數千家。百物皆具。市井駢接。屋宇宏麗。有石橋。精緻如大內之製。遊擊開府於港內。門境蕭然。太平景象可樂也。

符五云。雲南有土司三家最強。一曰龍鵬。一曰黎世屏。一曰黎思進。皆有衆數萬。火器兵仗。堅利絕倫。而黎世屏尤爲強悍。此南土之隱憂也。

武昌賀逢聖。門前有石坊。曰天恩重問。後石折中斷。宗人有戲爲聯者云。承不起天恩。當不起重問。斷斷乎有理。上不能致君。下不能澤民。默默乎無言。

雲南永曆朝丁酉科舉人江彀。才望士也。洪經畧入滇。彀將隨公車北上會試。謁見經畧。經畧不許。云崇禎朝舉人許會試。永曆朝舉人不許會試。彀曰。若以大清龍飛之日計之。則自天命元年始。將萬曆泰昌。天啟崇禎四朝舉人。皆將不許。若曰崇禎固中國之主也。永曆先帝。聖子神孫。西南半壁。固大明之江山也。奈何所取之士。有異於崇禎之朝乎。吾知之矣。崇禎先帝。曾爲公設御祭九壇。固公之恩人。其所取士。得爲舉人。許其會試。所以報也。永曆先帝。公之仇也。所取之士。亦仇也。其不許會試。宜也。公怒。命扶

出。

辛未八月朔日。舟泊大通。大風雨。不能開船。聽符五談沙定洲妻萬彩雲事。萬江西人。初生時。有彩雲覆其屋上。其父見之。曰。若男子。必非常人。惜其女也。長隨父入滇南。家於臨安。美而艷。士官普明聲。見而悅之。娶以爲小妻。與其室異地而處。生子曰小普。彩雲有機智。未幾。普氏之權。盡歸掌握。明聲死。小普嗣。剛很淫亂。而彩雲亦多淫行。常蓄美男子數十人。以次入侍。小不當意。輒殺之。有沙氏子。土司之後也。彩雲悅其魁梧。寵之專房。一日。彩雲早起。他出。沙子尙臥帳中。小普潛入室內。刺殺之。彩雲哭之。如喪伉儷。後又得定洲。寵過前沙。定洲生於貧賤。然有權畧。知書。時小普已死。普氏之業。遂歸定洲。後乘亂。逐沐天波。而踞滇省。彩雲助之也。彩雲亦人妖矣。

王輔臣本姓李氏。河南人。少爲宦官家奴。後聞其姊夫在流賊中。往依之。驍勇善戰。而樗蒲一擲。饒有劉毅之風。嘗一夜輸銀六百兩。其姊夫知而謀殺之。彎弓於門內。以待輔臣歸。一發不中。反殺其姊夫而逃。後流入姜瓖營。爲料某帳下健兒。有王進朝者。無子。與料善。問料曰。汝帳下人有可爲我義兒者否。料曰。此有二人。其一知書。一不知書。

萬彩雲

王輔臣

惟公擇。不知書者則輔臣也。王擇不知書者。自此爲王氏子矣。輔臣長七尺餘。面白皙。無多鬚髯。眉如臥蠶。如世所圖呂溫侯像。勇冠三軍。所向不可當。號曰馬鷄子。清兵之圍大同也。輔臣乘黃驃馬。時出剽掠。來則禽人以去。莫有攔其鋒者。清兵遠望黃驃馬。騁而來。輒驚曰。馬鷄子至。卽披靡走。輔臣與白成功葛秉貞三人。更迭乘黃驃馬出。清兵亦不辨乘馬者之爲誰也。見卽走耳。城克。姜瓖降。八王子以輔臣爲蝦。隨入都。都中滿漢。無不以一識馬鷄子爲榮矣。八王得罪死。輔臣沒入身者。庫久之。章皇帝親政。嘗拊髀謂敖拜曰。聞有馬鷄子者。勇士。今不知何在。安得其人而用之。拜亦不知也。一日。拜之僕騎而過市。遇一少年下馬而避道左。僕怪而問之。曰。我馬鷄子也。向者於某所識公。公忘之耶。僕喜曰。我主甚念爾。爾來朝不可不早來謁。歸以啟敖。敖亦喜。俟其來。卽率之以見上。上大喜。立授御前侍衛一等蝦。未幾。洪承疇經略河南。上命侍衛二人隨侍。一爲張大元。一則王輔臣也。大元敖慢無禮。經略待之少不如意。輒悻悻見於詞色。嘗曰。我奉朝廷命來隨女。豈女家奴。勞苦如是不當題我爲一鎮總兵耶。經略亦微聞之。輔臣事經略惟謹。經略未食不敢食。未衣不敢衣。視

經畧所向。經略行輒左右之。遇險阻。必下騎自執其轡。有岡巒泥滑不可行者。必背負經略而過。雖家人不是過也。勤敏謙恭。未嘗以御前人自居。經略絕憐愛之。曰。兒埃有好缺。我題女官。輔臣輒泣曰。臣奉命隨相公。死隨相公耳。相公勤勞王事。臣安忍離相公左右。而安居好爵耶。經略對之亦泣下。經略以夷陵爲川湖要地。土司雜處。題請設鎮。而大元爲請。雖酬其願。亦卽爲輔臣地矣。大元之鎮。經略攜輔臣上雲南。雲南平。設援勦五營。而題輔臣爲右營總兵。轄雲南迤東地方。駐曲靖府。後經略歸朝。遂隸平西王藩下。輔臣之事平西。無異經略。而平西之待輔臣。有加於子姪。念王輔臣不去口。有美食美衣器用之絕佳者。他人不得。必賜輔臣。輔臣爲人。恭以事上。信以處友。寬以待人。而嚴以御下。然有功必賞。雖嚴。士亦樂爲之用。嘗奉平西命征烏撒。與諸將會食於馬一棍營中。吳應期亦在坐。應期者。平西之姪也。爲固山額真。飲酒薄醉。將飯矣。輔臣飯盂有死蠅焉。王總兵者見之。呼曰。飯有蠅。飯有蠅。時馬一棍爲主人。御下酷厲。每以微過責人。一棍立斃。故有斯號。輔臣恐其以死蠅故而殺庖人。曰。我等身親矢石人也。得食足矣。安暇擇哉。倥匆之際。死蠅我亦嘗食之矣。王總

兵性愚蠢。不解輔臣意。乃曰。公能食此蠅。吾與公賭。輸吾坐下馬。輔臣念言既出諸口。遂勉強吞之。吳應期在旁。曰。奈何。王兄馬直。如是好騎耶。人與兄賭食死蠅。兄便食之。若與兄賭食糞。兄亦將食糞耶。輔臣怒罵曰。吳應期女侍王之猶子。當衆辱我。人懼女。王子王孫。吾不懼也。吾將食王子王孫之腦髓。而嚼其心肝。挖其眼睛矣。遂揮拳擊食案。案之四足皆折。案上十二磁簋。暨菜碟飯盃酒杯等。一應手碎。左右侍從以百數。皆辟易。應期乘間逸去。諸人亦勸輔臣歸。來朝酒醒氣平。亦自悔之。左右勸輔臣往謝。應期曰。固山之言。本出無心。公怒罵過甚。往謝而解可耳。王甫出門。而吳已飛騎來矣。執手入拜。伏不起。曰。昨以酒故無狀。出語傷兄。兄舉吾誠是。願兄恕之。無藏怒。王亦拜掖之。起曰。我醉出語傷兄。兄不罪我。何反自責爲。遂招諸鎮來。開筵痛飲。極歡而別。從此相好如初。無間言矣。或有以此言聞之。平西者。詞多溢惡。平西不善也。適曲靖差將官入省領餉銀。事畢辭平西歸。平西勞之曰。女歸言吾問爾帥衆各營將士無恙。更語爾主前征烏撒時。與吳應期酒後爭嚷。少年兄弟。使酒罵坐。此其常事。乃至老拳相向。亦復何妨。誰是婦人。腹有私孕。懼其打落耶。打卽打耳。何

必牽引老夫。乃云女是王子。吾將食王之腦髓心肝。此誠何語。令他人聞之。揜口笑我曰。吳三桂老子。平日愛惜王輔臣如珍寶。今一旦思食其腦髓。豈不令人寒心。歸語爾帥。今後更無作此等語。王輔臣聞之。亦怏怏曰。我與女皆朝廷臣。豈女家人。而受制於女。女自向女之姪。視我爲外人。天下無不散之筵席。安能鬱鬱久居此耶。乃密遣人持金錢入都。徧賂朝廷左右暨用事者。人人交口王輔臣。上聞之亦耳熟矣。適平涼提督缺出。上以邊鎮須材。特點王輔臣。報至滇南。平西聞之。如失左右手。歎曰。小子費亦不貲矣。家私幾何。乃如此胡爲耶。及至省辭。王待之愈厚。執手涕泣曰。爾至平涼。無忘老夫。女家貧。人口衆。萬里迢迢。何以當此。遂出帑二萬兩。以爲路費。輔臣至都。久不得陛見。蓋其平日專用力於近侍之人。閣部九卿。全不留意。故滿漢大臣多少之。無人引見。兵部曰。事關儀制。在禮部。禮部復曰。提鎮引見。兵部事也。兩相推委。而王輔臣又不肯更以金璧賄賂部臣。惟隨衆常朝而已。一日朝。上賜羣臣茶。有近侍曾識王者。行茶至前。私問無恙。曰。來幾時矣。曰。久。匆匆不得款語。後上燕居。偶念平涼提督。何久不至。近侍奏曰。至矣。前常朝賜茶時。奴親見其坐班。上曰。何不

引見。亟令人出外訪問。立詔之入。上坐內廷以待。望見喜曰。有武臣如此。朕復何憂。自此恩澤頻加。賞賚屢及。無日不詔入。語必移時。廷臣駭然。不知其何自也。都下哄傳。以爲平西有密語。令王入奏。又訛馬鶴子爲馬兒頭。種種不經之語。令人發笑。上問輔臣出身。曰。身者庫。上驚曰。如此人物。乃隸身者庫耶。立命出之。改隸旗下。因謂之曰。朕欲留女於朝。朝夕接見。但平涼邊庭重地。非女不可。其命欽天監擇好日以行。時值歲暮。而定期歲內。上又謂之曰。行期近矣。朕不能舍。上元在邇。其陪朕看燈。過而後行。更命欽天監再擇吉日於上元之後。屆期入辭。溫語良久。授以方略。重加賞賜。御座前有蟠龍豹尾鎗一對。上指謂輔臣曰。此鎗先帝所遺。以付朕者。朕每出必列此鎗於馬前。以無忘先帝。汝先帝之臣。朕先帝之子。它物不足珍。其分此一鎗以賜女。女持此往鎮平涼。見此一鎗。如見朕。朕見此鎗。如見女矣。輔臣拜伏於地。泣不能起。曰。聖恩深重。臣卽肝腦塗地。不能稍報萬一。敢不竭股肱之力。以效涓埃。涕泣而出。癸丑。平西王反。念陝西爲天下之脊。而王輔臣張勇。實握兵權。又皆舊部曲。輔臣尤爲親密。雲南援勦右營標下聽用官汪士榮。向爲輔臣之所親信。三桂訪得之。以

書二通。劄二道。付士榮。令其從間道走平涼。以致輔臣。而令輔臣以書一劄。一轉致張勇。不別遣使。輔臣得書。立使人拘執士榮。令其義子王吉貞。賈逆書二通。僞劄二道。解逆使汪士榮。星夜入朝。上見之大喜。置士榮於極刑。留吉貞於朝。晉職爲卿。而嘉輔臣之忠貞也。張勇聞之。怒曰。吾二人。事同一體。女卽欲作忠臣。亦宜先使知會。同遣使入。乃背我。獨獻忠於朝廷。令朝廷疑我。是賣我也。我看女作忠臣者。作至幾時。自此張王遂成參商矣。秦州之變。世多知之。茲不具記。然初非輔臣本意。方其下之謀爲變也。輔臣以死自誓曰。寧殺我。無負朝廷。言之至再。迨變局已成。而輔臣亦無如之何矣。平涼之兵。旣殺經略。陝西督撫。以反狀上聞。上亟召王吉貞入內。曰。女父反矣。吉貞曰。不知也。上卽以陝撫之狀示之。吉貞戰慄。噤不能言。上曰。無恐。朕知女父忠貞。決不及此。由經略不善調御。平涼兵變。脅女父不得不從耳。女宜亟往宣朕命。女父無辜。殺經略。罪在衆人。女父宜竭力約衆。破賊立功。朕赦衆罪。不食言也。吉貞星夜歸平涼。時輔臣尙在秦州。平涼居守諸將。技癢正不可耐。忽見吉貞歸。歡呼曰。大總爺至矣。擁之入城。奉爲總兵。設官分守焉。吉貞亦將上命置腦後。自吉貞歸平

涼。而王氏之反勢成。輔臣既殺經略。詎不思疾取西安。而張氏雄踞西陲。耿耿虎視。一舉足而東。則張氏卷甲尾其後。躊躇首鼠。退保平涼。而大兵已四集矣。輔臣初在大同。城破之日。有結髮妻自縊而死。後貴。復置妻妾七人。平涼被圍時。輔臣顧七人而歎曰。死大同者。今無其人矣。七人聞之。同時皆自縊而死。輔臣出戰。雖屢勝。而孤城坐困。不支。經略圖海招之降。與之鑽刀設誓。保其無它。輔臣出降。隨經略轉戰有功。事多不具錄。事平。上撤經略還朝。即召輔臣入京。鞍馬已具。行有日矣。乃出其後妻。自七人縊後。輔臣復娶一女。至此忽與之反目。怒不可解。登時欲出之。召其父來。與之決絕。而密語之曰。領汝女亟離此。他方遠嫁。我出汝女。所以保全之也。有工匠隨征久。具呈於輔臣。求批歸省。輔臣取其呈手裂之。曰。汝歸即歸耳。尚須此物。耶。汝歸不宜復來。逢人不可道一王字。命取銀賞之。工匠涕泣辭去。隨命司計者取庫中銀。多少分之。各爲一封。多以百計。少或數兩。一一標識。餘一二萬金。置之庫中。以印條封之。更錄簿一冊。記銀數并諸雜物。曰。吾爲提督久。豈無餘費。令人動疑。累女後人也。取舊賬目悉火之。召諸將卒親隨人等至前。曰。女等隨我久。東西南北奔走。犯霜露。

冒矢石。亦良苦。今我與女等辭。女等宜遠去。隨其人之功績。各以銀一封與之。曰。女持此。願歸田者亟歸。願入行伍者。速投他鎮去。無言向在我處。衆皆哭。揮之行曰。速去。我事自當。無累女等。從此決矣。既發。遣衆。乃命酒獨酌高歌。飲訖。見盛魚銀碗在案。重二十餘兩。沈吟曰。此物當與誰。適有童子捧茶至。顧曰。女在此幾年。曾娶妻否。童子曰。未娶也。遽命取石槌碗令扁。以授童子曰。與女歸娶一妻。勿更來矣。復酣飲高歌二三日。問門下尙有幾人。則惟數十人在矣。召之來共坐。呼酒歡飲。至夜半。泣謂衆曰。我起身行伍。受朝廷大恩。富貴已極。前迫於衆人。爲不義事。又不成。今雖反正。然朝廷蓄怒已深。豈肯饒我。大丈夫與其駢首僇於市曹。何如自死。然刀死繩死藥死。皆有痕跡。則將遺累經略。遺累督撫。遺累女等。我籌之熟矣。待我極醉。繫我手足。以紙蒙我面。冷水噴之。立死。與病死無異。女等以痰厥暴死爲詞。衆哭諫之。怒欲自刎。衆從其言。天明以厥死聞。後經略入朝。上問王輔臣。經略言反非其本意。上怒曰。女與王輔臣一路人也。圖海懼吞金而死。惟張勇坐鎮河西。始終不變。三秦賴其保障。上嘉其忠。封靖逆侯。世襲人謂靖逆之功。實王輔臣激成之云。

江西風土。與江南迥異。江南山水樹木雖美麗。而有富貴
閨閣氣。與吾輩性情。不相浹洽。江西則皆森秀竦插。有超
然遠舉之致。吾謂目中所見山水。當以此為第一。它日縱
不能卜居。亦當流寓一二載。以洗滌塵穢。開拓其心胸。死
無恨矣。

岷江萬里奔流。至江南已就坦途。逶迤東去。若安慶以上。
其浩蕩之氣。猶未盡。又受彭蠡之流。阻以小姑之險。瀕
洞震動。不可方物。江南兩岸。固不乏山。亦皆寬衍平舒。此
則層巒疊嶂。與江勢爭雄峭。森秀如荆關之畫。而情為之
移。

湖口縣下石鍾山。石無巨細。皆插空壁立。如吳郡范墳。萬
笏朝天之狀。石壁數百仞。下臨無地。秀極絕勝。震澤之石
公。有漁人為棧道於壁間者。望之如飛仙。予與虞臣叫絕。
符五云。先生若入蜀。寸寸皆是物也。久之亦厭極矣。何奇
之有。予思自幼熟讀少陵詩。若不入蜀。便成唐喪。倘遂茲
願。則一草一石。皆別有妙悟。斬新更讀一部活杜詩。其境
當何如也。唱經堂於病中無端忽思成都。有詩云。卜肆垂
帘新雨霽。酒罍眠客亂花飛。餘生得到成都去。肯為妻兒
一灑衣。想先生亦是杜詩在八識田中作怪。故現此境。卜

然。先生從未到成都。何以無端忽有此想耶。
酈道元所謂石鍾山。東坡泊舟於此。作記者。乃上石鍾山
也。

下石鍾山有閣。曰江聲。在山半。踞石壁上。南望彭蠡。西對
大江。游覽之地。於斯為最。乃其地為公所。荒蕪不治。北牖
下有槽櫪。馬矢堆積。令人歎絕。此與才士流落不偶者何
異。若此閣在吳下。所遇不知當何如也。

同舟有劉公者。庚午曾隨征阿魯得。辛未隨駕口口。其言
與予向之所聞無異。朝廷以觝戲愚北鹵。信有之矣。
湖口縣南望彭蠡。不見涯際。鞋山峙湖中。浮圖如筆插天。
大孤山尚縹緲雲外也。

上下二石鍾山。為湖口名勝。萬曆時。宦官李道奉設關權
稅於此。於上鍾山大治臺榭。顏曰學圃。後李去。關撤。其地
亦廢。今無片瓦存矣。山塢中草深數尺。堯峯僧坦然自京
師歸。訪友於此。不值。有窮途之哭。囊中惟錢十八文耳。日
坐江邊賣藥。以度朝夕。環視石鍾。惻焉心動。髯蘇舊跡。渺
無存者。不有梵刹。為山靈羞。即毅然以募建為己任。乃坐
於關使者之門。晝夜不臥。凡二十五日。使者心動。施銀十
兩。公即募人薙草除礫。築地為基。而架木於其上。覆之以

席禪誦於內。值使者解任歸。泊舟山下。見而異之。曰。吾以女得銀他往矣。乃果爲此難成之事耶。復施銀二十兩。書吏人役等。各以其力。衆擎而舉。此庚午夏秋間事也。爲菴一。顏曰潮音。中奉大悲尊像。西向。像前燈火熒熒。庵之後半廈。爲公禪栖處。面絕壁而開東牖。旁一小廈爲香積。屋止此耳。庵前尙無牆垣。旁有隙地而無鄰屋。恐其易傾。以木支之。山風時來。吹落簷瓦。公之願蓋未竟也。符五云。打仗之際。刀惟一掠耳。不可直斫。斫必傷刀。爲他人制矣。馬上槍法。決無向前直刺之理。惟有回身一槍耳。打仗不可不多備鷄子鞋。鞋須穿過二三日者方妙。新恐與足不相得也。必備乾飯一包與肉脯。置腰間。饑時食之。精神十倍。更帶米一二升。若飯盡。可於地掘一小坑。築土令緊。水溼之。鋪樹葉一層。置米上。米淘過。更以水溼之。米上覆之以樹葉。葉上鋪土。以火煨之。卽成飯矣。此法大妙。非獨行伍人當知也。帶白蠟米一包。硃砂少許。遇暑熱。暨急難撲跌損傷時。食之。可以護心不死。若兵散。不可晚入人家。語皆從經歷中得來。故親切而有味也。

中舟在江中。恍如畫裏。佳絕。武昌縣在江之西南岸。卽古武昌鎮也。陶侃庾亮所鎮皆此地。東坡游赤壁時。所望亦此。今之武昌則江夏也。辛未秋。予寓漢上時。臥處共有四官象。乃天地水火也。三官始於黃巾。而道士家因之。不知何時益之以火。漢口皆是也。天地水火爲四正。益以風雷山澤。爲八卦之神。亦是一說。冰鑑和上。爲費隱和上之孫。而獨冠敬和上之法嗣也。冰鑑嘗參天童密老人。天童曰。荊州有天王道場。女能重興之。不勝如親近老僧耶。天王卽道悟之道場。廢久矣。惟存一鐵塊耳。基皆爲人所侵占。和上遂於此發願尋訪。久之。而後得其道基。竭力恢復。今已輪焉奐焉。儼然一祖庭矣。愚按。天王天皇。音旣相同。其人又皆名道悟。皆在荊州。亦一奇也。由此濟洞二宗。各以其所見。互相是非。浴血而戰。兵連禍結。至今猶未已也。夫豈所謂鬪諍堅固者非耶。洞庭橘香同岑和上。洞下尊宿也。嘗謂予言。天皇實非其人。自古未有以天皇名寺者。濟宗所據之鐵案。以五燈會元。邱玄素之碑爲證。夫邱爲荊州節鎮。考之唐書。實無其人。夫節度豈無關者。而史遺之耶。濟洞二宗之子孫。各祖其

祖門戶既立。則兩造之言。俱不可信。竢予少暇。爲彼考之。自有定案矣。

漢陽渡船最小。俗名雙飛燕。一人而盪兩槳。左右相交。力均勢等。最捷而穩。且其值甚寡。一人不過小錢二文。值銀不及一釐。卽獨買一舟。亦不過數文。故諺云。行徧天下路。惟有武昌好過渡。信哉。

龜山卽禹貢之大別。形肖龜。故俗名之。

黃鶴樓。建漢陽門城樓上。巍巍百尺。西向大江。樓前有白石浮圖。工麗無比。如西番阿育王塔式。四周皆鐫大梵書。恨不能譯其語。南向建石坊。題曰勝像寶塔。大元至正中。威勝王太子建樓南之臺。曰湧月。有粗黃石。大書湧月臺三字。高古遒媚。俗以爲曹孟德所書。夫曹公未嘗至此。其說附會可笑。

黃鶴樓中。層層皆奉純陽像。黃鶴仙踪。乃費文禕事。與呂洞賓全無干涉。呂咸通中人。而崔考功之詩。作於天寶。有何難考。而昧昧至此哉。蓋文禕無人知之。洞賓則名喧天壤故也。人不可無名。神仙猶尙如此。又何怪今之人趨走如鶩邪。予嘗謂佛菩薩中之觀音。神仙中之純陽。鬼神中之關壯繆。皆神聖中之最有時運者。莫知其所以然而然。

矣。舉天下之人。下逮婦人孺子。莫不歸心向往。而香火爲之占盡。其故甚隱而難見。未可與不解者道也。

潘太邱弟燕邱。紹興上虞縣人。流寓都門三世矣。尊公明季乙卯北闈舉人。任太原府同知。國初補江西崇義縣。太邱昆季來武昌。入籍府學。順治初拔貢。出爲雲南黑鹽井提舉。陞雲南鶴慶府劍川縣知縣。縣在西南極邊。與麗江府界鄰。麗江知府乃土官。有瀾滄江。渡江而西。則西番烏斯藏大寶法王地界矣。先生在滇久。見吳三桂所爲多不法。知必爲亂。遂歸武昌。未三年而變作。夏逢龍之變。人爭出城入山逃避。先生獨閉門飲酒高歌。曰無能爲也。卽平矣。先生之識。加人一等矣。

漢口不特爲楚省咽喉。而雲貴四川湖南廣西陝西河南江西之貨。皆於此焉轉輸。雖欲不雄天下。不可得也。天下有四聚。北則京師。南則佛山。東則蘇州。西則漢口。然東海之濱。蘇州而外。更有蕪湖揚州江寧杭州以分其勢。西則惟漢口耳。漢口三元庵後有亭。曰快軒。軒後高柳數百株。平野空闊。渺然無際。西望漢陽諸山。蒼翠欲滴。江南風景秀麗。然輸此平遠矣。

漢水之西南。距大別之麓。皆湖渚。菱蘆菱芡。瀰漫蒼莽。江口築隄。走龜山之首。約里許。自西達東。石磴平整。循隄而東。南望湖渚。有江南風景。

大江自南迤北。武昌城在北。卽古江夏地。城南爲鸚鵡洲。漢江夏太守黃祖殺禰衡處。洲近南岸。而江流遶出其東。洲北武昌。南流而之大江者。曰鮎魚套。使無此洲。則江勢之浩淼爲何如耶。

龜山有鍾子期聽琴臺。不知在何許。古跡謬妄。概不足訪。昔神禹道漢水。至於大別。會於江。俗呼大別爲龜山。以形似也。隔江有山。蜿蜒東出。俗曰蛇山。遙遙相望。半生以來。登覽之勝。無有踰於此者。蓋山雖不高。而當江漢之匯。四顧空闊。潛沱數重。環拱於此。支交脈會。左右盤據。目窮於應接矣。案尙書禹貢。漢水南至大別入江。左傳定公四年。吳師伐郢。楚子常濟漢而陳。自小別至於大別。京相璠春秋土地名曰。大別漢東山名也。在安豐縣南。杜預釋地曰。二別江漢之名。無緣乃在安豐也。桑欽水經。沔水自沌陽縣北。又南至江夏沙羨縣北。南入於江。酈道元曰。沌陽處沌水之陽。沔水又東。經林障故城北。晉建興二年。太尉陶侃爲荊州都督。鎮此。庾仲雍曰。漢口一名沔口矣。案地記。

漢水東行。觸大別之陂。南與江合。則與尙書相符。但今不知所自矣。予嘗謂酈善長天人。其注水經。妙絕古今。北方諸水。毛髮不失。而江淮漢沔之間。便多紕繆。酈北人。南方之水。非其目及也。小別不知在何許。俟更考之。自鐵門關西上爲龜山首。有樓巍然曰晴川。與黃鶴對峙。蓋取崔灑詩以名樓也。旁有禹稷廟。毘陵人毛會建刻南岳响嘯碑於廟前。而紀其事。樓臨江東向。軒豁開爽。遠勝黃鶴。蓋龜山之首。走江中數百步。而大江橫過其下。左右無遮蔽。與市廛稍遠。縱目所之。山水之情。與精神融洽。不如黃鶴之散漫無章。可謂後來者居上矣。予意黃鶴樓卽黃鵠磯。後人訛鵠爲鶴。而附會以費文禕事。一經崔考功題。而青蓮閣筆。已成千秋鐵案。乃今又轉而爲呂純陽。字經三寫。烏焉成馬。天下事已往者。皆成冷風蕩煙。又何是非之可論。只要事理燦然。悅人耳目。吾亦任之矣。又安從起古人於九京。而問其果然果不然耶。無奈展轉荒謬。詞不雅馴。令人難爲聽耳。酈道元曰。黃鵠山林澗甚美。譙郡戴仲若。野服居之。山下謂之黃鵠岸。岸下有灣。目之爲黃鵠灣。黃鵠山東北對夏口城。魏黃初二年。孫權所築也。依山傍江。開勢明遠。憑墉

藉阻。高觀枕流。上則游目流川。下則激浪崎嶇。實舟人之所艱也。對岸則入沔津。故城以夏口爲名。亦沙羨縣治也。予意桑欽之所謂歎父山魯山。與酈善長所謂翼際山者。皆今之所謂蛇山一帶耳。有鸚鵡洲口爲據矣。黃鶴樓旁湧月臺。有小石碑云。此山卽元之高冠山也。高冠二字。未之前聞。意者因酈注有高觀枕流四字。元人於此置觀。後遂因之名山。復訛觀爲冠邪。不然。山自太古。何獨隸之元邪。當更考之。

黃鶴樓後有道院。甚精麗。其額顏曰覺岸。內塑純陽睡像。亭曰仙棗。邯鄲道上盧生。與純陽各分半席而酣寢。大覺而後知大夢。祖生之鞭。必有先之者矣。亭南有小門。下距地數百尺。施磴道。曲折而下。蓋漢陽門建於蛇山之首。而黃鶴樓復建於城上。據地最高。蛇山逶迤東去。茲則南出。故陡絕耳。門上有官告諭。禁人往來。蓋茲地爲漢陽捷徑。若不禁止。熱中者羣趨於此。商山佳絕。卽成通衢矣。蛇山界武昌城爲南北二區。巡撫布政。皆開府於山北。而總督公署。則在山南。藩司之前。鑿山脈而斷之。建鼓樓於其上。爲南北通衢。用形家言也。漢陽大別之鐵門關。亦如是矣。妖言邪說。殃及山川。此天地之蠱。乃世之號爲儒者。

以窮理格物爲宗。亦樂其說而娓娓言之。何也。洪山寺建於武昌東門外蛇山之麓。爲明楚王所建道場。宏麗爲天下第一。照牆有碧琉璃交龍。壯麗晃耀。牆宇高俊。如都門西山諸梵刹製。南向爲山門。爲執金剛殿。爲四天王殿。爲彌勒殿。有豐碑一座。在鐘樓前。紀年景泰。開山爲碧空鑑禪師。餘文不暇詳也。至大雄寶殿。已山半矣。南望數十里。湖光潏洄。與岡阜互出沒。殿宏麗如大內乾清宮。三世天人師三十二相。圓滿具足。勝妙殊特。絕如寶山。阿難迦葉侍立左右。諸大菩薩退坐天人師後。諸聲聞衆列坐兩廡。二穢迹金剛神。捧寶杵東西向。各長二十尺。金甲冑威猛如生。殿柱皆合抱蟠龍。梁棟椽題。悉施金碧。耀人心目。平生所見莊嚴佛土。未有若斯之至者。吾恐天台智者大師。於大蘇山入法華三昧。前方便。親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亦不過爾矣。大雄殿後爲彌陀殿。中供無量光世尊。而觀音勢至左右之。旁列二十四諸天像。安養淨土。遜於鷲嶺。殿之東上。別爲一區。有亭二進。爲上官往來游觀飲讌地。其後浮屠七級。則登臨之最勝處也。予在武昌。見鹽店招牌。書曰重硃白鹽。余不知硃爲何物。思之久而不得也。問之宗夏。宗夏曰。硃。秤錘也。音租。鹽每

包重八斤四兩。製權兩之而衡其輕重曰砵。如其數者爲重砵也。

酈道元博極羣書。識周天壤。其注水經也。於四瀆百川之原委支派。出入分合。莫不定其方向。紀其道里。數千年之往跡故瀆。如觀掌紋而數家寶。更有餘力鋪寫景物。片語隻字。妙絕古今。誠宇宙未有之奇書也。時經千載。讀之者少。錯簡脫字。往往有之。然古玉血斑。愈增聲價。但其書詳於北而略於南。世人以此少之。不知水道之宜詳。正在北而不在南也。余在都門。爲崑山定河南一統志稿。遇古今之沿革遷徙盤錯處。每得善長一語。渙然冰釋。非此無從問津矣。北方爲二帝三王之舊都。二千餘年。未聞仰給於東南。何則。溝洫通而水利修也。自五胡雲擾。以迄金元。淪於夷狄者。千有餘年。人皆草草偷生。不暇遠慮。相習成風。不知水利爲何事。故西北非無水也。有水而不能利用也。不爲民利。乃爲民害。旱則赤地千里。潦則漂沒民居。無地可瀦。而無道可行。人固無如水何。水亦無如人何矣。元虞奎章奮然言之。郭大史毅然修之。未幾亦廢。有明三百年。更無過而問之者矣。予謂有聖人出。經理天下。必自西北水利始。水利興而後。天下可平。外患可息。而教化可興矣。西

北水道。莫詳備於此書。水利之興。此其粉本也。雖時移世易。遷徙無常。而十猶得其六七。不熟此書。則胸無成竹。雖有其志。何從措手。有斯民之志者。不可不熟讀而急講也。水經注千年以來。無人能讀。縱有讀之而歎其佳者。亦只賞其詞句。爲游記詩賦中用耳。然亦千萬中之一二也。吾友虞山黃子鴻。獨能沈酣此書。參伍錯綜。各得其理。好學深思。心知其事。吾於子鴻見之矣。千世之後。復有子雲善長。抑何幸與。更得宋人善本。正其錯簡脫訛。支分縷析。各作一圖。其用心亦云勤矣。惜其專於考訂。而不切實用。尺有所短。無可如何。予東歸後。思以此本照宋板割裂改正。裝裱成書。命門人鈔錄其圖。并二十一史輿地志考。而顧景范有讀史方輿紀要傳是樓有一統志稿。皆輯錄之以爲疏水經注之資云。

古書有注。復有疏。疏以補注之不逮。而通其壅滯也。酈道元水經注。無有疏之者。蓋亦難言之矣。予不自揣。蚊思負山。欲取酈注從而疏之。魏以後之沿革事蹟。一一補之。有關於水利農田攻守者。必考訂其所以而論之。以二十一史爲主。而附以諸家之說。以至於今日。後有人興西北水利者。使有所考正焉。予旣得景范子鴻以爲友。而天下之

山經地志。又皆聚於東海。此書不成。是予之罪也。當與宗夏勉之。

歷代史冊。浩繁極矣。苟不提挈其綱領。便如一屋散錢。無從着手。如春秋通鑑目錄大事紀。皆苦其太略。而朱子之綱目。又多書迂闊不切之事。關係重大者。反多遺漏。前人之書。縱極盡善。不經我手。如觀他家寶。與予無益也。予最愛竹書紀年。有絕人之識。春秋而外。別爲一家。久思取竹書以後。迄於有明。照例勒成一書。以備遺忘。年來奔走四方。無一日之寧。更有十倍於此者。亦皆置之高閣。况此考訂編輯之末乎。兩日兀坐僧房。看倪黃二子閱通鑑大全。此等書不知出於何儉之手。乃託文章巨公之名。以誑世之聾瞽。人家子弟。輒奉以爲聖經賢傳。不敢別置一喙。聞人出一議。輒搖手閉目。以爲侮聖人之言。嗟乎。學者識古今之成敗是非。以開拓其心胸。爲他日經濟天下之具也。乃以此等糞穢瓦礫。填塞心胸。牢不可破。求其磊落軒天地者。又胡可得耶。哀哉。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也。然取之以考年月。紀姓名。亦胡不可。乃其中謬譌亦復不少。予令宗夏置簡二冊。上橫書甲子。每簡二十二行。後一冊每簡十行。自堯甲辰始。每年紀其年號。并大事。上一冊紀唐

虞三代。其事簡。後一冊則入通鑑。事煩矣。故止十行。寓中無他書。惟據此耳。聊以此爲續竹書紀年之草稿。經營一過。諸事皆有頭緒。他日可以讀史矣。倪黃二子學史。實自此日始。

通鑑託始於周威烈王戊辰。初命三晉爲諸侯。其距春秋獲麟尙七十年。所以避續春秋之嫌也。通鑑以前事。則宋京兆劉恕。有通鑑外紀。起三皇本紀。至周共和。又一蘭溪金仁山履祥。有通鑑前編。起陶唐至威烈。所以補通鑑之未載。令學者知古今之全也。乃外紀則取諸子書暨識緯之說。以圖書虛空於洪荒之世。今之小部。率取此二書合爲一冊。牛鬼蛇神。紛然滿紙。不復可以寓目矣。言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

自堯甲辰。至舜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共一百二十六年。是爲乙酉。而夏禹卽位。則在丁巳。中間相去七年。此七年者當何所屬。抑果如孟子之言。辟之於陽城耶。抑別有故耶。今亦不記皇極經世書。以此七年歸之於誰。而竹書紀年有異同否耶。外紀記商王紂三十二年。以長曆通之。是爲戊子。而武王卽位。則書乙卯。若是則紂之二十三紀也。夫武王卽位於

己卯。而謂紂亡於戊子耶。無書可檢。故提綱仍以己卯推之。

予寓漢上時。漢陽令張壽民招飲。竹箸瓦杯。寥寥五簋。庭中黃菊粲然。二白鶴飲啄於其側。叔度清風。蕭然可樂。世風一變至此。天意誠不可測也。歸與宗夏言而歎之。

林障山有故城。晉建興二年。太尉陶侃鎮荊州治此。後移沙羨。此處遂廢。今土人呼曰城頭山。在漢口之西三十里。鄂家口。人煙輻輳。百物皆具。宗夏言。此地近日。氣象日隆。人物趨此。漢口衰象已現。漢衰此其昌乎。蓋上游繁盛。古說荆襄。後則團風鎮。明季移於武昌。漢口之興利在清初。今鄂家口又將繼漢口而起矣。

長湖口漁罾數百里。星羅棋布。更是一重境界。予嘗言渡江令人雄毅。入湖令人深靜。驗之於此。益信然矣。

荊州護國寺莊嚴華整。殿後有大鼎一座。以石臺承之。古色斑斕可愛。俗云大禹九鼎之一。不覺失笑。

報國寺乃關壯繆祠。極其壯麗。江陵舊城。乃羽所築。祠之宜也。而遂以江陵爲古荊州。相去遠矣。

謂宗夏曰。余平生以來。未曾見花。惟見竹耳。六七歲時曾見山水。少長不更見矣。前在石鍾大別。依稀如隔羅縠。不

謂之見。此語索解人不得。

煥章云。荊州沙市。明末極盛。列巷九十九條。每行占一巷。舟車輻輳。煩盛甲宇內。即今之京師。姑蘇皆不及也。今則寥寥一帶爾。盛衰變遷。令人感慨係之。

荊州城最窪下。江水經其東南。以長隄障之。故溝洫皆壩。斷不能相通。決江水則荊州之人可使爲魚鼈。不可守也。曇瑞師言。襄陽穀城縣牧豎。穴地得古延慶寺道場。有殿三層。皆在地中。前殿亮榻。皆鑿石爲之。後有延慶祖師塔。曇公不記其何代人。又不知何故陷於地中。滄海桑田。高岸深谷。信然矣。

巖頭道場。在武昌西南門外過渡處。德山鼈山。皆在常德。荊州南門外五里許。即大江。名曰御路口。江正東西流。江之北限以長隄。障江水也。江不甚闊。而流頗急。已有川江之勢。案江陵即古之南郡治。其地東南傾。故緣以金隄。自靈溪始。桓溫令陳遵造隄。遵善於防攻。使人打鼓遠聽之。知地勢高下。依傍剏築。畧無差失。夫陳遵之測量。以耳不以目。予嘗見瞽者張浩庵。以舌銜銀。而知銀色之高低。則五官未始不可以互用。不獲圓通。祇是心粗耳。俗傳明初馬后至江陵。於此登岸。故名其地爲御路口。江洲載蘆荻。

率於此泊。捆入江陵焉。澤口。別漢入潛之地也。屬安陸府。與潛江縣治相距不過十餘里。宗夏云。若向西北。泝漢而上。則向鄖陽。襄陽。漢中矣。由澤口向西南。順流而下三十里。至梅家嘴。若再順流而南下。則出大江。達新隄。漢口等處。欲至荊州。則自梅家嘴復逆流西上也。

四絕名藍者。天台。玉泉。棲賢。靈巖也。棲賢在潤州。今隸江南境。靈巖在兗州。今山東。玉泉在當陽縣。今湖廣。天台在台州。今浙江境。皆智大師道場。棲賢。靈巖。尚俟考訂。

金粟寺。乃吳大帝赤烏年。康居僧會所建。僧會於江南建三刹。一金陵之保寧。一太平之萬壽。一海鹽之金粟也。

荊州大暉觀。兩廡畫壁。圖寫靜樂國太子降神出家修道。上昇諸聖蹟。大約依倣悉達雪山事而為之。不知剽自何人。膽大乃爾。然亦天地自然之致也。嗚呼。今諸山知識。往往互詆為魔。釋迦之預記。胡不爽乃爾耶。然諸公自不識魔字。魔字之義。壞於梁蕭衍之不知妄作。譯場微意。失已久矣。

黃二玉言。人中藥箭者。細嚼黃豆塗之。可不死。立愈。奇方。沙翁偶述雪嶠老人語。風居句云。糧空夜雨滋黃獨。屋漏

春風補翠藤。近代尊宿之能詩者。無踰老人。恐無可齊已。不是過也。

章華臺。在荊州沙市古城隍廟東。約二里許。路北有閭。曰古章臺。未知何故去一華字。自此而北。長隄里許。隄旁有廢刹。曰章華寺。南望蒼然。寺之東北。有智井一口。甃砌周緻。曰沈香井。土人言此為楚宮故蹟。數丈之下始有水。倒影杳然。人影在下。俯而上窺。自井畔口上而東折。路盡。有地隆起。上建八角石亭。屹然孤立。相去不過一箭道。而逶迤曲折。有路轉峯回之致。亭之東北。湖水斷續。水落之後。猶有數畝澄波。縈帶其側。殘荷敗菱。飄零水際。予與宗夏頗賞其位置。土人以此為古章華臺基。又云此亭為前藩司李公所重建。欄楯皆精麗古雅。夾隄梅桃。彌郊野。由此而東北。二百里中。皆蒔夫渠。春夏間。乾坤繡錯。後吳三桂兵駐松滋時。大軍適屯此地。蹂躪蹴踏。梅柳桃杏。無一株存者。臺基甃石崩圯墮落。此與武林之西湖。同一傷感。今西湖稍復舊觀。此地廢興。當亦有其時矣。郡志言章華有二。一在沙市。一在監利縣離湖之側。予考之舊冊。在監利者乃章華臺。此則所謂楚王釣臺也。酈道元曰。江陵城西。南有赤坂岡。岡下有瀆。水東北流入城。名子胥瀆。蓋吳師

入郢所開也。謂之西京湖。又東北出城西南。注於龍坡。古天井水也。陂北有楚莊王釣臺。高三丈四尺。南北六丈。東西九丈。今覈之。正正沙市。又曰揚水。又東入華容縣。有靈港水。西通赤湖。水口地多下。湖周五十里。城下坡池。皆來會同水。東入離湖。湖在縣東七十五里。國語所謂楚靈王闕爲石郭陂。漢以象帝舜者也。湖側有章華臺。臺高十丈。基廣十五丈。左邱明曰。楚築臺於章華之上。章昭以爲章華亦地名也。王與伍舉登之。舉曰。臺高不過望國之祿。祥大不過容宴之俎豆。譏其奢而諫其失也。言此瀆靈王立臺之日。漕運所由也。此則監利之章華臺矣。監利古華容地。今離湖之迹猶在也。因讀史謂宗夏曰。古之諸侯。卽今之士司也。後之儒者。以漢唐宋之眼目。看夏商周之人情。宜其言之愈多而愈不合也。破封建而爲郡縣。固時勢之不得不然。孟子已先言之矣。天下烏乎定。曰定於一。李斯之說。必受之於荀卿者也。沙市之西有觀音寺。中有浮屠五級。甲寅之變。大軍與平西之兵。隔江而陳。浮屠遂爲瞭望之所。浮屠之東。少北有石尊勝幢。浙江僧卓然言。此地舊有龍潭。毒龍居之。大爲

民害。自無方禪師建幢於此。其患永息。今成平陸矣。予意此潭卽天井水也。天井水亦曰龍陂。酈道元曰。廣圓二百餘步。在靈谿東江隄內。水至淵深。有龍見於其中。故曰龍陂。以方隅求之。毫釐不失。亦可樂也。煥章言。蜀中黃連蛇。乃近時新出之異藥。流行尙未徧中土。醫家猶不能盡知。此蛇產黃連地中。形甚小。惟食黃連花。土人取而陰乾。性與連同。而功什百。用時以水蒸之。水氣成露者。黃色。作連氣。一匙之水。勝黃連數錢。予習聞之。而未經目見。昨在都門。吳侍御翼生自蜀中攜來者。予亦未及索看。煥章處亦有一條。襲而藏之。苦不甚佳。以其形稍大耳。茲一寓目。他日舉以示人。不爲塗說矣。煥章談江陵形勝往跡。亦略知其概。云荆江西上。有萬人隄。最爲險要。若掘此隄。則荆人皆魚鼈矣。昔曾有人以此說進三桂。三桂惜此百萬生靈而不用也。予爲沈吟感歎者久之。予以小時多事。手未肯認筆。故艱於拈弄。學者若欲筆墨成章。須一二年苦功。眠食於此。他日自能操縱如意。橫視一世矣。若其中之提挈綱領。批隙導窾。予雖不能。而知之無有復過於予者矣。

近人文字。目中所見者。惟燕峯暨易堂耳。燕峯孤立。未見有與唱酬者。易堂文雅。邱邦士集予未見。然當推躬菴爲第一。莽蒼浩瀚。有大氣以舉之。南宋以來。未之多見也。

涵齋言。大人託賴等。奉旨至貴州。審黎平府高岡土司金倒一案。即將黎平府知府張澂。城守副將侯奇。立刻處斬。更有武弁三四員。問絞監候處決。蓋大人已奉嚴旨而出也。總督范承勛降四級調用。巡撫衛既齊革職。覆旨後。更命部議。衛既齊擬斬。奉旨着解來京更議。蓋自三藩平後。今上於諸土司加意撫卹。以反平西之所爲也。

汪杲叔徽人。名關。字尹子。一字東陽。以篆刻游於婁東。得錢隨手散盡。不事家人生產。終於玉峯。其學原本秦漢。雜以宋元章法。何雪漁而後。亦近代之傑出者。

張未園名理。嘉定人。黃陶菴先生之門人。未園稍豐於財。嘗齋三百金。衣錦繡。泛舟金陵。收古書籍。滿載而返。中流舟漏。以襟袖拭之。通身淋漓。漏猶不止。遂仰臥於漏所。以背抵之。舟得近岸。臚之而行。前輩風流。今猶溢人齒頰也。再生和上。初名澄如。嘉定人。精修苦行。常食淡。刺血寫經。因出血過多昏去。百日後復活。故易今號崑邑之新漾江東。有長者王國良。豐於財。其子病瘵垂斃。長者入城完官

稅。日暮出城。以子故。必欲抵舍。至江干。爲渡船所苦。遂露宿江澚。平明始得渡歸。而子死久矣。長者恨子死不得一見也。遂發願於新漾江造橋。以便往來之利涉。先出三百金。造木橋一座。又念不能經久。若石橋則非巨萬不可。長者即披薙爲僧。法號萬圓。以募橋工自任。往見石奇和上。和上以其老而易之。曰若要石橋成。須是再生來。長者歸。鳩工經始。未辦而卒。時再生在瑞光爲化頭。偶至崑山。有杜居士知其事。謂再生曰。石橋之讖。是再生來。今師法號。適符此記。詎非橋工待師而成乎。師遂發願。以橋王爲己任。初然一指。繼然一指。橋工已就半矣。值康熙十四年。吳中大水。時旣訕於財。而謗言復沸。橋工幾於中輟。蓋渡船之人。恨橋成而廢其業。故散布流言以阻之。再生遂抽刀於縣前。斷左臂。血流如注。起走數武。復回故處。血暈而仆。衆善信延名醫。以萬金良藥敷之。血止得不死。徐果亭知之。爲募之於募撫軍暨縣令。皆出貲倡首。而橋工次第告成。今惟石闌碑亭未完耳。嗚呼。觀和上之所爲。知有衆生耳。視喪其臂。猶折槁枝也。今世之高談性命。傳佛心宗者。固不乏人。而爭名競利。有甚於販夫屠沽。乃自以爲眞善知識矣。悲夫。

辛未春。予寓薦嚴寺中。狂風怒號。雨如覆盆。靜坐無聊。無端忽念諸故人死已過半。今日之存者。如深秋敗葉。零落蕭條。天各一方。不能聚首。余已置身妻子兄弟之外。所恃以爲性命者。惟朋友耳。乃所遇又復如此。斯淚亦不能爲之墮。心亦不能爲之哀矣。中年以來。苦多忘失。庚午孟夏。始有日記。又錄友譜一帙。記丁卯入都以來之新相知。大都有三百餘人。而丙寅以前。丙午以後。所交四方之士。其間事關性情學問。振古今而軒天地。雖海枯石爛。精神不可磨滅。若夫杯酒言歡。意氣推許。雖實繁有徒。亦記一不識十矣。每思追錄存沒諸友姓氏。錄成一卷。置之座右。暇時偶一披閱。其性情意思之所在。歷歷見之目前。以代把晤。年來奔走風塵。略無寧晷。今雨窗獨坐。無客無書。遂取筆研。游神往昔。見二十年來。衰衰諸公。去來我前。如野馬塵埃之奔馳於窗隙也。人人有此一種境界。但未一靜觀耳。盡一日心力。憶得三百餘人。草錄一紙。他日有觸緒而來者。可以續入。亦非何劉沈謝矣。

木也。人不止於禽獸也。何也。草木若止於地。胡爲乎說甲而蒙芽也。鳥獸若止於草木。胡不樹根於土而走陸飛空也。人若止於禽獸。胡爲乎不披毛而戴角也。由此觀之。則天固不止於人矣。天之不止於人。猶氣之不居於水下。而火之不伏於地中也。氣居水下。必泡而起。火伏地中。必奮而出。天不止於地。故必學以求通也。聖人因是。故天池爲鵬之所止。而王畿爲民之所止也。至矣哉。大學之言曰。止於至善。噫。微至善。吾將誰止焉。

追憶往昔。念四十年以來。惟學問一事。冷暖自知。餘皆蟻螻耳。語云。鑑於水。不若鑑於人。予曰。鑑於人。不若鑑於己也。又曰。前車之覆。後車之鑒。予曰。前步之躓。卽後步之戒也。取譬莫近於此矣。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未知今之所是者。非四十九年之非乎。雖然。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夫惟此一爲無過之地。故曰。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淵乎微乎。吾將語誰。

趙鄰初言。無錫秦留仙之弟。號赤仙。有奴子七人。於甲子年。五人同謀。手刃其主。肢體零落。五人皆逃。一顛死於水中。一死於廁。餘三人者。次第擒獲。時值捕獲法寶。閉城門者四日。而翠華北來。錫人凶懼。奉旨。三人凌遲處死。刑畢。

刑人之椿。已拔置室中矣。其夜忽自起立。如人相杵而行。春者然。下築於地。周行室中。五日夜而後仆。室中之甌。皆糜碎如粉。亦千古未有之大異也。抑五人之死皆冤乎。而實非冤。鄰初言。予聞之其甥。當必不繆也。他日至梁谿。當詢之秦維生也。

鄰初又言。秦亦仙有異相。性奇淫。棄其內而狎比頑童。故及於難。七人皆其所寵也。以千金買寶刀二。一挂牀頭。一置枕畔。時執以自舞。後奴即取此以弑其主焉。有女一人。聰慧絕倫。適陸氏。陸氏豐於財。其夫之文章書法。威儀言辭。皆婦自教之。才能爲梁谿之冠云。

辛未之春。予至玉峯。診立齋先生之脈。頗異於常時。蓋立齋本六陽脈。加平人一倍有餘。始得其平。少弱即病矣。今脈如常人而少弱。其病可知。惟左關一部獨旺。其病在肝。余爲之書一方。用乳金丹以調胸膈之血。二陳湯以豁其痰。鈎藤以平其肝。黃連以清其熱。硃砂黑鉛以隊其逆。淡秋石以開其關。疾其有瘳乎。

立齋先生始患隔食。繼復嘔血。紅黑相間。舉家遑如也。余曰。公肝脈獨旺。食隔不下。皆此物爲之祟。黑者瘀血。紅者新血也。瘀者不可留。新者不可吐。一日諸醫醫集。共議一

方。平安耳。用石斛阿膠丹參等。余竊意立齋久鬱。肝脈不平。且見膈症。適又吐血。則其胸中必多瘀積。法當用升麻紅花。盡吐其胸中之瘀血。瘀盡自愈。否則用九蒸大黃爲丸。徐徐服之。而愈少遲也。富貴人惟喜溫補。聞用此等法。必大驚異。雖盧扁當前。亦不聽信。予亦無如之何也。

與吳修齡論業字之義。業乃鐘磬簾上橫木。如鋸齒者是也。

吳修齡先生論聲音之道。頗爲有見。深以守溫字母劉鑑門法爲非。以二合翻切。收盡諸法。立二十四條。以盡諧聲之變。亦可謂振古人豪矣。然以二合爲局狹門。乃實不知二合之奧理。以諧聲通翻切。而立法太多。實無異於劉鑑。若取其書刪之。附予音韻書後。亦可備中華翻切之一法。其言曰。聖人言治平之道。必本之身。審聲之士。顧可外其身以求用乎。作聲有鼻腭喉舌齒唇之六體。竭耳目以自審。六體所作之聲。可以纖微不混。其法有二。曰二合。曰翻切。二合乃佛法祕密中事。字聲之晦昧者。合兩字之聲爲一聲。以顯之。最爲親切。如多翁合成東字也。翻切大同而小異。翻之多者有二十餘聲。切聲有二百之外。以摩盪之法行之。可得翻切千數。如多翻宗切。登翻翁切。都翻風切。

東字二合。如以父母求其人。必無第二。翻切如以兄弟求其人。或妻妾求其人。不能不多也。與二合同條而稍異者。又有切身之法。乃譯場中所立。有東字乃可合多翁二字以顯之。并無東字。將何以顯。於是切身之法生焉。合二字之聲以為聲。即合二字之形以為字也。如丁也為地。丁可為何是也。翻切為震旦之法。顏之推以為三國時孫炎所作。見王肅傳中近日顧炎武以為左傳之鞠窮為弓。句瀆為穀。已是翻切。皆未窮源。說文萬言。諧聲者八千。其中自成聲者十之一。餘九皆以翻切得聲者也。苟無翻切。字內但有二千字。何以周用八千字中。諧本聲諧四聲諧翻聲諧切聲輩。凡有二十四條。朗然可據。此豈先有字後立聲乎。翻切必出於始制文字者。形聲一時所就耳。東漢為殤帝諱。改隆慮為林慮。隆林一翻故也。周易兼義及洛誥釋文。皆言馬鄭已有翻切而未盛行。其曰孫炎就所見者言之耳。炎書不傳。而所立翻切之名。最為精當。昔人之丁顛寅言。雖未成書。翻法甚密。六朝人能通翻語。史冊載之。唐高宗有通乾天窮之避。李陽冰云。臬不從自得聲。從劓省也。德宗時有任饒調甜珍張藥鑑之翻。皆灼然不謬。守溫作字母三十有六。翻法遂壞。後人著述如林。皆醉以狂泉者也。

又有言翻即切。切即翻者。夫既即一多翁翁多。皆可得東耶。天地即一陰陽即一。人物皆廢失矣。梓人作博子。先作長條。乃為方塊。長條翻也。切則截之為方塊也。此豈有難解者。而憤憤至此乎。二合立體為本。翻切旁通為用。無二合則無以質翻切之錯誤。然二合本能生一切。諸聲而不能自生其聲。藉翻切以移出之。又二合雖得一字之真聲。而不旁通諸字。得翻切乃可旁通也。二合翻切二法。猶有不能顯之聲。不得已而用四聲四呼陰陽切聲。四法以助之。十得八九。不知昔之居然自任者何故。二合切身。佛家綱要。絕非僻書也。儒生不知神珙。守溫清泉佛弟子而茫然。誠不可解。平論昔人著述。孫愜翻切。雖不縝密。猶能傳近似之聲。有功斯道。四呼束於字母。破碎汨亂。而能顯撮口字聲門法。為字母四呼所夾束。進而愈窮。然其局狹音和。闔合於二合翻切。惟守溫蠢爾一物。所立字母。一母兼三四翻之聲。誤殺後人。直當投溷者也。夫聲發於形。不關心事。心有智愚。形無凡聖。列子云。聖人廢心而用形。知此則牧豎之審聲。與孔孟等矣。又曰。孫叔然翻切之書失傳。唐有孫勔之唐韻。守溫之三十六字母。何人之四呼。劉鑑之門法。餘如司馬君實。清泉韓孝彥。著述紛然。要不出於

四家。孫愔不知翻經切緯之意。廣收雜物。金矢一囊。四呼如盲人摸象。僅得一肢。以爲全體。而所得者。是真非贗。門法如唐肅代之朝。行間非無李郭。不能專任。使與七節度爲等夷。令出多門。終至相州之敗。至於守溫。直是無知妄作。貽毒後人而已。予謂先生之論。局狹音和二門。二合翻切之說。暨評論昔人。皆精微確當。有功聲韻。先生亦嘗自負。誇予曰。諧聲之道。蒼帝而後。直至小生。獨是於二合之說。猶未能心知其事也。先生雖發悟於華嚴字母。而金剛頂大海陀羅尼。暨涅槃十四首。未嘗寓目。於五天梵音。半滿字學。茫如也。二合之中。已不辨其多含。況三合以上乎。蓋先生於天竺陀羅尼。太西蠟話。小西天梵書。暨天方蒙古女直諸書。皆未究心。其所爲聲韻者。特震旦一隅之學耳。若其合翻切於諧聲。實發前人所未發。而列門過多。失同劉鑑。使蒼帝本意如此。亦可云漫無紀綱者矣。修齡有自著書三十餘卷。紀流寇事甚詳。半藏家塾。半在潘次耕處。陳青來執贄於予。問爲學之方。予言爲學先須開拓其心胸。務令識見廣闊。爲第一義。次則於古今興廢沿革禮樂兵農之故。一一淹貫。心知其事。庶不愧於讀書。若夫尋章

摘句。一技一能。所謂雕蟲之技。壯夫恥爲者也。與青來言趙寒山草篆。予之惡草篆者。非惡寒山之草篆。惡今人之學寒山者耳。若寒山者。所謂從容於法度之中。故能變化於規矩之外。今人未嘗一日從事於玉筯。執筆輒擬寒山。所謂學邯鄲之步。未有不失其故者也。人有不由楷法。竟學章草者乎。無有也。篆籀何反不然耶。辛未夏。諸商人聞江北旱蝗。相繼爭糴米而東。舳艫首尾相銜。蔽江而下。漢江之間。米價日增。而江南依然如故。利之所在。人爭趨之。反貴爲賤。翻賤成貴。甚矣白圭計然之術。不可不講也。

姜西溟有端研一方。長五寸。闊四寸。式製古樸。絕愛之。予昔亦甚賞鑑。近爲顧華峯醉後使酒所碎。雖以膠漆附會之。非完璧也。西溟言及。氣猶填塞胸臆也。西溟又言舊有一硯。乃天然石子。十倍於此。乃爲某人竊去。貧士一佳硯亦不易蓄。可憐哉。余前閱客座贅語。標云遯園居士撰。皆記金陵事。余意遯園必金陵前輩也。問之黃予邵。果出顧陵初手。陵初本姓張。尊公諱國輔。嘉靖中甲科。官太守。陵初名起元。戊戌會元鼎甲。有文名。故其書多可觀。

南潯朱相公。有大事記大政記二書。舊已有版。莊氏因此以成明史賈禍者也。更有續大事記三卷。皆逆案以來事。南潯與蒲州交好。蒲州當國時。一一錄記以成此書。更有列傳數千紙。皆未流布。南潯之孫。與陶子師交好。已許借鈔矣。明史又獲此祕本。不啻貧兒忽發覆藏也。顧景范家有書曰三朝紀略。紀泰昌天啟崇禎也。未知出何人手。言記載甚詳。子師言諸省志書。多有紀其地之時事者。皆當采出以備參考。今廣東通志。後一卷已經割出。余取而觀之。果皆諸書之所未載者。年來郡縣諸志。汗牛充棟。聚於東海。乃無一人能發此竅。徧爲搜出。今已不及。可惜也。西溟言家藏寶晉齋帖二十卷。甚佳。余向所見只十卷耳。他日過甬東。當索觀之。黃子鴻有元豐九域志一部。乃毛斧季所藏善本。遠勝傳是樓者。辛纘修陝西統志。余問以連昌宮故跡。亦不辨也。查之通志。西安府志皆不見。余意其或在東京。更檢河南統志。亦不見。問之景范云。在陝州。而方輿紀要不載。當必不謬耳。元朗言其尊人欲著春秋八考。一天文。二輿地。三職官。四

世族。五禮。六樂。七兵。八刑。惟輿地世族。已經成書。後世之沿革皆備載。春秋八考。主意絕佳。若分類而求。尙不止此也。向予見楚辭聽直一書。能使靈均別開生面。每出一語。石破天驚。雖穿鑿附會不少。然皆能發人神智。閩人黃文煥所著也。予意必予郤族人。詢之果然。卽贊玉之父。予郤之族兄也。前在淮陽。乃當面錯過。予郤言文煥字惟章。號坤五。名進士。明季流寓南都。鼎革後卒於浙中。所著之書。聽直而外。有陶詩析義。杜詩掣碧。批老莊史記等書。黃漳浦之囚於南都也。洪經畧門人。山東傅觀光爲江寧同知。字對揚。與坤五友。奉命監視漳浦。問閩人之在江南者。觀光以坤五對。漳浦索宣紙百幅。草出閩入浙以來之詩文。以半寄坤五。半贈對揚。又畫巨松一幅。後人刻其原書於池州。復有彙刻之於浙江者。名大滌函書。又合倪鴻寶劉念臺陳臥子集爲一部。東山翁式金。同一少年來會予師。曰路同文。名煒。詢之則路文貞之曾孫也。文貞名振飛。字見白。廣平曲周人。明季總督漕運於淮安。弘光朝。公奉太夫人避居吳。而南都已不守矣。遂卜居洞庭之東山。有家丁三百人。一方賴以保

障。鄉人至今德之。乙酉。思文卽位於福州。召公爲左都御
史。丙戌三月。駕幸延平。公居守建寧。進太子太師。武英殿
大學士。八月。仙霞關陷。上蒼皇西幸。命公以文淵閣印視
師安關。公趨赴延平。遂與乘輿相失。航海走廣州。廣州復
陷。依國姓於廈門。造隆武四年曆。用文淵印頒行。戊子六
月。永曆御極於端州。手詔召公。公力疾赴命。三年己丑四
月。道卒於順德。享年六十。贈太傅。諡文貞。蔭一子中書舍
人。夫人王氏。守太夫人喪於吳。公之喪至自粵。一慟嘔血。
踰月遂不起。己亥十一月也。合葬於東山法海塢中。男三
人。長中書舍人澤溥。字蘇生。次中書舍人澤淳。戊戌省墓
卒。次澤濃。奉思文詔改名太平。孫五人。長玄齡。後改玄鼎。
澤溥子也。同文乃玄鼎之孫云。
次宣言其昔年阻風江上。邂逅土人趙茂先者。因主其家。
其所居地屬鎮江府。與焦山相值。名大港鎮。有山曰瞿。半
出江岸。其始乃宋藝祖之後。南渡後一人居此。後成巨族。
今已二萬餘丁矣。有總祠一人。族長八人。職之。舉族人之
聰明正直者四人爲評事。復有職勾攝行杖之役者亦八
人。祠有祠長。房有房長。族人有訟。不鳴之官而鳴之祠。評
事議之。族長判之。行杖者決之。有干名教犯倫理者。縛而

沈之江中。以呈官。無不厭衆心者。後有族人與他姓訐訟。
族長請之於官。判決明允。官民皆服。後遂以爲常。余嘗謂
聖人之治天下。自宗法始。宗法不立。民事日煩。天下不可
得而治也。余別有專書論其事。今聞趙氏之風。益自信其
不謬矣。茂先之父。魁梧奇偉。長七尺餘。日飲酒四五十斤。
以爲常。家貲八千金。以飲盡。自言終身曾有二更不飲酒。
以病故耳。鼎革之後。常泛巨舟。往來海上。曾遭風飄至一
島。闕無居人。見有石橋。壯麗瓌瑋。橋上置一銅盤。徑可二
三丈。復有一亭。範銅爲之。有人云。名乘仙島。橋乃秦始皇
所築。以望安期生者。不知何據。當更考之。後又遇風。飄泊
旣久。時值昏黑。吹入一港中。而帆檣數丈。戛戛有聲。若與
物相觸者。舟亦止而不行矣。迨明視之。舟在山岸石洞中。
檣之有聲者。石礙之也。其洞石下垂者。五色陸離。玲瓏萬
狀。水皆紺碧色。奇花異卉。徧滿山谷。不可名目。後復往求
之。不復見矣。
金陵人林六。牛仲雲姪婿。玉工也。其人多巧思。工琢玉。言
製珠之法甚精。碾車渠爲珠形。置大蚌中。養之池內。久則
成珠。但開蚌口法。未得其要耳。舊法用碎珠爲末。以烏菱
角殼煎膏爲丸。納蚌腹中。久自成珠。此用車渠較爲勝之。

張東昇言。有鹽城人韓震。字雷門。自言昌黎之後。能作一丈二尺大字。

鄰初言余淡心所著。有汗青餘語。部帙甚廣。皆記明末黨局事。此書當極力求之。

鄰初誦修齡自序文一聯云。險巖易盡。終磨海島之頭。側理若窮。願寫彭城之背。上聯不審所出。晤修齡時問之。

武曾述閩撫張儀山義僕事。武曾向館於儀山。故知之甚詳。儀山有世僕李國華。待之厚。而樸素無異寒士家人。儀

山有別業在紹興。使往守之。與鄉紳沈姓者同居。沈宦得罪於鄉人。鄉人毀其居。并及李氏。遂復歸於閩。儀山罷官

後。憐其忠。除其籍。使爲民國華服役如故。及將入都。使先於浦城具舟楫。州縣官以其罷任。甚怠其事。國華忿曰。主

人數萬之資。皆爲它人賠累。待人如此。而獲此報。天道焉在。且未出境。人已蔑之。余不忍見也。遂四日不食。人勸之

不應也。一夜於鷓首旌竿。自縊而死。儀山至浦城。撫其尸。慟哭而殮之。予謂儀山之僕。賢於翟公之客矣。既脫籍爲

良民。方有飛鳥出籠。困鱗縱壑之樂。乃能捨其生以報主。以媿天下之負恩者。尤人情之所難也。相與感歎久之。

伊在言童西爽。嘗爲予作畫冊二十八副。藏之久矣。昨聞

其凶問。遽命裝裱之。廣陵散於今絕矣。遂出二冊以視予。幅幅精妙絕倫。惜尙無人題跋耳。猶憶丁卯春。予將北上。西爽爲予作畫屏一曲。予向苦圖本草者。不得其真。學者案圖而索。茫如也。因謂先生曰。予南歸。取本草所載草木魚蟲。請先生圖之。彙爲一冊。天下之偉觀止此矣。西爽亦慨然許之。予南歸而西爽死矣。天也。

猶憶亡友王寅旭。嘗爲予言天元曆理一書。嗤其妄誕。且曰。曾見有開方者。自中心開至四面者乎。此千古未有之奇也。後於朱姓菴坐上見之。其紕繆實甚。真無知妄作也。大東先生松坪之祖。深有得於西學。曾譯幾何體論。幾何用法。小測全義三書。皆世所未有者。幾何原本有十二卷。徐玄扈所譯者。只前六卷耳。綫則備矣。體未之及也。原本推論其理。作用全未之及。卽幾何要法四卷。刻之於崇禎曆書者。只取有關於曆者。大測二卷。割圓八綫之本也。若三角形。銳角鈍角諸測法。未之有也。余聞松坪有此三書。如獲異寶。松坪許予已三年矣。當力索之。與熊占論三禮。頗有入微語。其言曰。出繼之子。惟降弟兄姊妹之服。以儀禮爲證。不當并降伯叔諸姑之服。知家禮之非。皆確當不易。以所著譯書及諸經論。出以示余。予讀

其論孟子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歎其能發古之所未發也。

熊占又論今人稱庶祖母之非。經有明文。曰祖庶母。置庶字於母上。以別於祖母也。若置庶字於祖上。是別庶祖於祖矣。天下安有所謂庶祖者哉。予聞而甚樂之。爲之解頤。西溟出晉唐小楷一册視予。則宋搨樂毅論破邪論也。余見宋搨多矣。破邪推此本爲第一。乃嘉定程孟陽所收藏者。孟陽西溟皆有題跋。

孟陽題樂毅論云。平生見樂毅論二善本。一爲崑山張氏物。其一汪象武所藏。今在方季康家。後十三行洛神賦。及東方像贊。皆精妙。偶從都下購得此本。又兼黃庭曹娥。可以樂之忘老矣。壬戌正月。偈菴老人書。

孟陽題破邪論云。小楷帖世所傳模而已。其筋骨神彩。非真舊本。遂無由見。以故識真者愈少。若唐書中破邪論。似此搨。平生未一二見也。偈菴老人書。

西溟跋云。樂毅論是右軍書付官奴者。正是王氏家法。故舊推楷書第一。予家藏宋搨寶晉齋所刻最善。此本差可伯仲。永興破邪論亦舊本。此二帖皆程孟陽所收。程不以書名。其風流故足重也。

又云。右軍之書樂毅。勁筆偏多。而婉麗不乏。永興破邪。變爲險峭。筋多肉少。此晉唐之分界也。若不善學之。便墮近來王雅宜一種惡道矣。此臨池家所以貴於運腕。運腕得法。下筆自無枯枿之病。隱人甲子清明第二日。又識。

西溟出手卷二。一明祝枝山離騷經墨跡。一宋搨定武本蘭亭。枝山離騷經純本章草。其結構轉換。多得之孫過庭書譜。西溟以爲似藏真。聞余言深以爲然。自始至終。二千餘言。無一筆溢出規矩之外。絕無平日狂怪怒張之態。非此卷幾不識枝山本領矣。

允明自跋小楷佳絕。跋云。東國紙。此佳品。其筆亦甚好。予有而失之。使用此寫。不啻尙可觀也。兩美難合。騷中語亦世事人情。丙戌。佚老堂記。六十七歲祝允明。

王雅宜跋云。山居雨雪。長林風吼。塞壘擁爐。紙窗明映。但聞竹樹淅瀝。寒鳥悲哀。茗筍時薦。展枝山翁離騷經。快讀數次。真覺太古以前人也。壬辰仲冬廿又三日。雅宜道人王寵識。

又一跋云。予向藏祝京兆書法二卷。一用金粟牋。書古詩十九首。用筆模大令。一爲此卷。其運用處。少有不同。要之皆本章草。誠臨池之神品。伯兄蘂令僞賞之。極謹。各藏其

一。以誌同好。乙未孟冬前二日。弟彥暉敬誌。

西溟跋云。此書雖本章草。其結構之法。多得之藏真。余所見枝山十九首真跡。遠不如此脫盡蹊徑。獨造天然。明代書法。推枝山第一。此帖又枝山第一。乙丑六月。因暑展玩終卷。遂記之。

其宋榻定武本蘭亭卷。有高麗國庫收藏印。前有唐蕭翼僧辨才象。書非子昂。而印皆松雪。結構雖佳。其衣褶皆用細筆勾畫。絕非文敏筆意。此卷本秦辛纘先世家藏。後有人以重價購求。獻之成容若。而此本石刻。則藏西溟家。西溟於成容若齋中見此卷。言及容若。遂舉以相贈。辛纘云。松雪圖後。尚有董宗伯跋一紙。不知何故割去。予曰。此不難解。割此真跡。裝入他贗卷矣。辛纘亦跋一紙。文甚長。後跋亦多。俱不及錄矣。

王子秀言。昔聞薄子珏曾製一鏡。能返照梳竿斗中鳥雀。歷歷可數。凡物之在高在深。非有蓋覆者。皆可照見。余思之。不能驟通其故。必於一處攝光返映。如蜃樓之現於海氣中然。但其製器之方。尙大費思索耳。

許激雲。楓江人。豪傑士。能詩。向與崔兎牀輩往還。其人可知。在金陵。與諸游俠同寓。有相士密語激雲曰。我觀諸少

年。皆當過鐵者也。公胡久與處耶。激雲不解所謂。曰。頭臨白刃。非過鐵而何。激雲懼而辭歸。諸少年果皆朱光燦黨。以此得免。過鐵二字甚新奇。其金陵詩數聯云。端門有店堪沽酒。內殿無牆好種田。又云。蒼老盡參新幕府。野人還避舊宮門。又云。若向西山問遺老。依稀只說舊吳宮。又云。南去婦輕鸞鳳佩。北來人重虎狼皮。又云。自束弓刀看虎去。卻驚車馬載駸來。似此數聯。中原老成。尙不易得也。當覓其全帙讀之。

顧昫。滋梁溪人。與其弟恆修。蕭嘉猷。譚洪舟。黃斐然。武進章我仁。吳斗文。宜興謝弼臣。蔣景文。靖江朱式屏輩。同究性命之學。昫滋弼臣。曾受學於宜興湯世調先生。先生諱之珂。讀高忠憲遺書。悟其微旨。潛修三十餘年。人無知者。常州金廓明先生師事之。廓明別號闍齋。佳靖江縣。世調先生去世。昫滋輩遂以闍齋爲師。講東林之學。以默認天理爲宗旨。主靜存養爲工夫。常結社靜坐。宗夏於庚午中秋。嘗就之問學。稼躬亦與偕焉。昫滋爲之結七日之期。教其默坐體認。宗夏恍惚有得。稼躬坐久成勞。因之致疾。自予南歸。宗夏隨予南北奔馳。曾無晷刻暇。前之所得。已成唐喪。昫滋邇日。復於錫山建學舍一區。約諸同志共修靜

功。余謂昀滋正人傑也。當此時。士之爲學者名聞耳。詞章而外。不復有學。乃昀滋獨能以身心性命之故。闡然自修。且能捐重資。築學舍以待同人。誠斯世之祥麟威鳳也。婁勝功有姪。清初在李定國營中。曾至緬國哇哇城。余問以往事。及城中風土。恨其人愚懵。言之不甚了了。地多番僧精舍。滿貯梵書貝葉。永明入緬。晉藩兵駐孟坑。其地人居。以板爲之。上大下小。如椀竿之斗然。

康甲夫有恙。諸公子皆病痲症。從者亦莫能興。湖南人多此症病。痲忌食魚。并家人皆不得食魚。病者不得見魚。若犯忌。則他日必復病。更忌韭。誤食韭。他日必發九次。此理之不可解者。

揭昭儀曾客交趾。余問以其地之風土。云安南與交趾。今分二國。安南王。今交趾之壻也。地產象。以象爲陳。善火攻。交鎗爲天下最。然其人柔弱。不堪用也。又曰。臺灣地向有大肚禮嘉二種番人。鄭芝龍始開其地。後紅毛國假於鄭氏以開市。國姓以金門廈門逼近內地。恐不能守。遂復取臺灣以建國。余今日始知臺灣爲芝龍所開。當更政之於楊涵齋也。壬申夏。紫庭失馬。適某處捕盜同知被盜。予笑曰。司馬失

馬。捕盜被盜。

偶同紫庭攷青綠出處。案本草。有空青。曾青。綠。青。扁。青。石。膽。五條。予以法製鍊之。皆可成精銅。幾能亂金也。

空青。楊梅青也。別錄云。生益州山谷。及越嶲山有銅處。銅精薰則生空青。其腹中空。能化銅鐵鉛錫作金。弘景曰。越嶲屬益州。益州諸郡無復有。恐久不采之故也。今出銅官者。色最鮮深。出始興者。勿如涼州西平郡。有空青山。亦甚多。恭曰。出銅處兼有諸青。但空青爲難得。今出蔚州蘭州。宣州梓州。宣州者最好。塊段細。時有腹中空者。蔚州蘭州者。片塊大。色極深。無空腹者。藏器曰。銅之精華。大者卽空。綠。小者卽空青也。宗奭曰。真宗嘗詔取空青中有水者。久而方得。其楊梅青。信州穴山而取。極難得。庚辛玉册云。產上饒。似鐘乳者佳。大片含紫色。有光彩。次出蜀嚴道。及代北山。生金坎中。生生不已。爲青爲口丹。有如拳大及卵形者。中空有水如油。治盲立效。出銅坑者亦佳。又有楊梅青。石青。皆是一體。而氣有精粗。造化指南曰。曾空二青。乃石綠之得道者。均謂之鑛。李時珍曰。方家以藥塗銅物。生青刮下。僞作空青者。終是銅青。非石綠之得道者也。劉繼莊曰。予昔在杭。遇一滿洲老人。雙目皆矇。藥不能立時奏效。

有貨空青者。索價頗高。甚言其效。滿洲人信之。酬以重價。將用之矣。始問之。予曰。此物生銅坑中。必銅精也。銅性能伐肝。有餘之症。自無不愈。今公年老而症俱虛。法當用溫補之品。若用此。恐無益有損。聞予言。且信且疑。乃破青取水。先點右目。效則遂用之。一夜大痛無口。目睛爆碎。始悔不用予言。而猶賴予獲全其左目也。後用養肝滋陰之劑。將及一載。左目復明。學者不可不知也。予有一法。曰假空青。用古鏡一圓。以礪沙砥石等分爲末。水調塗鏡背上。如錢上以瓷碗覆之。埋入土中尺許。必在人走路之下。月餘取起。則鏡蝕成一窩。中包青綠水少許。用之與空青無異也。何必重價購求石中之水哉。余意此石以法製鍊。得銅必多。然未之試也。

曾青。別錄曰。生蜀中山谷及越嶺。普曰。生蜀郡石山。其山有銅處。曾青出其陽。青者銅之精。弘景曰。今銅官無曾青。惟出始興。恭曰。出蔚州者好。鄂州者次之。時珍曰。但出銅處。年古卽生。形如黃連相綴。又如蚯蚓屎。方楞。色深如波斯青黛。層層而生。打之如金聲者爲真。造化指南云。曾青生銅鑛中。乃石綠之得道者。劉繼莊曰。此物予未之見。蓋亦石青類也。造化指南。以此等爲石綠之得道者。其言怪

誕。殊可笑。見之令人噴飯。而時珍亦爲此言。何耶。綠青卽石綠。亦曰大綠。別錄曰。生山之陰穴中。頌曰。本經次空青條。上云。生益州山谷及越嶺山有銅處。此物當是生箕山之陰爾。今出韶州信州。時珍曰。石綠生銅坑中。乃銅之祖氣也。今人呼爲大綠。范成大桂海志云。石綠。銅之苗也。出廣西古江有銅處。生石中。質如石者。名石綠。一種脆爛如碎土。名泥綠。品最下。劉繼莊曰。石綠以法製鍊。每兩得銅五錢如金。今丹家每以此誑人。不知此卽取鑛法也。

扁青卽石青。一曰大青。別錄云。生朱厓山谷。武都朱提。弘景曰。朱提音殊匙。在南海中。普曰。生蜀郡。恭曰。此卽綠青也。朱崖以南。及林邑扶南船上來者。形塊如拳大。武昌者。片塊小而色更佳。簡州梓州者。形扁作片而色淺。時珍曰。蘇恭言卽綠青。非也。今之石青是矣。楚蜀諸處亦有之。而今貨石青者。有天青大青西夷回回青種種不同。而回青尤貴。本草所載扁青曾青碧青白青皆其類耳。劉繼莊曰。真老坑佛頭青。以法製鍊。每兩可得真赤金二三錢。然真者不易得也。石膽卽膽礬。別錄云。生秦州羌道山谷大石間。或羌里句

青山恭曰。此物出銅處有之。出蒲州虞鄉縣東亭谷窟。及薛集窰中。頌曰。今惟信州鉛山縣有之。生於銅坑中。采得煎鍊而成。又有自然生者。尤爲珍貴。李時珍曰。石膽出蒲州山穴中。鴨嘴色者爲上。出羌里者色少黑。次之。信州又次之。沈括筆談載鉛山有苦泉。流爲澗。挹水熬之。則成膽礬。所熬之釜。久亦化爲銅也。劉繼莊曰。膽礬以水銀製之。成精銅。與石綠中所分者無異。若以分石綠法分之。亦得。但甚少。此理予尙未究其微也。

廣陽雜記卷第五

清 大興劉獻廷繼莊著

湘江之源。出粵西陽海山。入永州。與瀟水合。入衡州。與蒸水合。入沅州。與沅水合。寰宇志稱湘鄉曰上湘。湘潭曰中湘。湘陰曰下湘。

癸酉正月十三日部議。議得原任總河靳輔疏。山東東昌府通判原管十一州縣衛河道。共計六百餘里。道里綿長。不能分身兼顧。今查德州原設有管河州判一員。但德州河道止於一十八里。誠可兼歸州同帶管。將此州判裁出。添入東昌府。改爲下河通判。分轄德州一州二衛。恩縣夏

津武城。直隸之清河故城八州縣衛河道。駐札武城縣。仍以現任通判。改爲上河通判。分轄聊城唐邑博平臨清館陶六州縣河道。駐劄郡城。又直隸河間府管河通判一員。專轄景州吳橋等十一州縣衛河道。綿長八百里。內天津同知。止於分催滄州青縣靜海。并天津三衛六州縣衛之重空漕船。其修防疏浚之處。不與焉。今應將景州吳橋東光交河南皮五州縣河道。與夫重運回空漕船。舊責令通判修防挑浚催餉外。其滄州青縣靜海三州縣。并天津三衛河道。與夫重空漕船。一并分與天津同知專管。修防挑浚催餉。至青縣河道二百餘里。主簿一員。不能兼顧。應與該縣興濟鎮巡檢。分管料理。又直隸故城縣河道。夾在山東武城恩縣二縣之中。江南沛縣河道。夾在山東魚臺滕縣二縣之中。故城現隸河間府管河通判專轄。遠住泊頭。沛縣現屬徐州同知專轄。遠住徐州。俱不能兼顧。應照直隸清河縣例。將故城改隸山東東昌府下河通判兼轄。將沛縣改隸山東伽河通判兼轄。至凡有河道州縣。俱有管河丞簿以專司之。今山東博平一縣。直隸之香河南皮吳橋故城清河五縣。俱無專員。乃係典史帶管。夫典史有城社捕盜之責。不能兼管河道。查鄰近城僻之縣。可以不設

縣丞。并有丞簿兼設之縣。如山東之冠縣。直隸之魏縣。南樂。清豐。東明。元城。滑縣等縣。俱可通融裁并。應將冠縣之丞裁去。改爲博平縣管河縣丞。將魏縣之縣丞裁去。改爲吳橋縣管河縣丞。將南樂縣之縣丞裁去。改爲故城縣管河縣丞。將清豐縣之丞裁去。改爲清河縣管河縣丞。再查大名府元城。滑縣。各有縣丞主簿兩員。應將元城縣主簿裁去。改爲香河縣管河主簿。將滑縣主簿裁去。改爲南皮縣管河主簿。所遺元城。滑縣。衛河河道。並長垣縣新涇黃河。徙至境內。剏築堤工。俱應歸并各縣之丞。又大名縣亦有衛河。並無專員。應將東明縣縣丞裁去。改爲大名縣衛河縣丞專管。而責成之。并內黃。濬縣二縣管河縣丞。俱令大名府通判管轄。至於河南丹。衛兩河。每年春夏之交。資其東流。清運。而修武。湯陰二縣。並無專設河員。應將尉氏縣縣丞裁去。改爲修武縣。并河南武涉縣管河縣丞。令懷慶府通判管轄。再將永城縣之丞裁去。改爲湯陰縣。衛河縣丞。又安陽縣恒水。流入衛河。濟運。令該縣縣丞專管疏濬。一并交與彰德府通判管轄。又衛輝府汲縣新鄉。獲嘉。淇縣管河縣丞。輝縣管河主簿。相應交與該府通判管轄。再江南揚州府管河通判。管轄高寶。江儀。四州

縣之運河。事務頗煩。更兼興泰如通四州縣之下河。地方遼闊。一員不能兼顧。且下河已設立運河減水壩。且又建閘疏通。一切溝洫渠堰。不必專員。豈可置之不問。應將下河興泰如通。并范公堤。串場河等處。分與揚州府管糧通判兼管。移駐泰州。幅員甚廣。州判一員。亦難綜理。應與該州州同酌量分管。以期無誤。若夫如臯縣亦無管河專員。查泰興縣僻處空閒。亦應將縣丞裁去。改爲如臯縣管河縣丞。其通判興化。鹽城。海州。四州縣河道。俱應責成該縣州州同州判縣丞管理。而令廟灣同知兼轄等因。具題前來。查通判縣丞主簿。俱各因事設立之員。倘若更調。各官職務。以致廢弛。亦未可定。且黃運兩河。俱設專員。責成分管。已經年久。若照所題更調。事屬繁多。相應無庸議。奉旨管河官員分調設立之處。俱照該督題行。顏乃來堂聯云。明哲保身。醉月高風。杯在手。大夫告老。餐霞舊德。杖於朝。又云。性不因人熱。情能到處流。亦佳。康熙二十七年。平武昌塘報。六月二十四日。湖廣提督徐治都督兵馳抵金口。初遇賊。擊敗之。隨廣發牌諭。招攜逆黨。二十八日。據陷逆撫標把總沈朝相等五人。密款僞夏包子於五月二十二日。密糾裁兵。乘各官上撫院衙門。蜂

擁擒綁脅從撥隨逆。總兵楊兆先統駐蒲圻。共一千四百餘名。約期進勦。請爲內應。臣思我兵已搗逆賊肘腋。咸蒲二邑。關係岳常一帶要害。隨給諭密授機宜。屬期速行去後。於七月初二日。朝相等擒楊兆先。并先兵九百餘名。投降。其父母妻子。俱被殺僇。自六月二十四夜擊敗之後。夏逢龍窺我兵單。私回武昌。起發戰船。悉兵赴金口。又密期楊兆先。七月初二日。抄我後路。合兵齊犯。臣軍前止。有本標官兵二千餘員名。偏撫標兵三百。辰協水師六百。衡協二百。岳州洞庭共二百餘員名。令由岳州一路前進。蒲圻恢復。咸寧縣餘寶慶等營。尙未調到。倏聞此信。惟戒嚴以待。至初二日。逆兵水路之船隻。泊金口龍床磯。下達磨亭邊。陸路僞兵撲我營盤。密布山頭。施放鎗炮。自辰至酉。揣知蒲城已經投誠。於戌刻各處齊發。喊聲震天。攻近各營。被我兵鎗炮弓矢擊死甚衆。初三初四。彼此對放鎗炮。初五日午刻。乘北風順便。又發沙船戰船三十餘隻。由北岸而上。順風放下。施放大炮。陸路大肆猖獗。見我官兵船隻。搶風上迎。水陸嚴整。不敢親迎。又將船隻忽攏磯下。船兵上岸。齊力攻我營盤。臣督率兵將登牆迎敵。殺死逆副將大小首領官數十員。逆兵不計其數。天晚方收兵。停未寸

晷。又復攻犯各營。直至初六。晝夜截殺。鎗炮之聲聞四野。又初七月初更時分。乘暴風天黑。大隊齊犯。我兵衝敵數陣。擊退回巢。見今攻打不休。前後接戰六晝夜。官兵不能刻停。臣捐貲賞賚。人人思奮。雖極勞而未見甚疲。臣思此項叛兵。見臣深入肘腋。拚命迎敵。以求逃遁。乃敢如此大膽。公然四犯。且思在城從叛。原兵無幾。何以有如此之多。審據拿獲逆兵供稱。在城兵丁除撫標幾百名已投誠外。原兵不過三千。兼招來裁兵三四千。以及招募無賴等。合二萬多人。今來金口者。有老本兵三千多人。夾挾新募水陸共八千多人等語。臣查此會接戰。若非撫標官兵擒獲逆首投獻。則我有首尾之勞矣云云。逆以各路漢滿官兵船隻尙未逼近。惟臣駐札金口。扼彼咽喉。勢所必爭。是以自七月初二日起。今止旬有餘日。晝夜未曾停刻。臣惟親列行伍。鼓厲官兵。水陸督戰。逆被鎗炮矢石擊死甚衆。我兵傷亡無多。豈逆於十三日五鼓。陸路站隊架梁。直迫我營。水路乘駕戰沙船四十餘隻。順風前來。施放鎗炮。意謂我疲。若水路拚命一戰。以爲死中求生之策。臣隨將本標辰協衡協等營。水陸俱分二股。其陸路令一股出營。站梁逆殺。一股暗伏柵內。施放鎗炮矢石。

水路船兵。一股搶風上逆。過來勢以便下壓。一股靜泊江岸。密排鎗炮矢石。更番迭出。聯絡水陸。自五鼓鏖戰至酉。逆首施放號烟。陸路約有三千餘衆。一齊奔我木柵。被我鎗炮矢石打死。跌落陷坑甚衆。餘逆奔潰。被我站梁官兵掩殺回巢。其水路兵撲我泊岸船。被炮子擊入逆船中。火藥桶內。燒逆沙船二隻。沈四隻。逆衆大敗。

逆自十三日敗後。復調存省兵萬餘。於十五日黎明。乘北風大起。駕沙船四十餘隻。夏包子親領。直至紗帽山對江。鯉魚料地方攏岸。臣知其牽制官兵前去抵敵。乘虛攻我大營。狡謀。臣密調中軍前去會合。彼處駐營衡協都司勦殺去後。移時上游煙起。賊船下奔。臣指揮沿岸及先鋒營。開放戰船鎗炮。打壞沙船二隻。淹死逆兵五百餘名。該將馳至楊都司營。會同密商。案兵休息。俟逆船兵盡數上岸。以便一鼓追擒。賊果移兵。扛擡攏鎗。率逆衆布作方陣。以爲衝我營盤之勢。值大風猛雨。乘彼安置未定。我兵齊力一擁。推毀攏鎗。平踏賊營。鎗炮弓矢。擊死逆兵七百餘人。趕落水中。淹死八百餘名。活擒僞總兵一員。衆官二十餘員。兵三百餘名。夏包子奔命上船。官兵追趕去訖。臣以賊膽已喪。親率水陸官兵。合力齊攻。晝夜不休。奮勇奪彼山

梁。賊衆如山崩海瀉。奔潰上船。於十六日夜半。水陸逃遁去訖。至三十里外聚住。夏逢龍十六日帶殘兵數百。連夜逃回武昌。不得入城。十七日至黃岡縣。被民擒赴振武將軍。瓦代軍前磔死。隨從止三人。十八日。僞中軍總兵胡耀乾等。殺妖僧僞軍師大員。赴軍前投誠。武昌平張耕煙。嘉興人。雲南江川縣知縣。僞周時教授諸世子。闕鶴灘。江川人。進士。出家爲道士。被徵。其師兄臨江貢生。於雲龍山出家。四川獄囚黃金玉。安會之亂。執兵扞賊。守圉圍而不去。程兼。字抑若。號樵髯。黃山人。家繁昌。有義溪外譜。尤悔菴爲之序。雷如。滿洲人。長沙守備。鄭司直嘗授以兵書。夏逢龍之變。鯉里料有功。徐提督薦之。今爲貴州黎平府副將。李希膺。字雪村。平西時儒將也。與韓非有齊名。周少參。陳海槐。廣東蠟丸。皆此二家所製。周賣中土。陳主外夷。張靖。逆幕客。宋適之。周子柔。極言其人。今出家。於華山爲道士。施雄山。隴州人。在秦州圍城。說僞監道馬口投誠者。技勇

絕人。不可一世。翰墨雜藝無不通。惟以傲物不合於人。今出家矣。汪天倩友也。

嘉定四先生。乃程嘉燧。孟陽。李流芳。長蘅。婁堅子柔。唐時升叔達也。孟陽號松圓。

衡陽鄒統魯。字近野。與王而農先生同登壬午賢書。

江出岷山。其源自西羌萬山來。至嘉州。而涑水自雋州合。大渡河穿邊界。千山以合之。至敘州。而馬湖江會之。又十五里而南。廣江會之。至瀘州。而內江又自資簡會之。自涪州而黔江合。南番諸水會之。至萬縣。而開江水自開達等州會之。然後總而入峽。是江自峽而西。受大水凡八。及出峽而下岳陽。則洞庭湖所受南北諸水也。又自是而下鄂渚。則會之者漢口與興元諸水也。又自是而下黃州東四十里。則會之者巴河也。又自是而下九江。則會之者彭蠡。今名鄱陽湖。所受江東西諸郡水也。又自是而下。則皖水所受淮西諸水也。然後總而入海。是以自峽而東。又受大水凡五。略計天下之水。會於江者。居天下之半。其名備之大而可考者。凡十有三焉。

洪武二十六年正月。升萊州府膠水縣爲平度州。以濰州爲濰縣。併昌邑縣隸之。

孤樹哀談。閩人趙可與著。

黃性震。字靜庵。漳浦道士。爲鄭氏百夫長。投誠後爲千夫長。在姚總督麾下。以招劉國軒說姚。姚命往探。得其肯綮。顧假口以間之。爲致國軒書。誤遺臺灣。遂有疑。因說國軒來投誠。

漢陽府。魏晉末爲沔口重鎮。蓋漢水入口處。屈完謂楚漢水以爲池。雖衆無所用之。魏初定荊州。屯沔陽。復移夏口。晉陶侃爲荊州刺史。鎮沔口。宋紹興中。賊成留漢上。經營襄鄧。趙元鎮上疏。乞下湖北帥司提備賊情是也。至長江之險。與武昌共爲門戶。曰大別山。三國吳之所守者。禹功磯也。磯之旁爲鐵門關。古置戍守。商舶鱗集。閩閩外屏。則今之漢口。而蔡店沌口音新灘百人磯。亦皆要害。至劉家隔居漢沔之間。湖泊遼曠。萑葦叢密。盜逆竄匿之區。明正德間。邱仁楊清。倡亂於漢川之同塚。嘯聚萬人。立寨沔陽之麻陽。僞稱大王。臺臣奏聞。以右布政司陳鎬副使蔣昇率漢土兵擒之。嘉靖間。漢川風門河一帶。上下數百里。羣盜出沒。截掠商賈。知縣昌應會率兵捕之。盜拒戰。割應會左耳去。隆慶元年。羣盜白晝入劉家隔市鎮。殺捕盜人役。解其支體。地方團保不敢窺。其猖獗如此。皆防禦當嚴之

地也。

晉宋間佛學初行。其徒猶未有尊稱。通曰道人。其姓則皆所從授學者。如支遁本姓關。學於支謙爲支。帛道猷本姓馮。學於帛尸黎密爲帛是也。至道安始言佛氏釋迦。今爲釋子。宜從釋氏。乃請皆姓釋。世以釋舉佛者。猶言楊墨申韓。今以爲僞者。自不知其爲姓也。貧道亦是當時儀制定。以自名之辭。不得不僞者。疑示尊禮。許其不名云耳。今乃反以名相呼而不諱。蓋自唐已然。而貧道之言廢矣。

顏魯公吳興地記。烏程縣境有顓頊冢。圖經曰。晉初衡山見顓頊冢。有營丘圖。衡山在州之東南。春秋傳所謂楚子伐吳。克鳩茲。至衡山者是也。今謂之衡山。或疑顓頊都帝丘。今濮州是。無緣冢在此。古今傳流。雖不可盡信。然舜葬蒼梧。禹葬會稽。何必其都耶。今州之西南有杼山。亦隸烏程。其旁有夏駕山。王邨相傳以爲夏杼巡狩所至。杼。夏之七王也。禹葬會稽。則杼之至此。固無足怪。庸俗之言。未可謂全無據也。越王句踐。本禹之後。蓋吳越在夏。皆中國地。其後習於用夷。故商周之間。變而爲夷。豈真夷狄也哉。六合之大。自開闢以來。迭爲華夷。不知其幾變。如幽燕故壤。淪陷不滿二百年。已不復名爲中國矣。而閩廣隴蜀。列爲

郡縣者。亦安知秦漢之間。皆夷狄耶。

常德萬人傑。其父僞周時守備。後因安插歸常德。以販木在武昌。適夏逢龍之變。授以僞總兵劄。并以僞空數十通。銀數千金。令歸常德。招來誘煽。後武昌平。人傑伏誅。李登周顓沈約陸詞之書。及唐韻。今皆絕傳。宋韻屢易。皆一東二冬三鐘者也。最後爲平水韻。夫切爲源。韻爲流。源密流疏。源分流合。今欲爲其密者分者。豈可不遵疏者合者乎。度曲須知。亦有見於諧聲之道。爲韻所束。遂致支離破碎。豈可蹈其覆轍耶。

汪涯字萬頃。漢陽人。賈似道爲宣撫時。請爲客。元世祖圍武昌。似道乞和。師退。當作露布獻功。涯瞋目曰。啗以利而退其師。又兒弄主上。何露布爲。似道怒。搥殺之。其母聞之。曰。汝以直死。我則不辱。可以下報先君矣。亦自沉。涯有江帆詩及采石獨酌之詠。江帆詩。江帆去去可腸斷。千古萬古越王臺。掃風黃葉晚風定。□□飛盡碧鳥回。平生無成作筆研。萬事不理問樽罍。年年看梅今白首。已矣英雄留七哀。采石獨酌詩云。欲落不落月在手。百年幾何持釣綸。不知春色萬象表。綠煙漠漠入江濱。天翻地覆有今夕。酒醒詩成無可人。向來談笑今黃土。墮淚未了雞司晨。

天童悟赴黃蘗請上堂云。雙葉扁舟泛海中。乘風來往福城東。洪波浩渺無餘事。祇作拋綸擲釣翁。

金粟費隱。諱通容。閩之福清縣人。唱水巖詩云。巖上草色肥。巖下水流急。策杖上巖頭。空山人獨立。

吳暢春。字梅初。漢陽人。崇禎八年。以吏員爲潛山縣天堂寨巡檢。時流賊自河南東。蔓延安廬黃麻間。暢春謂天堂雖小鎮。而北扼舒六。西連英霍。南包桐太。勢爲賊所必爭。苟或飄忽突據。且震驚江皖矣。造器械。積糗糧。募勇敢。練鄉兵。結死士。據巖險。誓書衣裾。有誓死報國。負盟天誅之語。史閣部可法。方備兵安慶。心知暢春賢。馳札相慰勞。且曰。賊氛未殄。主上焦勞。凡爲臣子。皆當枕戈飲血。共奮同仇。官有崇卑。忠義無兩。暢春益感激自命矣。是年十月。賊來犯乾坎。暢春督兵拒之。身中二矢。鬪愈疾。賊欲走金鐘潭。聞路已先斷。始大懼宵遁。乃於明年二月。焚掠英山。以漸近天堂寨。暢春結草千束。深夜舉火爲疑兵。賊復驚退。可法又致手書。以寇雖退而必來。新穀旣登。正宜預備。且深嘉暢春積糧守險。語諄諄如家人。暢春太息曰。此一腔血。爲知己者洒矣。又踰年丁丑正月。勁賊十餘萬。漫入至槎水龍潭。暢春用礮弩力戰。卻之。賊更從旛羊嶺。擣查林。

河。暢春再戰再捷。相持至二月壬午。偵者來言。賊僅七八十騎。可破也。暢春奮往。遇賊於埭口。斬首十七級。然已墮賊圍中矣。丁亥。賊僞以百人誘戰。暢春窮追至梅家寨。伏兵四起夾擊。我師且盡。暢春猶力鬪久之。手刃數賊。力屈被執。賊且逼降。暢春大罵不屈而死。因南蹂太湖。守備趙蔭亦死之。可法聞報。深加悼惜。以其事白。應天巡案御史張萱。萱爲請議於朝。命兵部查議。於是尙書楊嗣昌等奏曰。趙蔭以加銜守備。領新兵三百人。去太湖九十里。戰於雞飛灘。勢窮身陷。怒賊自亡。居然壯夫之概也。暢春以卑卑末職。練鄉勇。當賊者兩年。著奇功。挫賊者七次。死於梅家寨。報國勒銘。征裳遺墨。凜凜烈士之風也。蓋自有賊患以來。文武大吏中。媿此兩人者多矣。當武宗世宗之時。知縣段豸。王鐵。唐一岑。頭目鍾富等。俱以流賊倭寇。戰亡恤錄。今宜贈趙蔭。懷遠將軍。襲暢春本身三等。贈迪功郎。安慶府經歷。蔭一子。世襲外衛所鎮撫。仍入祠潛山太湖名宦。以慰忠魂。而暢春子諸生卿。請於宛城劉太史若宰。爲作吳梅初傳。

史記伯夷傳。所謂青雲之士者。謂聖賢立言傳世者。附青雲則伯夷顏淵是也。後世謂登仕路曰青雲。謬矣。京房易

傳云。青雲所覆。其下有賢人隱。續逸民傳。嵇康有青雲之志。南史。陶弘景年四五歲。曰仰青雲。觀白日。不爲遠矣。梁衡陽王鈞。謂孔稚圭曰。形入紫闥。而意在青雲。又袁象贈隱士庾易詩曰。白日清明。青雲遼亮。昔聞巢許。今睹臺尙。阮籍詩。抗身青雲中。網羅孰能施。李太白詩。獵客張兔置。不能挂龍虎。所以青雲人。高歌在巖谷。合而觀之。青雲豈仕進之謂乎。自宋人用青雲字於登科詩中。遂誤。至今不改。史記載堯舜皆黃帝後。今試考其相傳世系。則堯之二女。乃舜高祖輩矣。以之作配。瀆倫甚矣。案黃帝二十五子。得姓者十四人。爲十二姓。姬祁酉已滕臧任荀僖媯婁依是也。然堯姓伊祁。而舜之姚氏。不在十二姓之列。非同姓可知矣。且年命修短。不甚相遠也。黃帝至堯止四世。至舜已八世。蓋皆緣秦人焚書。太史公得書不多。故有此等謬誤耳。方言。凡葬無墳者謂之墓。有墳者謂之塋。檀弓。古者墓而不墳。是邯鄲淳曹娥碑。丘墓起墳。蓋言丘其平墓而爲高墳也。後世以墳墓渾而爲一。遂疑其重複。改爲立墓起墳。非也。

左傳。楚成得臣與晉文公遇。曰請與君之士戲。戲者兵也。三軍之號。戲下者是也。若曰以兵相見云耳。林堯叟謂得臣輕用民命。便解作戲弄之戲。學者習而不察。以爲實然。夫得臣亦英雄。豈有此失。真千古不白之冤。杜征南不下一字。蓋已得其解矣。否則左邱明能無扼腕。世傳西施隨范蠡去。不見所出。只杜牧之詩。有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之句。而附會之耳。案墨子曰。吳起之裂。其功也。西施之沈。其美也。此吳亡後。西施亦死於水。不從范蠡之證。墨子去吳越之世甚近。所言得其真。然猶恐別有見。後檢修文御覽。見吳越春秋逸篇云。吳亡後。越浮西施於江。令隨鴟夷以終。乃知此事正與墨子合。杜牧之未審也。蓋吳既滅。卽沈西施於江。浮者沈也。反言之也。隨鴟夷者。子胥之謂死。西施有力焉。胥死。盛以鴟夷。今沈西施。所以報子胥之忠。故云隨鴟夷以終。范蠡去越。亦號鴟夷子皮。牧之遂以子胥鴟夷爲范蠡鴟夷。乃墮後人於疑網之中。今三年一鄉試。謂之大比。不知其語不侔也。禮記。小司徒。三年則大比。使天下簡閱名數財物。豈是校士。俗云。夏至有風三伏熱。重陽無雨一冬晴。驗之殊不然。及

西施

閱感精符云。夏至酉逢三伏熱。重陽戊遇一冬晴。乃知俗說之誤。

周室卜年八百。始武王己卯。終赧王乙巳。凡八百六十七年。而孟子曰七百有餘歲。夫孟子生定王三十七年。終赧王一十六年。當其時宜云八百歲。而云七百歲。何與。因孟子雜攷他書。知爲七百而非八百。後人誤增周曆一周。無疑也。漢皇甫謐曰。武王卽位在乙酉。與所傳己卯。相去六年。予謂從乙酉爲是。商湯之後。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孟子亦有明文。而紀商者失之。武王之誤六年。疑卽失紀六年。與口歸商者也。昭王南征不返。實二十五年。而云五十一年。則又誤二十六年矣。厲王以二十三年出奔。二相共和聽政。凡十四年。王崩乃立太子。統厲王凡三十七年。共和十四年已在其中。世傳在厲王三十七年之外。宣王四十六年之前。則又誤十四年矣。由數端而推之。孟子所云七百餘歲。信不誣也。

禹貢曰。旣修太原。修者因其功而修之也。後世功禹而忘。繇是執於成敗之見耳。案北方尙有繇隄。城郭亦始於繇。當時備水而作。至今因之。繇之功德信遠。然後知舜不宗。警瞍。而禹獨宗繇。繇誠有可郊之理也。

天王天皇攷。天王道悟。法嗣馬祖。所出龍潭崇信。信出德山宣鑑。鑑出雪峯存義。巖頭全僉。其雲門法眼二宗。實乃天王之系也。有宋景德年間。吳僧道源。條集傳燈。未識從上碑版。謬收龍潭系於天皇之下。雲門法眼。相隨而去。是故混淆之始。由於道源。百世而下。競起而爭。亦始於傳燈也。張無盡公竊嘗疑之。雪峰迅速。當出馬祖。後得達觀。穎公所獲節度使邱玄素所撰天王塔銘。始知雪峯爲馬祖五世孫。無盡眼目。擇法驗人。果不謬矣。諸家辯論。代有其人。奈何久假一期難歸。此徑山容和上五燈嚴統之所爲作也。然辨而不能清者。已有景德傳燈錄矣。不辨而自清者。已有唐之侍郎歸登所製南岳讓碑。列法孫天王道悟。圭峯答相國裴公宗趣狀。馬祖之嗣。首曰江陵道悟。權德輿所撰馬祖塔銘。弟子十一人。道悟在焉。歷代帝王稽古略。引載天王。詳而且明。宋有佛國續燈。敘明雪竇重顯。爲馬祖九世孫。呂夏卿銘雪竇顯之塔。亦係馬祖九世孫。覺範林閒錄。辨天王拱辰。祖源通要。乃載天王於馬祖之下。大川五燈會元。辨清天王。晦巖人天眼目。五家宗派序。亦博論天王。雲壑心燈。并續天王。元有念常佛祖通紀。載入天王碑銘。現載北藏我字函中。明有少秋聯芳碑記原。

載天王於馬祖之派。汝稷指月錄亦載天王。黎眉教外別傳。天王係於馬祖之統。天童直說。明析天王。虎巖傳燈世譜。編正天王。吳定氏之定祖圖。亦收天王歸於馬祖之譜。大興善寺一花五葉之圖。雲門法眼。詳於天王。王谷正名錄。備悉天王之由。或謂傳史無玄素之名。殊不知宋儒避國諱。玄素為元素。歐陽口貶夷陵令。嘗集神女廟詩。李吉甫一首。邱元素一首。貞元十四年。石刻黃牛峽下。夔州巫山界石刻亦然。可考也。

東漢嚴光。本姓莊。因避顯宗諱。遂稱嚴氏。范曄作史。不究其由。遽曰嚴光。其臺灘俱以嚴稱。又如蘇州。因吳殺子胥。投之江中。後人憐而立祠山上。人亦稱爲胥臺也。吳滅。人又稱爲孤胥山。言獨胥山在耳。奈何吳人稱胥爲蘇。訛孤爲姑。後隋平陳。因山名。遂更爲蘇州。

邪風曰。無衣無褐。鄭氏云。褐。毛布也。此說非是。褐乃編絮短衣。不黃不皂。賤者之服。非毛布也。孟子曰。若刺褐夫。以褐夫對萬乘。亦言貴賤之殊耳。鄭氏誤以褐爲駢。遂云。褐。毛布也。不知褐字從衣。駢字從毛。乃今之斜駢。價貴於苧麻多矣。豈賤者服乎。左傳。輔車相依。林注。輔頰輔。車牙車。人頰骨似車輔。故曰

輔車。左右相持。故曰相依。唐韓文公詩云。近者尤衰憊。左車第一牙。無故脫去。今人不知。直以爲輔車。若詩無棄爾輔之義。則唇亡一句。何所附麗乎。

易訟卦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健字句。如此之豕有八。訟之外。蒙豫隨蠱恆解井。皆於卦名上截句。童蒙初學時。塾師點句。混上。遂以健訟相連。今日頑民好訟者曰健訟。殊爲大謬。

離騷注。皇覽揆予初度兮。肇錫予以嘉名。初度。猶言初節也。古者子生三月。父命之名。謂命名之初節。非謂生也。今自小至壯至老。但遇生辰。輒云初度。是期頤皆三月時矣。豈不大謬。瑚案。先師嘗曰。初度謂初生之時。日尙未離初度也。

今人呼私印爲圖書。非也。古者圖書書籍。皆有印記。後以印記爲圖書。正如豎碑於某處。必有記銘。後遂以碑爲文章之名耳。日久相沿。恬不知怪。惜無有正之者。

自廈門至澎湖七更。自澎湖至臺灣五更。凡十有二更。海船上司羅盤者曰夥長。置一龕。下鋪細砂。安盤於上。取平。周回置燈。夥長晝夜視之。較之以刻漏。而定方向焉。其水之淺深。泥之顏色。臭味。皆知之。驗之毛髮不爽。一見山則事在舵工。夥長之任卸矣。

臺灣土蠻。男子皆贅婦家。而從其姓氏。故族貴女而賤男。向也男女皆無衣裳。今女亦以布纏身矣。今臺灣已立學塾。鄉試必舉一人。

臺灣惟有一城。乃紅毛國所築者。臨海畔。俗呼紅毛城。鄭氏向居之。今臺灣府治。不在此城內。

臺灣知府蔣集公家人翁總管。於康熙二十三年。自臺灣歸。過澎湖。遭風折舵。急安櫓。櫓亦折。遂斫去其桅。割斷篷索。舟中惟本錠四具。以纜沉之海中。隨風浪飄泊。任其所之耳。凡二十八日。水久竭矣。舟中二百餘人。渴死者四分之一。死者之尸。以氈裹之。從水門投海中。巨魚日俟其下。隨取吞之。慘甚矣。後至一處。見竹木蔥蔥。知有地矣。然未見其人。隨放銃礮以驚之。久之。有象四十餘騎。自叢篁中出。其人言語不通。畫砂爲字。則可識。蓋安南國界也。既登岸。則以兵圍之。食以魚飯。館之茅屋中。奏聞國主。然後具舟送至瓊州界。

人初入海舶。必暈眩嘔吐。久亦安之矣。迨震蕩既久。初登平地。反昏瞽搖顛。行則顛仆甚矣。慣習之能移人也。能不慎哉。

揚雄甘泉賦。屬堪輿以壁壘兮。說文。堪輿。天地之神也。今

僞地師爲堪輿。非是。

金剛三昧經。失譯人名。附北涼錄。案梁慧皎撰道安傳。有云。自漢魏迄晉。經來實多。而傳譯之師。不言其名。後學追究。莫知年代。安乃總集名目。表其時人。詮品新舊。撰爲經錄。衆經有據。實由其功。又隋朝費長房。漢亦有費長房。地仙也。先爲沙門。周武沙汰反俗。隋興。文帝詔爲翻經學士。開皇十七年。進歷代三寶錄十五卷。於中載金剛三昧經。是梁僧佑新集道安涼土異經。而目錄中爲失譯源。今還附入涼世。又如三慧經等。皆標僧佑錄。安公涼土異經。今附北涼錄云。考安師入滅於晉孝武大元十年乙酉。明年丙戌。呂光僞後涼。又越十五年辛丑。沮渠蒙遜始僞北涼。今據入涼世。應是涼州張氏僞國時。非必北涼也。又三寶記載。苻秦道安亦嘗譯經二十四部。況僞僧佑新集。道安涼土異經。或卽道安法師之所譯歟。

又案金剛三昧經。有新羅國元曉法師疏。考宋贊寧高僧傳載。元曉國師。新羅國人。初與義湘法師。發心航海求法。至唐州。抵暮遭雨。宿於土龕間。乃古塚骸骨旁也。已而致疑。恍然悟三界惟心之旨。卽還國中。著華嚴疏。大弘員頓教義。一日。新羅國王。因夫人腦瘦癰腫。巫言應往大國求

藥。王即遣使渡海。舟行將半。龍王邀入宮中。曰有三昧金剛經。乃二覺圓通。示菩薩行也。今托夫人之病。為增上緣。令持此經。至彼流布。又云。汝去上白國王。當請元曉法師。造疏講演。夫人之疾自愈。使還具陳。王即請法師造疏。曉乃悟是經。以本始二覺為宗。白王具角乘。將几案在兩角間。置筆研。始終於牛車造疏。成五卷。夫人之疾果愈。王刻日請曉於黃龍寺演義。又因簿徒盜其疏去。復重錄成三卷。名為略疏。後廣略二本。俱行本土。略本傳入中國。後有翻經三藏。改為論云。宋時覺範禪師林間錄中。亦載前事。明萬曆末。顯聖澄禪師有注。而華嚴元談宗鏡錄智證傳等。皆引用金剛三昧經語。員覺略疏。又引東海疏說。畧見一斑。第全書不可得見矣。又翻譯名義集中載僧道法眼有注。今亦無傳。

天台華頂沙門誅震。撰金剛三昧經通宗記十二卷。師號仁山。法嗣尉剖公。退居姑蘇天平山白雲禪寺。華頂仁叟。自著書目。金剛三昧經通宗記一十二卷。禪宗正傳燈史二十五卷。輯兩土諸祖迄於天童。凡六十七代之傳。各系以表。名宿分化燈史四十卷。輯四祖下法嗣。及六祖下二支五宗尊宿。止於第十五世佛鑑佛眼一輩。凡一百

六十四家。濟宗續補燈史一十六卷。輯臨濟十二世至三十世。自東山演及昭覺勤下。旁出法系。除徑山杲餘皆指月錄所未載者。凡一十九世。計四百八十四家。三峯燈史八卷。輯三峯鄧山兩世下諸尊宿。共為一編。濟洞燈史續略六卷。輯天童下兩世尊宿。及洞宗先輩。并法嗣世數未詳者。合成一編。法苑獻徵錄五卷。編輯古今尊宿唱明之語。及天童三峰授受事實。并法中先輩交誼。如序跋簡牘。書銘筆記。法語機緣之類。燈史紀年三卷。校定周昭王甲寅。至明崇禎甲申。傳燈中攷年紀事。惕厲本乾九三。古注夕惕若厲句。淮南人間訓。夕惕若厲。以陰惜也。漢書張竦為陳崇奏王莽功德。夕惕若厲。公之謂矣。張衡思元賦。夕惕厲以省譽兮。唐白居易賀雨表。發於若厲之誠。散作如膏之澤。今人亦常用憂勤惕厲。淮北沛陳汝南南郡。西楚也。彭城以東吳廣陵。東楚也。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南楚也。見史記貨殖傳。今人以湖廣為三楚。太狹矣。蘇州。東吳也。潤州。中吳也。湖州。西吳也。見地理指掌圖。今以蘇州為三吳非。魏斯趙藉韓虔。共滅范中行氏。而分其地。謂之三晉。今山

西河南北直三處也。見資治通鑑。今人直以山西爲三晉者非。

章邯爲雍王。王咸陽以西。司馬欣爲塞王。王咸陽以東。董翳爲翟王。王上郡。謂之三秦。見史記項羽本紀。今人以陝西爲三秦者非。

詩小雅。景行行止。景訓明。行訓道。言人有明道。當效而行之。如山之高當仰也。魏文書云。高山景行。深所仰慕。今人但用景仰二字者非。

洪武三年五月初一日。初設科舉條格。詔內開。第一場五經義。各試本經一道。限五百字以上。易程朱氏注。書蔡氏傳。詩朱氏傳。俱兼用古注疏。春秋左氏公羊穀梁張洽傳。禮記專用古注疏。四書義一道。報三百字以上。至十七年三月初一日。命禮部頒行科舉成式。始定子午卯酉年鄉試。辰戌丑未年會試。第一年試四書義三道。二百字以上。經義四道。三百字以上。未能者許減一道。四書主朱子集注。易主程朱傳義。書蔡氏傳及古注疏。詩主朱子集傳。春秋主左氏穀梁公羊胡氏張洽傳。禮記主古注疏。案此兼用古注疏。暨諸家傳。後不知何緣。遂斥古注疏不用。春秋止用胡傳爲主。左公穀第以備考。張洽傳。經生家不復知。

其書與人矣。禮記專用陳澹集說。古注疏盡斥不講。近日舉子文。師心勦說。浮蔓無根。誠舉明朝初制一申明之。使通今博古者。得以自見。亦盛事也。

永樂十二年。上在北京。應天鄉試。皇太子命洗馬楊溥。編修周述。爲考試官。至十五年。命侍講梁潛。陳全。十八年。命修撰張伯穎。左贊善陳仲完。皆監國事也。時猶以宮贊列修撰。之後。至七年己丑會試。取中陳璉等。以上幸北京。俱寄國子監讀書。至辛卯始廷試。而皇太子乃以副榜第一人孔諤爲左中允。賜出身。尤爲異典。

陽溝有書爲羊溝者。崔豹中華古今注曰。羊溝。爲溝以阻羊之抵觸也。又曰楊溝。植高楊於其上也。詳之當是陰陽之陽。蓋潛行地中者曰陰溝。則顯行於地面者爲陽溝矣。周禮春官小史。掌詔王之忌諱。鄭氏注。先王死日爲忌。名爲諱。觀此則忌諱二字。胡可妄用耶。

漢書東方朔傳。談何容易。何容猶言豈可也。則容字不連易字讀矣。常棣之華。小雅第四篇。宴兄弟之詩也。唐棣之華。逸詩也。今人論兄弟事。多引棠棣爲言。而因常誤唐。間有書唐棣者。及考爾雅諸書。乃知常棣。棣也。子如櫻桃可食。唐棣。移。

也。似白楊。凡木之華。皆先合而後開。惟此花先開而後合。故曰偏其反而。反則不相親矣。豈可以比兄弟乎。

左傳成公二公。杜注云。不中為之役使。史記始皇本紀。吾全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晉人尤多此語。中字皆作去聲讀。

明季臺諫與部。疏議漕運總兵。改用流官。不必沿推口世爵。案此官舊制。流官世爵。原相兼並推。不待改也。嘉靖中。劉都督璽。黃都督印。皆以衛官任至總兵。管漕運。議者不舉此以聞於上。第云欲革世爵。改用流官。遂奉旨。祖宗舊制。原用勛臣。不知兼用流官。正祖宗朝舊制也。

受人儀物。謙曰拜領。然不獨我受。望人受亦言領。趙松雪與人柬云。輒有素綢一匹。以表微意。伏冀笑領。又云拜手持納。祈笑領之。

裨闔。裨音擺。開也。今書作押謬。

漕運舊例。軍民各半。互相轉運。民運淮安徐州臨清德州。水次交收。漕運官分派官軍。轉運於通州天津二倉。往返經年。多失農月。於是周忱議將民運糧儲。俱於瓜州淮安補給脚價。兌與運軍。自是轉運變為兌運。至成化七年。右副都御史滕昭。議罷瓜淮兌運。令南京各衛官與浙直等

處官。徑赴水次州縣交兌。民加過江船費。視地遠近有差。由是兌漕又變為長運矣。

漢書司馬遷報任安書。李陵張空拳。冒白刃。拳音圈。又音患。亦作拳。皆訓為弩末。史記長平四十萬衆。張空拳。猶可畏也。已先用此字。漢書師古注曰。拳丘權反。讀以為權聲之權大謬。乃至竟有刻作拳字者。

尙書音上。官名與書名。皆當作去聲讀。平聲者誤。

里中字音。有相沿而呼。而與本音謬。相習而用。而與本義乖者。或亦通之海內。而竟不知所從始。姑就南都舉一二言之。如惹之音人者切。野之音羊者切。寫之音悉姐切。且之音七也切。在二十一馬韻中。宜與鮮叶。而南都惹作熱

之上聲。未有作馬韻呼者。士之音鉏里切。是與氏之音承紙切。視之音承豕切。在四紙韻中。上聲也。而作去聲呼。皆如肆。跪之音去委切。兄弟之弟徒禮切。上聲也。而音作貴

與第呼。屬去聲。阜隸之阜。造作之造。音與早同。而讀作去聲。如躁字。大之音。不作徒蓋切。亦不得口个切。而別音打

之去聲。入之音。本與日同也。而作入音。此與本音謬。而呼相沿者也。又如鈔。略取也。而寫書曰鈔書。官曰鈔案。造紙曰鈔紙。弔。問終也。而官府取文書曰弔卷。或曰弔鈔糧。打

作都冷切。今作丁把切。本取擊爲義也。而今預事曰打疊。探事探人曰打聽。先計較曰打量。臥曰打睡。買物曰打米。曰打肉。治食具曰打麵。張蓋曰打繖。屬文起草曰打橐。稟賜穀也。與也。供也。給也。受也。而今以下白事於上者曰稟。毆以杖擊也。律有鬪毆之條。而今人故以言相謔。黽曰毆。帳之爲言張也。一曰幃謂之帳。而呼簿冊紀物事用度者曰帳。仰持也。資也。下託上曰仰。今公文自上而行下曰仰。票一作慄。疾也。急疾也。今官府有所吩咐勾取於下。其札曰票。疋正也。音與雅同。詩大疋小疋用此字。今借爲布段之疋。音匹者。分別事辭也。偁此个爲者个是也。今以偁人之不老實者曰者。假音賈。至也。又借也。今官府借爲休暇之假。音嫁。造假給假。此與本義乖而用相習者也。漢制以右爲尊。以貶秩爲左遷。居高位曰右職。仕諸侯曰左官。陳平以右丞相遜周勃位第一。平爲左丞相位第二。周昌相趙。高帝曰。吾極知其左遷。凡謂左戚右賢。居客之右。朝廷無出其右。右文之世。並用此意。自宋設左右僕射。左右諫議。左右正言。明因之有左右都御史。左右侍郎等官。皆尙左。不復以右爲尊矣。今人貶官猶曰左遷。偁尙文猶曰右文。不合於今。然循習已久不可變。且亦雅馴。無害

於義。

敷歷之敷卽揚字。古通用。今人稱人居官日久。中外屢踐者曰敷歷。卽書歷試諸艱之意。乃見有讀敷作剔。或寫敷作剔者。何不考之甚耶。

張端義貴耳集曰。嘗聞老儒言。漢之周易。不以乾坤爲首卦。然後知太元經以中孚爲首卦。卽漢之易。邵堯夫曰。凡一代之國。必有一卦。一君亦有一卦。所謂大橫庚庚是也。周禮籒人言。凡國之大事。先籒而後卜。籒字字書作籒。六書正譌曰。從竹從彳。彳古巫字。巫主籒。古者以竹代籒。會意。

今人稱隱士見用。多曰渭水飛熊。蓋用呂尙事。而不知飛之爲非也。史記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虵。非虎非熊。後漢崔駰達旨云。漁父見兆於元龜。注引史記非龍非虵。非熊非熊爲證。然史實無非熊。獨見於此注。杜詩田獵舊飛熊。孟詩熊獵有非熊。則往往循用。而李瀚蒙求亦有呂望非熊之句。特無有用飛字者。且熊又安能飛。俗士可笑。一至於此。

今人不知甲字義。而謂令甲卽法律。大誤。漢書宣帝紀。令甲死者不可生。如淳注曰。令有先後。故有令甲令乙令丙。

顏師古曰。甲乙若今之第一篇第二篇也。則令甲爲最先之令矣。故江充傳有令乙騎乘車。可以互證。至於房室有甲乙次第。科目亦有甲乙次第。漢謂大世宅甲第。隋唐以來。謂登科目亦曰甲第。

古時之茶。曰煮曰烹曰煎。須湯如蟹眼。茶味方中。今之茶。惟用沸湯投之。稍着火。卽色黃而味澀。不中飲矣。迺知古今之法。亦自不同也。

學舍曰學官。俗謂學宮。非也。漢賈誼治安策曰。學者所學之官也。師古注官謂官舍。蓋官者管也。一職立一官。使之典管。故以官舍名官。又劉歆傳。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

今以學作黌宮。其字於古無據。考白虎通。諸侯之學曰頡宮。半者象玉之璜也。是黌當爲璜字。書雖收黌字。而說文甚辨其非。論字者當以說文爲正。

詩召南。於嗟乎騶虞。宋戴氏鼠璞曰。騶虞。二人也。言文王田獵。雖騶從虞人之賤。皆有仁心。故歎美之。其說極是。安石著新經周禮義二十二卷。熙寧中。設經義局。自爲周官義十餘萬言。後楊中立著周官辨疑一卷。以攻安石。張采曰。周禮冬官之亡。不盡係秦禁。孟子曰。諸侯去其籍。

今案冬官所屬。皆應口口畝澮。度地量居。則當井田不行。冬官已先漫滅。蓋戰國時固不可詰。然別書載沅州劉有年。洪武中爲監察御史。永樂中上儀禮逸經十八篇。一云永樂初。太平守劉有年進逸禮。則知唐所亡之書。明初猶有表獻者矣。

謁見。師古注。謂謁者。書刺自言爵里。若今參見尊貴而通名也。又史記。酈生踵軍門上謁。案劍叱使者。使者懼而失謁。跪拾謁。還走入報。則謁卽今之名帖矣。凡言謁見。謂先帖而後見也。

昔人謂揚子江心水。蒙山頂上茶。蒙山在蜀雅州。其中峯頂。尤極險穢。蛇虺虎狼所居。得采其茶。可蠲百疾。今山東人以蒙陰山下石衣爲茶。當之。非矣。然蒙陰茶性亦涼。可除胃熱之病。

爾疋釋親。父之舅弟。先生爲世父。後生爲叔父。女子謂舅弟之子爲姪。皆學者所當知。而今乃僞父之舅弟爲伯叔。兄弟之子曰姪。舛矣。蓋伯仲叔季。舅弟中之次。詩曰。伯氏吹埙。仲氏吹篪。又叔兮伯兮。書。仲叔季弟。唐書。狄仁傑諫武后曰。未聞姪爲天子。而附姑於廟者。則古人僞伯仲叔姪之義也。今父之兄弟。當稱伯父叔父。兄弟之子。當僞猶

子。

古人量酒。多以升斗石爲言。不知所受幾何。或云米數。或云衡數。但善飲有至一石者。其非一石米及一百斤明矣。案朱昱雜計云。淮以南。酒皆計升。一升曰爵。二升曰瓢。三升曰觶。此言較近。蓋一爵爲升。十爵爲斗。百爵爲石。以今人飲量較之。不甚相遠耳。

禮有醢醬。卵醬。芥醬。豆醬。用之各有所宜。故聖人不得其醬不食。今江南尚有豆醬。北地則但熟麵爲之而已。寧辨多種耶。又桓譚新論有臛醬。漢武帝有魚腸醬。南越有蒟醬。晉武帝與山濤致魚醬。枚乘七發有芍藥之醬。宋孝武詩有鮑醬。又漢武內傳有連珠雲醬。玉律金醬。神仙食經有十二香醬。今閩中有蠟醬。蠶醬。蛤蜊醬。蝦醬。魚醬。珠螺醬。嶺南有蟻醬。則凡蟲而切之醃藏者。概謂之醬矣。乃古之醢。非醬也。

六朝時呼食爲頭。晉元帝謝賜功德。靜饌一頭。又謝齋功德。食一頭。又劉孝威謝賜果食一頭。一頭卽今一筵也。然古未前聞。不知何義。稻有水旱二種。又有秣田。其性黏軟。故謂之糯米。食之令人筋緩多睡。其性懦也。作酒之外。產婦宜食之。又謂之江

米。

百穀之外。有可以當穀者。芋也。薯蕷也。閩中有番薯。似山藥而肥白過之。種沙地中。易生而極蕃衍。饑饉之歲。民多賴以全活。此物北方亦可種也。

婁堅字子柔。蘇州府太倉人。書法爲三吳第一。嘗曰。董華亭質美而未學者也。

後漢書。梁鴻娶孟光。舉案齊眉。注以案爲古椀字。又漢書。霍光傳。許后五日一朝。皇太后於長樂宮。親奉案上食。注已前解爲椀矣。

尸子曰。楚人有粥。矛及盾者。曰。吾盾之堅。莫能陷也。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無以應也。矛盾二字。蓋本之此。

詩。夏屋渠渠。毛注。夏大也。鄭箋。屋具也。渠渠。猶勤勤也。言君始於我厚。設禮食大具以食我。其意勤勤然。正與字書以夏屋爲大俎相合。自朱子以屋爲房屋。謂渠渠爲深廣。

呂氏嚴氏皆從之。今人則通稱房屋爲夏屋矣。唐初。溫大雅撰。狝業起居注。後房元齡許敬宗敬播等。以編年體爲實錄。姚思廉始撰紀傳三十卷。顯慶初。長孫無忌與于志寧。令狐德棻。劉胤之。楊仁卿。顧胤。接其後事。復

唐初。溫大雅撰。狝業起居注。後房元齡許敬宗敬播等。以編年體爲實錄。姚思廉始撰紀傳三十卷。顯慶初。長孫無忌與于志寧。令狐德棻。劉胤之。楊仁卿。顧胤。接其後事。復

爲五十卷。龍朔中。敬宗又領史職。所作紀傳。或希時旨。或釋私憾。毀譽多失其真。後李仁實牛鳳及皆有續傳。而鳳及悉收姚許諸本。欲使其書獨行。唐事遂殘落殆盡。已而劉知幾與朱敬則徐堅吳兢更撰之。韋述因加筆削。刊去酷吏傳。爲一百十二卷。至德乾元以後。于休烈令狐峒等又足之。柳芳又做編年法。作唐歷四十卷。

孟子注。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也。世蓋以公輸魯班爲一人。口閱太平廣記。載魯班燉煌人。莫詳年代。巧侔造化。又六國時。有公輸班。爲木鸞以窺宋城。似兩人。又古樂府。誰能刻鏤此。公輸與魯班。則明係兩人矣。

案博古圖。古器俱有款識。款謂陰字。是凹入者。識謂陽字。是凸出者。款在外。識在內。夏器有款有識。商器無款有識。識音熾。今人讀款識如見識之識。已謬。而有以器物形象爲款制者。尤謬之謬也。

康熙戊辰年。夏逢龍之變。殉難者乃湖北巡撫科口糧道葉映榴。松江人口口口口口口等諸公耳。其他授僞職者。則有督標中軍傅爾學。受僞職爲巡撫。督標左營靳其功。受僞職爲糧道。督標右營王相。城守李口。督標前營李口。及撫標沈嘉相。皆受僞職爲總兵。其中惟沈嘉相駢楊兆先

於嘉魚。首先反正。而王相繼之。其他皆駢首受戮。夏逢龍於金口敗後。逃至黃岡縣。爲生員易爲勝所獲。送至將軍瓦代軍前。磔死。其始事於五月二十二日。獲於七月二十二日。僅兩月耳。

夏逢龍倡亂時。以譚以禮爲僞東閣大學士。蔡口爲僞西閣大學士。以胡耀乾爲僞中軍。趙得爲僞總兵。鎮守黃州府。漢陽人方口。爲漢陽府僞知府。易正印爲關防。

湖廣提督徐治都。自常德提兵。由西南來。軍駐金口。檄辰州協鎮郭忠孝。忠孝至後二日。盛言金口失地利。不可駐兵。與提督左。遂命駐大均山。提屬出兵屢不利。失二把總。急招忠孝來。忠孝恐失大均。辭得檄而後至。提督見忠孝。涕泣。以全軍付之。令其總統。後卒成功。

夷陵鎮總兵嚴弘。自西來。駐兵蔡甸。偏沅將軍馬口。自西南來。荊州將軍噶口。統滿兵由北來。至應城縣。爲賊所困。江南將軍瓦口。統兵自東來。未至而賊滅。

史記。始皇本紀曰。夫寒食者。利短褐。漢書。貢禹傳。短褐不完。班彪。王命論。思有短褐之褻。注。短褐之短。音樹。謂僮豎所著。布長襦也。褐。毛布之衣也。荀卿。淮南諸子。亦有之。皆音樹。絕無言短褐者。杜詩。顛倒在短褐。應是誤刻。

宋初有內庭日歷。樞密院錄送史館。所記不過朝見辭謝而已。景德中始詔王旦楊億等十九人撰太祖太宗兩朝史。天聖口年詔呂夷簡宋綬陳堯佐等加入真宗朝史。共為一百五十卷。王珪蒲宗孟李清臣又撰英仁兩朝史。為一百二十卷。非寇準而是丁謂。蓋託之神宗詔旨。神宗又使曾鞏合纂五朝國史。曾鞏以憂去。紹興末李燾洪邁始修神哲欽徽四朝史。邁奏四朝諸臣雖貴顯而無事迹可書者。用遷固史。劉舍薛澤許昌例。口為列傳。書成共三百五十卷。建炎後有趙姓之李心傳陳均等書。皆編年也。遼有室昉蕭韓家奴耶律庶成耶律嚴等所記。金有完顏勗宗弼紇石烈良弼王若虛等所紀。

臙。五刑中去膝蓋骨之名。齊將孫臙為龐涓斷其足。故僞孫臙其名逸不可攷。臙非名也。黥。墨刑在面之名。漢英布嘗坐法黥。人稱黥布。黥非姓也。今人不察。而僞武官有媿臙並黥之語。豈不可笑。

世說曰。殷仲文讀書半袁豹。則筆端不減陸士衡。蓋惜其有才而不學也。若以半豹作僞頌語用。似有未妥。

周賓所識小篇曰。唐以來六曹尚書各有四句。以本行為頭司。餘為子司。頭司者。吏部郎中戶部郎中之類是也。明

初亦仍其職。但改本部郎中皆為總部郎中。洪武二十三年。乃改吏部總司曰選部。戶部曰民部。禮部曰儀部。兵部曰司馬。刑部曰憲部。工部曰繕部。二十九年始定令僞焉。近見南京一儀部郎為人撰文。自僞曰總部。彼蓋止知禮部之有總部。而不知各部皆有之也。明初官僞與今異者甚多。余嘗纂為明初官制一卷。

朕音引。目眶也。兆。灼龜也。二者著見幾微。皆先事而知之。韻注云。吉凶形兆。謂之兆朕。今人誤以朕為朕。又倒為朕兆。於古無據。

韻會注。生曰名。死曰諱。左傳。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禮記祭義曰。文王忌日必哀。僞諱。是名諱二字。其別久矣。今問人之名曰尊諱。自道其名曰賤諱。謬矣。

跋

劉繼莊氏廣陽雜記。舊題門人黃曰瑚輯者。皆刪本。德清戴子高藏有足本。書仍五卷。視刪本多十之四。刪本二三卷合為三卷節次頗不盡同。書中亦間有曰瑚按語。然亦有刪本有之。而足本轉不載者。又刪本錄醫方極多。而足本僅寥寥數則。殊不可解。豈足本又經人刪節耶。蓋繼莊此書。初亦隨手札記。未有定本。後人傳寫。或詳或略。遂多同異。悉心求之。當以足本為善。余舊有一本。得於陶鳧香丈。咸豐庚申失之矣。此本乃趙撫叔所貽。得之子高者。屬葉鞠常先生。以丁泳之本校之。增墓誌一篇。其掇拾疑耀一卷。疑門人誤驛入者。則刪之。付之剞劂。以廣其傳。潘祖蔭識。

附劉處士墓表

北平王源撰

劉處士諱獻廷。字繼莊。別號廣陽子。大興人。生於戊子七月二十六日。年四十有八。卒于吳。歲在乙亥七月六日。與妻張氏合葬於吳之陸墓山。祖口口。父鑛。為名醫。母張氏。吳氏。相傳其先為吳人。曾祖以上俱無考。處士自言如此處士穎悟絕人。博覽負大志。不仕。不肯為詞章之學。年十九。親歿。挈家而南。隱于吳。初。吳有高僧說法。士人醵金。從之講法。華處士聞之。與焉。坐食頃。伏几而斲。僧說罷。處士斲亦罷。明日復往如故。衆竊笑。僧詫曰。客何為者。呼與語。則大驚。拜伏地曰。公神人也。掖登座。處士夷然。登座不讓。暢衍厥旨。衆大說。僧率衆蒲伏。願為弟子。處士笑曰。吾正若誤耳。豈為浮屠學者哉。拂衣去。由是從遊者日衆。嘗謂學者曰。聖人謂人為天地之心。人渺焉爾。且衆。胡為天地之心。嘗學易而得其說。乾也。坤也。初交而生風雷。無形也。水火次之。形而虛。山澤又次之。實矣。由是草木生焉。鳥獸育焉。草木鳥獸。不已章乎。未竟也。草木不實。則草木之生未竟。而草木熄。天不生人。則天之生未竟。而天地之生熄。人者天地之實也。故曰。人為天地之心。身豈心哉。心。心爾。所謂仁也。天地不能為者。人為之。剝復否泰存乎運。而轉移之者。

心。人苟不能幹旋氣運。徒以其知能爲一身家之謀。則不得謂之人。何足爲天地之心哉。故處士生平志在利濟天下。後世造就人才。而身家非所計。其挈家而南也。尙有貲數千金。以交遊濟危難。散去鄰舍一女子。許字夫貧流於外。母將改聘之。女誓不從。處士聞之。惻然。時僅餘藥肆一廛。立鬻金尋其夫。贈使婚娶。而家益貧。久之西南大亂。民惶惑不聊生。處士乃入洞庭山。學益力。亂定。妻張氏旋卒。於是慨然欲徧歷九州。覽其山川形勢。訪遺佚。交其豪杰。博采軼事。以益廣其見聞。而質證其所學。初。故尙書徐健庵及其弟故大學士立齋兩先生。聘之不就。至是歸里。將付其子燮於其兄御史賓廷。徐又聘之。乃就。而予以修明史。亦館於徐。與處士道同志合。日討論天地陰陽之變。伯王大略。兵法文章典制。古今興亡之故。方域要害。近代人才邪正。其意見之同。猶聲赴響。而處士於禮樂象緯。醫藥書數。法律農桑。火攻器製。傍通博考。浩浩無涯。嘗從容謂余曰。吾志若不就。他無所願。但願先子死耳。予驚問。故曰。吾生平知己。舍子其誰。得子爲吾傳。以傳。復何恨哉。嗚呼。生死無關於天下。不足爲天下士。卽爲天下士。不能與古人爭雄長。亦不足爲千古之士。若處士者。其生其死。固

世運消長所關。而上下千百年中。不數見之人也。願留京師四年。有奇遇。而訖不見用。庚午。復至吳。遂南遊衡嶽。因而歸。方謀與同志結茅著書終老。乃不一年死矣。處士爲人良易。負絕世之學。而虛衷常自下。誨人諄諄不倦。其少也。讀書每竟夜不臥。父母禁不予膏火。則然香代之。因眇一目。又折其左肱。落落攝敝衣冠。躑躅風塵中。人無敢易之者。蓋其心廓然大公。以天下爲己任。使得志行乎時。建立當不在三代下。而竟溘然。賈志以死也。豈不悲乎。死之日。門弟子哀號擗踊不欲生。行路咨嗟涕洟。予在京聞之。驚痛欲絕。召其子燮於天津。與友人歛金爲位。哭之。而使燮奔喪於吳。未幾。遂得吉壤以葬。予不及銘其壙。己卯正月。過吳。始一拜其墓。而流涕爲之表。嗚呼。處士之心。天地所以不熄之心也。古聖賢以其心傳於後。而古聖賢未嘗死。天下有以處士之心爲心者。處士又豈死哉。後之覽者。尙其有感而興焉。

附劉繼莊傳

全祖望撰

劉繼莊者。名獻廷。字君賢。順天大興縣人也。先世本吳人。以官太醫。遂家順天。繼莊年十九。復寓吳中。其後居吳江者三十年。晚更遊楚。尋復至吳。垂老始北歸。竟反吳卒焉。崑山徐尙書善下士。又多藏書。大江南北宿老爭赴之。繼莊遊其間。別有心得。不與人同。萬隱君季野於書無所不讀。乃最心折於繼莊。引參明史館事。顧隱君景范。黃隱君子鴻。長於輿地。亦引繼莊參一統志事。繼莊謂諸公攷古有餘。而未切實用。及其歸也。萬先生尤惜之。予獨疑繼莊出於改步之後。遭遇崑山兄弟。而卒老死於布衣。又其栖栖吳頭楚尾間。漠不爲枌榆之念。將無近於避人亡命者之所爲。是不可以無稽也。而竟莫之能稽。且諸公著述。皆流布海內。而繼莊之書獨不甚傳。因求之幾二十年。不可得。近始得見其廣陽雜記於杭之趙氏。蓋薛季宣王道甫一流。嗚呼。如此人才。而姓氏將淪於狐貉之口。可不懼哉。繼莊之學。主於經世。自象緯律歷。以及邊塞關要。財賦軍器之屬。旁而岐黃者流。以及釋道之言。無不留心。深惡雕蟲之技。其生平自謂於聲音之道。別有所窺。足窮造化之奧。百世而不惑。嘗作新韻譜。其悟自華嚴字母入。而參之

以天竺陀羅尼。泰西蠟頂話。小西天梵書。暨天方蒙古女直等音。又證之以遼人林益長之說。而益自信。同時吳修齡。自謂蒼頡以後第一人。繼莊則曰。是其於天竺以下書。皆未得通。而但畧見華嚴之旨者也。繼莊之法。先立鼻音二。以鼻音爲韻本。有開有合。各轉陰陽上去入之五音。陰陽卽上下二平。共十聲。而不歷喉腭舌齒唇之七位。故有橫轉。無直送。則等韻重疊之失去矣。次定喉音四。爲諸韻之宗。而後知泰西蠟頂話女直國書梵音。尙有未精者。以四者爲正喉音。而從此得半音轉音伏音送音變喉音。又以二鼻音分配之。一爲東北韻宗。一爲西南韻宗。八韻立而四海之音可齊。於是以喉音互相合。凡得音十七。喉音與鼻音互相合。凡得音十。又以有餘不盡者三合之。凡得音五。共三十二音爲韻父。而韻歷二十二位爲韻母。橫轉各有五子。而萬有不齊之聲。攝於此矣。嘗聞康甲夫家有紅毛文字。惜不得觀之。以合泰西蠟頂語之異同。又欲譜四方土音。以窮宇宙元音之變。乃取新韻譜爲主。而以四方土音填之。逢人便可印正。蓋繼莊是書。多得之大荒以外者。囊括浩博。學者驟見而或未能通也。其論向來方輿之書。大抵詳於人事。而天地之故。概未有聞。當於疆場之

前。別添數則。先以諸方之北極出地爲主。定簡平儀之度。制爲正切線表。而氣節之後先。日蝕之分秒。五星之陵犯。占驗。皆可推矣。諸方七十二候。各各不同。如嶺南之梅。十月已開。桃李臘月已開。而吳下梅開於驚蟄。桃李開於清明。相去若此之殊。今世所傳七十二候。本諸月令。乃七國時。中原之氣候。今之中原。已與七國之中原不合。則歷差爲之。今於南北諸方。細考其氣候。取其核者。詳載之爲一則。傳之後世。則天地相應之變遷。可以求其微矣。燕京吳下水皆東南流。故必東南風而後雨。衡湘水北流。故必北風而後雨。諸方山水之向背分合。皆當按籍而列之。而風土之剛柔。暨陰陽燥溼之徵。又可以次第而求矣。諸方有土音。又有俚音。蓋五行氣運所宣之不同。各譜之爲一則。合之土產。則諸方人民性情風俗之微。皆可推而見矣。此固非一人所能爲。但發其凡而分觀其成。良亦古今未有之奇也。其論水利。謂西北乃二帝三王之舊都。二千餘年。未聞仰給於東南。何則。溝洫通而水利修也。自劉石雲擾。以訖金元。千有餘年。人皆草草偷生。不暇遠慮。相習成風。不知水利爲何事。故西北非無水也。有水而不能利用也。不爲民利。乃爲民害。旱則赤地千里。潦則漂沒民居。無地可

瀦。無道可行。人固無如水何。水亦無如人何。虞學士始奮然言之。郭太史始毅然行之。未幾竟廢。三百年無過而問者。有聖人者出。經理天下。必自西北水利始。水利興而後足食。教化可施也。西北水利。莫詳於水經。酈注。雖時移勢易。十猶可得其六七。酈氏略於東南。人以此少之。不知水道之當詳。正在西北。欲取二十一史。關於水利農田戰守者。各詳考其所以。附以諸家之說。以爲之疏。以爲異日施行者之考證。又言朱子綱目。非其親筆。故多迂而不切。而關係甚重者。反遺之。當別作紀年一書。凡繼莊所撰著。其運量皆非一人一時所能成。故雖言之甚殷。而難於畢業。是亦其好大之疵也。又言聖王之治天下。自宗法始。無宗法。天下不可得治。宜特爲一書。以發明之。是則儒者之至言。而惜其書亦未就。予之知繼莊也。以先君先君之知繼莊也。以萬氏。及余出遊於世。而繼莊同志。如梁質人。王崑繩。皆前死不得見。卽其高弟黃宗夏。亦不得見。故不特繼莊之書。無從蹤跡。而逢人問其生平顛末。杳無知者。因思當是時。安溪李閣學。最留心音韻之學。自謂窮幽探微。而絕口不道繼莊與修齡。咄咄怪事。絕不可曉。何況今日去之六七十年以後。□□□并其出處本末。而莫之詳。益可

傷矣。近者吳江徵士沈彤。獨爲繼莊立傳。蓋繼莊僑居吳江之壽聖院最久。諸沈皆從之遊。及其子死無後。卽以沈氏子爲後。然其所後子。今亦亡矣。故彤所謂傳。亦不甚詳。若其謂繼莊卒年四十八。亦恐非也。繼莊弱冠居吳。歷三十年。又之楚之燕。卒死於吳。在壬申以後。則其年多矣。蓋其人蹤跡。非尋常遊士所閱歷。故似有所諱而不令人知。彤蓋得之家庭諸老之傳。以爲博物者流。而未知其人。予則雖揣其人之不凡。而終未能悉其生平行事。乃卽據廣陽雜記出於宗夏所輯者。略求得其讀書著書之概。因爲撮拾而傳之。以俟異日更有所聞而續序之。

予又嘗聞之。萬先生與繼莊。共在徐尙書邸中。萬先生終朝危坐觀書。或瞑目靜坐。而繼莊好遊。每日必出。或兼旬不返。歸而以其所歷告之萬先生。萬先生亦以其所讀書證之。語畢復出。故都下求見此二人者。得侍萬先生爲多。而繼莊以遊罕所接。時萬先生與繼莊各以館脯所入。鈔史館祕書。連甕接架。尙書旣去官。繼莊亦返吳。而萬先生爲明史館所留。繼莊謂曰。不如與我歸。共成所欲著之書。萬先生諾之。然不果。繼莊返吳。不久而卒。其書星散。及萬先生卒於京。其書亦無存者。繼莊

平生講學之友。嚴事者曰梁溪顧昀滋。衡山王而農。而尤心服者曰彭躬菴。以予觀之。躬菴尙平實。而繼莊之恢張。殆有過之。惜乎不得盡見其書。以知其人。更二三十年。直泯沒矣。世有如晁子止陳直卿者。尙附存其新韻譜之目。而以予所述其書之大意。志於其後。猶可慰繼莊於身後也。繼莊書中所述大兵征俄羅斯。及王輔臣反平涼文。俱極可喜。

繼莊之才極矣。顧有一大不可解者。其生平極許可金聖歎。故吳人不甚知繼莊。間有知之者。則以繼莊與聖歎並稱。又咄咄怪事也。聖歎小才耳。學無根柢。繼莊何所取而許可之。乃以萬季野尙有未滿。而心折於聖歎。則吾無以知之。然繼莊終非聖歎一流。吾不得不爲別白也。

國家圖書館



000797652



書